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挂剑悬情记

(上)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挂剑悬情记

第一章 血色江湖龙虎争

大道上一股尘头，在朝阳下风驰电掣般向前疾卷。尘影中依稀可见乃是一辆轻巧马车，由两匹骏马抢行。

此地乃是徐州府地面，沿着这条大路一直前驰，大约三里左右就是名震武林的龙虎山庄了。

驾车的是个丑陋壮汉，手挥长鞭，动作迅快有力。他忽然回头大声道：“前面半里左右有道石桥，只可容双骑驰过，那石桥靠我们这一端分为两条大路，目下另一长条大路之上，有一骑飞驰而至，似是有心抢先在我们到达之前，越过石桥……”

他一面大声说话，一面频频转回头瞧着，手中长鞭不断挥动，发出裂帛似的刺耳响声。

马车飞驰速度更快，眨眼之间已离那道石桥不及三丈，但同时之间，左面那条大路上，蹄声如雷，尘头中一骑飞掠而至。

以双方的速度，恰好是一齐冲上石桥。但问题可就发生在这里。如果双方都不相让，三匹马势必被挤在石桥的青石栏杆之内，不但马匹有挤死的可能，大概马车也得翻跌出桥外，至于那个骑士，也是不死则伤。

这一刹那间，双方不约而同地勒住去势，那三匹马登时响起一片挣扎急嘶之声。

由于双方速度极快，因此虽是及时煞住，却都到了石桥边。

马车上的丑陋大汉喝道：“真真混蛋，你可是活得不耐烦了……”在他侧边数尺远那一骑的骑士冷冷哼一声，扬目向这丑陋大汉和这辆马车上下打量。

这位骑士长得修眉朗目，面如冠玉，年约二十三四，身上一袭青布长衫，已显得甚是破旧。这时胯下骏马犹自腾蹕喘嘶，一望而知此马不但脚程奇快，而且性子极烈，错非具有上乘骑术之人，休想驾驭得住。

那丑陋大汉多看来人几眼之后，心中甚感迷惑，猜不出对方丝毫来路。

那青衫少年哼了一声，便不再言语，丑陋大汉洪声道：“你可是龙虎山庄之人？”那青衫少年摇摇头，道：“不是！”

丑陋大汉接着道：“不管是不是，都给我滚开，不然的话……”

那青衫少年一拎手中缰绳，胯下的马立刻向前冲去。丑陋大汉怒喝一声，健腕一翻，长鞭发出“唵”的一声，宛如灵蛇般迅急扫去。

这一鞭不但力道劲厉，而且辛辣异常，竟是向马头颈拦扫。若然被他抽中，这匹骏马非立毙鞭下不可。

那青衫少年陡然左手勒缰，上半身却向右边斜截，右手伸处，就在鞭梢快要抽中马颈之际，一把抓住。

这一手迅快俐落，显然是冲锋陷阵时护卫马匹的上乘身手，武林之中，罕曾得睹。

丑陋大汉不得怔了一下，左手一抖缰绳，两匹骏马立刻冲前寻丈，然后急兜回来停住，那辆马车恰好横塞住石桥通路。

青衫少年抓住鞭梢，冷冷喝道：“你这人真真横蛮不过，这一点小事，也值得向我坐骑施以毒手么？”

丑陋汉子托地跳落地上，戟指道：“小子下来，否则就拖你落马……”

青衫少年剑眉轻耸，朗目之中陡然闪出凶光，微微一晃，已飘落地上。

丑陋大汉洪笑一声，道：“小子真有种……”话声中蓦然振腕猛甩长鞭，似是想夺回长鞭，抡扫对方。青衫少年五指一紧，马步微沉。只见那条长鞭在两人手中绷得笔直，但谁也不曾被夺出手。

青衫少年沉声道：“你到龙虎山庄找谁？”

丑陋大汉这才知道对方当真不是易与之辈，但他心中虽是暗加警惕，口中仍然暴声应道：“这龙虎山庄还有什么人好找，自然是找司徒峰啦！”

青衫少年哼了一声，道：“我正好也要找他。”

丑陋大汉已用力猛夺两次，仍未夺回长鞭，这时突然松手丢了长鞭，迅快掣出背上长刀，疾跃上去，迎面猛劈。

那青衫少年也丢掉长鞭，横跃数步，避开他这一刀，厉声道：“你如果再横蛮无理，可别怪我出手反击……”

丑陋大汉纵声长笑道：“好小子！你接得住伍大爷十五招刀法的话，就算你赢……”

青衫少年随手在路边折了一截树枝，朗目之中又射出凶光，冷冷道：“很好，我要瞧瞧你十五招刀法有什么出类拔萃的能耐……”

有道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也无。这青衫少年不但腕指之力特强，而这刻竟然折枝当剑，准备抵挡对方锋快长刀之举，分明是内家高手无疑。

丑陋大汉暴笑一声，道：“折枝当剑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一手唬唬别人，也许管用。看刀……”

他踏中宫，走洪门，迎面一刀劈入。但刀锋微偏，暗寓奇正相生之妙。

青衫少年修眉一皱，疾然横跃数尺，冷冷道：“果然有点门道，怪不得这等狂暴横蛮……”

丑陋大汉跟踪扑去，刀风呼啸而响，光华盘旋刺劈，招数奇奥辛辣。

那青衫少年顿时被层层刀光圈住，只见他轻登巧纵，腾挪闪避。间中挥技发招，黏开敌刀，虽然处在挨打被动之势，但一时三刻之内，似乎尚不致于落败。

眨眼之间，双方已激斗了七八招。那丑陋大汉越战越勇，长刀之上隐隐发出风雷之声。

但青衫少年依然能够闪避封拆，宛如水涨船高，局势不见得更劣。

看看又战了四五招，青衫少年有三四次出招封拆，手中树枝明明被对方长刀斫中，却不被那锋快异常的长刀削断。

马车帘子微微一动，闪出一道人影，落在战圈侧近，身法煞是轻灵迅快。

这道人影落地现身，却是一个佩刀侍婢，年约十七八岁，面貌丑陋，却穿着一身红衣。

她高声道：“伍爷，这厮一身武功乃是二十多年前突然从武林消声隐迹的桓公公嫡传心法……”

她说到这里，那个青衫少年面上泛起惊讶不禁之容。他心神一分，险险被姓伍的丑陋大汉长刀攻入。

只见他突然振腕抽扫，挥枝如剑，奇招迭出，刷刷刷一连三招，把丑陋大汉迫退了四五步之多。

那红衣侍婢高声道：“伍爷请改用反式，以左掌护身，但不必伤他性命。”

青衫少年诧异忖想道：“看这女子一身侍婢装束，而且口口声声称此人为伍爷，身份自是低了一等。可是她却出言指导此人变化打法甚至命他不得伤我，这种情形，实在教人费解？”

正在转念之际，那丑陋大汉已变化刀法，招数均是反转过来施展，这一来虽是手法怪异难测，但力道难以贯足，而且破绽甚多。不过当青衫少年接战之后，这才感到对方这一路反式刀法，令人蹙扭难防，而对方的右掌。总是抢先一步，封住破绽。

他一边抵挡了四五招，便显得手忙脚乱。耳中猛听那红衣侍婢在一旁喊了一声“着字”。果然手中一震，那截树枝，被削掉大半截。

丑陋大汉刀光飞洒，紧密迫攻，忽地一掌击中他的右肩。

青衫少年一面运动抵御，一面借势卸力，急急倒退。一直退了寻丈，才站稳身躯。

他被对方这一掌打得俊面变色，羞愤交集。不过却没有受伤，可见得他一身真实武功，委实高明之至。

那红衣丑婢跃到他面前，冷冷道：“请问你贵姓大名？前赴龙虎山庄有何贵干？”

青衫少年怒形于色地瞅住她，嘴唇紧闭，似乎不愿置答。

红衣丑婢接着道：“尊驾气量未免太小，竟然如此忿恨，同时也不敢见示姓名，可谓胆小如鼠！”

青衫少年受激不过，厉声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桓名宇便是。至于前赴龙虎山庄之故，却不能告诉你……”

那红衣丑婢嘻嘻一笑，表示心中满意，她不笑时已够丑陋，这一笑之下，露出一排焦黄板牙，更加丑恶可厌。

她转身直奔马车，转眼间已钻入车厢之内。那个姓伍的丑陋大汉亦已跃上马车，长鞭一挥，驱马过桥。

青衫少年见他们行动怪异，更不知车厢之内是否还有别的人。当下也纵上马背，紧跟着那辆马车，直向座落在山环中的龙虎山庄驰去。

那龙虎山庄庄前有道河流，形成天然屏障，庄子建于山环之中，分为左右两进屋宇，一望而知这座山庄取名为龙虎，必是代表两个人，是以庄中屋宇也分为左右两进。

河上又有道石桥，目光从桥上越过，便是一片布置幽雅的园林，那左右两进屋宇的大门都隐没在花卉树木之后。

那辆马车及青衫少年这一骑直渡石桥，刚刚驶过，两名壮汉从树后闪出来，拦住马车去路。

姓伍的丑陋汉子勒住缰绳，厉声道：“此地可是龙虎山庄？”

那两名壮汉都露出微怔之色，右边的一个缓缓道：“此地正是龙虎山庄，尊驾高姓大名？有何贵干？”

那丑陋大汉道：“大爷姓伍名放，你们快滚回去，叫司徒峰出来答话……”

两名壮汉神色变动，既诧且怒，其中一个双目一瞪，朗声大喝道：“好小子，你竟敢到这龙虎山庄撒野卖狂，简直是活得不耐烦啦！”

旁边的壮汉扯一扯他的衣袖，道：“等我来说……”他接着向那丑陋大汉伍放道：“朋友明知此地乃是龙虎山庄，并且指名要见峰大爷，不知可是以前旧识，特来寻他？”

伍放冷冷道：“那有这许多废话！”

那壮汉道：“如果朋友不说清楚一点，却教我等怎生入内通报？”

伍放凶睛一突，正要发横，车厢内突然有人掀帘出来，却是那名佩刀的

红衣丑婢。她哼了一声，道：“你们入内告诉司徒峰，可说是二十年前滇北玉龙山见过一面的故人来访……”

那两名壮汉齐齐哦下一声，转眼向车厢中望去，但车帘深垂，目光无法望透。

人家既然说出是二十年前滇北玉龙山见过的故人，来历已明，他们自应入内通报。但这两名壮汉却不移步，互相对望一眼，左边的壮汉突然大声道：“请姑娘转问贵上是否二十年来一直居住在滇北玉龙山上？”

那红衣丑婢眉头一皱，道：“你们当真不识进退，我家主人岂是随便就与低贱之人说话的？”

两名壮汉不禁怔一下，继而涌起怒容。右边的壮汉冷笑道：“姑娘也不打听打听，龙虎山庄之中的人，踏入江湖上，那一个不是受尽武林同道敬仰尊崇？假如你们存心来此惹事生非，我等两人虽然算不了什么人物，但也不容你等猖狂撒野……”

红衣丑婢在鼻孔中哼了一声，道：“就烦伍爷略施手段，教这两个无知之辈吃点苦头！”

伍放长笑数声，长鞭一挥，鞭梢宛如灵蛇掣动，直向那两名壮汉卷去。

两壮汉齐齐高声大喝，倏地分开，身法相当迅快。鞭梢电掣般卷到右边那人，这壮汉急急举掌劈击。那知掌力未到，鞭梢已缩回去，疾扫左边之人。左边的壮汉身形微侧，使出擒拿手法疾然抓去。

微听“啪”的一声，这名壮汉右小臂上衣袖已裂，皮肤上，现出一道红印，原来已被鞭梢抽了一下，却没曾拿住。

丑陋大汉伍放狂笑声中，二度挥鞭进击那两名壮汉。谁知这一回那两人都不燥急轻进地出手擒拿他的长鞭，仅仅拳打掌劈，震开鞭势。

因此伍放一连挥击了四五鞭，却徒劳无功。

那红衣丑婢移步走到车厢旁边，伫立一下，似是凝神倾听车厢中人的吩咐，接着便步回原位，道：“伍爷，你的鞭法对付不了龙虎山庄的秘传武功，何不弃鞭用掌？”

伍放大声道：“你说得有理……”倏地丢掉长鞭，一跃下地，迳向左边的壮汉扑去。

那青衫少年桓宇勒马站在马车之后，不言不动，不知底细者，定然以为他是保护马车之人。

伍放这一弃鞭用掌，形势顿变，只见他以一敌二，绰有余裕，双掌之上发出凌厉啸风之声，攻势绵绵不绝，把那两名壮汉迫得团团直转。七八招过去，伍放大喝一声，其中一名壮汉应声跌开四五尺远的地上，剩下一名壮汉仍然奋勇抵拒。这名壮汉出手招数不但精奇奥妙，而且显出一派磊落风度，一望而知他学的乃是名门正派的功夫。

但双方功力悬殊，不到三招，伍放晃身抢入，健臂疾伸，五指已扣住那壮汉脉门。

战事立时结束，伍放狂笑一声，道：“凭你们手底这两下子，就敢拦阻伍爷，当真太不自量力……”

忽然一道人影从树影中纵出，落在伍放前面，此人落地现身，却是个身穿杏色长衫，五官端正，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人。

这人落地之后面上微含怒意，但仍然不出恶声，抱拳道：“尊驾何故与敝庄晚辈动手？”

伍放两眼一瞪，厉声道：“他们不识进退自取其辱，你如果是懂事的，即速入内去把司徒峰叫出来！”

那中年人微微一怔，随即恢复如常，缓缓道：“尊驾要见敝庄峰大爷，请先释手，区区还有话说！”

伍放健腕一抖一推，那名壮汉不由自主跌开数尺以外。伍放道：“跟你也并没有什么好说的，速速把司徒峰叫出来……”

那中年人缓缓道：“区区荆修善，目前掌管龙虎山庄，是以尊驾如若要在敝庄寻人，此刻算是找对人啦！”

伍放哦了一声，道：“你既是姓荆，这样说来，必是这龙虎山庄龙魄荆浩后人了？”

荆修善颌首道：“尊驾说得不错……”这时，已有一名壮汉挣起身，向他说出伍放之名，以及他们自称二十年前滇北玉龙山人来访的话。荆修善看这阵仗，对方既是自称故人，但无疑是对头仇敌寻上门来。当下神情转冷，道：“请伍兄转贵上，就说是来得不巧，峰大爷目前不在庄中，同时不妨转告一声，那就是二十年以来，江湖上已无人再驾临敝庄过访峰大爷……”

伍放疑惑地皱一皱眉头，道：“他当真不在庄中？”

荆修善面色一沉，肃然道：“敝庄峰大爷侠名震动天下，武林中有谁不知，他若在庄中，决不至于不敢见客！”

伍放嗯一声，道：“这也是道理……”正要转身，那红衣丑婢已举步走过来，道：“敝上说荆爷话中似乎隐含别情，只不知司徒峰不在庄中，是否暂时外出？抑是出外已达二十年之久？”

荆修善道：“烦姑娘上覆贵上，敝庄峰大爷离庄至今已达二十年，目前下落无法奉告！”

红衣丑婢转身走到车厢旁边，聆取训示。马车后面的桓宇按缰挺坐，面上全无一丝表情。

荆修善不禁打量他几眼，接着向伍放道：“敢问伍兄，那一位骑士高姓大名？”伍放道：“他姓桓名字……”下的话还未说完，那红衣丑婢业已回转来，大声道：“荆爷小心，婢子奉命领教贵庄秘传武功……”

她话声一落，微一举步，已欺到荆修善面前。

荆修善微一怔神，脚下横移两尺，正要开口。那红衣丑婢已出手发招，只见她掌势快如闪电，一出手就接续连攻了四五掌之多。

她掌势轻迅诡异，与那伍放的沉雄威猛相比迥异其趣。

荆修善又闪开数步，突然劈出一掌，掌力起处，发出呼啸之声，可见得他内力之深厚，远非适才两名壮汉可比。

红衣丑婢似乎也知道对方不是易与之辈，丝毫不敢张狂傲慢，急急出手封拆。

两人一下子就迅急搏斗起来，各出奇招，忽攻忽守。这红衣丑婢的手法诡异绝伦，完全是暗劫偷袭的偏锋路数。荆修善则长衫飘飘，一派潇洒儒雅气象，不论是身法或招数，其中虽有威猛及轻灵两种不同路数，但都是光明坦荡。马车后面的桓宇忽然跃下马背，移步走到马车旁边，不看场中激斗，却凝目住视着车帘。看他的神情举动，大有伸手掀帘瞧看车厢内之人的意思。那道车帘遮的甚是严密，他只恍惚见到厢内似乎有个白色人影，其余如面貌等都看不清楚，甚至辨认不出是男是女。

他凝目看了一阵，车厢内毫无动静。

伍放忽地回首瞧见，厉声道：“桓宇，你想干什么？”

桓宇举手挥一挥青衫，徐步走开，竟不置答。

这时，荆修善与那红衣丑婢已激斗了二十余招。那红衣丑婢年纪虽轻，但举手投足之间，功力异常深厚，同时怪招层出不穷，荆修善直到此时，仍然占不到丝毫上风。

旁边的两名壮汉似是想不到单是这个婢女就这等厉害，面上不禁流露出骇然之色。

他们又激斗了十多招，园林内出现三人，一个是身躯伟岸的紫面大汉，另外两个均是五官端正的十八九岁少年。

他们骇然停步看了一会，便冲过来。那两名壮汉立即把事情始末告诉他们，那两个少年都流露出忿怒之色，但紫面大汉却沉凝深思。

荆修善突然变化招数，左掌右掌连发数招。他的掌势轻迅灵翔，拳招则威猛如虎，顿时把红衣丑婢迫退数步。他朗声道：“姑娘一身武功令人佩服，但如若缠战不休，别怪荆某手下无情……”

红衣丑婢冷笑道：“你有什么本事，尽管施为，难道我还怕你不成？”荆修善喝一声“好”字，猛吸一口真气，身形似是微微涨大，神态威猛。红衣丑婢毫无惧色，冷声喝道：“这就对了，你想不施展龙魂虎魄这两种秘传武功，就打发我们出庄，焉有这等容易……”

两人正要再度交手，忽听那一边喝声迭起，不禁一齐转眼望去，恰好见到那两个少年齐齐出手向桓宇攻去。

那两名少年身手不俗，招数进退之间，显出威猛灵劲两大特点。

身着青衫的桓宇此刻一味后退，绕着马车打转，除了脚法奇快以外，可看不出真正武功的深浅。

一旁的丑陋大汉伍放见那桓宇被两名少年追逐不休的情景，心中不禁泛起同仇敌忾以及技痒难忍的情绪，突然大喝一声，大踏步冲上去，恰好放过桓宇及另一个少年，却拦截住另一名年纪较长的少年，“呼”地一拳劈去。

他的拳力沉雄劲厉，不比等闲，那少年右手使一招“勾蜂引蝶”，掌势罩住这股拳力，向横侧勾开，右手捏拳，寻隙攻敌。

那知他这一记勾消手法竟不曾完全奏效，被伍放铁拳加劲一冲，登时倒退了四五步之多。

伍放仰天长笑一声，道：“龙虎山庄在武林中的地位尊如泰山北斗，那知庄中尽是盗名欺世之辈……”

那少年面色一变，尽是愤激之情，厉喝一声，奋身猛扑，只见拳打掌劈，手法精奥，招招不离对方身上大穴。

伍放也用迅快手法拆卸，待得那少年一口气攻了七八招之后，知他锋锐之气已失，立时运功反击。

这两人拳风掌力只激得四下砂石溅飞，草木偃伏。伍放功力深厚劲厉，这一出手反击，顿时把那少年迫得连连倒退。转瞬之间，桓宇又奔回来，衔尾追赶的那个少年一看伍放占尽上风，神色一变，舍下桓宇，掉头向伍放扑去。

桓宇面上神色毫无变化，似是这些场面变化一点也引不起他心中波澜。

伍放此时拳打掌劈，威风凛凛地对付两名少年，仍然占了上风。旁边的那个紫面大汉流露出焦急的神情，左顾右盼，迟疑不前。原来此刻那边厢红衣丑婢和荆修善这一对业已激烈搏斗。荆修善虽是功力深厚，手法招数如雷霆

万钧，又如冰雪一片，忽刚忽柔，极是神妙。可是那红衣丑婢的手法诡异莫测，纯是暗劫偷袭的偏锋路数，每一招都尽凶险毒辣之能事，两人招数相形之下，荆修善似乎难有取胜之望。

那紫面大汉一方面准备荆修善落败危钹之际，出手抢救，另一方面又深恐那两名少年会被伍放击毙当场，一时不晓得应先顾那一方，是以露出迟疑为难之色。

伍放打得兴酣，厉啸一声，左手在胸前一划，顿时衣襟敞开，露出满胸又密又黑的毫毛。

他似是野性发作，拳掌招数更加凶猛，数招之后，已把那两名少年圈入掌影拳风之内。

紫面大汉看了伍放这等威势，面色微凛。忽见那伍放掌势突然弛缓，因此那两名少年登时扳回劣势，危机已失。

伍放一面应付那两名少年，一面转眼皱眉，似是想起什么心事，但更似是在聆听一个使他不乐的命令。

接着，他似是绝艺已穷，打来打去总是那几招。于是敌人气焰陡增，逐渐形成环攻之势。

桓宇见到局势大变，忽然皱一下双眉，回头向车厢瞥视一眼，只见车帘依旧深垂，毫无动静。似乎纵是伍放等人被强敌击毙，这块帘子也不会掀起来。

他回转头，举步走近战圈，一个少年闪眼瞥见，冷声喝道：“喂，你可是有意上来送死？”

另一个少年嘲声接口道：“这厮刚才被我们赶兔子似的，早就骇破了胆啦，那敢上来？”

桓宇那张俊美的面庞上，陡然泛起凶杀之气，笼罩在眉宇之间。他等闲泛泛没有一点表情，但一旦流露表情，就是这种凶杀气。

只见伍放更形不支，左封右拒之际，险状环生。桓宇蓦地飘身上前，双掌齐发，顿时接住那个少年的招数。

伍放退出战圈，丝毫没有流汗喘气这种乏力之象。也一迳退到马车边，浓眉一皱，低低道：“你传声要我诈败，竟是何故？”

车厢中没有回答他的话，似乎车厢内之人的注意力已被桓宇那边的战况吸引住。

伍放咕哝道：“我正打得兴起，不出五招，就可把那两个小子击毙，你却迫我放弃这个好机会……”

车厢内仍然没有回音，伍放咕哝了一阵，也就平静下来，转眼瞧看两处战况，但见红衣丑婢与荆修善这一对可称得上是棋逢敌手，战况激烈异常，任何的一方只要稍微失手，立时得丧命当场。不过在表面上看来，他们却打得不及桓宇一边热闹好看。

桓宇接上去出手之后，双掌使出一路迅快轻巧的招数宛如水银泻地般向对方拳影掌法中攻入。他这一路手法奇快无伦，掌锋指尖老是在对方腕臂间的脉穴上扫来拂去，迫得对方无法稍为停缓，只好也跟着他加快出手。

这三人兔起鹘落，运掌如风，是以热闹异常。伍放定睛看了一阵，又咕哝道：“这小子真有一手，奇怪的是他在武林之中却没有名声……”

他停一下，又接着道：“如果这龙虎山庄史有这几个人的话，我们千里跋涉来此真冤枉死了……”

桓宇施展出秘传斩截手法，不到十招，已控制了全局。那两个少年吃亏在功力造诣远逊对方，这时已变成泥足深陷之势，无力自拔。对方快时，他们也只好跟着加快，对方稍慢，他们才能缓下一点。

十招以后，局势已定，再战了十余招，这两名少年渐渐泛起激愤之情，原来他们虽然功力不及对方，但倒底出身名门大派，眼力高明，早就看出对方斩截手法威力无穷，最少有四五次可以把他们击伤打败，但对方却轻轻放过，似乎有心戏弄，等他们筋疲力竭，出尽丑态才肯罢休。

这一来可就激起他们少年好强，宁折不弯的脾气。两人不约而同地奋起全身气力，强攻硬打。他们反击之际，出手招数完全奋不顾身，是以局势陡然改变。桓宇除非猛下毒手，把他们击倒，不然的话，说不定反而要被他们击毙。

桓宇其实没有丝毫戏弄对方之心，他刚才出手帮忙伍放，本是基于以德报德之心，只因伍放乃是见他被人迫逐而出手拦截，再者那两个少年的冷嘲热讽，也使他激起满腔杀气。如果当时伍放继续打下去，他可能一上来就以重手法击毙敌人。可是伍放忽然撤退，只剩下他一个人对付那两个少年，数招以后，他不但心中之气略平，而且发觉值不得为了伍放他们而杀死龙虎山庄之人，究其实他根本不是和伍放他们一路之故。

天下之事，往往就是象桓宇这刻一般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桓宇如果不再出手伤敌，势必为对方所伤。但如果击伤敌人，却又实在值不得，并且于自己此行目的大有妨碍。

他心中念头连转，双手也不知不觉增加功力，严密封拆。

眨眼之间，那两个少年运足功力，分头扑攻。桓宇万般无奈之下，上身急急倒开，左手直势，右手横斩。这两招已用出真正功力，但见他双手快逾闪电，攻入那两名少年招数之内。

人影倏分，只见桓宇屹立原地，那两名少年却分别踉跄退开，每人都挨了对方一记，半边身子麻木不仁，腕臂被斩之处，疼澈心肺。

伍放纵上来，放声大笑道：“打得好，打得妙，那两个小子纵此识得天高地厚啦……”

紫面大汉跃上来，沉声道：“姓桓的出来，我司徒雄要领教领教你一身绝艺……”

桓宇剑眉一皱，道：“在下虽是失手误伤两位少侠，但情非得已，司徒兄想已看得清楚……”

司徒雄哼了一声，道：“你们存心到敝庄生事，目前何须惺惺作态，他们被姓桓的伤了，只怨他们学艺不精，可没有什么好怨的。”

他迫前一步，环目中射出寒光，看来纵然桓宇不动手，他也不会收手罢休。

桓宇迟疑一下，耳中听到伍放大笑道：“桓宇，你敢是胆怯么？那就让我老伍！”

他忽然向伍放瞪一眼，道：“桓某几时会胆怯过？”

对面的司徒雄厉声道：“既是如此，那就接招！”他又踏前一步，“呼”地一掌迎面劈到。

桓宇举掌疾斩敌腕，司徒雄掌势一沉，横跨两步，呼呼呼连环劈出三掌。

这司徒雄出手之际，气度威猛，掌力沉雄劲厉，功力造诣比那两名少年高出甚多。这三掌奥妙辛辣，不同凡俗。桓宇再使出斩截手法时，竟封拆不

住脚下退了两步。

司徒雄毫不放松，掌势连环疾劈，宛如猛虎出押，一时风起云涌，竟把桓宇圈在掌影之内。

伍放大声道：“喂，老桓你可要我帮忙？”他声音之中，并无一丝一毫讥嘲意味显然是真心之话。

桓宇一面抵拒，一面应道：“不劳关注，我还可以应付。”

司徒雄大喝道：“这话却不见得……”奋力急攻，但见掌力拳风涛卷山涌，四下砂飞石走，形势猛恶异常。

那边厢的红衣丑婢与荆修善动手至今，已有七八十招之多，双方招数手法越打越慢，但任何一方若是偶有失闪，却是必死无疑。

伍放跃回马车旁边，接着又跃回桓宇这一边，只见桓宇掌劈指扫，眨眼工夫，已经扳回平手局势。他的身法招数，在在都流露出一种高秀超逸潇洒的意

态，却又精严绵密之极，以他那等玉树临风般的一表人材，更显得神姿清澈，风神徒绝。

司徒雄想不到这个青衫美少年不但功力卓绝，而且手法家数无一不是内家上乘心法，是以他一方面讶骇于对方的奇异武功，一方面讶疑这一干人的来路用意。

桓宇趁他心神稍分之际，忽地跃出战圈之外，抱拳道：“司徒兄艺业超妙，在下领教了……”

司徒雄楞一下，接着厉声道：“姓桓的不须支吾，可是怯于再战？”

伍放大踏步冲上去，迎面劈出一拳，口中大喝道：“放屁，老桓怎会怕你！”

他们都是走沉雄猛烈路数的人，是以这一动手，声势之猛恶，比早先桓宇动手时更为惊人。

桓宇看过数招，已知道司徒雄久战之下，定然失利，不禁暗暗摇了一摇头，转眼向红衣丑婢及荆修善那一边望去。

只见荆修善额上微现汗光，显然耗力过多。红衣丑婢嘴角微微露出冷笑之容，一望而知她正在耐心等候机会，一击毙敌。

这两人的招数无一不是惊世骇俗的绝学，武林罕见。桓宇见这丑婢武功如此高强，不由得想到车厢中的白衣人，武功一定更加深不可测……

他心念一动，举步向那边奔去，那两个负伤少年本来跌坐地上，调元运息，这刻见他奔去，齐齐奋身跃起，意欲拦截，那知半边身子仍然甚是麻木，行动不灵。略一迟缓，桓宇早已掠过。

红衣丑婢紧紧迫攻，奇招怪着层出不穷，荆修善已无以为继，完全采取守势。桓宇奔到之时，但听红衣丑婢大喝一声，一手拨开对方掌势，另一手已当胸拍入。

荆修善此时已无法招架或闪避，眼睁睁看着敌人手掌，挟着一股潜力击到胸口切近，只能够在心中暗暗吹一口气。

红衣丑婢掌势尚未发尽，蓦地感到一股冷风直袭后脑。这一惊非同小可，不暇伤敌，赶紧变化掌势，硬生生撤回发出掌力，身形疾转，接着扬掌向袭到后脑的冷风劈去。

她转身发掌之际，荆修善已趁隙跃开数丈，不住喘气。却见那个袭击红

衣丑婢之人，正是身着青衫，意态潇洒冷漠的桓宇。

桓宇乃是骈指发出一缕劲锐冷风，遥袭红衣丑婢后脑，这时被她一掌拍开指力，也自跃开数步。

红衣丑婢双眉一皱，道：“你为何要出手捣乱？”

桓宇不假思索，应声道：“龙虎山庄在武林中侠名昭著，一向主持公道，扶弱锄奸，我岂忍见主持之人，死在你掌下？”

红衣丑婢冷笑一声，道：“这不奇了，你难道就忘记了刚才自己打伤了他们的人之事么？”

桓宇摇摇头，道：“那时候我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出手伤人，怎能混为一谈……”

荆修善被他们对答之言，弄得糊里糊涂，皱眉思索。一侧的两个少年怒声喝道：“姓桓的不要自认得意，与小爷们决一生死？”

他们一齐跃上来，同时掣出兵刃，都是一式一样的左手龙纹短剑，右手一条乌金丝拧成的虎头软鞭。

红衣丑婢道：“桓大爷听见没有？你不合拿话损人，现在人家已向你索战呢……”

桓宇暗自忖道：“这婢子可恶透顶，分明是用话挤兑我出手，同时挑拨对

手……”

他心中虽是暗暗叫屈，但口中却无法辩说得明白，恨恨地瞪了那红衣丑婢一眼，挺胸向那两名清俊少年走过去。

荆修善在一旁仔细地查看他的举动，没有则声，桓宇停在两少年面前，抱拳道：“请问两位少侠高姓大名？”

左边的少年冷冷道：“我姓荆名修文，她姓司徒，名修羽，你快点亮出兵

器……”

桓宇随手检了一截三尺长的树枝，道：“两位大名中嵌有修字，想必与那一位荆兄同一辈份了！”

司徒修羽哼了一声，道：“这等事纵是三尺童子，亦能一听便知，可算不上你聪明过人！”

荆修文接道：“姓桓的你莫非想用手中树枝，接我兄弟的龙剑虎鞭？”

桓宇皱皱眉头，道：“两位向在下苦苦相迫，非要动手不可，在下只好勉力奉陪……”

荆修文怒声道：“羽弟上吧，这厮太以小觑我们兄弟，故意装出不愿动手的样子，我们手下不必留情……”

司徒修羽应了一声，齐齐上前。红衣丑婢高声道：“桓大爷还是趁早把他们击倒吧，何必装模作样，难道想把他们活活气死不成？”

桓宇怒目回顾，道：“住口……”他下面的话还未出口，已听到那两名少年怒叱之声，接着寒风罩体，迫得把话咽住，挥动树枝，疾劈出去。

那截树枝在他手中，宛如锋快长剑一般，发出尖锐的劈风之声，那两名少年虽是夹攻之势，但桓宇招数一发，登时迫使他们收招跃开，另行进攻。

荆修善见到桓宇的精奥武功，面上不禁流露出迷惑之容。

红衣丑婢转目瞥见，便冷笑一声，道：“姓荆的你如果看不出桓爷家数来历，趁早夹尾巴滚蛋！”

荆修善还未答话，红衣丑婢又道：“尝闻龙虎山庄二十年来领袖大江南北武林，如若看不出桓爷家数来历，旁的不说，我要你马上亲自把龙虎山庄那面横匾当场砸碎……”

桓宇接口道：“住口，你少管我的事行不行？”

荆修善面色大变，仰天长叹一声，突然朗声道：“修文修羽两弟停手……”那两名少年闻言一愣，都跃出战圈之外。荆修善大踏步走过去，大声道：“司徒雄你可退得出来？”

司徒雄与伍放激斗方酣，形势猛恶异常，耳中虽听到荆修善的话，却无法立刻跃退。

红衣丑婢倏地纵起，宛如飞马般飘落他们那边，叫道：“伍大爷缓一缓，让对方退下……”

伍放怒声道：“为什么？”接着更为凶猛地连攻数招，把司徒雄迫得连连后退，顿呈败象。

红衣丑婢道：“你如果想看看好戏，最好就缓一缓手，这可不是婢子的主意……”

伍放哼了一声，果然缓住势子。转瞬之间，人影倏分，那司徒雄已跃出圈外。

荆修善举手道：“你们都过来，我有话说……”司徒雄和两名少年急忙奔到他的身边。

荆修善面色十分严肃，沉声道：“那红衣婢身份虽低，但以她的一身武功，实在称得上是位人物……”

那三人都愕然望住他，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荆修善接着道：“她对我说，如果认不出姓桓的家数路数，便要我自行砸毁龙虎山庄的横匾！”

司徒雄嘿然不语，那两个少年却勃然大怒，司徒修羽道：“修善哥请听小弟一言，今日之事，看来决难善罢干休，我们不如放手与他们拚了！”

荆修善眉头一皱，沉声道：“我们尽数死在敌人手下，都不要紧，但如果庄中女眷，不幸被敌人轻侮的话，却教我们怎生死得瞑目？”

司徒修羽登时哑然，司徒雄忽然接口道：“这真是个极大的难题，我们纵然查得出桓宇的家数来历，却还有那红衣婢女的来历亦是难以猜测。”

荆修善面色十分阴沉，缓缓道：“我们都不是孤陋寡闻之人，何况我们龙虎山庄，与当今武林六大门派均有渊源往来，如属这几派的人，不但认得出武功家数，同时他们决不敢到本庄生事。但除了这六大门派可能培养出这等惊技骇俗的高手之外，可真想不到还有些什么门派，具有这等奇奥心法？”

司徒雄叹口气，道：“这便如何是好？”

荆修善沉吟一下，道：“我们连人家的武功路数都看不出来，岂能再厚颜动手，今日只好认输！”

那三人都黯然垂头，不再作声。

荆修善霍地转身，走到红衣丑婢面前，沉声道：“我们认不出这位桓兄的武功家数，甘愿认输！”

红衣丑婢颌首道：“你这两句话不失常门大派风度，因此，我也不必多说令人难堪的话。但从今而后，你们不许在江湖上提到龙虎山庄的字号！”荆修善态度仍然十分沉着，缓缓道：“区区在龙虎山庄，不过是个后辈，姑娘此语，区区不敢作主答允！”

红衣丑婢怔一下，道：“你不是说过此庄一切皆由你主持么？”荆修善道：“不错，但这不过是暂时如此，敝庄的三位前辈最近有事离庄，是以由区区掌管一切！”

红衣丑婢面露喜色，道：“这才不负敝上千里跋涉一场，目下我们暂且不提早先之事，却要借贵庄一点地方暂时驻足，等到贵庄几位主脑返庄始行解决！”她回头望桓宇一眼，道：“桓爷可要留下么？”

桓宇淡淡道：“如果不妨碍你们的话，我就留下！”

红衣丑婢道：“不妨碍，桓爷留下好了！”她接着向荆修善道：“我们要单独一座院子，最少要有两间上房，该院严禁任何人窥看擅入，否则格杀勿论，请荆爷即速准备！”

荆修善面上神色变来变去，似是一时难以决定是否允许他们住到庄内，过了片刻，才开口道：“这些都办得到，但姑娘你们的人也不能在庄内乱闯，只准循一定路线，走出庄门！”

红衣丑婢摇头道：“办不到，办不到，敝主人除非自己出来，否则的话，谁都见不到……”

荆修善面色微变，但终于忍住怒气，道：“贵上即使身份矜贵，不轻易见人，但他的姓名以及是男是女，总该让区区晓得！”

红衣丑婢仍然一味摇头，口中只有“办不到”三个字，旁边惹怒了司徒雄，大踏步冲上来，捏拳作势，厉声道：“办不到的话，就别想走入龙虎山庄！”伍放纵上来，怒道：“你吓唬谁？龙虎山庄算得什么？”他也是竖眉瞪眼地握住拳头。

司徒雄厉声道：“那你就试试看……”呼地一拳直击出去。

伍放不避不让，发拳迫击，两股拳力一触，“蓬”的一声大震，司徒雄退了大半步，伍放却屹立如山。

荆修善沉声道：“不要动手！”司徒雄煞住第二拳拳势，跃退数步，但仍然怒目望住伍放。

荆修善接着道：“修羽修文二弟即速入庄，命人收拾出东轩备用！”荆修文、司徒修羽两人愤然转身走了。红衣丑婢和伍放两人走回马车旁边。桓宇自个儿站了一下，正要举步走开，荆修广忽然道：“桓兄身手之高强，武林罕见，敢问尊师是那一位高人？”

桓宇沉吟一下，道：“兄弟与伍放他们并非一路，荆兄最好集中力量对付他们，不要为了兄弟分心……”说罢，转身走回马车后面，牵回自己的坐骑。不久工夫，荆修善高声道：“敝庄房舍准备停当，诸位请吧！”伍放跃上马车，挥鞭驱马，跟着荆修善的背影向庄内驰去，红衣丑婢跨立在车厢外侧，桓宇策马跟随在后，最后面的是司徒雄。

穿过这片景物清幽的园林，便见到两座紧紧邻接在一起的府第，右边的大门漆着朱红色，门外摆着一对石刻的老虎。左边的大门漆黑发亮，门上蟠着一条金色的龙。因此一望而知这龙虎山庄乃是两家合并，左边是荆家，以“龙”为徽。右边是司徒家，以虎为徽。

这两家的大门俱甚宽敞高大，而且平坦通畅，可容车马出入，此刻左边属龙的荆家大门洞开，门边内外站着七八名壮汉，个个面色阴沉，望住这轮马车和后面的一骑。

荆修善一直领他们到达第一进左侧的一座院内，院子极是宽大，东西两边各有两间上房。

马车及桓宇马匹一直驰入院内方始停下，一名仆人过来把三匹马牵走，另有两名俊仆站在一侧。荆修善指住他们道：“这两人负责伺候诸位，需要什么即管吩咐他们！”

红衣丑婢道：“这儿不要他们，荆爷只须每日命人按时将饭菜送来，以及早晚送水来洗盥就得啦！”

荆修善点点头，一挥手，庄中之人完全跟他离开。院中只剩下桓宇、伍放、及红衣丑婢三人，以及那辆卸下马匹的车子。

桓宇目光流动，暗暗注意着车内的动静，想看看那白衣人倒底是怎生样子的人物。

却听伍放道：“桓兄你先选择一间，余下我们才来分配。你就住在西首第一间上房中如何？”

桓宇微微一笑，道：“很好，我住在哪一间都行……”心中却忖道：“此人口中虽然大方得很，任我选择，其实已经派定给我……”他不好意思是站在院中等那车厢内之人现身，便向西首的上房走去。刚刚走到门关，忽听帘子一响，回头看时，正对面的东首第一间上房帘子还在晃动。院内伍放及红衣丑婢尚在，分明是车中的白衣人进房去了。桓宇入房后歇息，躺在外间的醉仙椅上，那位置正好能够望出门外，见到对面上房门口的帘子。

他暗暗忖思道：“那白衣人行踪这等隐秘，不知是个何等样之人？若果是个女的，单看那侍婢长得这般丑陋！主人可想而知，如果是个男的，却如此神秘做作，这种人不交也罢……”

中午时分，饭食摆在厅中，却只有伍放陪他一道进食。那红衣丑婢另行弄了两份，入房与神秘白衣人一同食用。

午饭之后，他们在厅中小坐一会，伍放道：“这一次和桓兄巧遇得很，只不知桓兄到这龙虎山庄来，有何贵干？”

桓宇忖道：这伍放为人粗疏，头脑简单，这番话定是那折衣人教他说的！当下应道：“兄弟此行目的，恕难奉告！”他拒绝得如此率直，倒把伍放弄得怔一下，才道：“桓兄既不愿说，那就不必再提，敢问令尊近况如何？”桓宇道：“承蒙关注下问，先父业已在数年前弃世，目下只剩兄弟孤身一人……”

伍放哦了一声，道：“那真太可惜了，现武林中得知令尊往事的寥寥无几，如果令尊不是在二十年前忽然退隐，从此未曾在江湖出现过的话，以他老人家一身盖世绝艺，必能自创一派，成为一代宗匠。”

桓宇道：“伍兄好说了，先父昔年何故归隐，连兄弟也不明其故。这次兄弟踏入江湖，本以为不会有人识得兄弟的武功家数来历，却料不到被伍兄等诸位一眼看破……”

他们又聊了几句，桓宇起身道：“兄弟要回房休息一会，伍兄万勿见怪。”伍放站起来，愕然道：“桓兄怎的不问一问兄弟以及马车中的人的来历？”桓宇淡淡道：“伍兄可会坦白相告么？”

伍放道：“当然不能告诉你！”

桓宇道：“那就对了，既然伍兄早就打算不说，兄弟何必多问？”他说罢便举步走向自己房中，仍旧躺在外间的醉仙椅上。

但整个下午不但无法窥测那白衣人的动静，连那红衣丑婢也不踏出房间一步。这一来益发加添了那种神秘的气氛。

那龙虎山庄之人果然都不曾打扰他们，整座院落好象没有居住，同时又

被 周围人遗忘了似的。

但其实龙虎山庄之内一点也不平静，那荆修善、司徒雄、荆修文、司徒羽等还有两三个壮汉，整日分批在那东院四周巡视。另一方面又派出好些人四出打探本庄三位老前辈的高手的下落。

这龙虎山庄在武林中成名约莫百年左右，当初是由龙魂荆浩及虎魄司徒初两人建立。这两人乃是结盟兄弟，壮年之际，已经在天下武林中同享无敌盛名。其后修盖龙虎山庄，便成为武林中的一大门派。

龙虎山庄到了第三代时，出了一位奇才司徒峰，此人不但天赋异禀，资质盖世，将龙魂虎魄的两种绝学溶聚于一身，武功高不可测，为人更是豪侠慷慨，古道热肠。

是以不消几年，司徒峰已成为天下武林敬慕钦仰的当代大侠，龙虎山庄也因此凌驾于各大门派之上，隐隐变成天下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近二十年来，司徒峰已经不再在江湖露面，而这二十年正是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亦即王守仁卒后二十年，东南有倭寇之患，西陲有俺答入侵。严嵩于是升为首辅，翌年逐被俺答入犯京师，焚掠而去，即史载“庚戌之变”。

其时，内有奸臣弄权，外有战乱频仍。民心摇摇，军不敢战。司徒峰其时已是五十余岁，眼看国势衰微，有一日忽然辞家独出，不知所终。其后武林中曾传说这位当代大侠，竟然投身军中，戍守西陲。但此一传言，终难获得证实。

二十余年后的今日，由于张居正入阁数年，参赞机务，重用戚继光、王崇古、李成梁、方逢时等名将，外患已遏，举国得以安居，天下渐见升平之象。

但司徒峰仍然音讯沉沉，直到半个月前忽然有了消息，于是龙虎山庄中第四代的三位主脑人物，亲自出马。他们对于此事似乎有莫大的顾忌，并没有将详情告知荆修善等人，便匆匆离开。

江湖上多半都听说过司徒峰从军救国的传说，故此二十年来，不论是黑白两道，都无人来访晤司徒峰，是以这辆马车来得十分突兀，而桓宇似乎亦丝毫不知道司徒峰大侠弃家从军的传言，也是十分奇怪之事。

这天晚上，荆修善率领庄中好手，分批严密巡守全庄，大约到了三更时分，庄门忽地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接着火光冲天而起。荆修善心中一凛急急带着司徒修羽疾奔出去，只见火光在大门前那片园林外面冒起，照得四下甚是明亮。

他们加急驰出，却见园外那片旷地上，出现三个火堆，每个火堆相隔三丈，成为一个三角形。在三个火堆当中，站着三个人。火光照得清清楚楚，其中的一个是个劲装疾服的大汉，长得眉横口阔，甚是凶恶。肩上站着一只黑鹰。左手那边却是个身穿长衫的中年人，面白无须，神态阴险，右边那个人身量最矮，身上挂着四五个革囊。

那横眉大汉左手抬起来摸摸黑鹰修翎，突然宏声道：“龙虎山庄之人莫非已经死绝了么？怎的鬼影也见不到一个”

他的声音洪亮异常，直透入庄内。显示出此人是个内外兼修的高手无疑。荆修善刷地跃出去，朗声道：“尊驾出口伤人，须知本庄并非受惯闲气之地……”

那劲装大汉洪声大笑，道：“总算有人滚出来啦，你大概就是荆修善了！可认得出我们是什么人？”

荆修善心中尽管波动，但面上却不露出一丝痕迹，淡然道：“看尊驾肩落黑鹰，似是江湖人称飞鹰铁手关拱关老师了，不知对也不对？”那劲装大汉颌首道：“听说你目上掌管龙虎山庄，果然有点眼力，关某再给你介绍一下，左边这位是火师符泰，右边的一位是暗器名家千弹指詹聪……”

荆修善心中一寒，抱拳道：“符老师及詹老师的大名，如雷贯耳，荆某久仰了！”

火师符泰和千弹指詹聪只冷冷一晒，连话都不说，神态狂傲之极。飞鹰铁手关拱洪声道：“关某在未曾说出来意之前，先告诉你一件事……”荆修善道：“关老师请说！”

关拱洪声道：“我等三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既然敢踏入龙虎山庄，自然胸中有十分把握……”

荆修善神情一肃，道：“关老师要赐告的，就是这几句话么？”关拱仰天大笑一声，道：“当然还有下文，那就是今晚符兄及詹兄联袂同来，已经存心要把龙虎山庄毁为平地，庄中老幼大小，鸡犬不留！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荆修善心中大为震动，深深吸一口气，使情绪稳定下来，然后缓缓道：“关老师话中之意，可是表示要请火师符老师放火烧庄，詹老师则以全身数十种暗器，拦截敝庄逃生之人么？”

关拱道：“不错，还有关某人自亦不能束手坐视！”

荆修善面临如许恫吓，仍然沉得住气，道：“关老师何妨将来意一并说明？”

关拱道：“当然，当然，此庄上下百余口人命，荆兄一言便可决定存亡。我且问你，今日贵庄可是收到了有关司徒峰大侠的消息？”

荆修善道：“没有，只不知关老师此一消息从何得到？”

飞鹰铁手关拱冷笑一声，道：“你如果不怕焚庄绝门的惨祸，咱们就试一试看！符兄，请施展一点手段，教他们看一看咱们的颜色……”

火师符泰磔磔怪笑一声，衫袖一扬，微闻弓弦之声响处，一点蓝火破空而上，直向庄中飞去。

转眼之间，一阵熊熊火烧之声与及喧哗之声随风传来。但见庄中偏右的一座屋顶，已焚烧得甚为猛烈，火势熊熊，映出一片红霞。

荆修善厉声道：“诸位存心要到本庄生事，何须找其他藉口……”他转头一看，只见后面两丈以外，只站着司徒雄及四名劲装壮汉。

他心中为之一寒，暗自忖道：“本庄三老业已远出，近来本庄并无高手崛起，人才零落，象我及雄侄已算得上三老以下唯一可以露面出场的人物，今晚这场大劫，凭我们两人如何担承得住？”想到这里，不由得暗暗叹口气。

司徒雄朗声道：“修文及修羽两位小叔已经驰赴庄中救火，善叔母须分心后顾！”

火师符泰磔磔大笑道：“本火师的火岂是寻常凡火，轻易可以救得熄的……”

关拱也响亮地大笑道：“姓荆的你可听见了么？目下龙虎山庄匡字辈的三个老头已经远离此地，你们纵然全庄齐出，也难当我们三个人各种绝艺，我劝你还是趁早直说的好……”

荆修善终是名门之后，闻言勃然大怒，一时忘了凶危劫难，厉声道：“想你们三位也是武林有名有姓的人物，这种话却亏你们说得出口！如果是英雄

豪杰之士，这位乘人之危的事，岂能做得出手？哼，哼，如果家伯父等三老在此，谅你们也不敢正视本庄……”

他这一骂倒挺痛快淋漓，却惹怒了对方三人，只听冷哼之声此起彼落。那千弹指詹聪一直不言不语，此时暴喝一声，左手一抬，立刻一串晶光向荆修善电射而去。

此人在武林中以暗器繁多及阴毒见称，全身任何部位，均有精心特制之暗器，端的使人防不胜防。

荆修善一听暴喝之声，不暇细看，疾忙横跃开去。他应变之快，已经是上乘之先，可是对方暗器分布甚广，其中有两点晶光，裂衣而过，只差毫厘便伤到皮肉。

荆修善双足刚刚沾地，但听破空之声跟踪而至，来势神速绝伦，一听而知乃是劲箭之类的大型暗器，却不知这千弹指詹聪用何法发出，威势竟不下于用强弓放射。

关拱等三人眼看荆修善前胸，若是直直射中，非透心穿过不可。

就在这生死一岁之际，荆修善陡然举臂一挡，身形同时疾转开去。火光之下看得毕真，只见那支劲箭哧一声已刺透荆修善手臂，箭尖去势犹劲，从血光中透出来时，几乎就刺中他的前胸，幸而他同时旋开身躯，是以那截箭尖才帖胸擦过。

这刻只剩下一点点箭杆后部还在荆修善手臂肌肉之内，大半支箭身已经透穿出来，垂吊下来，令人怵目惊心，不忍多看。

千弹指詹聪暴声道：“姓荆的居然躲过我这穿心神箭，已是难能可贵。即速供出今日收到的消息、便可饶你一命……”

司徒雄跃上来，掣出龙剑虎鞭，洪声大喝道：“暗器伤人算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的就凭本身武功，与我司徒雄拼个高下！”

千弹指詹聪哼一声，道：“你可差得远啦……”正要举步出击，那飞鹰铁手关洪，伸手拦住，道：“詹兄且慢，此人乃是此庄后辈高手，不可轻视。待兄弟上前领教一下龙虎山庄的密传武功，詹兄始出手不迟。”

詹聪道：“如此有劳关兄了。”

关拱大踏步上前，眉头一耸，那头黑鹰展翅冲霄而起，眨眼不知去向。

司徒雄此刻眼睛都红了，大喝一声，涌身扑上，鞭剑齐施，照面之间，已发出了三四招之多。

他向例出手时威势惊人，此时怒极之下，更为凶猛。关拱阻挡不住对方这股气势，脚下连连倒退。

千弹指詹聪口中喝声“打”字，一点晶光电射出去，司徒雄蓦地横跃数步，横剑盘鞭，怒声骂道：“真是无耻之辈……”

詹聪也暴声骂道：“小子你狂什么，关兄未曾撤出兵器，你赢了他难道就是英雄好汉？”

关拱趁此机会，掣出一面窄窄的铁牌，大喝一声，挥牌进击。

这两人立时战做一起，杀声震天。后面的四名壮汉有三个冲上来，准备接应，另外一个去帮忙荆修善包扎臂伤。

荆修善臂伤甚重，半边身子已经失去控制。

关拱和司徒雄激战方酣，这两人都是臂力沉雄过人之士。只打得四周砂飞石走，风翻旆转，看来一时三刻之内，难以分出胜负。

火师符泰忽然讶噫一声，望着庄中起火之处，满面泛起疑惑之色。原来

此刻火势已经渐渐消弱，并且没有扩延之象。他的火器不同凡响，何况早一步已在庄中屋顶上布置过，任是黄河决口，也无法灌救。

千弹指詹聪也注意到火势消弱，突然暴声：“符兄尚有何待，赶快出手烧个寸草不留，兄弟我也要恣情屠戮，才能快意！”

话声一落，双手连扬，只见数十点晶光漫空射出去，对面三丈左右处的三名劲装大汉，都相继惨叫一声，跌倒地上。

这一来司徒雄不由得心神骤分，登时被那飞鹰铁手关拱抢制了机先，数招之间被迫退了六七步之远。

火光暴现之势，两道人影宛似奔雷掣电地般飞到，分向千弹指詹聪及火师符泰扑去。扑向火师符泰的人影在火光之下宛如一朵红云，势逾奔马，眨眼已落在他身前，接着一道森森青光涌起，疾划符泰前胸。

火师符泰衫袖一拂，急卷敌人青光，身形迅快横跃开去。那朵红云似的人影落地现身，竟是那红衣丑婢，只见她动作快极，手中握住一支长约两尺的短剑，此剑不但短小，而且又窄又薄，宛如柳叶一般，剑身却发出青莹莹的寒光。

她一晃身已转到火师符泰身后，举剑便刺。

符泰衫袖一甩，飞出一团火光，直向身后的红衣丑婢双足滚去。

红衣丑婢迫得横闪疾绕过去，火师符泰此时不但已缓出时间，转回身躯，同时击出一支粗如鸭卵的铁笔应敌。

两人倏忽间已经接战了七八招之多，那红衣丑婢手法诡异奇绝，功力深厚，柳叶剑上洒出千百点青光，笼罩住火师符泰身形。看来她的实力要比符泰高出不少。

另一方面那少年一根树枝却发出锐烈劈风之声，竟比真的长剑还要锋利凌厉似的。

詹聪也撤出独门兵器“仙人掌”应敌，但他和火师符泰一样，真正武功远比不上身暗器及火器，是以这刻近身肉搏，短兵相接，可就无法施展凶毒，被那青衫少年困在树枝影中，无法脱身。

这边厢关拱及司徒雄这一对，又恢复了酣斗之势，原来关拱所占的先机，被那青衫少年及红衣丑婢一出现便即因分心丧失，那司徒雄见桓宇及那花衣丑婢居然出手相助，立即按捺住情急拼命之心，故此步骤丝毫不乱，沉着反攻，顿时扳回劣势。

不久功夫，又有一人纵落火堆之前，正是那个丑陋大汉伍放。他手中绰住长刀，定睛细看那三对厮杀的形势。但见那关拱最强，此刻虽然未有取胜之象，但铁牌飞舞之际，司徒雄难越雷池一步。

他狂笑一声，喝道：“司徒雄你且退下来，待我老伍劈死这厮！”

他口气之横蛮，一点也不在来侵三人之下。

司徒雄朗声道：“伍师傅盛情心领，区区今宵非手刃这强徒不可！”

伍放暴躁地道：“你懂什么，快让开一旁，等我劈死他给你看……”

司徒雄怒声道：“你真不识好歹，这厮只有我能劈死他！”

司徒雄因分心说话，是以又失去先机，节节失利后退。但他仍然忍不住忿忿道：“去你的，如果你不打岔，我岂致于落在刻下这般情势？”

伍放气得连连顿足，他似乎实在忍耐不住，大声喊道：“你懂个屁！这厮的铁牌招数乃是昔年祁连山碧眼老魔的嫡传心法，你的龙魂虎魄绝艺如果练得到家，当然可以取胜，但我老伍却是他的对头克星……”

飞鹰铁手关拱面色一变，口中发出一声长啸只见一团黑影，挟着猛烈风声，直冲下来，却是向司徒雄头上落下。司徒雄不须抬目瞧看，也知道那是对方所豢的黑鹰，不敢怠慢，疾忙挥鞭扫击。

那头黑鹰下冲之势虽猛，却灵巧无伦微一展翅，便从鞭影中侧掠而过，重复冲上天空。关拱却趁机纵出圈外，放步急急奔去，回头一瞥，只见火师符泰及千弹指詹聪仍然与敌人激烈争持。

原来红衣丑婢及桓宇两人一听关拱的喝声，都不约而同地奋力进攻，没有一招不是辛辣凶险异常的手法，这一来对方符詹二人也就唯有拼命支撑危局，那里能够退得出圈。

关拱迅即隐没在黑暗之中，竟没有回来帮忙同伴，那红衣丑婢怪招层出不穷，但听数响裂帛之声起处，火师符泰身上的长衫已大半破烂，形状狼狈万分。这边厢桓宇俊目凝威，倏地朗喝一声左手突然飞起一掌，击在对方仙人掌上，顿时荡了开去。右手树枝同时之间向詹聪胸口疾刺。

詹聪无法闪避，勉强侧闪半尺。桓宇手中树枝宛似长剑一般已刺在他左胸之上，却微闻“叮”的一声，树枝枝尖生似刺在坚铁之上，滑开两寸左右。这一下大大出乎桓宇意料之外，本来我这一剑足足可以刺透对方左胸，教敌人立时尸横就地，那知对方胸口暗藏护身之物，挡住剑尖刺入之势，实在十分可怪，倒象是敌人早就晓得左胸有被刺中的可能而装上防身物一般。若然换了任何家派的剑法，此刻一击无功，势必尽快掣回长剑，变招换式，再行进攻。但桓宇却冷哼一声，健腕微振，那截长剑似的树枝仍然向前送去。

只见那树枝之尖透衣而入，深深刺入詹聪右肩之内，立时血光崩现。这时詹聪手中的仙人掌已经兜回来，微闻“喀蹦”一响那仙人掌上飞出数点晶光，其中有两点直向桓宇身上射去。桓宇一直都严密防范此人的暗器，响声一起之际，他已快如电光石火般横跃开去，左掌同时发出沉雄掌力，迅速横扫，恰好把那两点晶光扫中，击落在尘埃之中。

千弹指詹聪趁此机会，急忙纵退，接着头也不回放步向黑暗中奔去。此时只剩下那红衣丑婢和火师符泰这一对尚在搏斗，那火师符泰身上长衫已撕裂了五六处之多，形容狼狈难看。

红衣丑婢占尽优势，嘴角泛起哂笑之容，大声道：“我劝你还是早一点认输罢手，免得当场丧生……”

火师符泰被她的诡异毒辣的招数打得喘不过气来，那里还能够回答。伍放在一侧大声道：“还有什么好罗索的，赶紧把这厮杀死就完啦！”红衣丑婢应道：“伍爷你那里知道这厮的一身火器，实在高明之极，我猜他一定是太阳神君嫡传心法，因此有意学上一两样……”

伍放大笑道：“你别要学不成秘艺，反而被人家烧死！我劝你还是趁早结果的好！”

红衣丑婢沉默一下，才道：“伍爷说的是……”手法一紧，但听“嗤”的一声，撕掉对方一只左袖。

蓦地一道人影迅如电般扑入战圈之中，红衣丑婢但感劲风罩体，急忙发招抵挡。那道人影已迅快绕开，截住刚刚跃开的火师符泰。

众人看时，这道人影竟是青衫少年桓宇，如果不是他忽然插手，火师符泰已经伤在红衣丑婢短剑之下了。

这桓宇忽然出手之故，谁也测他不透。却见截住火师符泰，运剑如风，紧紧迫攻，一看而知他也深深忌惮对方的神奇火器，不敢有丝毫怠慢，以致

被敌人腾出时间取火器。

伍放厉声喝道：“小桓你这是什么意思？”

红衣丑婢却没有退开寻丈，道：“伍爷用不着生气，桓爷一定是手痒难禁，要施展他的独门剑法……”

那桓宇手中拿着的虽是一截树枝，可是劈刺之际，风声锐烈刺耳，似乎比真正的长剑还具威力，甚至撩中那火师符泰的短铁笔时，竟发出金铁交鸣之

声。

只见他剑影飞洒，罩住符泰身形，十余招过去，已经稳占上风，看来杀敌取胜，不过是三五招内的事情。

荆修善和司徒雄首次见到他全力施展独家剑法，比起昨日显然高出许多，不由得深感骇然，两人心中都茫然若失。

桓宇的剑法正是使得流畅之际，陡然微微一滞，火师符泰用足全力回攻一招，接着暴然纵退，桓宇如影随形般追上去，两人宛如流星赶月似的，迅即奔出老远……

红衣丑婢和伍放都怔了一下，伍放正要开口，那红衣丑婢已跃到他身边，低声道：“伍爷可是觉得桓爷剑势忽然缓滞得可怪么？”

伍放道：“是啊！”

红衣丑婢道：“我们暗中分头追去瞧瞧，最好不让桓爷发觉。”两人迅速放步飞奔而去，荆修善和司徒雄怔了一怔，都说不出一句话来。过了片刻，荆修善惨然一笑，道：“龙虎山庄的威名已经毁于一旦，教我如何有面目去见三老？”司徒雄长叹一声，道：“善叔不必过于自责，今晚的三名强敌都是名震一时的黑道高手，看他们的来势，内情不大简单，恐怕他们都已加入……”底下的话尚未说完，一个飞奔出来，却是司徒修羽。他匆匆道：“修文哥还在处理火势，小弟特地出来报告。”

荆修善道：“这场火亏你们扑救得法，才不致酿成大灾，愚兄十分感激。”司徒修羽道：“唉，说来惭愧，当初起火之际，小弟和修文哥立刻率领多人提水灌救，那知火势有增无减。正在慌急之时，伍放桓宇和那红衣姑娘一齐出现，那位红衣姑娘看看衣势，便指点伍桓两位救火之法，她也亲自动手……”

司徒雄道：“说起来真是怪事，她似乎不晓得火师符泰的名头，却听得出符泰的秘艺乃是传自数十年前名震天下的太阳神君。其实目下在江湖上极少人记得太阳神君，更不知符泰就是太阳神君的嫡传后人，但她却一反常态。莫非他们多年已经未曾踏入江湖？”

荆修善道：“这个问题等会再谈，修羽弟你先把救火的情形说一说。”

司徒修羽道：“他们三人各各折了一根沉重的木柱，迳向火场两侧的屋宇扑去，乒乒乓乓地折毁那些屋子。小弟和修文哥恍然大悟，知道一定是这场火无法扑灭，只好釜底抽薪，拆毁两侧的屋子，免得火势蔓延，因此率着大家帮忙，搬走地上散落的柱木横梁。他们把火焰四周都拆出一条巷子之后，才走开的。”

荆修善嘿然不语，司徒雄叹道：“这样说来，他们竟已有大恩于本庄了！”司徒修羽道：“还有呢，小弟其后到庄后各处巡视，竟发现庄后及右翼遣有五具尸体……”

荆修善和司徒雄都哦了一声，睁大双眼。

司徒修羽道：“这五具尸体之中，有一个是穿着长衫的瘦子，其余四个都是劲装大汉，个个身上都没有兵器，死因则是额头正中有一块红印，五个均是一模一样……”

荆修善叫道：“都没有带兵器，这就怪了……”

司徒修羽道：“那是因为这五个人的兵器都被那个击毙他们之人先击出手……”？荆修善和司徒雄闻言都重重哦了一声，荆修善道：“照修羽弟这样说来，那五个敌人无疑都是被一位高手先把兵器击出手，然后以独门手法处死了！”

司徒修羽道：“小弟正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小弟检视那些兵器时，其中有一件是重逾三十斤的狼牙棒，再看看那个身穿长衫之人的相貌，正与鲁西黑道恶霸郝相似……”

荆修善和司徒雄都大为震动，司徒雄道：“郝央雄霸鲁西多年，享名甚盛，不论是黑白两道，对他都十分忌惮，此如若当真死在本庄，已经足以令江湖震动，何况还是兵器脱手之后，方始被人击毙，这位暗器助本庄的高人，武功的沉奥高强，正是匪夷所思，无由猜测了。！”

他转面命旁边侍立的壮汉把本庄受害的三人尸体抬走，荆修善则命司徒修羽入内这慰全庄老幼，告以强敌已退，毋用惊慌。同时封锁住庄后以左侧敌人惨死的现场，等有时间才仔细查勘。

司徒修羽走了之后，司徒雄向荆修善道：“小侄猜想庄后的敌人一定是被那位坐定马车内的人出手击毙……”

那修善沉吟道：“这一猜极有道理，假如是与本庄有极深渊源的高人出的手，此刻必定现身相见。因此只有他最可能，只不知这位来自滇北玉龙山的异人是谁？从种种迹推断，他们来势汹汹，似是不好意思，却不料今晚全靠他们，本庄才幸免了滔天大劫……”

司徒雄道：“这两日之事宛如一场怪梦，这位滇北玉龙山的高手固然是个不可解之谜，单论这关拱符泰及詹聪等人来犯，也大出乎意料之外，唉！假如三老这次外出，没有邀约各派高手好同行的话，实在也令人担心……”

正在谈论之际，两道人影先后从黑暗中出现，来势绝快，晃眼现身在火光之下，却是那粗豪大汉伍放和红衣丑婢。

伍放洪声道：“老桓还未回来么？”

司徒雄道：“没有，两位竟没有找到他？”

伍放道：“如果找到他，何必开口询问你们？”

司徒雄碰一鼻子灰，却无从发作，只好难过地闭嘴不语。

伍放向红衣丑婢道：“我们再转回去找一找吧！”

她想了一下，摇摇头，道：“主人或者有话吩咐，伍爷还是先回去瞧瞧的好……”

伍放道：“也是道理……”率先向庄内奔去，红衣丑婢也跟着走在后面，转眼间便隐没于庄内。

荆修善和司徒雄仍然在火堆间等候，过了一盏热茶功夫，忽地一道红影飞落他们身侧，两人转目观之，却是红衣丑婢去而复转。

她神情十分严肃，道：“敝上着婢子向两位请教一事，那就是今晚来犯的强人，背后有谁支持？”

荆修善道：“只不知贵上何以有此一问？”

红衣丑婢道：“敝上说，庄后及右侧潜伺的敌人，除了那个使用狼牙棒

之人，其余四名劲装汉子的武功都源出一门，甚是怪异高强，尚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骠悍异常，似乎对死亡毫无所惧，再者，他们似乎对江湖上一些门道都不大懂，甚是可怪……”

荆修善哦了一声，道：“姑娘上复贵主人，这一批夜袭本庄的人马，可能都隶属于近两年方始出现的一个邪魔魔宇下，这个魔王自称铁血大帝，但天下无人见过他的真面目，一来由于他行踪诡秘，飘忽无定。二则凡是他出现之处，所遗下只是一片血腥，从无活口……”他叹息一声，接着道：“荆某对这个魔王只知道这么多了，而他所卷起的满天腥风，目下已经使武林各门派深为震动，渐渐形成正邪对立之势，正的这一边尚自散漫无主，邪的那边已隐隐以那铁血大帝为首……”

他这一番话只听得那红衣丑婢眉头不住的皱，等他话声一落，她道：“你们所知只有这一点点么？”

荆修善肃容道：“贵上驾临敝庄，虽然来意未明，但今晚出手相助，拯救敝庄，大恩大德，敝庄永远不能忘，因此荆某已将所知尽行奉告，姑娘不必多疑……”

红衣丑婢道：“这就行了，我也可以向你们透露一句，那就是敝上看出那四个劲装大汉的武功路子，并非中原现存之武功，是以深觉疑惑不解……”

她说完之后，转身自去，剩下荆修善和司徒雄两人不住发怔。

到了天色微明之际，火堆已渐渐熄灭。荆修善和司徒雄仍然在庄内外苦苦守候。这期间两人曾轮流出去查看，却查不出一点踪迹，他们对于一点大感迷惑的，就是那红衣丑婢和伍放都不曾再现身，似乎对于桓宇的生死下落，甚是漠视似的。

这时，一个人在迷蒙晨曦中大步走来，荆修善大喜道：“看，他回来啦！”那人奔到切近，正是那英俊潇洒的桓宇。只见他满面泛起欢愉之容，大声打个招呼，道：“两位还留在此地作什？”

荆修善道：“桓兄一去不返，使我等深为悬虑，是以在此枯候。”桓宇开朗地笑一声，道：“多蒙两位关心，兄弟此行虽然颇有所获，可惜详情不能奉告，甚感遗憾！”

荆修善和司徒雄记得似乎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青衫少年开朗欢笑的神情，是以更感迷惑，猜不透究竟发生何事，竟能够使得这个阴沉之人变得这等欢愉畅朗。

桓宇大步回到庄内，还未踏入房中，耳际已听到红衣丑婢的声音道：“桓爷，敝上请问桓爷可否移驾到这边房中一谈？”

桓宇高兴地道：“有何不可……”转身向对面上房步去，那红衣丑婢已经掀起帘子，请他入内。

他踏入房门之际，暗中一笑，忖道：“这个谜样的白衣人终于从迷雾中出现啦，且看看毕竟是何等之人……”

踏入上房之内，不觉一怔，原来房中空空无人，内间被垂帘挡住，凝神望入去，隐隐约约可以见到一个白衣人，坐在靠近门口之处。

他回头望住红衣丑婢，愕然道：“你的主人可是在内间跟我谈话么？”红衣丑婢道：“桓爷如果不见怪的话，就是这样，请坐请坐……”桓宇无奈在一张圈手椅上坐下，不过他心中的愉快，似乎尚未消失，坐下之后，面上又泛起欢愉的笑容。

那红衣丑婢站在帘前，道：“敝上本来甚是担心桓爷孤身追赶敌人之事，但经过伍爷及婢子搜查无功之后，只好回来等候，只不知桓爷追逐敌人的情形如何？”

桓宇道：“详情不便奉告，总之兄弟大有所获就是！”

红衣婢子沉默一下，似是聆听帘后白衣人的训示，然后才道：“敝上说，桓爷当时乃是有意把火师符泰换上手，随后又故意放他逃走。此举自然是成算在胸，预定追赶到僻静无人之处，有所图谋！”

桓宇坦然道：“贵主人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实情果是如此……”红衣丑婢道：“敝上又说，这一批夜袭龙虎山庄之人，内情极不简单，绝不似敝上仅是要了结昔年一段过节，桓爷如果肯把经过说出来，那就可以洗刷嫌疑，证明不是通敌之人。”

桓宇微微一笑，起身道：“若在平时，兄弟决不轻轻放过贵上无礼侵犯之问，但目下兄弟心情愉快，不想闹事，只请姑娘转告贵上，兄弟决不是那种偷偷摸摸之辈……”

红衣丑婢道：“桓爷请留玉步……”桓宇本要离开，听她一喊，便不举步，甚至坐回椅上。

他道：“姑娘有话请说……”

红衣丑婢沉默了一会，才道：“敝上说，昨夜来犯之人，象关拱符泰之辈，只是另一个人的爪牙，那个幕后之人，不但是方今武林邪派的首领，甚至可能是异国之人，并非中原人物，因此，整个局势完全改观，并非单纯是武林正邪争长了……”

桓宇起初还轻轻松松的，可是听到“异国之人”四个字，顿时露出十分注意之容。

他沉吟一下，道：“贵主人的推论似乎大有道理，方今西陲俺答及东南倭寇凶焰受阻，这些异族可能伺机入侵，先遣奸细潜临扰乱，结合武林邪派，江湖黑道，制造势力……”

红衣丑婢道：“桓爷既有此衡量大局的眼光才识，自然不吝将昨夜经过说出来，以供敝上参考……”

桓宇道：“既然如此，兄弟不妨说出来。”

他凝神想了一下，才道：“兄弟确是有意把那火师符泰放走，等追到僻静之处，方始进行心中计划。当时我衔尾穷追，追到十余里外一处山谷之内，火师符泰脚程稍逊，是以被兄弟抢过头拦住去路……”

红衣丑婢插口道：“他一定要使用独门火器，桓爷未免过于涉险。”

桓宇笑道：“不错，他正是取出火器施为，兄弟为了要迫他输得心服口服，所以让他施展……”

红衣丑婢惊道：“那符泰一身火器，传自昔年太阳神君，何等厉害，桓爷有何妙法可以制服此人？”

桓宇道：“他的火器虽然高明，但兄弟以前曾经在戚继光元帅麾下效力。因倭寇每每在攻掠之后，大肆放火焚烧。是以戚师手下有一位谋士精心研制出好些灭火利器。其中有一种灭火弹，功效如神，但必须在火起之际使用方始收效。兄弟身上得藏有不少，此时用来对付火师符泰，却是最好不过。因此，当他发出各式火器之际，兄弟都用这种灭火弹击落他的火器，那火师符泰唯一震惊江湖的绝艺，便是这些火器，但目下连火星都冒不出来，自然胆落魂惊。之后，兄弟迫上去动手，使出二十招，就把他生擒活捉住……”

他停了一下，接着道：“兄弟擒住他之后，告诉说，如果他不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把这灭火弹制法公开于世，使他一身火器，全无用处……”红衣丑婢道：“桓爷这话乃是攻心之策，想来他一定比被杀还要害怕。”桓宇道：“不错，他听了之后，神色大变。于是兄弟说出放他逃生的条件……”

红衣丑婢道：“只不知桓爷提出何种条件？”

桓宇道：“兄弟说出来之后，贵上必须代守秘密才行。”

红衣丑婢默然片刻，才道：“敝上应承桓爷了！”

桓宇道：“这个条件就是要他将一种独门酷刑手法秘方传授给我……”

红衣丑婢讶然道：“哦？是不是太阳神君擅长的“调天洪炉”毒刑心法？”

桓宇道：“正是，兄弟因听姑娘喝出他乃是太阳神君传人，因此记起他必定懂得这种举世之中五大毒刑之一的秘艺心法，所以才有纵他逃走之举……”

红衣丑婢举手止住他再说下去，凝神眨听一阵，才道：“敝上请问桓爷，你到这龙虎山庄之故，可是为了五大毒刑其中之一称为“龙虎锁”乃是属于这龙虎山庄……”

桓宇修眉头一皱，道：“这一问似乎离了题啦！”

红衣丑婢道：“不然，桓爷若是为了要学龙虎锁毒刑手法而来，岂不是洗脱了一切嫌疑？”

桓宇无法驳她的话不对，沉吟一下，突然微哂道：“贵主人问的如此详细，虽然前面说过一番大道理，可是区区怎知贵主人不会就是那铁血大帝手下甚至就是这魔王本人”

红衣丑婢尖笑道：“桓爷此想未免太过玄虚了。”

桓宇道：“不然，试想贵主人举动神秘，不但姓名来历无人得知，连长相性别都没有外人见过。若是普通之人还罢了。可是你们无一不是武功出众之辈，这就不免使人滋疑启惑了。”

红衣丑婢道：“但桓爷却没有听到一点，那就是敝上如果乃是魔王那边的人，怎肯出手帮助龙虎山庄？甚且杀死来犯之人？”

桓宇道：“昔贤有苦肉之计，贵主人为了取信于龙虎山庄，可能牺牲一二手下，这种手法算不了奇怪之事。”

红衣丑婢被他驳得哑口无言，眼睛连眨。桓宇接着紧迫道：“若然贵主人肯亲身出现，开诚布公说出身份来历，那时区区才能投挑报李，坦陈一切！姑娘以为对也不对？”

他话声一歇，房中顿时一片寂静，过了片刻，红衣丑婢道：“敝上谨告桓爷，目下尚非露面出见之时，请桓爷宥恕……”

桓宇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区区暂时告退……”他站起身躯，向帘后望了一眼，正要举步出去。忽然转念忖道：“适才我那一番话虽然是无中生有，反迫对方不能向我继续追问。但是这帘后的白衣人实在过于神秘，并非没有可能乃是铁血大帝或是这魔王的手下，我怎可轻轻就此放过？”

此念一生，登时改变心意，再度坐下，望住红衣丑婢道：“姑娘可猜得出区区为何不走之故？”

第二章 风雨如晦黯云生

红衣丑婢怔了一下，道：“婢子猜不出来！”

桓宇冷冷一晒道：“贵主人一定猜得出来！”

红衣丑婢侧耳听了一阵，道：“敝上说桓爷对他忽然生出疑惑之心，所以有心要看看敝上究竟是何等样之人！”

桓宇道：“贵主人料事如神，区区甚感佩服。只不知区区这个心愿，是否可以达到？”

红衣丑婢道：“对不起，敝上不愿此刻与桓爷相见！”

桓宇道：“贵主人可是身体相貌有甚么缺陷，所以不敢见人？”他这一问词锋锐利，毫不留情，显示出他当真有查个水落石出的决心。

红衣丑婢道：“任凭桓爷怎生猜侧，婢子只是不答！”

桓宇修眉一皱，道：“姑娘如若坚持的话，可不能怪我无礼得罪……”
红衣丑婢道：“桓爷这话是什么意思？”

桓宇道：“简单得很，如果贵主人不肯露面的话，区区只好强行揭帘，一看究竟……”他缓缓起身，双目光芒炯炯，直视着对面。

红衣丑婢道：“桓爷纵是用强，只怕仍然不能如愿！”

桓宇道：“那就试一试看……”举步冲上，一掌直劈过去。这时只要对方稍为一闪，他便可乘隙掠过，落至门前揭开帘子。

红衣丑婢那肯闪避，也自扬手一掌迅急迎劈，两股掌力相交，蓬的一声，双方身躯各各摇晃了一下。

桓宇欺身迫上，发招疾攻，两手使出都是上乘擒拿家数，其中夹有斩脉点穴手法，凌厉异常。

那红衣丑婢迅快抵御，手法奇诡辛辣，每每以攻作守。错眼间双方已攻拆了十七八招之多，满室风声激卷生响，声势甚是猛烈。

桓宇突然大喝一声，掌拍指扫，连攻三招，把红衣丑婢迫的横闪数尺。他趁这机会施展绝快身法，急急掠过对方，落在门前，伸手拉住帘子，猛可一掀……

那道垂帘甚是轻薄，桓宇一掀之下，忽然感到此帘坚逾钢铁，沉重如山，竟然掀之不动。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身后已有一股强烈掌风劈到，连忙松手转身，发招迎敌。

那红衣丑婢手法甚是奇诡辛辣。此刻已经不须死守住一处地方，威势大不相同。只见她掌劈指扫变幻莫测，招招都是制敌死命的煞手毒着。

桓宇收摄心神，全力应付，虽然不致于落败，但一时三刻之内，绝难取胜。

他陡然奋起神勇，凝聚内力，迅速连劈数掌，硬是把对方迫开数步。他趁这空隙疾掠出去，落在外间房门前面。

红衣丑婢见他已经退出外面，似是心满意足，也不追赶，微笑道：“桓爷用强也不中用，请回房休息去吧！”

桓宇哼了一声，转身出门，回到自己房间。

这一天平静渡过，并无其他事故发生。到了晚上，伍放忽然发觉桓宇不知去向，他到外面向荆修善查问，也没有一点头绪。

翌日，桓宇仍然音影杳然，谁都不知道他往何处去了。

中午时分，荆修善忽然到这边院子来，把伍放叫了出去，道：“伍兄请代为转告，就说是敝庄三位老人家都已回庄，意欲前来拜谢前夜赐援之恩——”

伍放嘱他等候一下，转身入内，片刻间便出来，道：“敝少主请荆兄回报三老，请他们在庄前空地见面，我们的马匹有烦派人牵来……”

荆修善行了一礼，迳自去了。

伍放立刻把院角的马车拉出来，准备等马匹送来时套上。

红衣丑婢挽了一个包袱，跟随着一个白衣人出来，那白衣人迅速地跨入马车之内。

车厢内突然传出一阵异响，似是有人在内格斗，但立刻寂然无声。红衣丑婢讶道：“怎么啦？莫非车厢内有蛇虫之类的毒物？”

只见帘子飘起，一个人纵了出来，却是青衫少年桓宇。

桓宇双颊通红，似是被人掴了耳光，又似害羞。跳落地上之后，默然走开一边。

伍放怒哼一声，道：“好小子，你竟敢藏在车中，偷窥我家少主，老子先取你狗命……”他手中本已握住赶车的长鞭，此时健腕一振，发出嘶风锐响，鞭鞘宛如灵蛇掣动般向桓宇扫去。

桓宇似是心不在焉，等到鞭梢及体时，才矍然抬目，那条长鞭已抽扫在他的身上，只痛得他皱眉咧嘴，强自忍住痛哼之声。

伍放长鞭一甩，桓宇被鞭梢卷住胸肩，离地飞起，掬出丈许的地上。这丑陋大汉仍然不肯放松，长鞭在空中锐响一声，又向桓宇刚刚爬起身，又被长鞭抽中，跌开七八尺远。马车内突然传出一个娇脆口音道：“住手，别再打他了。”

伍放的长鞭三度扬起，闻言一愣，那条长鞭软软垂跌地上。

桓宇慢慢爬起身，举手掸掉身上尘埃。看他的举动似乎裂了两处。这时，龙虎山庄的下人已把马匹牵来，伍放过去把马匹牵入院中套上，剩下一匹正是桓宇坐骑。红衣丑婢过去把马匹牵给桓宇，然后一言不发，跃登车上。

伍放抡鞭策马，赶出院外，直奔山庄大门之外。

桓宇掸干净尘沙，一手拉住缰绳，也跟着马车向庄外走去。

他们穿过那一片幽雅园林，到达平坦广场之上。只见好些人站在场中，前日晚上三个火堆的遗烬已经搬扫的毫无痕迹。

那一干人之中，荆修善及司徒雄都在，此外尚有六七个人之多。

马车一停，那一干人之中，走出二位衣着简朴，相貌方正的中年人，荆修善也跟了过来。

伍放跳落地上，车厢中也钻出红衣丑婢，飘落在车门旁边。桓宇在两丈外牵着马车踌躇停步，那红衣丑婢却招手道：“桓爷，这边来呀！”

桓宇放开缰绳，缓步上前，那红衣丑婢道：“桓爷请站在马车另一侧，这一来谁也别打算抢登车上。”

他默然在另一侧站定，目光掠过车帘，模糊地见到内中一位白衣人端坐不动。

荆修善踏前两步，道：“容在下先把敝庄之三老介绍一下……”他指着左首一位身躯颀长的人道：“这是家伯父荆登龄……”

荆登龄肃然拱手为礼，伍放和红衣丑婢都一同还礼，只有桓宇没有一点举动。

荆修善又道：“第二位是家叔荆登韶……”

中间那个中年人拱拱手，荆修善接着道：“第三位是家叔司徒登瑜……最右边的一位身量魁梧的中年人也拱拱手。”

荆登龄首先口道：“听说诸位乃是从滇北至龙虎山而来，远道驾临，适好老朽等兄弟三人，有事外出，以致不克远迎，甚以为歉……”

他话声微微一顿，接着道：“敝庄前夜不幸被强敌侵袭，幸得诸位仗义出手，击退敌人，敝庄因而幸免于难，此恩此德，老朽兄弟三人，正不知如何图报？”

红衣丑婢淡淡道：“庄主言重了，敝上说前夜之事，不过是适逢其会，谈不上仗义出手，请庄主们不必挂齿！”

荆登龄道：“贵主人谦冲自牧，适足以更见高明，只不知贵主人是否愿意下车一晤？”

司徒登瑜洪声接口道：“诸位赐恩沐德于敝庄，如有所命，请贵主人尽管吩咐！”

红衣丑婢道：“敝上此次命驾北上，为的是要见一见司徒峰大侠，却不料司徒大侠已于二十年前离家外出，无由得晤，目下自然要更改计划，可是否下车与诸位庄主相见，那就要看形势而定……”

伍放大声接道：“敝少主谨告诸位，关于前夜之事，不用再提啦！”荆登龄道：“贵主人此时不愿下车，老朽兄弟自然不敢勉强。”红衣丑婢开口打断他的话，道：“那边还有数位，不知是些什么人？”荆登韶道：“右边的是少林高僧风门大师，在他身后的是风门大师师侄，当今少林方丈大师的高足雪浪禅师。接着便是武当派各家铁衣柏秋兄，右侧是峨眉派高手郁健郁兄……”

红衣丑婢淡淡地哦了一声，道：“原来都是五大门派中的各家高手。”伍放丢掉手中长鞭，大步上前，道：“敝少主说：我等此来贵庄，也没有什么恶意，只要诸位庄主施展几手龙虎山庄的绝艺开开眼界，那一位先上来？”龙虎庄三位首脑人物都没有流露惊讶之容，似是早就晓得他们有此一着。荆登龄道：“倘若贵主人决意要老朽兄弟献丑，自然不能有违雅命，但是否可以换一个地方？”

司徒登瑜接口道：“纵或不然，也请贵主人暂缓须臾，容老朽兄弟把那边几位朋友接入庄中之后……”

红衣丑婢道：“用不着啦，敝上另有要事，马上就要离庄他去……”

伍放敞开胸膛，露出黑茸茸的胸毛，朗声大笑道：“来，来，那一位先上来？”

那边厢的四人以及司徒雄都一齐举步走了过来，其中的一个暴声道：“怎么啦？这些人竟是要找龙虎山庄的麻烦？他们是谁？”

发话之人，正是司徒登瑜早先介绍的第一位少林高僧风门大师。谁也想不到这位少林门下的僧人声音态度这等浮躁粗暴，因此都愕然向他望去。

龙虎庄三老眉宇之间都泛起不悦之色，但他们都尽力掩饰住。荆登韶转身道：“这一干朋友来自滇南玉龙山……”

风门大师粗眉一皱，道：“滇南玉龙山？好象从未听说过这地方有什么高人……”他口气粗率，言词也不加斟酌便说出口来。

伍放冷笑一声，道：“喂，你是那个庙里的野和尚？”风门大师双眉一耸，暴声道：“贫僧乃是少林门下……”在他身后的雪浪禅师突然诵声佛号，

道：“师叔，这几位施主乃是龙虎山庄诸老的贵客……”他下面的话还未说完，风门和尚已经怒哼一声，道：“你不要讲话！”雪浪禅师微一摇头，无奈地道：“弟子谨遵师叔法旨。”

这时人人都看出这位身份辈数都高于雪浪禅师的大和尚敢情当真是不大通人情事理，性情暴躁之人，因此也可以想象到少林方丈大师派出高弟随他同行，其实就是防他与人发生事故冲突。

伍放似是有意寻事，仰天大笑一声，道：“老和尚，我劝你不妨拿你师侄做个榜样，用心学学他。”

风门和尚怒声斥道：“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教训起贫僧来……”怒斥声中，大踏步上前，卷起衣袖。

龙虎庄三老心内大大不悦，可是口中却说不出来，正是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个个皱起眉头。

伍放傲然笑道：“我伍放正要见识武林五大门派的绝艺，老和尚你可别缩回去……”

风门和尚暴声道：“谁怕你来……”举手迫面劈去，掌势一起，劲风呼啸涌卷，声威果是惊人。

伍放使个拆手法，举手之间已把那股惊人掌力消解。风门和尚掌发连环，“呼呼呼”一连劈出三掌之多，掌力沉雄异常，却都被对方轻轻化解。

这大和尚浓眉一耸，倏然跨步移身，迫近敌人，双掌忽拍忽扫，施展出近身肉搏的精奇手法，转眼之间，已把伍放迫退四五步之多。

那龙虎山庄三老、荆修善、司徒雄、雪浪禅师以及峨眉派高手郁健郁都不知不觉移步上前，迫近战圈观看他们动手相搏。只有武当派的铁衣柏秋动也不动，面上也没有一点表情。桓宇和红衣丑婢正在凝神观战，忽然听到马车中传出低微的娇脆声音道：“桓兄可曾见到那武当派的铁衣柏秋？这人不被外物所移，如果不是修养功深的话，那就是天生性格阴冷，城府深沉，这种人最要提防……”

桓宇转眼望去，果然见到那铁衣柏秋落漠地站立不动，细一打量，只见此人身量高瘦，面白无肉，两腮尖阔，鼻子钩如鹰嘴，果然生就一副冷酷反覆的相貌。

他正在打量之际，忽见那铁衣柏秋也在移开目光，向马车及他望来。桓宇连忙转脸看那伍放及风门和尚激战，不让柏秋发现自己曾经打量他。

伍放这时已稳住脚步，只见他双掌齐飞，施展出一路奇诡阴毒手法，迫得对方退回两步。他口中大喝一声，双掌连环猛劈，顿时劲风旋卷，掌力山涌，七个迫近观战之人，身上衣服飘飞起来，拂拂有声。

众人见这伍放出手声势这等威猛，却不禁大为震骇。这时，少林风门和尚力图反攻，大喝一声，奋身出掌硬封硬架。但闻蓬蓬之声连续而响，战圈中的人宛如事先讲好要对掌似的，互相一掌一掌地对劈。

双方各各劈了十多多掌之后，风门和尚那么深厚强劲的内家造诣的人，此时竟也吃不住劲，开始后退。

那伍放每劈出一掌，便迫前一步，转眼之间，他已跨前五步之多。

众人一看形势大大不妥，若然那风门和尚硬不服气，仍然以这种对掌的法子打下去，迟早非要被对方活活震死不可。

这些人当中龙虎山庄三老虽想出手，但又想到若贸然加入，则不啻证明风门和尚已经落败，此举大大辱损少林声誉。岂能轻举妄为？故此都心下踌

躇，一时下不了决心出手。

雪浪禅师首先忍耐不住，朗喝一声，举步奔上。那知眼前红影一闪，那位红衣丑婢已经飘落在他面前，拦住去路，冷冷道：“难道少林寺也作兴以多为胜么？”

她这句话尖酸刻薄到了极点，雪浪禅师打耳根起一直红到眉额附近，却哑口无言。

龙虎山庄三老一看雪浪禅师已领先想插手助他师叔，虽然受阻，但这一来他们现下出手的话，少林的人却不能怪他们瞧不起风门和尚。

荆登龄沉声道：“老二你上去替下风门大师，今日之事只应由本庄出头接住才是……”

荆登韶应一声“谨遵大哥之命”，跨步上前。

那红衣丑婢似想过来拦阻，雪浪禅师朗朗道：“姑娘身手不凡，贫僧想请教三招两式……”话声未歇，已经伸手迅疾拿抓。

红衣丑婢冷晒道：“且看看你这位少林掌门方丈大师座下高弟，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功夫……”说话之际，身躯一偏，避开敌人拿抓之势，顺手横打出去，这一掌经斩脉，十分毒辣凌厉。顿时迫得雪浪禅师缩回手臂。她得理不饶人，猿身欺上，双手连环迅击，忽拍忽扫，一派近身肉搏的辛辣手法，诡奇绵密。

雪浪禅师也施展出擒拿手法，严守密封，却是守中带攻。

那红衣丑婢的手法诡奇无匹，一口气攻了十四五招，只迫得雪浪禅师团团直转，根本抽不出手脚，还击敌人。

那边厢伍放单人匹马，力敌风门和尚以及荆修韶两人，只见他勇猛异常，一双钢拳铁掌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纵横决荡，兀自攻多守少。

荆修韶名列龙虎山庄三大高手之中，武力上自然有惊人的造诣。可是他此刻却施展不出来。这倒不是因为对方气势凌人，功力太高，而是念着对方于龙虎山庄有莫大之恩，自己虽是被迫出手，但总不能当真用上全力，与那少林和尚联手攻迫伍放，是以上阵出手之后，仅仅帮忙风门和尚挽回危局，之后便不放手施为。

桓宇在一旁看出荆登韶的心意之后，暗想龙虎山庄不愧是领袖武林的大宗派，当真恩怨分明。正在想时，耳边突然响起一阵低低的娇脆语声，道：“桓兄可不可以移到前面来，使他们不敢冲到马车来？”他剑眉一耸，心中不大愿意，但口中却缓缓道：“那有什么不可以？”说着，移步绕过马车，站在战圈与马车之间，俨然变成保护马车的卫士一般。

那阵娇脆的语声又响起来，道：“桓兄请高声告诉伍放，改用刚柔并济的手法，才可以长久支持……”

伍放洪声道：“是啊，但我老伍每逢打得兴起，就把少主的吩咐通通忘掉……”

他果然手法一变，虚虚实实，忽刚忽柔，不但招数神奇奥妙，同时刚柔之间，内力变化也是恰到好处，威力顿时大增，眨眼之间，已把那荆登韶及风门和尚笼罩在拳风掌影之中。

桓宇心中暗暗佩服，忖道：“这等上阵交锋以性命相搏之事，贵在变化得当，因时制宜。就象是大夫治病一样，不一定要用贵重药物，只要药能对症，那怕是粗贱药物，也能立奏奇效。伍放的一身武功确实十分高明，可是往往机变不足，不能针对当前局势运用他的绝世武功，此所以一经指点形势

就立刻大变。”

耳际忽然听到那阵娇脆悦耳的声音道：“桓兄请告诉伍放，说是龙虎山庄三老之一的荆登韶未曾施展全力，不妨多点向他下手，迫出他的秘传绝艺……”

桓宇这一次没有立刻如言去做，却道：“请问你为何不自家告诉他？”马车中飘送出那阵耳语声道：“我不想对方知道马车之内乃是何等样人，所以请桓兄帮忙。”

桓宇耸耸肩头，道：“好吧，好在我用不着花一点本钱……”他提高声音，把话说了。一旁观战之人，都禁不住向这个发号施令的人望来。

伍放大喝连声，迅快出手向荆登韶攻去。荆登韶这时不得不渐增功力应付。眨眼之间，伍放与荆登韶快逾闪电般拆了六七招之多。战圈中的风门和尚竟插手不得，光是在一旁陪着他们腾挪盘旋。

这位大和尚暴喝一声，宛如霹雳，震得众人耳中生疼，因此都以为他施展绝艺，个个都凝目望去。

风门和尚喝声中托地跳出圈子之外，众人正感讶异之际，风门和尚大叫道：“气死洒家了！”

这一来大家才晓得他乃是插手不得而大怒，荆登龄老于世故，唯恐别人插腔，使风门和尚更下不了台，连忙道：“大师请看那一边，这姑娘出手之奇，实在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那红衣丑婢招招都采偏锋偷袭的路数，奇诡绝世，是以雪浪禅师的掌力虽是沉雄劲厉，丝毫不逊于风门和尚，可是碰上这种奇怪的对手，全身功力难以发挥，局势甚是窘困狼狈。

铁衣柏秋一直不声不响，这时忽然在后面开口说道：“这位姑娘的手法家数，泰半得力在脚法之上，如果郁健兄上前，以峨眉秘传七煞手及阴阳脚法，定然可以克制住她的奇诡变化。”

郁健一听这事义不容辞，立刻奔去，朗声道：“郁某特地上来领教姑娘的诡奇心法。”

红衣丑婢冷笑道：“不必客气，尽管上前动手。”

郁健冲入战圈之中，只见分身法忽正忽反，虚实未测。双手配合起一路奇异身法，劈出凌厉掌力，威势果然不同，那红衣丑婢顿时锋芒大灭。

这边伍放与荆登韶接战之后，声势反而不及早先对付两个敌人那么雄壮威风。那荆登韶的手法家数也是忽刚忽柔，举手投足之间，隐隐流露出一种光明正大的气象。相形之下，伍放的武功路数便显得有点象旁门左道。

桓宇又听到那阵悦耳的声音，之后他提高声音，道：“伍兄最好改用近身肉搏的法子……”

伍放闻言立即变化手法，步步紧迫，每一招都是扣脉锁穴，膝顶肘撞的毒辣家数，果然迫得对方频频后退。

众人纵目打量大局，伍放荆登韶这一边，由于伍放忽然改变战术，抢制先机，多少已居上风。那边红衣丑婢力敌少林雪浪禅师及峨眉郁健二人，仍然有攻有守，丝毫未现败象。

铁衣柏秋忽然开口道：“古语有道是：‘击人先击马，擒贼先擒王。以兄弟愚见，那边站在马车边姓桓的人以及马车中人，大为可虑，必须迫使他们无法兼顾得这一边，局势方易控制……’”

荆登龄迅速地考虑他的话，司徒登瑜道：“柏兄之言有理，只不知真正发号施令之人，是那位桓兄抑是马车内未曾露面的人？”铁衣柏秋似是看透他们的顾虑，道：“要知道谁是发号施令之人毫无困难，只须分出一位过去向姓桓的激战，不久自可水落石出……”

荆登龄忖道：“我原本因这轮马车之内一直都不曾露面，可见得车中人实在不愿被人见到，而他们有大恩于本庄，自然不便去把他迫出车来。柏兄此计果是有点道理，只须把那位桓宇卷入争战旋涡，这马车内人如是首脑而又不愿露面，定然深恐我们再向马车进迫，或者会下令退却……”

要知这龙虎庄三老个个都是亲炙过司徒峰大侠的人，是以胸怀旷达，恩怨分明，此刻只盼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在不愿与恩人作对。他沉声道：“就烦三弟过去绊住那位桓兄。”

司徒登瑜应一声“遵命”，举步绕圈向马车奔去。

桓宇瞥见有人扑奔而来，剑眉一皱，微微侧顾突然道：“区区只管传话，可不能出手……”

马车之内飘送出那阵娇柔语音，道：“他们多以为胜，桓兄如果不管的话，我们双拳难敌四手，势必落败无疑……”话声甫落，接着传出轻叹之声。桓宇想道：“你们打赢打输，与我毫不相干，我何必多管这件闲事？”那司徒登瑜经奔到切近，站定脚步，左手一拂颌下黑髯，朗声道：“如果桓兄不弃，我司徒登瑜想请教数招！”

桓宇微微摇头，耳际又听到那阵娇柔之声，道：“人家指名道姓找到桓兄，你怎能不出手？没的被这些人以为是胆怯不敢一战……”

司徒登瑜恰好微微一笑，道：“桓兄不妨出手赐教，诸位有深恩于敝庄，老朽决不忘记，我们虽是动手相搏，但目的仅仅是印证武功，彼此点到为止，桓兄意下如何？”

他这一番话果然好象把桓宇当成畏怯而不敢出手，桓宇双眉一耸，举步走出去，道：“在下本不愿动手，其中内情一时也解释不清，不过司徒庄主这等说法，在下如不动手，却不免被人生出误会……”

司徒登瑜道：“桓兄的武功身手，老朽兄弟都极为钦佩，决不会以为桓兄怯战，刚才的一番说话，乃是发自衷心，尚望桓兄不要误会才好。”桓宇听之登时心平气和正要答充，心头蓦地灵光一闪，立即改变了主意，摇头道：“兄弟与庄主之间并无仇怨，何须印证武功高下？庄主如不相迫的话，兄弟以后再也不开口就是了。”司徒登瑜愣了一下，道：“桓兄当真不肯赐教么？”

桓宇双目斜睨住那边的铁衣伯秋，心中忖道：“这个武当派的高手心机险诈过人。”他一面忖想，口中一面应道：“兄弟早已说过，如果庄主不再相迫的话，兄弟不想动手……”

司徒登瑜有点茫然地道：“既是如此，老朽只好告退。”他刚要举步，猛听马车传来一下声响，似是掀开帘子，不由得转眼望去。果然一道人影飞了出来，并且听到这人口中道：“没用的懦夫，连架也不敢打……”

这位神秘的车中人纵出车时所骂的话，自然是针对桓宇而发。

桓宇剑眉上笼凝起一层怒意，厉声道：“你骂谁？”

那道人影落地现身，所有未曾参战之人看了，都不由得一楞神，只见这人影竟是个二十左右的绝色女郎，长得眉如春山，眼似秋水，面色白中透红，娇嫩异常，身量颀长丰满。

她只披住一件薄如蝉翼的白罗衣，这件衣裳薄得透明，隐隐约约可见到

她衣裳之内，穿着白色紧身亵衣，以及一条短短的内裤。

她那雪白娇嫩的粉颈，圆润的臂膀以及一对修长浑圆的大腿，散发出诱人的魅力。只看得到在场之人个个目不转睛，当真无法移开眼光……桓宇含怒责问一句之后，目光落在她身上，先是呆了一下，接着似乎更加生气发怒，厉声道：“你可听见了？你骂谁？”

看他一面忿怒煞气，仿佛她如果答得不对，立刻就可以把这个浑身充满了诱惑的美女一掌击毙似的！

但她却表现得更加出人意料之外，敢情她根本不理睬桓宇，迳向司徒登瑜微微一笑，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娇声道：“你过来吧，待姑娘亲自出手，见识见识龙魂虎魄两种惊世绝艺……”

桓宇刷地跃到她跟前，双目喷射出愤怒的光芒，沉声道：“且慢，你先把桓宇打败之后，才能够与司徒庄主动手……”

他的话声虽然不似早先那么粗暴，可是音调及态度都坚决万分。这位半裸的绝色美女翠眉轻蹙，道：“这就奇了，你不肯出手，分明要迫我出来亲自应战。现下你好象怪我不该出来似的，这是什么道理？”桓宇微微一怔，他本来大可把自己预备防止铁衣柏秋偷袭的心意说出来，但又觉得这话说出口，不免迹近解释求和，何况自己毫无理由要为她设想得如此周到，万一对方忽然质问他一句为何要这样防范着铁衣柏秋？岂不是当场出丑？

他既不能也不肯解释，但又不能无词以应，只好冷着面孔，道：“谁管你出来不出来，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你早先骂的是谁？”

她凝目望着这个俊美挺拔的少年，面上渐渐泛起嗔恨之色。只因她从这少年的口气及态度上，丝毫看不出自己的艳力魅力对他发生影响，而且他当着众人面前，说出这等冷酷无情的话，更大大损伤她的自尊。

一阵怒火冲上她胸臆之中，使她恨不得用最恶毒的话回敬这年青男子……

她冷笑一声，道：“我爱骂谁就骂谁，用不着告诉你。”

这时，他们则变了冤家对头，反而撒下龙虎山庄之人，这突如其来的局势变化，使得龙虎山庄之人和那机诈多智的铁衣柏秋都感到茫然不解。桓宇道：“很好，既然连我也包括在内，我就先讨教玉龙山绝艺，你若是输了，趁早给我滚回滇北！”

那边厢铁衣柏秋忽然低低啊了一声，似是恍然而悟。那荆登龄耳听四方眼视八面，柏秋这一声低啊，竟瞒不过他的耳目。

他压低声音问道：“柏兄可是看出他们之间发生纠纷的真正原因？”铁衣柏秋心中甚感得意，实在忍不住不说，当下低声道：“从他们神态言语之间，一看而知姓桓的本来不是彼姝的同路人，但如何曾搭在一起，兄弟愚见以为他们之间必定已发生了不寻常关系，大概此女笼络姓桓的手段，不外用她的美丽和肉体……”

荆登龄寻思一下，觉得这铁衣柏秋之言果是有理，单看这白衣女半裸大胆的穿着，可以断定她必是淫荡妇之流。何况这桓宇不但武功高绝，人也长得俊美挺秀，的确是这种荡妇妖姬的好对象。

不过他心中尚有一点点疑惑的，那就是这个半裸美人尽管大胆暴露，足以惊世骇俗，同时言语举止也莫不富有挑逗的魅力。可是她那对秋水般的双眸中，却是神光湛然，一点也不淫邪妖荡。

自然这一点点疑惑不能使荆登龄不信这半裸美人不是淫姬荡妇，但这荆

登龄总算是观察入微，连她仅有的与普通淫妇不同之处察看出来。只听那半裸美女尖声道：“哼，哼，你连任放也打不过，别在这儿吹牛行不行？”

桓宇顿时俊面通红，心中羞愤交集。他觉得无论如何她也不该当着各派高手之前，提及这件耻辱，当下只气得他说不出来，腾腾腾退开数步。

司徒登干咳一声，道：“姑娘既然现身，可否赐告芳名？”

那位半裸美人展颜一笑，道：“这有何不可？我姓花名玉眉……”说时，语声娇脆，尤其那一笑如百花吐艳，令人心旌摇荡。加上肤光映雪，薄纱之下，隐约见到的藕臂玉腿，又教人眼光缭乱。

她款款举步向司徒登瑜走去，这一走动，轻罗飘举，更加添了一种销魂蚀骨的媚艳。

司徒瑜深深吸了一口气，运起平生修炼的定力，镇压住荡漾的心神。假如这刻没有别人，他真情愿认败服输，急急退走。

这么一来，他如果动手的话，焉能抢制机先，击败强敌？

荆登龄微微一凛，转目四瞥，只见铁衣柏秋那么深沉之人，这刻也显得色迷迷地凝视着那位花玉眉，至于其余低一辈门人弟子更不用说了。只有那位佛门弟子少林高手风门和尚对那花玉眉就宛如没有看见一样，已经移开目光，注意场中两处搏斗。

任放和荆登韶这一对却已到了紧张关头，原来那位荆登韶不合偷偷看花玉眉一眼，登时手脚一慢，被任放趁隙攻入，抢制机先，一连数招，把他打得手忙脚乱，招架不迭。

另一处那红衣丑婢力敌雪浪禅师及郁健两人，本是互有攻守，一时难分高下。但郁健及雪浪禅都因为偷空瞧看那花玉眉，以致也象荆登韶一般，心中神散，吃红衣丑婢连连抢攻，局势大大不利。

风门和尚这时可要比雪浪禅师高明得多，尽管他使气任性，脾气暴躁，但宛如赤子之心，丝毫不被美色所惑。他皱住眉头看来看去，忽地立下决心，忖道：“雪浪外表虽是持戒谨严。但其实功行未深，真是该死。目下两边形势危急，洒家只能先行出去助荆施主，雪浪如果死在敌人手下，也是罪是应得。”

此意一决，双脚顿处，身形破空飞起，宛如大鸟横空一般。迅速落在荆登韶身边，洪声大喝道：“姓任的再接洒家几掌。”

他凶猛地连劈数掌，迫得任放的近身肉搏之法不能继续施展，稍稍退开。这一来荆登韶立显威力，只见他掌拍指扫，忽刚忽柔。身形手法，无一不肖似龙腾虎跃，气象万千。加上风门和尚的少林神掌连环劲劈，只打得任放退了又退，汗珠顺着脑瓜子直流下来。

花玉眉正要出手之际，忽见任放形势大变。她无端端转面望了桓宇一眼，目光中含愁带怨，教人忍不住要泛起无限怜悯之情……

桓宇心头一软，胸中涌起阵阵迴肠荡气之感，不由得捏紧双拳，举步迅疾奔去。

他奔近战圈，运起劈空掌力遥向荆登韶后背心劈出一掌，接着便迅快掠过这三人，口中大喝道：“任兄即速回到姑娘身边……”

任放得他一掌之助，找到空隙，托地跃出战圈之外，果然不敢再战，放步奔回花玉眉身侧。

桓宇掠过这三人，脚下不停，眨眼已扑到红衣丑婢及雪浪禅师交手之处。

荆登龄以为他要出手助那红衣丑婢击毙雪浪禅师，急得怒吼一声，迅如

击电般扑去。

桓宇可比他快得多，身形落地，立即发出招式。但掌势竟是猛袭红衣丑婢，力道十足，毫不留情。

红衣丑婢本来已经稳占上风，如果桓宇不来，再打三招两式就可以把这位少林僧人击败。此刻桓宇突然向他袭到，迫得她只好先求自保，无暇伤敌，急急撤回掌势，封拆护身。

桓宇也不与他真打，见他撤回掌势，立即退开，朗朗道：“你家姑娘要你快点过去……”说话之时。荆登龄已经扑到他身侧五尺之内，桓宇肩头微沉，人已闪开数尺。

荆登龄一看形势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当然不会出手攻袭桓宇。刚想开口，桓宇已经抱拳：“老庄主对付花玉眉姑娘之时，如果肯稍稍委屈些许，区区感激不尽，就此别过……”他一转身，直向自己坐骑奔去。

他这一连串动作都出人意料之外。因此不但龙虎山庄之人都茫然大惑，连花玉眉这一边也怔怔瞧看。桓宇一跃上马，头也不回，急急催马驰去，蹄声才起，不一会就去得远远的。

花玉眉双眉轻轻一蹙，移步走向马车，很快就钻入车厢之内。她以娇脆迷人的声音发出命令，红衣丑婢及任放急忙上车，任放长鞭一挥，两马扬蹄起步。

花玉眉掀起车帘，伸出半边面庞，望住荆登龄道：“如果司徒峰回来，可告以滇北玉龙山有人来过，龙虎山庄绝艺已经领教，决不是我的对手。他如若不服气，可以移架玉龙山找我……”

车行渐快，说到末句话时，这轮轻巧马车已经驰出十丈以外。

少林风门和尚愤愤哼了一声，道：“这小妖精好会夸口，她如果不靠那张脸蛋和那一身衣裳迷惑人心的话，她的手下早就败阵了。”

荆登龄微微一凛，道：“大师此言虽不客气，但却是事实，此女妖艳，有倾城之色。动手相博之际，无疑是凭仗艳色分散对方心神，这一着当真不易抵御。”

风门和尚道：“洒家却不把这小妖精放在眼内，下次碰上，等洒家上去对付她……”

所有曾因花玉眉的妖艳暴露而心摇神荡之人，此时心中都泛起愧作之情。

荆登龄道：“诸位远道而来，刚好碰上这件事，以致兄弟未能尽礼招呼，实感歉疚，目下先请诸位同往厅中奉茶……”

于是众人一齐向庄内走去，在一座大厅之内，分宾主落坐。

铁衣柏秋首先道：“兄弟一向在江湖上浪迹，罕得与武林同道往还，因此龙虎山庄三位庄主虽是盛名满天下，但兄弟这还是初次见面。今日兄弟乃奉敝派掌门之命，专程拜晤三位庄主，请教最近江湖上关于峰大侠的传说……”

峨眉派郁健这时接口道：“敝派掌门人也是关心此事，所以派遣兄弟踵庄拜晤三位庄主……”

荆登龄起座欠身道：“承蒙关注，荆某敢请柏和郁兄日后向贵派掌门人转达谢忱……”

他的话声微微一顿，转目望向风门和尚，似是探询他们的来意。但还未开口，一个清俊的少年匆匆入厅。这少年正是荆修文。荆登龄目光投到这少

年面上，道：“有什么事？”

荆修文躬身道：“禀告大伯父，那个桓宇又回来了。”

厅中众人都流露出诧异之色，荆登龄想了一下，道：“他在哪里？”

荆修文道：“现下就在外面。”

荆登龄道：“请他进来吧……”人也离座而起，步向厅门。才走了七八步，厅门已出现一个青衫俊美少年。

荆登龄抱拳道：“桓兄去而复转，敢是有所见教？请进来奉茶稍坐如何？”

桓宇还了一礼，举步入厅，神态甚是从容。风门和尚因他解救了雪浪禅师危局，同时又引走了那花玉眉，所以对他甚表好感，不但亲热和他打招呼，而且把他让到身旁的座位上。

荆登龄又劝问他的来意，桓宇看了座中诸人一眼，道：“区区与花玉眉姑娘她们并非一路，此次专程来谒见司徒峰大侠，实是有求而来……”他说到这里，便不说了。

荆登龄道：“不瞒你说，我们正好谈论及家叔之事，座中这几位朋友都是因江湖上有关家叔的传说而来……”他转目望了众人一眼，又道：“桓兄之事等会再说，他决不会是对方之人，所以诸位说话不须避着他。”

风门和尚道：“荆施主说得对，洒家也有同感，至于洒家此行，也是听闻传说司徒峰老檀樾不久以前病歿边军中，他在病中曾被敌人派遣高手屡次侵袭。又有流言传说老檀樾曾派一人，携带他亲手所著的一本拳经与及亲笔书信一封送到贵庄可是此人中途忽然失踪等等……”

他长叹一声，接着道：“洒家二十余年以前，随侍先师左右曾经见过司徒老檀樾，先师那一次曾坚请老檀樾显露名震武林的龙魂虎魄两种神功，老檀樾施展之下，果然功力绝世，天下无双。是以洒家此生最是佩服他。这一次洒家坚持下山探明此事，便是种困于此。洒家的掌门师兄几次相阻，说是洒家不必跋涉山川，可以另外派人，但洒家却不放心，总要亲自走上一趟……”

众人心中都明白少林方丈所以相阻这位大和尚实系因他脾气过于火暴浮躁，阅历有限之故。因此都暗暗笑他自家还不晓得。

荆登龄欠身道：“承蒙大师掏诚赐告，万分感激，想来柏兄及郁兄听到有关家叔的传说，亦与风门大师所说的一样了？”

铁衣柏秋和郁健都应一声是字，荆登龄微嗟一声道：“不瞒诸位说，敝庄所得到消息，较诸位所知的多了一些，那就是关于风传铁血大帝那恶魔亦已派出手下全力搜寻那位替家叔携带书信之人的内幕消息……”

他的目光扫过四座，只见武当派的铁衣柏秋，峨眉派的郁健及少林雪浪禅师等三人都流露出紧张注意之容，只有桓宇及风门和尚没有特别注意他的话，似乎不晓得他的话所含蕴的严重性。

他接着道：“整个事态的重心就在那封书信之上，根据荆某全力搜集到的消息，隐约可以推测出这封信关系到整个武林，好象凭这封信可以邀请出五大门派的掌门来对付那一批屡次侵袭他的高手。”

他的急声一顿，严肃地环视众人一眼，接着道：“荆某因此猜想出铁血大帝那恶魔所以焦急之故。再作进一步的推测，这封函件中可能写出那个对头所以必须武林各派领袖共同合力诛除的原因。以家叔的身份声望，天下武林同道自然会深信他的话，所以那对头恶魔才会如此着怨。这虽是推测之词，

但并不是全无根据，只不知诸位还有什么高见没有？”

桓宇静静地坐在一边，此刻他可就听出一点眉目，眼看这些武林正派高手们论谈之际，都流露出一种严肃的神情，气氛甚是沉重。加以昨天夜里听花玉眉透露过，那个混世魔王铁血大帝不但为非作歹，隐隐已是天下邪派黑道的领袖，甚且可能是外寇侵华的中坚人物，登时也感到此事甚是严重，不同于寻常武林仇杀争雄的事件。因此他更是用心去听，但表面上却不露出形迹。

少林寺的雪浪禅师缓缓道：“贫僧尚有一事要请教诸位老施主的，那就是敝寺方丈大师听说那铁血大帝近一两年来羽翼已成，现下他旗下已网罗了不少邪派高手，并且用铁血手腕统治天下大半地方的黑道。据说这铁血大帝不但武功高强，智计过人，同时行踪诡秘，发号施令都以各种秘密方式，凡是他属下之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深深敬畏，因此这个魔王的任何命令，人人都奉行唯谨。”

他的话声一顿，那荆登龄刚刚点头同意，这位少林寺掌门方丈的座下高弟已接着道：“最要紧的一点，那就是听说那魔王目下已经开始向五大门派下手，设法收买五大门派中的不肖门人，以便侦察出五大门派的动静。有人认为这魔王进一步就要设法覆灭各大门派……”

荆登龄微微一笑，道：“那魔王雄心勃勃，一心要霸据天下武林，禅师适才之言，应是意料中的手段，但他能不能收买得动五大门派之人，却不容易证实……”他的话模棱两可，不作肯定答覆，却是因为龙虎山庄不属武林五大派之列，是以不便当众评论。

忽地一个面目骠悍的劲装大汉走入大厅，只见此人身上插着一柄短剑，盘着一条钢鞭，一望而知乃是龙虎山庄之人，此刻一身都被汗水湿透，显然刚刚奔驰过长途远路。

这大汉走到司徒登瑜身边，低低说了句话，司徒登瑜立刻起座过去与荆登龄荆登韶二人低声说话，接着司徒登瑜便与那劲装大汉匆匆离开大厅。

铁衣柏秋道：“目下我们都必须首先证实司徒峰前辈作否已归道山，若然他老人家尚在人世，则这个自称铁血大帝的魔王不足为虑，有他老人家出头的话，这魔王焉能兴风作浪？要知道他老人家存亡，唯有先找出那个捎信传书之人，只不知荆兄可有什么线索没有？”

郁健接口道：“柏兄之言有理，我们第一步要全力找出那个送信使者的下落……”

荆登龄点点头，道：“二位之言甚是，那铁血大帝也和我们同一心意，正在全力搜索那位使者的下落。荆某兄弟三人月前外出。分头访查，曾发现不少可疑人物，似是那魔王派出的高手，也在访查这位使者。”

铁衣柏秋道：“这位替司徒峰老前辈传书带信的使者，必是他老人家亲近可靠之人无疑，不知荆兄对这使者得到什么资料线索？可曾查出他的名字么？”

荆登龄道：“我们只知道这位使者姓傅，年纪甚轻，他自从三年前受家叔之托，动身之后，走到大名府地面，便发生事故，行踪从此消失……”

一直没有做声的桓宇忽然朗声道：“诸位可曾到军中查探？”

荆登龄道：“我们已经尽了力量，但由于近年来军情紧急，调动频繁，军中警戒严密，所有驻访御寇的大军人人都不轻易谈论军中之事，所以极难打听，一个不巧，还要被他们疑惑是奸细刺探军情，其次家叔虽是年逾古稀，

但驻颜有术，看上去只不过四旬上下的人，他在军中只是暗暗保护将帅，不被敌寇派遣高手刺杀而已，所以没有赫赫功绩，也不著名。如果当日那位姓傅的使者不是预有安排，另外找了两人分路来报口讯，我们连这点点消息也无从获

悉……”

桓宇哦了一声，闭口无言。荆登龄又接住道：“那位姓傅的使者所派遣两人之中，只有一个到达敝庄。此人所知有限，连姓傅的使者的名字也不晓得，他说姓傅的使者请他绕道来敝庄时，神情甚是紧张，似乎预知前途可虑，至于另外的一个人则始终不曾到达敝庄，但从此江湖上有关家叔的传说纷纷，也不知是这两人之中那个泄露出江湖上的……”

众人此时都默默忖思，过了不久，天已近午，厅中摆起筵席，众人入座开始饮啖。

上了七八道菜之后，铁衣柏秋道：“荆兄既知那魔王对头势力雄厚强大，不知是否已有准备？”

荆登龄道：“诸位都不是外人，兄弟也不须相瞒，敝庄早在数年以前，已经秘密训练人手，数年下来，以至今日，总小有成就，除了本庄几个晚辈子弟之外，另有二十八个精明勇猛的好手，是为敝庄的二十八星宿。此外尚数有十庄丁，个个头脑身手都不弱，此刻全部均出外分头办事，兄弟对此事严守秘密，是以江湖上迄未有人晓得。”

铁衣柏秋没有做声，风门和尚道：“刚才那位勇猛大汉大概就是二十八宿之一了？”

荆登龄道：“大师法眼如电，那一个正是二十八宿之一。”

铁衣柏秋开始与桓宇攀谈，尽力套他的来历身世，桓宇都巧妙地避开他的圈套。铁衣柏秋跟他扯了半天，结果仍然不晓得他的底细，连他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

他们都亲眼目击这个俊美少年解围之时，功力深厚，手法奇奥，所以人人对他都大感兴趣，另一方面也对他甚是疑惑，怕是那魔王派来的奸细。因此郁健及雪浪禅师也帮起柏秋发言，设法刺探。

不消多久，桓宇就被他们巧妙的言词迫得无法招架，剑眉一耸，朗声道：“诸位不必疑心在下，我桓某年纪虽轻，但数年来曾经为国家流血流汗，出生入死……”他突然敞开衣服，露出胸膛，只见胸前及肩腹等处，都有伤痕。在这些大行家眼中，一望而知这几处伤痕，当时都十分严重，每一处皆有性命之忧，因此郁健和雪浪禅师都顿时怔住。只有铁衣柏秋神色不变，目光仍然冷冷地注视着这个俊美少年。

桓宇接着又道：“在下背上以及臀腿等处，尚有许多伤痕，都是当年在万马千军之中，冲锋陷阵时受的伤。凭这些伤痕，诸位大可以相信在下不会是敌人奸细了。”

荆家二老都流露出安慰的神色，郁健抱拳道：“想不到桓兄曾经是捍卫国土的英勇将士，真是失敬了……”

铁衣柏秋冷笑一声，道：“兄弟并非不相信桓兄的话，不过如果单论身上这种伤痕的话，敌人的将士们也未尝找不出浑身受过伤的人……”桓宇勃然大怒，举掌一拍桌面，发出“砰”的一声。接着站起身躯，厉声道：“姓柏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铁衣柏秋神色丝毫不变，冷冷道：“桓兄以为有什么意思？”他这样反

问一句，极老谋深算，不论桓宇如何回驳，他都可以否认，或者看看势色于自己有利的话，就加以承认。

桓宇怒哼一声，道：“我桓宇数年来出生入死，为国效力，却被你胡言诬辱，咱们到外面去分个高下！”

铁衣柏秋岂能当众示弱，当下站起身，冷冷道：“原来桓兄要打架，兄弟自然奉陪……”

席中诸人虽然觉得柏秋的话实在太过侮辱桓宇，可是却不能说他没有道理。是以对两边都不能不帮，当下站起了荆登龄、雪浪禅师两人，齐齐劝阻。正在不可开交之时一个满头大汗的人进来，却是那司徒登瑜，他那匆忙的神志使得众人忽然都寂静下来。

司徒登瑜身为龙虎山庄三老之一，身份不同寻常，因此他表现得如此匆忙紧张，实在教人惊讶。

荆登龄沉声道：“三弟发现了何事？此处都没有外人，不妨说出来……”

司徒登瑜道：“本庄东南十五里处，生了一件凶杀案，我赶到现场看过，一共死了五人，从他们的兵器及身材相貌上，可以认出其中有两位均是五大门派

之人……”

众人都肃静无声，等他再说下去。司徒登瑜抹一下额上汗水，接着道：“这两位都是当今武林杰出人物，一位是黄山派的天蜈蚣李国星，他的天蜈钩及一身黄衣一望而知，另一位是江右武功山的子母金梭孟辰雄，这位孟兄我们见过面，决不会认错。其余的三位都是年青人，大概是黄山或武功山的门人弟子。”

荆登龄沉声道：“三弟在现场可曾发现其他线索？还有那位与孟辰雄兄多年来形影不分的神弹三娘孟夫人没有现身么？”

司徒登瑜道：“孟夫人毫无踪影，似是不曾与他们同行，以小弟判断，这五位被害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个时辰之内。现场附近甚是凌乱，血迹处处，可见得这五位被杀之际，曾经有一场浴血激战，敌人方面伤亡也不少……”

荆登龄怒哼一声，道：“好张狂的凶徒，居然胆敢集结多人，在本庄附近行凶……”

荆登龄缓缓道：“二弟务必要沉住气，看来对头们已经开始发动攻势，迟早免不了一场大战。我们目下当急之务，便是布置灵通耳目。同时派人分头去通知华山派及江右武功派……”

铁衣柏秋沉声道：“荆兄预作布置，诚然有此必要，但如果黄山李兄及武功孟兄乃是碰上玉龙山花玉眉那妖女，以致丧命的话，这番举动未免变成错将杭州作汴州了……”

桓宇想起花玉眉昨夜说的一番话，可知她也开始注意到外寇有意将势力侵入中原之事，因此也可以推测出她不会无故击毙正派高手，替敌人增长气焰。此念一生，忍不住朗声道：“花玉眉她们不会做出此事，必是那魔王下的毒手……”

柏秋阴阴一笑，道：“桓兄出言庇护那个妖女，不知有什么证据没有？”桓宇被他驳得无言作答，但觉此人阴险深沉，似乎处处都想加罪名在自己及花玉眉她们身上，心中火起，难以抑制。砰一声把椅子踢开，厉声道：“姓柏的你敢不敢出来与我决一死战？”

众人都起身拦阻，司徒登瑜站得最近，伸臂拦住桓宇，趁众人话声震耳之际，低低道：“兄弟知道桓兄之言不假，但暂时还不能宣泄，桓兄不必生气……”

桓宇一怔，转身把椅子捡回来，于是眼看免不了的一场拚斗又告平息。酒席散后，这些客人们都各有地方歇息。桓宇被司徒登瑜亲自带领到左边跨院内左上首的一个房间，两人刚刚落座，那荆登龄荆登韶两人便走进来。荆登龄道：“花玉眉姑娘目下已在敝庄之内，桓兄可要去见一见她？”桓宇面上泛起嫌恶之色，摇头道：“不，兄弟不要见她……”他停了一下，接着解释道：“女人总是难惹难缠，特别是长得漂亮的……”三老会意地相视一笑，荆登龄道：“老朽先把花姑娘如何回到敝庄之事奉告，然后说想听听桓兄怎生知道她不会是凶手的高见。早在酒席未开时，我们接到报告，说是花姑娘们停在西北三十里处的一个村镇，因此老朽就请三弟亲自加急赶去，把她们请了回来。回途中三弟接到消息，才又急急到凶杀现场。根据现场情形，对方亦有多人受伤，而花姑娘她们却毫无异状，可知此案不关她们之事……”

这荆登龄所说的理由不大充分有力，事实上他乃是顺着桓宇的口气，想套出他的真话。

当下桓宇道：“花玉眉姑娘曾经告诉在下，那夜意欲从庄后入贵庄的五人之中，除了使用狼牙棒的是鲁西道高手郝央之外，其余四名劲装大汉，武功招数，都不是中原派系路数，似是异国的武功……”

他停歇一下，接着肃然道：“在下因想如果她乃是那魔王派来之人，怎肯出手杀死那一干来犯之人？”

龙虎庄三老听了，都沉吟凝想。过了片刻，荆登韶突然向桓宇问道：“桓兄驾临敝庄要见家叔，只不知有何贵干？”

桓宇缓缓道：“在下此来，本是想求司徒峰老前辈传授贵庄一样独门秘传的手法……”

三老言都讶异地望住他，桓宇面不改容，接着道：“在下想学的是天下五大毒刑之一的龙虎锁手法……”

荆登龄干咳一声，道：“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曾经有过不少人专程来到敝庄求艺，但从来未曾有过一人想学那毒刑手法，只不知桓兄想学这门手法作什？”

桓宇道：“这一点恕我不能奉告……”他微微一笑，道：“如果三老慨然应允的话，在下甘愿为贵庄效力一年，总是出生入死，在所不辞。”

这几句话似乎打动了三老之心，他们互相对望一眼，司徒登瑜低低道：“此处没有外人，说也不妨，目下正是多事之秋，桓兄的武功在当今武林中已可列入高手之林，确实是本庄一大臂助……”

荆登韶道：“三弟说得不错，大哥不妨慎重考虑……”

荆登龄泛现为难之色，沉吟不语。桓宇双目射出光芒，紧紧盯住这个握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人。荆登龄想了一阵，摇首道：“不行，这门手法乃是本庄秘传绝艺，万分恶毒，岂可轻易流传于世间？”

桓宇不由得一阵失望，起身道：“既然大庄主不允，在下就此告辞。”

荆登龄默然起身做出送客的样子。司徒登瑜急忙道：“桓兄何须急急就走，我们再商量一下！”说时向桓宇使个眼色。桓宇一看事情有了转机，便停步不动，荆登龄接口道：“三弟那知愚兄心中有难言之隐，你莫要耽误桓

兄的宝贵时间为是。”

桓宇觉得还有希望，连忙道：“在下没有什么要紧之事，说不上耽误时间……”

司徒登瑜向他说声失陪，便和荆登韶两人，把最老的荆登龄拥出房外。到了另外一个院落下，荆登韶首先道：“大哥，三弟说得不错，我们目前的策略是尽量增强实力，这边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实力，同时免得被对方网罗了去。然而眼下这位桓兄却拒之于千里以外，岂不是等如送给对方？”

司徒登瑜接口道：“这位桓兄不只关系到他个人，还有那位花小姐，她说过如果我们留得住桓兄，她就无条件全力帮助我们，大哥难道忘了这话？”

荆登龄苦笑一下，道：“非是愚兄珍惜本门绝艺，不肯传与外人，事实上……唉！事实上这一门绝艺，当日峰叔并没有传授愚兄……”

荆登韶和司徒登瑜都为之一怔，颌下黑髯飘洒，面色都变得甚是难看。

司徒登瑜叹口气，道：“这就难了，假如桓兄一走，花小姐她们势必也离此而去。我们目下已知道那混世魔王铁血大帝准备向本庄下手，而又请不出五大门派掌门人来此相助，单凭我们数人以及二十八鉴宿，虽可与对头一拚，倒底实力单薄，难道说本庄气数该绝么？”

荆登韶忽然捋髯笑道：“大哥三弟暂时勿忧虑，待我去见花小姐，看她有何妙策可以挽留住桓兄……”

司徒登瑜皱眉道：“花小姐的武功小弟甚是佩服，但说到其他，尤其是大哥极口称赞她智谋眼光，高人一等之话，小弟却不敢苟同……”荆登龄道：“三弟你那里知道，愚兄回来后问出敌人来犯那晚的详细情形，已感出这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心细如发，智谋出众。从种种迹象推测，那雄霸鲁西的郝央乃是率众隐匿在黑暗之处，但仍然被花小姐查出，并且不知用什么计策诱他们自动现身。试想郝央是何等老谋深算的人物，但仍然中计，可见得她的智谋更高出于这些老练江湖人之上……”

他停歇一下，接着道：“还有就是她离开之后，乃是故现踪迹，好让我们及时把她追请回来。”

司徒登瑜道：“这一点小弟已经晓得，她在回来的路上，曾经数次命那位伍兄下车把路上扎眼的遗迹记号弄掉，那是她们去时所留，但此举与她智谋出众之事有何关连？”

荆登龄微微一笑，道：“三弟试想她事前居然敢断定我们会赶去把她请回来，这眼光岂不高人一等？”

司徒登瑜嘿然无话，荆登韶道：“其实我却深信大哥智计过人，所以大哥一说那花小姐不是寻常女流，智慧武功高绝一时，我就深深相信了。现下不必多说，待我去见一见她，就晓得她是否配得上大哥的赞誉了。”

他举步出院，穿过几间屋子，又达那个可容车马一齐出入的跨院之中。

他在院中低咳一声，道：“老朽想见见花小姐……”

红衣丑婢掀帘出来，请他入房。荆登韶走入那间上房只见内间珠帘深垂，隐隐可以见到一个白衣人影。

花玉眉就在内间坐着，并不出来，娇声吩咐地道：“二庄主驾临此地，定是有什么疑难不决之事，故意来考一考我了？”

荆登韶愉快地捋髯笑道：“花小姐一语道破，足见智慧如海，老朽喜不自胜，这条疑难之事，无疑将迎刃而解了。”

花玉眉在帘内低笑一声，道：“敢是关于桓宇的么？”

荆登韶这时不由得衷心佩服，道：“花小姐料事如神，令人五体投地，是有关桓兄之事……”

花玉眉道：“二庄主过奖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试想如果不是关于桓宇之事，诸位庄主焉能放心拿来考我？二庄主请说吧！”

荆登韶道：“花小姐说过如果那位桓兄不肯留下的话，你们也就离此而去。适才我等与桓兄已经谈过，他坦白说明如果我待将敝庄的“龙虎锁”心法传授他的话，他自愿留庄帮忙一年，生死不辞……”

他话声微微一顿，花玉眉娇媚的声音已从帘后透了出来，道：“此人端方正直，谁也一望而知。因此我猜诸位定然不是因他不肯说出身世来历以及学这毒刑手法的用意而拒绝，必是另有难言之隐。以我想来，这宗绝艺可能已经随着司徒峰大侠的失踪而成为广陵绝响了，不知是也不是？”

荆登韶自是服气不过，道：“花小姐猜得正是！”

花玉眉接着道：“我虽是猜中了，但并不出奇。试想司徒峰前辈侠名满天下，不但宇内各派高人皆服膺尊崇，连先慈在世之时也十分敬仰他的为人，只是不服气他的武功居然赢得先慈的独门绝艺，所以临歿遗言，要我到贵庄找他老人家印证武功……”

她的话声微微一顿，又道：“二庄主毋须心中不服，先慈并不是看低了令叔的武功，而是要我亲身印证过他的奇功秘艺之后，纵然不敌，却可设法找出自己弱点所在，并且加以补救！由此可知令叔为人是何等光明磊落，故此他二十年前离家从军之时，一时未把这一宗毒刑传下，乃是十分合理而又容易猜出之事……”

话说得容易，但身在局中之人，却不容易做到这种条分缕析的地步。因此荆登韶虽是数十年来名满江湖的老练高手，这时也不由得既敬且佩。

他正要开口，帘内的花玉眉娇声又起，道：“现下有个权宜之计，那就是由二庄主或三庄主私下去向桓宇说，这宗绝艺，只有大庄主懂得，而大庄主一时想不开，不允传与外人。便接着向他保证，只要他肯留在此庄，或是照他的话一年为期，或是以抵御铁血大帝之事为期限，时间一到，你们负责迫大庄主将这门绝艺传与他……”

荆登韶双眉一皱，忖道：“这种欺诈之事，老朽焉能做得出来？”

花玉眉似是看透他的心念，接着道：“二庄主虽是感到这话难于开口，但目下只有此途走得通，何况我已经说过，这不过是仅宜之计，日后另有良策……”

荆登韶道：“花小姐能不能先赐告日后的良策，免得老朽心中不安。”

花玉眉发出低低的笑声，答道：“天机不可泄漏，如果二庄主信得过我，不妨照我的话去做，我保证你日后不会失信丢脸就是了。”

荆登韶自是不便表示不信任她的意思，当下起身道：“承蒙花小姐赐教，老朽在此谢过了。”

他出去之后，花玉眉从后帘后出来。她仍然是那副肉感暴露的装束，藕臂玉腿，在轻纱隐约可见，加上娇艳容颜，当真是一代尤物。

红衣丑婢道：“小姐锦囊中的玄机，让婢子猜一猜如何？”

花玉眉笑一笑，道：“你的聪慧智计有时不在我之下，既然要猜，那猜吧！”

红衣丑婢缓缓道：“小姐大概是用李代桃僵，移花接木之计。也就是说准备在这期限之内，另行找到也属五大毒刑中的一种，代替这“龙虎锁”传

授给桓爷。婢子猜得可对？”

花玉眉微微一笑，道：“这也是办法之一，但并非我心中之意……”

红衣丑婢皱起眉头，想了好久，道：“如果小姐另有妙计，婢子可想不出来啦……”

花玉眉道：“其实很简单，以我所知，司徒峰大侠曾经留下一本拳经和一封遗书，那本拳经之内，必定载有独门秘艺无疑，以我的估计，一年时光，应该查得出那姓傅的使者的下落，并且取回遗书与拳经，那时便可将这一门秘艺传与桓兄了。”

红衣丑婢道：“婢子确实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假如在这期限之内，未能取回拳经的话，岂不失信于桓爷？”

花玉眉收敛起笑容，肃然道：“一个人如要建百世之功，决不能畏首畏尾，放眼今日天下武林大势，那铁血大帝实在是武林甚至国家的心腹大患，若然能够网罗高手，合力歼除这个魔王，纵使失信于个人，也是值得，你可懂得我的意思？”

红衣丑婢也露出凜然之容，道：“婢子懂了，小姐关心大局，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不拘小节。这种胸襟理想，一般武林人物哪能效步……”

且说那荆登韶出去之后，果然不告诉荆登龄，只说已有妙计，但不能泄潜心，然后悄悄去找桓宇说了，桓宇当下答允以一年为期，在这一年之内，将为龙虎山庄出力，死生不辞。过了个把时辰，五辆骡车相继驶入龙虎庄。这五辆骡车都遮盖得十分严密，一直驶入右侧一座院落之内，才停下来。院中取消集着不少人，除本庄三老之后，尚有武当派的铁衣柏秋，少林风门和尚及雪浪禅师、峨嵋派郁健、桓宇等人。这时人人面色凝重，目光都集中在那五辆骡之上，五个赶车的劲装大汉动作矫健地把车上遮布拿走，五具尸首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

众人纷纷迫近检视，其中郁健与那黄山天蜈蚣李国星及武功山子母金梭孟辰雄都见过面，所以一眼就认出正是他们。他们细细看完之后，龙虎庄三老便请众人移步到这院中的一间厅堂中落坐，研商此事。荆登龄首先道：“黄山李兄武功山孟兄和其余三位，都是在敝庄附近遇害，敝庄自然脱不了干系，目下已派出不少人手，专门查这件血案。至于他们几位的尸身，目前先用上好棺木殓存，停放在此院，等黄山及武功山有人赶到，方始处理，诸位目下已亲眼看到他们遇难的情形，请问有什么高见同有？”

风门和尚首先暴声道：“真真气死洒家了，从这几位被害的施主身上伤痕看来，分明是先被一种阴毒掌力击毙，然后才遭那些凶手斂劈戮，以致尸身上伤痕累累，嘿，嘿，凶手们妄想用刀剑刺劈的伤痕瞒过天下之人的耳目，那可办不到……”

郁健满面俱是悲愤之容，那雪浪禅师和桓宇也眉笼悼色，只有铁衣柏秋神情冰冷如故，好象这五位正派同道之死，在他心中引不起一点波澜似的。

荆登龄道：“大师法眼如电，老朽的看法也是这样……”

风门和尚环眼圆睁，道：“洒家查不出凶手是谁便罢如果查了出来，非亲手用禅杖把那大恶的凶手们的脑袋一个一个敲碎不可！”

这话说得甚重，旁边的雪浪禅师不由得诵声佛号。

铁衣柏秋那个鹰鼻轻轻一皱，目光闪动几下，缓缓道：“凶手们用刀剑刺劈尸体，必有深意。以兄弟的看法，凶手们大概是要遮掩尸身上致命掌力遗痕，不让别人查出是什么掌力……”

他话声微微一顿，转目警视众人，见到大家都微微颌首，才接下去道：“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一点推敲。第一，这个以掌力击毙那五位朋友的凶手，武功之高，无疑可列入武林有限的几个人之内，第二，此人一定是众所熟悉的名家，而不是隐遁世外的高人。”

他只说到这里，就打住不再出声。众人都凝神忖想他的话，各自暗下猜测。

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怎样，但其实铁衣柏秋这几句话已惹起莫大波澜，只因那些尸体上致命掌力的遗迹极似是五大门派中少林寺的天星掌力和峨眉派的七煞掌力。这两种超世绝俗的掌力，击毙敌人之后，都留下一个灰白色的掌印，久已为天下所知。第二，在当今武林之中，能够具有这种武功身手之人，在五大门派之中除去五个掌门人之外，此外只有两三位具有如此声望威名，而少林及峨眉均有一人。第三，少林和峨眉这两位极负盛名的高手，恰恰都是脾气甚坏，行事乖僻不近人情的人。

有这种原因，不但龙虎庄三老他们心中暗暗琢磨，连少林的两位僧人和峨眉派郁健他们自己也暗暗嘀咕起来。虽然不愿相信，但念头却老是往这两人身上去想。

只有桓宇由于不晓得各派有什么人物，因此忖思了一阵，道：“这就奇了，从那灰白色的掌印看来，似是天星掌力或七煞掌力……”他抬目望住郁健和风门和尚他们，接着道：“兄弟的话可有说错么？”

郁健冷冷道：“桓兄这话未免有欠考虑……”风门和尚突然跳起来，怒声喝道：“胡说八道，你的意思指我少林之人乃是凶手么？”

桓宇俊睛一瞪，道：“我是照事论事，谁怕你么？”

风门和尚怒气填膺，猛然举掌向他劈出，掌力呼啸激涌，满厅风生。桓宇也自迅快起身，呼地一掌迎劈上去。

两人掌力相交，“蓬”的一声，登时劲风旋激，潜力环冲，四周之人都迫得暗暗运动护体，稳定住身形。

桓宇和风门和尚各各上身微晃，这一掌彼此都没有占到便宜。一众高手连同风门和尚自己在内，眼见这个年纪极轻的人功力竟然如此深厚，而且看不出是什么家数来历，不由得泛涌起惕凛之心。

龙虎山庄三老一齐起身，恰好阻止住他们二度出掌。荆登龄拦住少林僧人，荆登韶和司徒登瑜则阻住桓宇，使他们两人分别落座。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峨眉派郁健站起身来，冷冷道：“桓兄刚才的话，令人甚感刺耳，兄弟特地请教一句，桓兄那话可有什么深意？或者暗指什么人而说？”

桓宇剑眉一耸，朗声道：“诸位辄乱出手，蛮不讲理，须知兄弟绝不畏惧

*

他接着仰天长笑一声，站起身躯，环视众人一眼，又道：“话不投机半句多，兄弟在此甚感乏味，恕我告退。”

他刚走到门口，只听郁健大喝道：“站住，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桓宇脚下微微一停，似要转回身躯。但忽然又加快脚步，一直走出院外。郁健面泛怒色，方要举步，荆登龄已徐徐道：“郁兄看老朽薄面，暂留玉步……”郁健向院门外恨恨地投以一瞥，这才转睛望住主人。

荆登龄道：“非是老朽为桓兄曲意解释，但老朽因确知他言出无心，故

此想向郁兄陈明此中道理……”

他接着道：“这位桓兄抵达敝庄时，口口声声有事要见家叔，足见他对武林中事，完全陌生无知。由此推测，他适才之言，大可相信并无其他深意……”

郁健还未有所表示，风门和尚环睛一瞪举手拍一下光秃秃的头颅，发出一声脆响。众人都不禁大为诧异，荆登龄道：“大师可是怪老朽的话说错了么？”

风门和尚道：“不，洒家是自恨脾气太急，没有分清是非皂白就出手，那位桓小施主洒家看起来很顺眼，当然不会是奸诈阴险之辈。”

这一来连郁健也不禁笑了，大家又谈几句别的，便各自散去。荆登韶和司徒登瑜陪了他们出去，厅中只剩下荆登龄一个人。这位老庄主面色陡然变得甚是沉重，默默忖想了一阵，举手一挥，院中所有的下人都退了出去。

荆登龄举步走到院子对面的上房，帘子一掀，红衣丑婢站在门内，道：“大庄主请进……”荆登韶道谢一声，跨入房中，只见内间珠帘之后，隐约有个白衣人影。

他抱拳道：“姑娘谅必把一切情形都看在眼中了？”

帘内透出一阵娇柔甜媚的声音，道：“都看到啦，敢问大庄主誉何高见？”荆登龄道：“杀害那五位武林同道的凶手，无疑是铁血大帝那恶魔手下之人，不过……不过……”

帘内的白衣美人道：“大庄主似是有难言之隐，可要我猜上一猜么？”荆登龄拂髯道：“花小姐的神机妙算，老朽已经心服口服，用不着再猜啦！唉，这话当真不好出口，想那武当派在武林中清誉何等高隆，老朽怎可……怎可……”

花玉眉接口道：“但话说回来，大庄主的疑虑乃是合情合理之事，天下间任何家派宗族不论清誉何等高隆，也不免有败类出现，因此大庄主对那铁衣柏秋起了疑心，算不得失礼不敬之事。”

荆登龄点点头，长叹一声，道：“老朽冷眼旁观，发觉柏兄极力挑拨，惹生事端。而他自己却处回闪，不肯卷入旋涡之中，因此老朽无法不对他生出疑心！”

花玉眉道：“大庄主所说虽是有理，但以我看来，那魔王本领虽高，神通虽广，但要收买到铁衣柏秋这等堂堂一大门派的高手，仍然是不大可能之事……”

她接着道：“大庄主此刻自然不能尽信我的话，只好等时间证明。”荆登龄沉重地吁一口气，道：“但愿花小姐料中，老朽尚有一事奉闻……”

花玉眉道：“大庄主好说了，我这厢洗耳恭听。”

荆登龄道：“不敢当得，不敢当得……这件事不算什么秘密，本来也没有什么干连，但目下却教老朽不得不联想起来。那就是距敝庄东南二十里路，有一处地方名叫恶鬼岭，此岭离大路甚近，听说晚上时时闹鬼，路上行人被吓死的已有数起，因此这条路入黑之后，便没有人再敢经过……”花玉眉道：“鬼神之事，谁也难说有无。我猜这恶鬼岭闹鬼之事，必是近一二年来方始发生，诸位庄主因专心查访令叔司徒峰大侠下落，所以未暇分身探看那恶鬼岭，是也不是？”

荆登龄露出佩服的神情，道：“不错，该地原来不叫恶鬼岭，百余年前岭中盛产上好煤矿，经过近百年来采挖，已经告罄，因此那座占地二十余里

宽广的山岭，矿坑油井多如蛛网。数十年来已荒无人迹，连鸟兽也罕得发现，却不料近两年闹起鬼来。”

花玉眉沉吟了一下，道：“这恶鬼岭形势如此险恶，大堪注意。如果敌人到此岭作为进犯贵庄的大本营，真是最理想不过的地方。大庄主说那岭上矿坑洞井秘如蛛网谅必四通八达，十分难行，如果大庄主能够找到熟悉地形之人，画出详图。那时倘使敌人当真盘踞此地，我有法子教他们死光死绝！”荆登龄凝思片刻，道：“老朽年幼之时，曾经去过几次岭上，矿坑大半深入地下，不见天光，宛如蛛网般四通八达，其中更有些极深的井洞危险万分，纵然全身武功之人，如若不慎掉落井底，即使不当场摔死，也无法独力出困，老朽现在回想起来，印象已甚模糊。这就附近村落找寻那些数十年前曾经采矿的老人们，设法画出详图……”

他似是心事减去很多，面上泛起微笑，匆匆告辞出去。

深夜时分，龙虎庄三老齐齐在花玉眉所居的上房内出现，人人面色凝重，眼中还不时闪动仇怒的光芒。

花玉眉在帘后道：“三老可是查获令人不快的消息，是不是恶鬼岭上发生的？”

荆登龄道：“正是，老朽兄弟今日傍晚亲自去找寻附近村落中的老人，才知道近两年来，这附近七八十乡一共有十四名少女无故失踪。虽然这些失踪少女总有衣服鞋袜发现，似是遭遇意外丧生。但老朽等详查之下，发觉可疑之处甚多……”

花玉眉道：“这样说来，恶鬼岭近两年已被敌人派遣得力高手占据无疑，可能他本人也在此处”

她停了一下，接着道：“还有数十乡镇中的老人通通去世了是不是？”司徒登眉道：“花小姐猜得一点不错，但我等兄弟仍然带有一张地形图在手，敢问小姐怎生猜出那些老人们均已去世？”

这话正是荆登龄荆登韶都想知道的，是以他们都不作声，默然聆听她的回答。

帘后飘送出她的娇声道：“这很简单，第一，诸位是一同亲自出动，如果那些老人们都健在的话，诸位决不会只带来一幅地形图。第二，诸位神情沉重，口气中也显示出诸位业已确认恶鬼岭被敌人盘踞，如果单是十四个少女发生意外，诸位焉能如此肯定，因此我便想必是那些老人们完全去世，诸位由此猜出对方乃是施行灭口手段，因而才会这等肯定。第三，假如我是那魔王的话，这种灭口手段自然非做不可。有这三种理由，我能猜得出来实在不足惊奇。”

这位隐身帘后的花玉眉回答的话虽是情理可循，然而倒底不是一般之人所能推想得出的，是以龙虎山庄三老仍然表示十分佩服。荆登龄道：“花小姐聪明绝世，洞烛机先，老朽无话可说。这一份恶鬼岭地形图乃是老朽兄弟三人，就记忆所及，互相参详后画成。目下因恐打草惊蛇，故此不便赴恶鬼岭核对。”

红衣丑婢将地图接过，送入内间。帘后顿时传出展开地图的声音。

过了一阵，花玉眉道：“照诸位庄主的地图中所示，那恶鬼岭果真形势险恶，身入中，不免有千头万绪，无所适从之感。”

荆登龄道：“老朽只是就记忆所及，画了下来，其实岭上尚有许多坑道遗漏未寻。其外，更有些极深的洞早先在数十年前已经封闭的，连老朽等也

不晓得，更加无法录下……”

花玉眉道：“我想将此图留下，详如研究，好在此事也不急在一天半天，待明日再向诸位请教便了。”

龙虎山庄三老自无异议，起身告辞出去。他们去了之后，花玉眉展图沉思，那红衣丑婢悄悄点起一炉好香，然后退了出去。

那红衣丑婢守在房门外面，约模等了顿饭之久，忽见院门人影一闪，接着一个人大踏步跨入院中，正是那丰神俊逸而又时时流露出孤独忧郁神色的桓宇。

他俊眼向四下一瞥，红衣丑婢迎了上去，他立刻问道：“我想见你家姑娘……”

红衣丑婢道：“桓爷请稍候片刻，容婢子入内通传！”她很快就走入房去，紧接着就出来，含笑道：“姑娘有请。”

桓宇举步向上房走去，只听那红衣丑婢低低道：“我家姑娘在沉思之时，向例不许任何人打断她的思潮，只有桓爷例外……”

桓宇走入上房之内，只见内间的帘子后面，隐约可见到绰约人影。他抱拳行了一礼，道：“在下此番求见，却不道扰乱姑娘思潮，心中甚觉不安！”

花玉眉娇声道：“桓兄请勿过谦，都是那丫头饶舌之过，桓兄何不进来细谈？”

桓宇连忙摇手道：“如此便好，如此便好……”

花玉眉轻笑一声道：“桓兄敢是对天下女子皆有成见？故此耻与为伍？”

桓宇沉默了一阵，才道：“请恕我不能奉答……”

花玉眉道：“纵是如此，也没有什么关系，此刻承蒙兄枉驾见访，不知有何指教？”

桓宇道：“姑娘好说了，在下只想请问一事，那就是姑娘回到此庄，准备停留多久？”

花玉眉也问他何以关心及此，很快就应道：“确实时间不大容易肯定，大约是一年光景吧！”

桓宇拱拱手，道：“多谢姑娘赐告，在下这就告辞！”

花玉眉道：“桓兄这次见访，难道就只问这一句？”

桓宇迟疑一下，道：“不错，在下真真想请问姑娘的话，只有这一句！”

花玉眉道：“桓兄话中之意，已表示另个尚有不是你真心想问的话，何不一齐说出来？”说到未一句，突然拨帘走了出来。她身上只有一袭雪白轻纱，笼住娇躯，里面除了亵衣短裤之外，别无他物遮蔽住晶莹诱人的胴体，走动之时，乳峰臀浪，摇曳生姿。加上一双修长浑圆而又雪白的玉腿，呈露眼前，单单是这一副惹火身裁，已经足以教人骨蚀魂销。何况上面还有一张媚艳绝伦的面庞，说不尽的一种烟视媚行的艳态，实在当得上“人间尤物”四个字。

桓宇剑眉一皱，目光在她身上溜了一转，立刻移开。

花玉眉还未开口，桓宇已经冷冷道：“姑娘恕我失陪之罪……”说时，举步向房门走去。他的内心中不满之情，已经溢于言表，并且付诸行动。

这位一代尤物却微微一笑，道：“桓兄可是心中感到害怕，所以急急要走？”

桓宇一只脚已经踏到门槛之外，听了此言，立刻缩了回来，掉转身躯，嘴角噙住一丝傲笑，道：“姑娘未免看小了在下，这等阵仗相信还难不倒我。”

他转身之后，朗朗双目一直凝住在花玉眉面上，果然没有一丝一毫畏惧之

态。

花玉眉微微露出惊异之容，道：“桓兄当真是今世罕见的铁汉，我尝听先慈提过，若论当世第一等英雄胸襟的人，要推龙虎山庄司徒峰大侠。若论守正不阿，称得上君子之人，当推令尊……”

她瞧见桓宇眼中光芒闪过，似乎仍然不满意她的赞语，当下微微一笑，接着道：“自然论起武功方面，令尊的密传武功，亦属武林一绝……”

桓宇面色果然立刻缓下来，道：“令堂有如许眼光，无疑是当世奇人，可惜在下无缘在她老人家生前拜谒！”

花玉眉先用激将之计，使他留步，接着大大捧他一下，登时消除去紧张的气氛，手法果是高人一等。她接着道：“桓兄不惜任何代价，要学那绝世毒刑，以我推想，龙虎山庄的秘密毒刑心法迟早必入桓兄掌中，连同太阳神君的已经共获其二，只不知还有否再加一两种的打算？”

桓宇朗目圆睁，道：“在下此次踏入江湖，已经决意要把天下五大毒刑完全学会，才肯罢休……”

花玉眉点点头，道：“桓兄的志气不小，这个决心可算得是难上加难之事。据我所知，那五大毒刑之中，有种称为“千寻苦海，万劫轮回”的毒刑，目下武林之中，怕已无人知道流传何地何人了，未知是也不是？”

桓宇急急道：“姑娘说得不错。……”

花玉眉接口道：“实不相瞒，这“千寻苦海，万劫轮回”的毒刑我却晓得落在何人之手。我可以告诉你，但有一个条件……”

桓宇道：“如若姑娘肯赐告在下、莫说一个条件，就是一百个在下也不敢推辞！”

花玉眉道：“你别说得太过轻易，我这个条件说了出来时，只怕你不肯答应……”她轻盈地旋转一匝，身上轻纱飘飘飞起，藕臂玉腿都裸露眼前，使人心荡神移。

桓宇却宛如铁石心肠的人一般，视若无睹视，道：“姑娘的条件纵是要我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我也敢答应，难道姑娘还有比这更令人畏惧的条件不成？”

花玉眉道：“桓兄不信的话，那就不妨听听看。我只要你坦白告诉我要学这五种毒刑的隐情？”

桓宇果然一怔神，一时说不出话。花玉眉淡然一笑，露出编贝似的雪白牙齿，道：“怎么样？桓宇你何故发呆？”

那个俊美少年怔了一会，才道：“姑娘好生厉害，无怪龙虎山庄三老都万分佩服。唉，姑娘这个条件确实难死在下了……”

花玉眉道：“如果你不便说出，那就算了，说不定那一天我忽然高兴，就毫无条件地告诉你……”

桓宇似乎无法死心，凝立不动，过了一阵，他长长叹一口气，道：“只要姑娘当真知道那种毒刑的下落，在下只好屈服了。”

花玉眉郑重地道：“桓兄若是答允我这个条件，我不但把那毒刑下落告诉你，同时还出手助你把那毒刑学会！”

桓宇咬咬牙，道：“好吧，在下这就把心中隐情奉告……”他面上泛起悲惨和愤恨的神情，似乎是每一想及这一段心中隐情，就使他感到万分难过

和引起满腔仇焰恨火……”

花玉眉见了他的神情，媚艳的而上不禁流露出怜悯之容。

桓宇沉重地道：“在下决意学会天下五大毒刑，乃是为施诸一个仇人身上，这个仇人，现在尚被我囚禁在一处极为秘密的地方。唉！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在下怕只怕那仇人在我尚未完全学会五大毒刑以前，便已死去……”

花玉眉道：“你的仇人姓什名谁？”

桓宇道：“这恕我不能奉告！”

花玉眉点点头，道：“这样说来，你这仇人大概是武林知名之士，所以你不能宣泄出江湖，请问你们之间结下何等样的深仇大恨？”

桓宇嘿了一声，道：“这个也恕我未能奉答！”

花玉眉道：“以我猜想，如果是父母的血海深仇，你早就把这个仇人开腔取心，献祭于父母坟前。但从你口气之中，似乎不属这一类。而是另一种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非教仇人尝尽天下各种恶毒的刑苦之后，才能稍稍减少心中的痛苦……”

她那对明如秋水的美眸一直凝注在桓宇面上，细察他的神色。说到这里，见他没有反对的表示，于是迅下断语，道：“因此，我猜一定是有关女人方面的仇恨痛苦，是也不是？”

桓宇微微点头，没有作声。

第三章 鬼啼狼嚎魑魅舞

花玉眉紧接着又道：“常言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两种乃是世界上最难忍受最深刻的仇恨。桓兄不幸遭受的必是后者无疑了……”桓宇痛苦地皱起双眉，叹了一口气，缓缓道：“姑娘所猜的已经差不多了……”

花玉眉仰头寻头思了一下，道：“我看桓兄的神色，似乎心中痛恨难消，提及此事之时，难以忍受。我们且把话题改变……请问桓兄你擒住那仇人，至今已有多久？”

桓宇双眉一耸，恢复了全身气力似的，很快答道：“足足有三年时光了。”花玉眉道：“既有三年之久，何以直至今日才到这龙虎山庄来求取毒刑心法？”

桓宇面上眼中闪出一片森森杀机，涩声道：“姑娘的问话，句句紧迫而来，在下恕难奉复。”

花玉眉娇媚一笑，道：“桓兄既然不愿将心中隐密透露，那就算了。其实桓兄如果信得过我，将往事痛快说出，心中便会舒服得多。”

桓宇冷笑道：“我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

他忽然住口，但聪明如花玉眉，自然晓得他要说的是“尤其不相信女人”这话。

她立刻改变了话题，道：“听龙虎庄三老说，桓兄答允留在此庄，助他们一臂之力……”

桓宇插口道：“姑娘尚未把那‘千寻苦海，万劫轮回’的毒刑下落赐告！”花玉眉道：“桓兄不用着急，我正要说到这上面去。因为这一宗毒刑心法，据我所知，数十年前已经落在云中郡。”

桓宇剑眉一皱，道：“云中郡向是鞑鞑族据地，目下的酋长俺答郎率部盘据云中、五原、定襄诸郡，屡扰中原。”

花玉眉道：“桓兄熟知这事，足见平日留心国事，不似寻常武林之士，可敬可佩，数十年来，中原黑道上出了一位人物，武功高强，秉性邪恶，肆意纵横大江南北，贪财好色，残酷溢杀，结果引起五大门派公愤，派出高手多人，到处搜攻。但那人武功智谋高人一等，五大门派的高手如若落单，多遭锻羽，伤亡甚多，直到最后碰上了司徒峰大侠，才不敌负伤逃走……”

桓宇点头道：“这件武林大事，先父在世之时，亦会提及，只不知与那毒刑之事有何关系？”

桓宇话声微微一顿，接着又道：“这种千寻苦海，万劫轮回的毒刑，源于佛门中一种神功秘艺，演化而成，当年那个被称为绿林中的强梁，黑道上的恶霸竺公锡与佛门毫无渊源，这两件事根本连不在一块……”

花玉眉娇媚一笑，道：“这些都是武林中的秘闻，现下宇内一般高手，能够知道得象你一样多的，已不多见。那竺公锡诚然是绿林中的强梁，黑道上的恶霸，但他一身武功，却是出自五大门派中为首的少林派，不过他不是投入嵩山少林寺内学艺，而是少林寺一位高僧，驻锡于离此地不远的烈山，那时竺公锡年甫十岁，就因天赋资质极高而被那位老禅师收归门下，传以少林派的各種奇功秘艺。”

桓宇道：“听姑娘说来，似乎对那竺公锡的生平知之甚详，不知此中有何渊源？”

花玉眉道：“那竺公锡出身来历，江湖上鲜有人知甚至连他的真面目也

罕为人见，因此武林中关于他一生之事传说纷纭我如不说出内情，桓兄自是难以置信。但我只能告诉你的，那就是先慈自小就认得竺公锡，她老人家的武功虽是另有师承，但竺公锡和司徒峰大侠两人的神功绝艺，却确实对先慈的修为大有裨益……”

桓宇轻啊一声，道：“原来如此……”他的目光转动之时，掠过她那裸露诱人的娇体上，忽然比眉一皱，迅速移了开去，似乎甚是恶恶。

花玉眉美眸一转，盈盈走入内间，转眼间拨帘出来，只见她身上已披上一件淡黄色的丝质宽袍，遮掩住半裸的胴体。她轻笑一声，道：“桓兄可还讨厌我么？”桓宇率直地道：“如此甚好，老实说，我见到那些人的目光贪婪地落在你身上时，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杀死……”

花玉眉微微一怔，旋即泛起娇媚笑声，道：“我们不谈这个，且说那竺公锡直到二十岁时，将那位少林高僧秘艺完全学会之后，便杀死授业师父，投到苗疆野人山神魔门下，学会之一身恶功毒技，也是把神魔满门杀死，才回到故

乡。

桓兄道：“他为何要把授业的恩师杀死？”

花玉眉道：“这等行径不可用常理推测，据先慈说，这竺公锡虽是长得风度翩翩，俊逸潇洒，但记仇之心极重，睚眦必报。当他受业学艺的过程中免不了曾被师父申斥，以此记恨于心。再加上他天生极为好胜，非把所有接近之人都压倒不可，所以他的师父，自然就是他首先要取胜的对象。”桓宇讶道：“这种心地邪恶，秉性残酷之人，真是罕见罕闻。”花玉眉接着道：“那五大毒刑中的“千寻苦海，万劫轮回”一门，自从那位少林高僧一死，便只有竺公锡一人懂得，他后来被中原武林高手迫得逃到云中郡去，消息从此断绝，我本来以为他业已死在异邦，但现在才晓得他竟是在鞑靼部落中生了根……”

桓宇大感震惊，道：“姑娘这话何以见得？”

花玉眉道：“老实说，我就是因为有所发现，所以才自毁此生永守先慈庐墓之誓，当日我从玉龙山出发时，曾在先慈坟前辞行，约以三月之期，一路上已费去个把月时间，回程也要花上个把月之久，所以我本要立刻赶返滇北玉龙山……”

她虽是答非所问，但桓宇却觉得这位艳绝人寰的女郎也是充满了神秘之感，故此对于她本身之事，听得甚是起劲。

她接着道：“我是想到司徒峰大侠既是投身军中，那就无怪竺公锡逃入云中之后，便至今不曾在中原出现过一次，敢情他正是藉鞑靼之力对付司徒峰大侠！哼，我看司徒峰大侠之死，害怕与这竺公锡大有关系……”花玉眉这一番推测之词，如若传了出去，势必轰动震撼天下武林，就连桓宇也不禁呆了。

只听她又接着道：“我唯一无法测得透的一点就是司徒峰大侠武功盖世，谋略过人，当真称得上“智勇双绝”四个字，以他这等人才，又兼不求闻达，隐身行伍之中，对头如何达能加害于他？我如果不能查明其中底细，此生休想安心度日！”

桓宇暗自忖道：“她不惜毁誓留在江湖之上，最大的理由原来只不过如此。我还以为她基于钦佩司徒峰大侠以及维护武林正义，抵抗异族野心诡谋呢！”

房门外忽然传入话声道：“启禀小姐，本庄庄主们派人送来密函一封！”

花玉眉道：“拿进去我瞧瞧！”

红衣丑婢应声入房，手中捧住一封信。花玉眉接过拆开，迅即阅看完毕，娇艳的面上突然流露出忿怒之容。红衣丑婢随即退出房外。

桓宇欠身道：“姑娘如果有事，在下就此告退！”

花玉眉冷笑一声，这才移目望住他，道：“用不着，已经没有我的事啦！我这就起程回玉龙山去！”

桓宇心中大为惊讶，可是表面上却不露出来，淡淡道：“姑娘的行事莫测高深，在下不敢置喙！”

花玉眉长眉一挑，道：“桓兄不特不加挽留，甚至不问原由，可见得我在桓兄心目之中，只如陌生路人一样！”桓宇肚中觉得好笑，忖道：“我不把你看作路人，把你看作甚么？这话真没道理……”

不过他却不去驳她，只微微一笑，道：“姑娘责难之言，在下实在不敢当得。如若姑娘允许说出忽然生气的原由，在下自是洗耳恭听！”花玉眉道：“这封密函乃是龙虎庄三老签押写就，说是他们精心秘密训练的二八星宿不能给我调遣，并且说只借重我的智计，如有大事，再向我请教等语。哼，他们分明不信任于我，这种情形之下，我何苦留在此地？”

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又道：“这几个老家伙真气人，如果我有足够的人手可供调遣的话，包管那干盘据在恶鬼岭的敌人们大感头痛，非把他们的头儿迫得出面不可……唉！目下我手上只有两个人，实在太少了！”

桓宇道：“在下愿意助姑娘一臂之力！”

她翠眉一扬，面现喜色，道：“你相信我么？”

桓宇点头道：“在下相信得过姑娘！”

花玉眉道：“那好极了，我们马上就要行动，首先要查出恶鬼岭上敌人的虚实，如果我们查得出铁血大帝的身份来历，马上就可名震武林，纵使仅仅查得出目前在恶鬼岭上主持人的姓名来历，也足以使龙虎庄三老信服！”

桓宇道：“姑娘说得是，但听说那恶鬼领地势险恶万分，如果使用夜间潜入查看之法，害怕不易得手！”

花玉眉嫣然一笑，道：“桓兄之言一点不错，我想此事必须由我亲身出马。但我将在明晨方始出动。今晚却要劳驾桓兄率领伍放前赴恶鬼岭，探一探岭上实力。伍放武功虽不弱，但头脑简单必须劳烦桓兄照顾。今夜之行，只须探一探岭上高手实力，其余如岭上地势秘道及主持人的姓名来历等等，都等我亲自查探！”

她将龙虎庄三老的地图交给桓宇阅看，另外又召伍放进来，当面吩咐他今宵出探之时，务须听从桓宇命令。

到了晚上，桓宇换上一身劲装，走入花玉眉房中，伍放也跟着进去。花玉眉道：“桓兄这一身装束，益发显得神采英发，卓尔不群！”桓宇虽是得到美人当面夸赞，却似乎无动于衷，抱拳淡淡地道：“姑娘过奖了，在下这就与伍兄动身啦！”

花玉眉道：“我这里已准备好长剑一柄，桓兄家传的“假剑”绝学虽是天下无双，但还是带上真剑的好！”

花玉眉接着又道：“带上真剑不但在冲突重围之时，可以省却许多气力，同时可以隐藏你的身份来历，免得被敌人猜出！”

桓宇听听果有道理，便接过长剑，插在背上。花玉眉送他们出门殷殷嘱

道：“今晚我不出去了，因此桓兄切勿贪功，只须逗出敌人高手斗上一阵，探知实力便算完成任务返庄。千万要注意地形，不要陷入重围之内，免得无人驰援，被敌人所乘！”

他都点头应了，但心中却泛起不服之感，暗想别说那恶鬼岭上的敌人未必有甚么高手，就算是铁血大帝驾临出手，也敢与他一斗。不过他深知不可与女子辩驳的道理，所以口中一味唯唯而应。

他们在夜色中走了之后，花玉眉担忧的轻叹一声，对红衣丑婢道：“桓宇乃是艺高性傲之人，今晚居然如此听话，一定靠不住！”

红衣丑婢道：“既是如此，小姐何不尾随他们，暗加保护？”

花玉眉摇摇头，道：“我如果分得开身的话何须他们涉此大险。唉，如果他们当真肯依我的计划，只探出敌人之中有多少高手，实力上如何之后就返回来，我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这时桓宇已和伍放奔出龙虎山庄，置身于夜色暗澹的田野平畴之中。

一路上没有事故，二更时分，两人已奔到恶鬼岭附近。这恶鬼岭虽然不高，但四周都是不能耕种的丘陵山谷，故此十分荒凉，只有一条官道穿经恶鬼岭下。以前常有行人，但近两年闹鬼之后，日间也罕得有人经过，晚上更加静寂如死。

桓宇在一座丘上停步，望着不远处突起的山岭。道：“伍兄，那就是恶鬼岭了，我们不怕敌人发觉踪迹，不妨一直闯上去！”

伍放道：“我们可不能闯得太猛，以致深入敌人腹地而被敌人重重围住！”

桓宇冷笑一声，道：“伍兄敢是心中惧怕么？”

伍放浓眉一掀，道：“桓爷这话是甚么意思？在下几时惧怕过别人？”

桓宇道：“如果教伍兄一个孤身上前，查探敌人之中高手的数目和实力，伍兄可敢去么？”

伍放道：“有何不敢？”

桓宇道：“好极了，我也晓得伍兄乃是武林中铁铮铮的好汉，必能胜任愉快！”

伍放本来被他激起一腔怒气，此时吃他一捧，登时就烟消云散。

桓宇继续道：“花小姐虽是一番盛意，要我们两人一道出来，互相呼应。但我们两人奔走一场，只做这么一点事情，未免愧对天下英雄！”

伍放怔一怔，道：“桓爷说得是，但我们怎么办呢？”

桓宇道：“我们有个法子，只不知伍兄是否愿意冒此大险？”

伍放豪声道：“桓爷请说，在下生平最喜欢冒险？”

桓宇道：“我们目下闯上那恶鬼岭去，分头行事。你在开始时尽量隐起身形，设法多听听敌人的谈话。然后突然由敌人腹中冲出来，把敌人的高手都引去追你。我这时一方面查看敌人主脑是何等人物，一方面核对岭上地势秘道。这件事办得成功的话，我们可就大大露了脸啦！”

伍放不假思索，道：“好，在下任凭桓爷吩咐！”

两人放步奔向恶鬼岭，竟不商量清楚一些细节，譬如伍放何时突然现身突围以及两人在何处会合等等。

眨眼间已奔到岭下，桓宇作个手势，自己就隐伏在黑暗中。伍放即继续前奔，一会儿已奔入岭内。

这恶鬼岭高低起伏，视线难以及远。伍放借着土坑岩石等物尽量隐蔽起身形，向岭上奔去。翻过一座陡峭的高坡，只见眼前地势稍为平坦，远处并

且还建有数十幢房舍，其中有些隐隐透出灯光。

伍放仗着武功高强，身法迅快，毫不迟疑，疾掠而去。但他走的却不是直路，忽而左旋，忽而右折，极力隐住身形。不过他也晓得由于前面乃是一片长形平地，奔入其中，纵是身法高妙神速，仍然不易避过居高临下守哨的敌人。然而他一直奔到那片屋舍附近后，四周平静如故。伍放更不怠慢，迅即隐入屋墙阴影之内。

这时耳中忽然听到声息，连忙循声查看，只见远处人影闪动，不久，移到近处，却是四名劲装佩刀大汉，从他前面两丈左右经过，一直疾行没入那片屋舍之内。紧接着又是四名劲装大汉从另一面出现，也是向同一方向走去。这两批人走过之后。伍放暗想这些劲装大汉们个个露出匆忙的样子，一定有事。心念一转，正要腾身追去，耳中又突然听到声息，连忙停步察看。

不多时，六名劲装大汉急步走到，当先的两名大汉中间，另外有个矮小人影。伍放定睛看时，不禁在心中低哼一声。原来当中那个矮小人影，竟是身材窈窕的女子，双臂倒剪缚住，走动之时未免脚下踉跄，因此夹持在她左右两边的大汉不时伸手推她，要她走得快些。

那女子云发披垂散乱，无法看得出面貌。她不时发出低吟之声，一听而知她必定受过毒刑，身上还带着伤势，是以屡屡负痛呻吟，这六名大汉和那女子一直走入巷中，伍放腾身追去，小心紧蹑。走过十多间屋宇，那七人迳自走入一间有灯光透射出来的屋子。

伍放打量那屋时，只见盖得很矮，外表甚是破旧，无疑是用昔年遗下的石墙旧壁，再修葺过屋顶，便将就使用。如此在日间看起来，实在不易看出这一片屋宇有人居住。他提气一跃，已落在屋顶，伏身移到有灯光透出的缺口旁边，俯首遥窥。

下面地方甚是宽阔，都打扫得十分干净，靠内的墙前摆着一张丈许长的长形木桌，铺以红布，桌上有面白色木板，约是两尺见方。板上绘着一柄精光闪耀的大刀，刀尖微微下指，数滴鲜红刺眼的鲜血，悬在刀口之下。这面白木牌有个供奉，竖立在桌上，画面的大刀鲜血，触目惊心，一望而知乃是代表“铁血”二字，单是这面刀血木牌，已经使得四周浮起森森杀气。而此时长形木桌前面一丈之处，十四名大汉分作两排相对雁列，人人面色沉肃，手按刀把，似乎随时都会抽出利刀取人性命，在这两排大汉之间，一个女子跪坐在地上，双臂倒绑。她面向着木桌那边，头发垂乱至肩，因此外面的人无法看得见她的面孔。不过光是看她那种坐态，已知她疲倦万分，又负有伤势，已经是不易支持下去的光景。屋内静寂无声，虽有那么多佩刀大汉，却好象都是泥人木偶。只有那个女子偶尔会发出低微无力的呻吟。

过了一盏热茶时分，屋外步声传来，转眼间进来两个汉子，身上各带着兵器，眉宇间都透出精悍之色。他们大踏步走到长桌两端，便各自站定。左边的一个道：“刘副总司片刻便即驾临，目下得赶紧另行调派一些人手，在这刑堂附近巡查！”右边的应道：“莫分司之言虽是有理，但刻下人手都调到内堂各司辖区，此间已难再派出人手啦！”姓莫的汉子森冷一笑，道：“李兄你我都位居分司之职，此地是你辖区，兄弟我不过是顺口提上一句。李兄的决定谅必自有分数！”姓李的阴声道：“此地如若当真有敌人潜入，只怕周围各司辖区也有责任。”

这两人的说话针锋用对，似乎存有心病。他们这一暗斗，反倒不提派人严加布防之事。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外面步声微响，一个身罩青布大挂

的中年汉子进来。此人身量中等面色青中透白，鼻子高耸有如鹰嘴，一望而知是个阴险狠毒之人。此人一踏入屋内，本来已是鸦雀无声，此刻更加静寂如死。那两排十四名大汉连眼皮也不动一下。

姓莫的和姓李的两人虽是位居分司之职，此时除了躬身行礼之外，也不敢发出一点声息，那个身穿青布大褂之人，冷森森的目光在屋内一转，便缓步走到长形木桌之后。他身形一定，掌管刑堂的李分司欠身道：“女犯何湘莲仍然不肯认罪画押，恭请刘副总司裁夺！”刘副总司低哼一声，两道冷电似的眼光凝注在桌前地上的女子面上，道：“李钦兄你身为刑堂分司，竟不能使叛逆之徒认罪画押，未免太以无能！”

刑堂分司李钦欠身道：“是，卑职恭候处分！”

另一端那个姓莫的分司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当中的刘副总司已接着道：“叛徒事件出生于东堂连区之内，莫振兄你身为分司，也难辞其责！”东堂分司莫振微微一震，欠身应一声“是”字。

刘副总司又道：“此女胆敢违抗上司命令，行同叛逆，毋须多讯费时，判以当堂杖毙！”他的声音森冷异常，使人感到他有如冥府判官发出勾魂拘魄的命令一般。刑堂分司李钦朗应一声，挥手喝道：“刘副总司有令，当堂杖毙女犯！”四名大汉转身奔到墙角，转头就奔回来，每人手中都握住一根行刑用的木杖。

那女子双手猛挣，右腕上一双金光灿然的幼细金圈几乎褪跌落地。但她仍然没有说话，因是背向着外面，所以伍放瞧不出她是不是嘴巴被塞。伍放眼见四杖齐齐举起，那四名大汉个个长得肩阔膀粗，孔武有力。刑杖一下，每人最多三四下，就足可把那女子活活击毙。他陡然间热血上涌，怒气填膺，吸一口真气，提气轻身，同时使个身法，迅快如鹰隼般从缺口中心急射入屋。

那四名大汉刑杖刚刚相继击下，伍放右手长刀闪起一道耀目清虹，电掣扫劈，登时响起一阵“劈拍”之声，四根刑杖都被他长刀劈断。接着两个大汉齐齐惨叫一声，各被刀光划伤胸腹等处，倒仆开会。

伍放身手快如电光石火，右手同时伸手，拦腰抱起地上的女子。这时屋中叱喝连声，两排劲装大汉纷纷掣出腰刀。

他目光一掠，只见上面的刘副总司尚自站立不动，神色森冷如故，似乎这个仓卒变化一点也不曾使他感到震惊。两侧的分司则已掣出兵器，作势欲扑。他心中迅速忖道：“在屋内动手，不但难以施展，同时又容易误伤此女，不如先冲出屋外！”

心意一决，长刀疾起，连劈三刀，激起满屋强烈风声以及无数刀光幻影。同时放步夺门而出。他的刀光到处，那些劲装大汉们个个都被他凶猛刀法迫得纷纷退开，伍放向前一窜，已落在门口。回头厉声大笑道：“那一个敢追出来送死，我伍放手痒得紧！”

那知屋中之人个个都停止一切动作，并非如他所料地一窝蜂追出来，不禁为之一怔。

刘副总司冷森森应道：“原来你是伍放，即速给我拿住，也算得是大功一件！”

伍放仰天冷笑一声，方要说话，突然发觉那刘副司下令之后，屋中之人无一遵命动手捉拿自己，不由大为惊讶，顿时把要说的话咽住，讶然查看是何道理！

他目光迅速掠过屋中众人面上，但见这一干人个个神色紧张，一时也

测不透是何原故。

刘副总司左手一抬，森森喝道：“大胆狂徒，还不与我跪下！”伍放刚想这厮如此形状莫非是使用邪法不成？陡然间感到双腿一软，当真跪倒地上。

屋中一干大汉中奔出两名，抢上来把他按倒地上，用鹿筋绳索将他双手双足都紧紧捆住。刚才被伍放所救的女子站在一边，等到伍放捆得象个粽子一样之后，才姗姗上前，头颅向后轻轻一摇，满头长发都抛到脑后，露出一张素净雪白的脸庞，眉目如画，甚是美丽，不过眉长眼大，鼻高额阔，一望之下，便知不是中国人氏。

她眼中闪烁着歉疚的光芒，出手在伍放背后一摸，拔出一支数寸长的金针。原来方才伍放应声下跪，乃是被那女子用金针插入后背的穴道上而致。

这女子把金针压在玉腕上，两头弯接，便变成一个幼细的金环。

伍放本来要放声大骂，可是一触到那番邦女子歉疚的眼光，顿时咽住粗话，只重重地连哼数声。

那番邦女子轻启朱唇，道：“听说伍兄武功盖世，所以我们只好用点诡计手段。不过，这种手段乃是利用伍兄的侠心义胆，未免卑鄙一点。我以女子的身份，特别要谢谢伍兄慨然出手！”

她的汉语不但说得清脆流利，而且十分文雅有礼，伍放不禁大感惊奇，同时又因她意思诚恳，心中的气忿不知不觉消失大半。

他浓眉一耸，道：“姑娘怎知在下姓名？”

那番邦美女道：“龙虎山庄中一举一动，我们无不知道。你家小姐返回龙虎山庄，有意与我们作对，实属不智之举！”

伍放哦一声，道：“如此说来，你们在龙虎山庄已经布有内线的了？”

那番邦美女大概是感到对不起伍放所以有问必答。道：“不错我们布下的内线身份相当的高，能够参予庄中许多机密！所以龙虎山庄内的情形，我们了如指掌。现在要屈驾伍兄且留此地，只要伍兄耐心等待。我们决不会伤害你。如果伍兄肯帮助我们，自是更加欢迎！”

伍放暗想这个番女对自己甚是坦白，似乎不好意思怎样她。当下摇摇头，道：“姑娘毋须多费唇舌，在下决不能朝秦暮楚，背弃故主……”

那番邦美女点点头，退开数步。两名劲大汉便押伍放出去。才走了数步，一个劲装大汉匆匆奔来，一迳冲入屋内。

接着屋内传出那刘副总司的森冷声音，命那两名大汉即速回转。伍放回到屋中一看，只见那番邦美女已经又变成倒绑双臂跪在地上姿势。就在这一转眼间，屋中完全恢复他早先见到那种行刑时的情景。

刘副总司迅快纵落他身边，道：“目下要委屈伍兄一下了！”话声中一指在他胸口，伍放顿时四肢软瘫，口噤难言。刘副总司拦腰挟起了他，纵到长形木桌后面，就把他放在桌下。

那木桌上红布低垂，外面之人决难看出桌下有人。伍放因是躺在地上，一双眼恰好从红布和地面的空隙中望得出去，见到前面跪着的番邦美女及两边劲装大汉的下半身。

此时两名劲装大汉走到那番女两边，各各手持皮鞭，过了片刻。刘副总司冷冷道：“行刑！”

木桌左端的刑堂分司李钦峻声道：“副总司有令，吩咐尔等行刑！”

那两个劲装大汉齐挥皮鞭，当真使劲抽扫。皮鞭一落，那番邦女子背上

的衣服登时应鞭裂开，露出皮肉。

那番邦美女不知是真痛抑是假痛，尖声惨号，黑夜之中，传出老远。

伍放一看这种情形，已知道对方无疑已发现了桓宇，故此又布此罗网。大概桓宇目下已经在屋外偷窥，只要他忍不住出手劫救此女，顿时又得象自己一样中伏被擒了，因此他心中焦急万分，可是身上穴道被人制住，无法出声警告，只好干瞪眼睛暗自着急。他瞧得见那番邦美女受刑时面上的表情，看来似乎当真十分痛楚难禁，因此才发出那种令人惊却动魄的惨号。虽然她这种苦肉计是个假局，但鞭打的痛苦确是真真实实之事。伍放也不知为何忽然对这个美貌的番女泛起同情之心！两条皮鞭交替抽打，只十多下就把那番女身上衣服抽得大半碎裂，原来嫩白丰腴的肌肉上，尽是青紫鞭痕。屋中一片森冷残酷的气氛。刑堂分司李钦开口道：“二十鞭之数已满……”两名大汉顿时应声停手，头额之上都沁出热汗，可见得刚才确是拚命使劲用力。

李钦接着又道：“呔，叛徒你已尝过皮鞭滋味，可敢顽劣如故，不肯招供？”

那番邦美女呻吟数声，只听得木桌下面的伍放满腔皆是怜香惜玉之情，恨不得冲出去替她敷药才好！但他另一方面却深恐桓宇被骗，闯了进来！

屋内别无声息，只有那女子低低呻吟之声。过了片刻，当中的刘副总司冷森森地道：“叛徒抗命犯上，证据确凿，却坚拒供出唆使同谋之人，罪不可遗，合该立毙杖下！”

刑堂分司李钦立刻接口道：“副总司有令，杖毙叛徒，速速动手！”此令一下，另有四名劲装大汉持杖出来，个个满面杀气，一齐举起刑杖。伍放瞪大眼睛望住外面，心中紧张万分。这一出苦肉计上演至此已达最高潮，桓宇是不是会中计入伏，就看这一刹那而定。

屋内气氛极为沉重紧张，人人面上都流露出腾腾杀气。

就在四支刑杖高举之际，一道人影快如掣电直扑入屋，剑光如虹，隐隐发出风雷之声，剑光闪动中，那四名持杖的劲装大汉手中刑杖都被劈断，其中更有两人员伤甚重，鲜血四溅！两边排列的大汉第一次已被伍放打怕，这时一见来人是那么厉害威强，骇得不敢上前。

刘副总司和李莫两分司相继出声大喝，掣出兵器，却不真个上前，好教来人有机会劫走那番女。

来人落地现身，却是个劲装疾服，面如冠玉的俊美少年，手中横持三尺霜锋，气势迫人。

他朗目含威地扫瞥屋中之人一眼，突然探身伸臂去抱那番女。

伍放眼睛不禁瞪得更大，心中大叫“完蛋”。

只见那个美少年手臂探到番女身上，忽然改变方向，五指疾落在她双臂的绳索上，轻轻一拉。

那道绳索看以绑得很紧，此时却应手而起。那个美少年仰天一笑，随手把绳子向左侧的几名大汉扔去。那条绳子象长蛇般电疾射去，登时撞翻三个大汉。

那个番女已知不妙，霍地站起转身，面对来人，四目交投之下，番女微微一怔，似是被这少年的俊美丰神所慑。

刘副总司单手一按桌面，象头鹰隼般飞掠出来，落在离来人五步之处，冷冷道：“你大概就是桓宇了？”

那俊美少年晒道：“不错，你们可敢报出真姓名？”

刘副总司面上神色丝毫不变，道：“那有甚么不敢，本座刘振，现在任此岭刘副总司之职，这一位是东堂分司莫奎，这是刑堂分司李钦。阁下虽是稍占上风，却未免骄狂过甚！”桓宇晒道：“这位姑娘是谁？刚才装得真象，在下甚感佩服！”

刘振厉声道：“她是甚么人不干你事，你目下已陷身本座的天罗地网之中，你以为还逃得掉么？”

桓宇淡淡道：“在下向来不怕别人虚声恫吓，这位姑娘是谁？我猜她不是中国人民！”

这话一出，刘振忽然微微楞住，整座屋子之内更无人说话。桓宇一看这等形势，已知刘振目下不便承认，也不便否认，故此以他这种老练江湖，一时之间也无法应付。

他仰天长笑一声朗朗喝道：“你们这些武林败类。甘作异族鹰犬，已不知人间何谓可耻，今天免不得给你们看看颜色，若然半途知返，改过自新，尚有可原，不然的话，迟早要尽数诛除，为国除害！”

这一番话说得铿铿锵锵，正气凛然。刘振等人都楞在当地，做声不得。要知刘振等人皆是黑道高手，从来未曾被人如此当面羞辱，并且还提到中国及异族之间的问题。

一片寂然中，只听桓宇朗声大笑，声震屋宇，尤其在这黑夜荒恐之间，这阵笑声，当真有气壮山河之感。

那番女当他说话之时，已取出一粒药丸服下，此时大概药力行开，面上痛苦之容已经消失。桓宇笑声一落，她随即柔声道：“桓先生这话未免有强词夺理之嫌，我等此次有所作为，纯系私人恩怨，扯不上甚么中国异族……”她的话锋突然一变，道：“请问桓先生，怎生看得出我的苦肉计？”

桓宇冷冷道：“我若是告诉了你，你下次就可据此改善，势必有些爱国志士中计被辱，试想我怎会老实告诉你？”

那番邦美女微笑道：“但如果桓先生想知道你那位同伴的遭遇下落，那就非说不可啦！”

桓宇顿时一怔，想了一想，道：“既是如此，你先把我那同伴的下落和遭遇说出来，我再告诉你！”

刘振冷森森地接口道：“当然是你先说！”

桓宇虎目一睁，剑眉轩耸，厉声道：“我桓宇乃是堂堂大丈夫，一诺千金，岂是象你们这等鹰犬之流可比？要我先说万万不行！”

那番邦美女接口道：“桓先生不可信口诬辱别人，我可以把贵伴下落说出。他乃是激于一片侠义心肠，出手救我，以致中伏被擒。目下已经在我们掌握之中。但我决不会亏待他。桓先生大可放心，因此我不但佩服他的侠义行径，同时也很感激他的好意！”

她说得有情有理，而且态度诚挚，桓宇倒不好意思向她板面，不然自己反而变成蛮不讲理的化外之民了。当下拱拱手，道：“姑娘的话在下自然信得过，关于姑娘想知道的事，在下这就奉告，等说完之后，在下可就要凭一身本事，满腔热血，尽力营救我那同伴，那时兵刃无限，拳脚无情，姑娘切勿怪责！”他话声微微一顿，环视屋中众人一眼，只见刘振仍然站在数尺之外：莫李两个分司各持兵器，分立长桌两端，神情紧张地唬视自己，心中暗暗想道：“他们大概都深知我的厉害，是以心存畏惧。今晚的形势虽是危险，但我不能把伍放救出，有何面目回去见花玉眉，眼前顿时泛起她的明眸皓齿，

不由得豪情大发！

屋中寂然无声，目光都凝注在这个劲装美少年面上。那番邦美女也不例外，大大眼睛中，闪动着钦佩羡慕的光芒。

桓宇朗声道：“我与那同伴分道登岭之后，在岭南曾经与岭上之人交手，恶战一场，其时在下自信行踪隐密，谁知仍然瞒不过岭上埋伏关卡！”刘振傲然道：“这个自然，任何一踏入此岭，断无不被发觉之理！”桓宇冷冷一晒，道：“可惜此岭鹰犬虽多，却没有堪以一战的高手，因此兄弟轻轻松松突出包围，赶到这边来，意欲与同伴会合！”

那番邦美女耳听桓宇对刘振等人声称为“鹰犬”，唯恐刘振出言反击，以致互骂起来，连忙插口道：“桓先生便一直到了此屋之外是也不是？”桓宇道：“不错，我到了屋外，潜窥屋中种种情景之后，本来也是热血沸腾，要冲入来救走姑娘。但忽然想起此岭之上关卡重重，防守极严。何以我一路奔来，并无一人拦截？纵然当真无人发现，但我在此岭南面激战一场，此间亦应有所戒备才对，当下已知其中有诈，便冲了入屋！”

番邦美女讶道：“你既然看出是诈，为何还要冲了入来？”

桓宇傲然一笑，道：“我桓宇在万马千军之中，冲锋陷阵，从无惧色。区区一座恶鬼岭，何足道哉。我岂把此岭鹰犬放在心上？”

刘振刚刚怒哼一声，那番邦美女已急急道：“桓先生就是因此而闯入来么？”桓宇道：“那也不是，要知我心中尽管发觉有异，查假想判断错误，以我误了姑娘一命。是以特地闯了入来，瞧一瞧屋中各人反应，才能决定，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些无耻鹰犬们都不曾立刻扑过来，分明是予我以救人的机会。因此我才把姑娘臂上的绳子扯掉！”刘振怒喝道：“姓桓的你嘴巴放干净一点！”桓宇道：“象你们这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的人，还有甚么可客气的……”他倏地踏前两步，左手一起，暗凝内力猛劈出去，口中同时大喝：“看掌！”

掌劈一发，狂飚旋卷排荡，声势威猛异常，刘振面色微变，但他在三番四次被辱之下，那能闪避示弱，当下也迅速劈出一掌。

双方掌力一触，刘振但感对方掌力表面刚猛无俦，其实却是阴柔，说得迟，那时快，已有数股阴柔内力，从缝隙中窜入，袭到胸前，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疾忙吸气凹胸，腾出一点空隙，同时迅速向一侧纵退。总算应变得快，避过对方这一招阴柔杀手后。

桓宇朗声一笑，长剑振处，幻出七八道光芒，宛如旋风般向刑堂分司李钦卷去。

李钦面色凝重，猛挥手中铁镜硬封硬架。桓宇胸有成竹，长剑翻飞急攻，霎眼之间已一连攻了四五招之多。

他深知自己陷身重围之中，故此首先必须树立声威，以寒敌胆。再者能够击伤一个，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此所以他一出手攻击李钦之后，就加急进迫！李钦的铁铜乃是重兵器，如果在旷阔之地施展，威力极强。但此刻身处屋内，又怕撞翻了长木桌，被桓宇发现桌下的伍放，更加不敢放手抡舞，这一来束手缚脚，自是减去了许多威力。

桓宇眼角已瞥见刘振挺力扑来，一急之下，奋起神威，大喝一声，长剑猛可劈在对方铁铜之上，发出“呛”的一声震耳生痛。他这一剑势猛力强，硬是把李钦的铁铜劈开。接着一剑当胸搠入。顿时血光崩现。李钦惨叫一声抛铜跌倒。桓宇掣回长剑，唰地向背后疾扫，这一招快如闪电，恰好扫中刘

振长刀，登时火星四射。刘振竟然被他震开数步，不禁面色微变，大喝一声，再度涌身扑上。

那番邦美女不知从何处取出一对柳叶刀迎面截住桓宇。刘振在后面叫道：“姑娘小心，这厮腕力极强！”

桓宇使个虚招，长剑洒弹出七八点剑光，向番邦美女攻去，却陡然掣回长剑，快如掣电般纵上长木桌，猛扑另一端的莫震！屋中此时涌起一片刀光剑气，杀气震天。桓宇剑若游龙，人如猛虎。唰地扑到长桌另一端，居高临下，剑光如虹，疾取那东堂分司莫震。莫震使的是三棱钢锉，猛地抡起，向剑光砸去，脚下却一滑步，闪开数尺，敢情这莫震慑于桓宇奇想辛辣的剑术，胆气已寒，根本不敢作力战强敌的打算。

桓宇猿臂长伸，连数飞剑，仅仅把莫震迫得退开老远，急切之间无法伤他。此时身后金刃劈风声卷到，桓宇一剑从腋下穿出，迅快一挑，“叮”地微响，剑尖已挑中敌人兵器。他借势旋身向敌，长剑才吞又吐，疾砍这个从背后袭到的副总司刘振。

这柄普通的长剑在他手中，却宛似变幻莫测的龙吟一般，威势之强骇人听闻。剑光连洒，登时把这刘剑从长木桌上的这一端迫到那一端去。此时那番邦美女仍然压刀不发，凝眸细看他的剑路家数，桓宇如若得知伍放就在木桌下躺着，就可以趁这刻威势震慑住敌人之际，把人抢救出来。可惜的是一点也不晓得，而伍放穴道受制，做声不得，也无法通知桓宇。桓宇剑砍脚踢，数招之间，荡开四方八面攻到的刀光人影。接着又向刘振迅猛攻去，他的外表看起来温文尔雅，剑法也属绵密细腻的路子。可是他冲突决荡之际，却显得强悍异常，神勇惊人。

刘振刀法精奇，内力深厚，却也挡不住桓宇凶悍攻势，迫得退纵地上，桓宇长啸一声，身剑合一，化作一道耀目精虹，掣电般向刘振卷去。番邦美女娇叱一声，挥刀扑上。刀光方自涌现，桓宇的剑光已荡开刘振长刀招数，剑尖疾吐，刘振左肩及左腿各各中了一剑。

刘振踉踉跄跄退开，早有四五柄大刀填上堵住桓宇去路，接着那番邦美女的柳叶双刀灵活无比，旋飞砍刺，刀刀都不离他要害，桓宇连挥两剑，都找不到她的双刀，无法仗绝强腕力占取秀势，心中微微惕凛，也使出家传剑法，拆招换式，与她战在一起。

这番邦美女的刀法时而诡奇刁滑，时而大开大合。仓卒间无法摸得出她的家数。

桓宇跟她迅急拆了七八招之后，目光四闪，但见这屋中似乎又增多了不少劲装大汉，那刘振虽是中了两剑，但伤势不重，已经包扎好，虎视眈眈地站在一边，另一面便是那东堂分司莫震。

他心中迅快忖道：“敌人们以多为胜，打算一拥而上，迫我无法施展剑术，此计当真毒辣得很……”他转念之际，手中剑招不免略呈滞慢。那番邦美女陡然施展猛攻势，一双柳叶刀上下翻飞，着着都是迫攻手法。

桓宇外表上虽是落在下风，可是心中毫不慌忙，又转念道：“今晚敌人已经完全惊动，再恋战下去的话，只有吃亏，倒不如趁他们还未深悉我擅长冲锋攻坚之术以前，蓦然突围而出！等有机可乘再卷土重来！”

这时，那番邦美女双刀洒出千百道刀光，更占优势。塞满屋中的劲装大汉都大声喝采助威。

桓宇冷冷一笑，再将剑圈缩小，诱使对方抢攻。两人迅快激烈地再战六

七合。他突然长啸一声，剑上内力陡增唰唰一连三剑，就把那番邦美女迫得攻势全消。墙边的刘振急急发号施令，屋中顿时涌起大片刀光剑影，像潮水般向西宇卷去，桓宇正是要他们如此，蓦地又施展出他早先那一路强悍打法，手中长剑横扫直劈，眨眼之间，已冲到屋门。

刘振和莫震都曾迎面拦阻，却挡不住这种凶猛直冲的打法，才一照面，就吃他荡开一边，那番邦美女也不例外，简直无法使桓宇脚下稍停。桓宇一冲到门口，屋中顿时传出鼓噪之声。桓宇猛一挥剑，劈倒两名劲大汉，刷地纵出屋外。

他脚一沾地，蓦然提气倒纵上屋顶。黑暗中只听弓弦乱响，数十支劲箭已攒射到他刚才从屋中冲出来时落脚之处。如果他不是应变得快。根本略不停留就倒纵上屋顶的话，这一阵箭雨实在难当。

他一路向东面冲去，仗着绝快身法，踏瓦越屋如履平地。冲出那一片屋宇时，又有七八个弩手被他劈翻，惨叫之声此起彼落。

阵阵尖锐笛声必是鬼岭的报警讯号，他提剑急奔，翻山越岭，一直走出十多里路，看看已到了岭下，这才停步喘息，辨认地形方向。

这一停下来，便发觉身上肩背腿等位疼痛起来。低头细细一检查，原来身上已受了三四处刀伤。

他取出丹药服下又用刀伤药洒在伤处，可以包扎之处，就从上身衣服上撕下布条绑住。后背上有一道伤口，连刀伤药也洒不到，便不加理会，坐下来休息了一阵再起身提剑向前奔去。要知他多年来投身戎伍，历经战阵，身上伤痕累累，就不把受伤当着一回事，而他刚才那阵冲锋突围的强悍打法，正是他在战场上积累而成的经验打法，大凡人数一多，挤在一起之时，纵有一身本领，也无法施展，只能乱斩乱砍。他受伤无数之后，悟出一路对付这种大场面混战时的手法，此所以刚才他一鼓作气就冲出重围。

在黑夜走了一程，耳中还不时听到尖锐刺耳的笛声，知道恶鬼岭的人还不肯轻易放过，大概已派出许多人马，分头追赶。

他虽然毫不畏惧，可是由于身上负伤数处，流了不少血，到底影响体力，此时已感到疲倦，如果再打一场，对方人多势众，最多总是吃亏。这么一想，决定尽力走远一点，绝对可让对方追上。等休息够了之后，才兜回龙虎山庄，免得被人家拦截住，当下举步向前奔走，耳中仍然时时听到尖锐笛声，有的就在附近不远之处。因此他迫得不敢休息，继续前奔，以便保持一直在追兵前面的优势。不知不觉走到天明，这时虽然已经没有笛声，但桓宇却想到如果敌人因天色已明，不须以笛声联络，而又继续追来的话，岂不是前功尽废？因此仍然不肯休息，强忍疲乏，再向前奔。

也不知奔了多久，总之感到疲乏不堪。却见前面数里外有个村镇。他可不敢到那村镇借宿休息，当下向山中奔去。不久，奔到一座山谷之内，只见谷中右边一片石崖，崖中有山泉流下，当下过去饱喝一顿清泉，顿时精神一振。

接着就转到右面一株参天古树后面，钻入一堆野树丛中，忽然发现这丛野树根之处的山坡凹处，有个洞穴，穴底尽是干枯的草叶，铺得厚厚的，心中大喜，便躺下去，暗想此穴不但睡得舒服，而且十分隐蔽，恶鬼岭之人纵使走入此谷细细搜查，也绝对查不出来。此时他一身骨头似是要散架一般，四肢无力，如果目下碰到敌人的话，根本已无还手之力，只好束手被擒了！但他却放心得很，双目一闭，正要好好睡上一觉，突然间矍然一惊，侧耳细

听，接着轻轻从穴中伸头出来，打树丛下面的空隙向外面望去！

只见谷口出现三条人影，当先一个身上罩注一件黑袍，长及地面，连鞋子也遮着。头上用一块黑布做成袋形，将头脸完全笼住，只露出两点精光闪闪的眼睛。

在黑衣人背后跟着的两人一个是村女装扮的妙龄女郎，另一个却是个壮健赤膊的男孩子，大约有十六七岁。

那黑衣人举步之间，轻灵无声。宛如鬼魅一般，那个村女和壮健男孩脚下却拖拖踢踢，弄出一片声响，桓宇正是被这阵奇异的声音所震动，起来窥看。

这黑衣人入谷之后，游目四顾，眼光在桓宇藏身之处前面的树荫下略一盘旋，似是看中了这一处树荫，左手缓缓抬起，虚虚一指，那个村女和壮健少年便毕直走到树荫之下。

桓宇见那村姑和少年都不懂武功，便不加注意，一味凝视住那黑衣人的举动。

那黑人走动之时，全身十分僵硬，不过移动之际神速如电。

只见那黑衣人僵木地在那一男一女身边绕个圈子，圈中的两人呆立如木鸡，既不移手动足，也不出声。

那黑衣人走了一匝之后，便立定在那一男一女面前，炯若寒星的双目。注定在两人面上，也不言语，僵立如死。若然不是此眸精光四闪，当真会教人疑为死人。

过了片刻，那黑衣人徐徐举起右手，口中道：“脱掉衣服！”声音简短有力，口气森严，一听而知此人自信力极强，惯常发布命令。

桓宇听到“脱下衣服”四个字，心中才陡然一惊，正想这黑衣人行径如此阴森奇特，本来就觉得他不是好人，目下这句话已足以证明这个想法。

他忍耐着不动，决定要等一等，瞧瞧为个黑衣妖人将有何等作为？也想看看那一男一女是不是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最可惜的是这一男一女背向着自己，故此瞧不见他们面上的神情，不过从早先匆匆一瞥的印象中这一男一女面目相肖，恐怕是姐弟之类的关系。

那个赤膊少年身上没有衣服，所以动也不动。那个村女则默然举手，迅速把上身衣服脱掉，登时变成半裸美人。

那黑衣妖人左手忽然垂下，歇了片刻，又徐徐举起，冷冷道：“脱掉裤子”！

那健壮少年动手扯开裤带，那条裤子就掉在地上，只一跨步，就变成全身精赤的小伙子。

半裸着的村女也不迟疑，举手解开裤带，且脱掉外裤。她里面还有一条短短的内裤，此时将外裤脱掉之后，并不停止，接着将内裤褪下。

她褪到一半时，桓宇已经热血填膺，怒发冲冠，提一口真气，大喝一声，人也冲出树丛之外。

他这一声大喝，虽是声震山谷，但那一男一女宛如不闻，没有一个回转过头来，那个村女更是手脚不停，一直把内裤脱掉。

那诡秘邪恶的黑衣人身躯僵木如故，只是在大喝声起之际，目光闪动，向桓宇这边投射过来，等到看清桓宇面孔之后，便收回目光，照旧望住那一男一女。

桓宇大喝之时，已感到力不从心，连这一声暗含上乘内功，足以振聋发

大喝也及不上平日的五成功力。可见得昨夜的搏斗奔驰，以及身上的负伤大大削弱了他的功力。但他仍然毫无怯色，直奔过去，朗声道：“万恶妖人当真胆大包天，竟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施展邪术！”

他一下就奔到黑衣人旁边，正要举掌劈去，忽听黑衣人冷冷道：“你先瞧瞧这对男女是谁？”

桓宇虽然满腔愤激，恨不得立毙那黑衣人于掌下，但耳中听到这话，却也忍不住脚下一停，转眼向那全身赤裸一男一女望去。

只见那村女身上一丝不挂，双峰高耸。她双手和双足露风的一截稍觉黎黑，但因此更使其他部分显得晶莹雪白。

她面上毫无表情，眼神呆滞，似乎神智已不清醒，是以毫无羞涩之态。那个壮健少年面貌和这村女长得十分相肖，他乃是男子，因此虽然赤身露体，但对桓宇来说却没有甚么奇异的反应。至于那位身材结实饱满的裸女，桓宇便不能无的于衷。只因他平生还未见过一个女孩子赤裸地站在眼前，即如花玉眉那样子的半裸，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他收回眼光，怒声道：“他们分明中了你的邪法，还有甚么好看的？”黑衣人桀桀怪笑数声，道：“你自家孤陋寡闻，硬要派我一顶邪法的帽子……”他一开口，不管说的话内容如何，但口气总是那么森冷可怕。桓宇剑眉一皱，道：“那不是邪法是甚么？”

黑衣人道：“你看他身上负伤数处，血迹斑斑，无疑是武林中人，对也不对？”

桓宇道：“这话倒是不错，但你答非所问！”

黑衣人道：“你既是武林中人，我就用武林之事打个比喻，假如有两个人都是练武之士，互搏起来，自然是武力高强的人取胜，是不是？”桓宇道：“当然啦！”

黑衣人道：“我用的是练武之士作比喻，但人与人之间，除了气力筋骨为基础的武功之外尚有两种能力可以较量高下，一是智力，包括聪明心机在内，一是精神！”

桓宇哦了一声，这时，他不得不暗暗承认这个诡邪的黑衣人说的话大有道理。

他道：“目下你可是用“精神”的力量，制驭住这两个人心灵？”黑衣人道：“你见识虽然不广但为人聪明得很，眼下我正是以强大无伦的精神力量，控制住他们两人，他们是附近一个村落的人，乃是姊弟关系！”桓宇道：“你此举有何用意？”

黑衣人冷森森怪笑一声，道：“我只是用这两人来测验一下我精神力量的进境如何！”

他那对光芒闪动的眼睛好象变得更加明亮，宛如黑夜中的两点寒星。他道：“你一会也要小心，我将向你施展我这强大绝伦的精神力量，使你完全服从我的命令！”

他说的话宛如命令一般，简短明快和极快有力量，仿佛这是必定成功之事一般。

桓宇微微一晒，道：“你这种左道旁门的小技，只合骗骗凡俗之人，我桓宇决不畏惧！”

黑衣人道：“我正要找寻一个不服气而又是天资特异之士，你正是理想人选，你可是龙虎山庄之人？”

桓宇点点头，道：“你是谁？”

黑衣人道：“我是勾魂怪客崔灵，此来正是要主持覆没龙虎山庄之事，你身上的伤势，想是被我手下所伤？”

桓宇道：“你既然如此坦白，我也不必瞒你，我身上的刀伤，正是恶鬼岭人所为？”

勾魂怪客崔灵道：“你虽是龙虎山庄内下人，而我则是恶鬼岭首领，身份悬殊。但我平生最是敬重刚烈侠义之士，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话，我取你性命易如反掌，那有工夫跟你噜苏！”

桓宇听了他的话，灵机一动，竟不出言反驳。

那勾魂怪客崔灵又道：“你如果心中不服气，我就露一两手给你瞧瞧……”他举手指指自己身上，接着道：“你尽管出手攻来，我决不还手，也不闪避，只要你能够迫得我脚下移动，就算你赢。日后你出入恶鬼岭，谁都不许动你一根汗毛！”

桓宇道：“这厮想是听到我的喝声内力不足，因此认定我功力有限，民以猜测我是龙虎山庄的下人，同时胆敢让我向他身上招呼！嘿，嘿，他想先露这一手，使我心中服贴，以后不敢再逞强动手！”

他道：“我在龙虎山庄之内，也不是凡庸之流，你如果被我出手击毙，却是祸由自取，可怪不得我手辣！”

勾魂怪客崔灵冷冷一笑，道：“少说废话，我让你出手三次都徒劳无功，那就证明你我武功方面相去悬殊……”

桓宇吸一口真气，力聚右掌，踏步迫上，蓦地举掌向他胸口拍去。那只右掌果然结结实实地击在勾魂怪客崔灵胸口之上，发出“蓬”的一声。桓宇这一掌只用出他目下全身功力的六成功夫，为的是怕他故布陷阱，引自己出手时，突然还击，所以不敢竭尽全力。

那知这掌击中他身上，但觉他身上黑袍向后一凹，将他的掌力全部卸去，根本未曾击中他的身体，这一来心头暗暗一凛，道：“这厮一身软硬功夫果然已达炉火纯青之境，他的手法如何目下尚未得见，但单单看他已能将真气运布在外衣之上化卸我的掌力一点，已经足以跻身武林顶尖高手之列。我纵是全身武功尚在之时，跟他拼斗争，也不知鹿死谁手！”

勾魂怪客崔灵冷冷道：“我可不是使用邪法，这种上乘气功，你懂不懂？”桓宇点点头，暗暗运聚真力，但觉体力已竭，气脉微弱实在胜下平常时的一半功力而已，但他们仍然不气馁，奋起精神，大喝道：“这是第二掌……”呼，当地一掌劈去，五指如钩，掌心微缩。这刻掌力尚未吐出，要等击中敌人身上之时，方始发出掌力，五指还可寻瑕抵隙，点扣穴道。勾魂怪客崔灵动也不动，任得他一掌击在胸腹之间。

“蓬”的一响，桓宇的掌力又被对方运布衣服上面的气功泄卸。不过这一回桓宇已经有备，趁他衣服内凹，五指蓦地抓扣穴道。

指尖着处，先是感到对方肌肉硬如铁石，刚刚加劲抓下，忽然又觉出对方肌肉一软，滑不留手。恰好是在自己运力加劲之际才发生变化，顿时使自己的劲力完全落空，无以为继。

这种微妙变化，极是深奥高明，桓宇也不由得大感佩服，收回右手。

勾魂怪客崔灵道：“还有一次就完啦，快点动手！”

桓宇面上故意露出怀疑之色，道：“等一等，我暂时保留最后一次出手的机会，我得先想清楚你是不是使用邪法”

勾魂怪客崔灵冷晒道：“你分明想多歇息一会，以便恢复功力，却用这等藉口。”

桓宇心中一震，道：“这厮真是机警绝伦，竟然一口揭破我的心意！”

勾魂怪客崔灵接着，道：“不过我并不在乎，总要教你心服口服才行，现在你且看我如何对付这嫡亲姊弟！”

桓宇瞪大双眼，望望这诡邪的黑衣人，又望望那对全身赤裸的姊弟。

勾魂怪客崔灵道：“我有几句话先对你说明，免得你发生误会，破坏了我的大事！”

他话声停顿一下，接着道：“我自幼就修习这一门精神奇功，造诣甚深随时随地都可藉强大绝伦的精神力量指使任何人去做各种事情。不过，据我千万次的试验，有个结论是，如果被我施术之人，秉性刚强，我若命他去做他平日最是嫉恶之事，他便会突然惊醒。也就是说其时我的精神力量无法控住他了！”

桓宇听大感兴趣，道：“原来如此，我刚才还在奇怪，你既然有这种神秘力量，为何至今尚未控制住整个武林？原来道理在此。我还有一个疑问，尚非你请教不可！”

黑衣人道：“甚么事？”

桓宇道：“关于这种神秘的精神力量，我是一窍不通，你为何不惜多费唇舌，与我谈论？”

黑衣人冷道：“我毫无收徒传艺之心，你万万不要会错了意！”

桓宇沉声道：“这种旁门左道之学，我亦不屑学它！”

黑衣人阴森森地低声道：“浅漏愚昧之辈，岂足以与语天地之玄奥。你当它是旁门左道之学，就算它是好了！”

他停顿一下，接着道：“我刚才说到甚么地方了？”

桓宇一面细味他话中之意，一面答道：“你说到如果命那被你施术之人去做他生平最是嫉恶之事时，你就会突然惊醒！”

“对了！”黑衣人道：“此人所以会突然惊醒之故，乃是由于他对某事的观念已经深植于心灵之内，牢固无比，因此我的命令与他这种固执无比的观念相抵触时，就发生了强烈的冲突，若然那人秉性软弱，可能无力挣扎而服从了我的命令。假使那人性格刚强，我就往往失败！”

桓宇非常用心地倾尽心力去领悟其中奥义。这是由于适才这黑衣人勾魂怪客崔灵晒笑他是浅陋愚昧之辈，一以致他突然凛惕于心，觉得自己不该小看了这门绝学。

勾魂怪客崔灵停顿了一下，接着道：“这种现象我起初很不服气，但其后忽然发现一事，那就是世上之人，个个都不似表面上那么凡俗软弱，其实每个人身体及精神上都具有强大惊人的潜能。譬如一个普通的人，在我施术之后，要他跃过一丈高的墙头，他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即使是未曾施术之人，如果遇到极大的惊恐。如家中失火等大灾大难，这人可能发出惊世神力，移动他平日决对移不动的物件！”

桓宇插口道：“这种事诚然有之，但据我所知，有些人一碰到惊恐之事，登时全身瘫软，比平日更加没有气力。”

黑衣人眼中寒光灿动，缓缓道：“你这一问十分高明，你要知道，凡是一个人碰上惊恐之事，就要看这人的意志如何而发生种种不同的反映。我现在一时也无法详细列举解释，笼统的说：“大凡一个性情虚伪，对人事都没

有真感情之人，不会发生瘫软或突生神力的现象，这种人遇上惊恐，只会竭力镇静，找寻解决的方法。但如果是真性真情，大喜大怒之人，他的反应自然强烈逾于常人，这时，他不是发生奇迹，就是全身瘫软！”

桓宇颌首道：“这种理论极是精辟，果真是我闻所未闻的道理！”

勾魂怪客崔灵道：“现在且回到正题上，我这就要命这一对亲姊弟作那苟合之事！”

桓宇心头一震，瞠目道：“你焉能利用这种绝学，行这等邪恶丧伦之事？”

勾魂怪客崔灵冷笑一声，道：“这一对姊弟，不过是普通凡俗的人，如果他们能助我完成我的理论，他们就算没有白活世上了！”

桓宇道：“这话不通之至，他们虽是最普通最下贱之人，也没有义务为你牺牲！”

黑衣人道：“你年纪青青的人，想不到这等迂腐，我从来不考虑他们的牺牲问题——”他的话声微微一顿，接着道：“这一对姊弟性格都比常人刚强，行为正直。所以我才看中了他们！”

桓宇道：“你要试一试他们是否绝对听命从事，换句话说，你要测验自己的命令是不是可以战胜他们深植心中的观念？”

勾魂怪客崔灵道：“正是如此，这是一个极大的关键！因此，你等一会见到种种奇景怪象时，万万不能轻举妄动，不然的话，我立到取你性命！”

桓宇冷笑一声，道：“桓某从来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你用不着恫吓于我！”

勾魂怪客崔灵冷冷道：“这世上之人，纵是一代圣贤，也有害怕之事。我总有法子找出你的最怕的事，加诸你的身上！”

桓宇嘿然不语，勾魂怪客崔灵口气一缓，道：“你这人甚是信服道理，听我说得有理，便不反驳。因此，我不妨再跟你讲一讲道理！”

桓宇皱眉道：“用不着讲理啦，我决不赞成你迫使那姊弟两人，作出苟合乱伦的惨剧！”

勾魂怪客崔灵便寻思一下，道：“这样好了，我们互相约定，你不得干涉我这一场试验，假如到时我失败了，无话可说。如果他们当真服从我的命令，你在最紧急关头可以出手把他们分开！”

桓宇想想这话甚是合理，自己如不答应，对方大可把自己制住，点上穴道，那时更加无力干涉。当下点头道：“好，我们一言为定！”

勾魂怪客崔灵道：“你正是我久寻不得好对象，等这一对姊弟之事结束之后，我就要向你下手了！”

他原不是第一次说起要拿桓宇作施术的对象，但早先桓宇对五施术内容不了解，所以还不大明白。现在却深知自己对他果是重要，怪不得他不肯出手伤害自己，只不知他为何把一切内情都先让自己晓得？

那对姊弟赤裸裸兀自宁立在树荫下的草地上，面上毫无表情，眼珠呆滞，向前直视。

勾魂怪客崔灵发出一阵桀桀怪笑，道：“你们目下已多了一个观礼之人，等会要表演得精彩一些才行，现在，你们都看住我的眼睛！”

他双目之中闪动着更加明亮的光芒，他的那一身黑衣和头面上的黑布，使分周围浮动神秘诡异的气氛。

那个村女和壮健少年都凝望住勾魂怪客崔灵的眼睛，过了一会，他们面部和全身的肌肉都更加松弛，宛如熟睡之人一般。崔灵用简短而又十分清晰

明白的声调道：“姑娘，你开始思春动情了……”他连说几次，只见那个村女忽然面泛红潮，娇体微微摇颤。接着，勾魂怪客崔灵举起右手，道：“你没有情郎，也没有别的男子，因此，你想到你身边的弟弟！”

她身体震动一下，面上流露出挣扎的神情。

勾魂怪客崔灵用特别简短有力的声调道：“你弟弟是个壮健的男子，他可以使你感到满足……”这几句话，他复述了三遍。

那村女娇躯间歇地震动，面上挣扎的神情仍然未消失，似乎她想反抗这种事情发生，拒绝承认这种想法，可是，她却没有突然醒转。

勾魂怪客崔灵那时眼睛奇光闪闪，更加明亮强烈，他的眼光中似是具有绝强的魔力，使得那村女无法摆脱这种悲惨可怕的命运。

勾魂怪客崔灵缓缓放下右手，举起左手，道：“小伙子，你转眼看着你的姐姐！”

那壮健少年果然侧转头望住那村女。

崔灵道：“她是你的姐姐，但也是个女人。你看她身上皙白的皮肤，丰满高耸的乳房，浑圆结实的大腿，多么惹人遐思。现在你的欲火已经升起，你非常需要女人！”

他的话简直就是命令，桓宇不但见到那壮健少年身上起了异状，自己也似乎欲念大起！

勾魂怪客崔灵此刻没有工夫察看桓宇，一双光芒闪闪的眼睛，注定在那对赤裸的年青男女面上。

他又用自信的，有力的声音道：“小伙子，你已忍耐不住，现在上前两步，把她抱住！”

那个壮健少年身躯震动一下，勾魂怪客崔灵接着发出第二次命令。他果真移动脚步上前，将那裸女抱住。

崔灵紧接着发出进袭的命令，首先命他们躺在地上，这时，桓宇才明白他为何拣中了树荫下面这块草地的缘故。

这对年青男女面色赤红，那壮健少年眼中射出疯狂似的欲光。那村女则轻微地抵抗。

桓宇一方面觉得心跳加速，血液急速奔流。一方面十分紧张，等候那人兽之间的一刹那。

勾魂怪客崔灵迟迟不发出那道最后进攻的命令，过了半盏熟茶时分，他才开口道：“姑娘，你已被身边这个男人勾起满腔欲火了，现在他快要作占有的行动，你虽然明知他是你的弟弟，但你已无力反抗……”他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

那村女听到他提起“弟弟”两个字，身体就强烈地震动一下，面上又出现挣扎的神情。

但她始终不会从这真实的噩梦中挣醒，不过她的抵抗，似乎比早先有力了一些。

勾魂怪客崔灵接着道：“小伙子，她虽然是你的姐姐，可是你实在忍耐不住，你不能放过这个女人。”

他这一番话也是提高了声音，重新复述一遍。

桓宇几乎要闭上眼睛，因为他看见那个壮健少年听完勾魂怪客崔灵的命令之后，立刻就腾身而上，将村女压在下面。

他正要大喝扑奔出去，把那壮健少年一脚踢下来，但还未付诸行动时，

忽听那村女尖叫一声，双手用力一推，把那壮健少年推落地上。

桓宇顿时煞住动作，凝神看时，只见那村女仍然未曾真个清醒，面上尽是惊慌挣扎的表情，极是使人怜悯！”

勾魂怪客崔灵倏地宏声大喝道，“小伙子抱住她，紧紧抱住……”他的命令，总是重复一次。

那壮健少年迟疑一下，面上也露出挣扎的神情，但只一瞬间这种内心的挣扎已化为乌有。只见他一个大翻身，骑在那村女身上。

勾魂怪客崔灵厉声道：“姑娘，你已无力挣扎，只好放松身躯四肢，任得你的弟弟为所欲为，你实在已无力挣扎！”

在他重覆这番话的声音中，那村女本来用力推拒挣扎，但渐渐显得软弱无力，终于被壮健少年压住两手。

桓宇感到一阵异乎寻常的刺激，但另一方面却觉得这一幕人间惨剧，触目惊心，以致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他偷空侧顾勾魂怪客崔灵一眼，只见那块黑布上露出的两颗眼睛，奇光四射。

桓宇看这情形，推测那村女大概支持不了多久，是以紧张地大动脑筋，瞧瞧可有高明的计策破坏勾魂怪客崔灵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

勾魂怪客崔灵一直没有瞧看桓宇一眼，那是因为他正全神贯注运用精神压力，使那村女的意志崩溃。

他突然举步缓缓向草地中走去，桓宇连忙跟住，走到切近，勾魂怪客崔灵站定脚步，用深沉的声音：“你已无能挣扎而且你也需要男人慰藉，虽然他是你的弟弟，可是，他也是个男人。现在你只好接受这个命运。”

他覆述了一遍，到最后的一句时，那村女长长叹息一声，显然已经无法反抗。桓宇却奇怪这勾魂怪客崔灵何必屡次提及“姊姊”或“弟弟”这两个名词。因为每当他提起时，那村女或少年都会震惊一下，现出挣扎抗拒的神情。照他估计，假使勾魂怪客崔灵避开这些刺激的字眼的话，这一对姊弟早就发生乱伦的行为了！

这刻正是千钧一发之际，那村女似乎已澈底失去抗争的力量！

勾魂怪客崔灵的面孔表情如何，无人得见，但从他特别睁大的眼睛猜想，他心中无疑甚是紧张，等待这最后的一刹那。

桓宇深深吸一口真气，力聚双掌！

蓦地一声刺耳的尖叫起处，那村女双手用力一推，把那少年推跌地上。

她满面尽是恐怖色，转眼望见勾魂怪客崔灵，顿时吓得发不出一点声音。

那壮健少年一下子又扑在她丰满的裸体之上，这村女登时又忘记了恐怖，尖声叫道：“小牛，你干甚么？”

少年听到她的话声，怔了一怔，接着双眼转动，显然他姐姐的一声叫唤已把他叫醒。

他低头一看，见到自己赤身丑态。同时又见到姐姐一丝不挂躺在他身体下面，登时惊呼一声，宛如弹簧般跳了起身！

桓宇冷笑一声，道：“崔灵你失败啦！”

崔灵凶恶地望他一眼，沉声道：“你是甚么东西，居然敢叫喊我的名字？”

桓宇但觉他那对目光，果然蕴有一种慑人魔力，心念一动，故意装出畏怯之容也不做声。

勾魂怪客崔灵平生所遇之人见到他双眼魔光之时，无不震慑得说不出

话，是以桓宇这番作态，恰到好处。

他冷冷哼一声，道：“以后只准叫我做大爷，不得称名道姓，记住没有？”

桓宇道：“在下记住了！”

勾魂怪客崔灵这时才转眼去瞧那对姐弟，只见他们急急忙忙地穿回衣服，尤其是那村女乃是个清白女儿，心中又气愤，又害怕，又匆忙，结果欲速不达，几乎把衣衫扯破，才穿好一条裤，上半身还是赤裸裸的，高耸双峰，依然展露在别人眼前。

她的弟弟小牛连忙用身子去挡住她姐姐，一面低声道：“那人大概是个魔鬼，你快点跑吧！我舍出性命也要把他缠住！”

村女终于穿上外衣掩住胸前双峰，蓦地睁眼喝道：“你快点跑回村去带人来才是，快点走！”

他们一方面羞愤得连性命也不顾，一方面又希望对方逃走，免得送掉性命。

勾魂怪客崔灵怪笑一声，喝道：“两个都不许走……”他的眼睛中又射出森冷如电的光芒。

那对姐弟闻言向他望去。目光一触他的眼睛，登时失魂落魄地呆立不动。

勾魂怪客崔灵轻轻嘿了一声，转面向桓宇道：“现在我只能支配他们的日常行动，恐怕要命令他们脱掉衣服也办不到了！”

桓宇道：“我晓得，这是因为他们适才的印象尚在心中，只一触及，他们就会惊醒！”

勾魂怪客崔灵怪笑数声，道：“想不到你倒是个通人，好极了！”

桓宇冷静地道：“在下有两个疑问想请教大爷！”

崔灵道：“你说出来听听！”

“第一，何以你明知道及姐弟之时，他们生出强烈感应，竭力抗拒挣扎，而你却偏偏屡屡道及？”

“这道理很简单，要知道这等乱伦之事，在他们心中认为是滔天罪恶，这观念已根深蒂固，加上他们两个都是聪明刚烈之人只要这么一提，他们就意会到正是在做乱伦之事，我正是想让他们屈服于我的命令之下，击碎他们心灵中这种最是根基蒂固的观念力量，所以我故意提醒他们！”

他停顿一下，接着又道：“如果是普通关系的男女，根本用不着花精神，即使是这种至亲的人伦关系，如果我不提醒他们的话，他们也可能在欲火焚心中，忘却对方身份，那样就与我试验的目的相反了！目下他们虽然暂时不能相试，但隔一段时间，印象渐淡，仍然可以再供试验之用。不过，这一回更加棘手困难而已。可是如果毫不困难，那就没有一点意思啦！”

桓宇道：“大爷这种越是困难，越要克服的心理，在下十分了解，大凡艺业越高之人，就越是要做那几乎做不到的事！”勾魂怪客崔灵满意地点头，道：“说得一点不错，第二个疑问呢？”

桓宇道：“第二个疑问是大爷你刚刚称赞在下是个通人，然后说一声‘好极了’，敢问好在哪里？”

勾魂怪客崔灵发出一阵惨厉刺耳的怪笑，然后道：“因为你是通人，所以拿你做试验对象时，就更有味道啦！”

桓宇冷静如故，道：“大爷要拿我做试验对象，在下没有抵抗力，不用多说。但在下只有孤身一人，却是怎生试法？”

勾魂怪客崔灵道：“我自有方法，事后你如果死不了，我才告诉你！”

他眼珠一转，道：“现在就要开始了，我不妨提醒你一句，那便是你还有一次出手攻击我的机会，如果现下不用，日后只怕没有机会！”桓宇皱眉道：“大爷要取我的性命么？”

勾魂怪客道：“假如你最怕死，那就可能取你性命。我不妨坦白告诉你，这个试验主要依赖你最恐惧的事情之上！”

桓宇啊了一声，道：“譬喻在下最怕死，你老就命令我去死，瞧瞧我会不会惊醒，是也不是？”

“对了，你可是最怕死？”

他摇摇头，微微一晒，道，“我决不告诉你……”当下暗暗调运真气，发现休息时间虽然不短，可是一直为那对姐弟提心吊胆，是以简直等如没有休息，内力比起早先好不了多少，只及得平时的六成左右。

这勾魂怪客崔灵乃是主持消灭龙虎山庄之人，武功非同小可，他刚才领教过，如果在内力未曾消竭以前，与这勾魂怪客崔灵单打独战，恐怕也赢不得对方，何况我目下情况？

敌我间的胜负之数，已经摆在眼前，因此桓宇决定将那三次出手的机会，暂时押后。如果挨不过这一关，送了性命，那也是没奈何之事。勾魂怪客崔灵冷冷道：“你虽然不告诉我最怕甚么，但我却有法子查得出来，我眼下就要动手之前，你可有甚么心事遗言没有？”

他说时声音坚强有力，显然这番话并非危言恐吓。

桓宇定睛一想，许多心事兜上心头，顿时满面阴郁，勾魂怪客崔灵怪笑一声，道：“你年纪轻轻，那得便有如此深巨的心事？”

桓宇咬一咬牙，道：“我没有一点心事！”

勾魂怪客崔灵冷冷道：“我这一生专门精研人类心灵和精神中的奥妙，你的神情，那能瞒得过我的双眼？那件心事定然是万分重大，你才会控制不住一旦想起，就露诸形色……”

桓宇道：“你休想诈得出我一言半语！”

勾魂怪客崔灵发出桀桀怪笑，久久不停。桓宇双肩一耸道：“有甚么可笑的？”崔灵仍然怪笑不已，也不知这话他听见了没有。

过了片刻，笑声方止，桓宇又问了一句，勾魂怪客崔灵冷冷道：“我若是弄出你的心事，便向有关之人公开宣布！”

桓宇神色不变，道：“随便你高兴。”

崔灵心中道：“你的心事如此重大。自然怕被有关人知道，可是看你神情。却似乎当真不怕，难道有关之人尽皆死掉？”

要知这勾魂怪客崔灵一生最爱捉摸别人心思隐情，由于他精神力量强大无伦，猜测之后，总有法子使对方亲口说出，由此对证自己的猜测对是不对。目下桓宇既然心中藏有极为重大深巨心事，而且神色阴郁，一看而知其中必有“仇怨”二字。故此他立即随口说出要告知有关人的话：等他现惧色，便乘势以巧妙言词紧迫落去，定可探知一点端倪。那知这俊美少年居然不怕，这一来激起他的癖习，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当下脑筋速，转道：“这件心事，无疑是一件不可化解的怨仇，我探知之后，便公布天下于武林，务使人人知晓！”

桓宇淡淡一笑，道：“悉随尊便！”

勾魂怪客崔灵忖道：“如果是深仇大恨而又未报复，定必怕人公布于世，看他样子真的不怕，如此竟是何等样的怨仇？居然深入骨髓而又不怕别知人

晓？”他苦苦思索了一阵，道：“你的仇家早就晓得了么？桓宇虽然决定不透露一点口气，可是见他料事如此神准，心中也不禁佩服，点点头道：“不错！”

勾魂怪客崔灵接口道：“我不信你此事一点不怕人作梗，除非你那仇人已经死掉！”

桓宇微微一晒，但笑容之中，仍然隐隐流露心中的郁恨。勾魂怪客崔灵心中惊奇已极，忖道：“看来这件仇恨当已深入他的骨髓心液之中，如是仇家已死，这股冤气没有了对象，自然会渐渐消淡，可是目下我们不过略略提起，他便越来越忍不住心中积郁怨恨，可见得那仇家的确未死！”

他越是感到此事大出常理之外，就越发兴致勃勃，非弄人水落石出不可。

桓宇笑然道：“你老打算怎生处置在下？”

勾魂怪客崔灵冷冷道：“你别想把话题岔开……”

他一开口就指出桓宇用心，桓宇不由得更加警惕，口中却道，“你休想从我口中套得出片言只字！”

勾魂怪客崔灵道：“这话可笑之极，难道你刚才没有目击我的本事，我若是施展精神力量，要你亲口说出，原非难事！”

桓宇唇角轻轻一撇，默不作声，崔灵眼中然一亮，森森道：“你不相信这话？”桓宇道：“有人说凡是心中藏有秘密痛苦，日子越久就越发难忍，我却不信这话。我从来不想找人倾诉！”

勾魂怪客崔灵心中忽发奇想，暗道：“他的仇家如果牵涉到龙虎山庄的话，此人大堪加以利用……”他念头一转转到公事上，执拗强横的脾气便淡了许多。当下道：“很好，我先教你亲口将心中秘密说出来！”桓宇忖道：“你的迷魂法只可欺负一些凡夫俗子，我练过上乘内功，心坚神定，那会怕你？”

勾魂怪客崔灵冷冷道：“好极了，你越是不信我有此本领，我就越有兴趣，现在你小心了！”只见他伸手从宽大黑袍之下，取出三个大如梨子的水晶球。这三枚水晶球个个浑圆之极，并不连在一起，互相轻碰之时，发出清脆的响声。

桓宇心中暗暗冷笑，忖道：“这厮不知要使甚么障眼法，我只要小心提防他那一对怪眼，他岂能奈何我勾魂怪客崔灵一声不响，左手齐胸平伸出，手掌摊开掌心向天，这只左掌之中先是放着一只水晶球，球上隐隐泛出黄色彩光，变幻流转。桓宇见他郑而重之地托住一枚水晶球，定眼望去，只见球上彩光变幻中，现出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他晓得这对眼睛其实就是勾魂怪客崔灵的，由于光线转折的关系，所以虽然不是两下正面对着那水晶球，但仍可以从晶球上望见。

桓宇一面动起内功，收摄心神，一面转动眼球，在晶球上下溜来溜去，他明知这勾魂怪客崔灵不是凡俗之辈，是以小心设防，不敢一直与他的眼光接触。

他目光一转动，可就看出那枚水晶球并非帖实在他掌心，而是悬空浮起，距离掌心大概有半寸左右，生似他掌心之中有一层瞧不见的力量，将晶球托起。这一手在武林高手看来，原也不算出奇。但那崔灵接着将第二枚水晶球放在第一个晶球之上时，可就显出他的绝深的内力造诣！

只见第二枚晶球正正放在底下晶球之上，两个晶球接触只有那么一点，竟不滑下或者摇动。这一手难就难在眼力指力以及手绝对平稳，才能将两个又圆又滑的水晶球叠放。

桓宇低头看时，忽见两个水晶球上都出现一对精光闪闪，黑白分明的眼睛。他心中不禁一凛，暗想那勾魂怪客崔灵本来只有一双魔眼，已经如此厉害，目下利用这水晶球变成两双，威力岂不是加了一倍？

他心念转动之时，忍不住向水晶球上的两对眼睛望去，瞧瞧是不是真的都属于勾魂怪客崔灵。他只看了这几下，面上便渐渐现出昏昏思睡的神情。但见桓宇感觉之中，却一点也不瞌睡，只是感到那两对眼睛似是十分深邃，如无底深渊，又似是浩浩大海，无涯无岸。

水晶球上的两对眼睛眨也不眨，神光更盛。桓宇但觉深心之中涌起一片朦胧的遥远的而又似曾相识的神秘之感。

水晶球后面忽然发出深沉有力的声音，道：“在那碧波无垠的大海尽头，与蔚蓝长天相接之处，称为长眠世界！”

这几句话又复述了一遍，桓宇侧起耳朵，茫然地聆听着。

那阵深沉有力的声音又道：“睡眠世界之中，红花绿树。青山白水、亘古长存，一切有生之物，均在沉沉睡眠之中无生即无死，无死亦无生！”这番话又复述了一次，桓宇在那水晶球中，渐渐清楚地见到一片奇异世界，当真是红花绿树，青山白水，所有飞潜动物一切有生，都昏昏大睡，一片沉寂，无穷神秘。

忽见在古树华盖之下，绿茵地上，躺着一个绝色佳人，星眸紧闭，面色甚是苍白！

他面上迷惘欲睡的神情忽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悲痛郁愤。

水晶球后面的声音升起来：“你瞧见甚么了啊？”

桓宇保持那种悲痛郁愤的神情和姿势，凝神长久，才喃喃道：“我瞧见我那未过门的爱妻，正在长眠世界之中！”

此时他双眼直直凝望住上面那枚水晶球显现出来的魔眼，动也不动。

水晶球后面响起那股深沉有力的声音，道：“你现在背生双翅，正在茫茫大海之中疾飞！”

这两句话复述一次之后，那深沉有力的声音接着又道：“到那长眠世界去，长天上烈日炎炎，酷热迫人？”

说到这一句，只见桓宇头上汗气蒸蒸冒起，宛如当真置身在炎炎烈日之下，热得冒出汗气。

那深沉有力的声音微一停顿，接着又道：“你已飞了千万里，双翅疲倦，很想休息一会，可是脚下滔天巨浪，清深无底，若是跌落海中，便将没顶沉沦，永世不能到达那长眠世界！”

桓宇果然现出疲倦欲死之容，同时眉宇之间又流露出奋力挣扎高飞不歇的神色。

他头上仍然不住地冒出汗气，那深沉有力的声音道：“现在幸好一大片阴云遮住那炎炎酷日，你随风滑翔渐渐恢复了气力！”

桓宇头上的汗气立刻消失，面上奋挣疾飞的神情也隐没不见，一种安详平静的神色代之而起。

“现在你已快飞到长眠世界，你晓得一飞入这个奇异的世界之中，就会陷入睡眠。但你一定要飞到你未过门的爱妻身边，才肯安然睡着，因此你必须用力抗拒迫人而来的睡意！”

桓宇那俊美的面上，果然泛现挣扎之色，可是那对眼皮，却老是要垂下来。

那深沉有力的声音道：“你现在已飞临长眠世界，这世界之中，不但一切有生之物都长眠不醒，连白昼和黑夜也沉沉大睡，不再轮转，因此你见到这个长眠世界中一半光明耀眼，一半乌黑昏沉，你的爱妻，她就躺在光明与黑暗之间！”

只见桓宇一只眼睁得大大的，一只眼眯缝起来，一望而知他睁得大大的那只眼睛，正是在黑暗中瞧看景物，另一只眼则在光明之中，所以微微眯缝起来。

那深沉的声音响起来，道：“你已飞落她身边，你虽是被睡意侵袭，昏昏欲眠，但你却要挣扎支持住，要把她带着飞出长眠世界！”

桓宇面上闪过与睡神挣扎的表情，陡地厉声喝道：“我不要带她出来！”那两枚水晶球突然发出一声脆响，原来是上面的一枚蓦地跳起寸许，再掉下来，两球一碰，便发出一声脆响。上面那枚水晶球落下来时，已定不住在下面的水晶球上，滚跌落下。勾魂怪客崔灵手掌微展，两枚水晶球都平平托在他左掌之上。

第四章 勾魂摄心乱七情

桓宇眼珠一转，露出茫然若失的神情，宛如刚刚从大梦中醒过来，一时尚未醒透。

勾魂怪客崔灵头面皆用黑布蒙住，是以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但从他那对湛湛的眼光中露出惊讶的神色，可知桓宇此举乃是他平生第一次碰到，故此万分惊讶而从眼神流露出来！

眨眼之间，勾魂怪客崔灵已经恢复正常，然后大喝道：“桓宇，你的爱妻在此！”

喝声中只见他双手齐出，霎时已叠起两枚水晶球，紧接着将第三枚轻轻稳放在最上面。

单单是他这一手三枚水晶球相叠的功夫，武林之中只怕没有第二个人办得到。这并不是说他的武功可以压倒天下群雄，而是这一手功夫必须加以特殊训练的苦功。一些功力深厚一如崔灵的高手，手掌虽然可以平伸出去，纹风不动，但未练过这种特殊的指力和眼力，便是一枚水晶球也放不住，何况要叠上两枚之多。

那三枚水晶球上现出三双深邃的魔眼，桓宇缓缓转过头来时，恰恰见到这一叠三枚水晶球，自然也见到球上的三双眼睛。

他微微一怔，勾魂怪客崔灵已用深沉有力的声音道：“你的爱妻躺在长眠冥界之中，睡得好生安稳啊！这长眠世界远在大海的尽头，与漫漫长天交界之处，任谁也不能到那儿去打扰！”

桓宇怔一怔，双目凝视住那三枚水晶球，霎时又陷入虚无飘渺的幻想世界之中。

勾魂怪客崔灵松了一口气，他平生施展这种勾魂摄心大法，从来不曾用过三枚水晶球之多。他早就看出桓宇心神强固，所以一出手就施展两枚水晶球，果然成功，却不料刚才一言有误，这桓宇马上就挣醒。幸而他见机得早，及时使用三枚水晶球再制住桓宇。

因此今日的经过。在勾魂怪客崔灵来说：“已经是毕生中最吃力的一次。

他松了一口气之后，暗暗忖想道：“此人心神之强固诚然罕见，但他刚才的举动，更是令人感到难测，适才我料他爱妻已死，是以命他将爱妻带出长眠世界，这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任何人都会服从此令，何以此人既是刻骨思念，却又不肯带她离开长眠世界？”

他如果测不透这一点，便无法再发布命令，否则这一次失败之后，他不但白白耗费许多真元心血，同时由于三枚水晶球相叠已是勾魂摄心大法中最高深的法门，此法如不能制住，更无别法可以奏功。

勾魂怪客崔灵用心思索了一阵，想定了三四个应付的计划，便收摄心神，用出全力，缓缓道：“你已见过爱妻，现在振翅高飞，你想离开这长眠世界，但仍然在上空盘旋，舍不得就此与她永别！”

桓宇面上及身体表现出的神情和轻微的动作，与勾魂怪客崔灵所说的话无不吻合符节。

勾魂怪客崔灵又接着说道：“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你盘旋数匝之后。终于展翅高飞，飞离这长眠世界！”

他的话刚刚说完，桓宇蓦地大叫一声，睁眼喝道：“谁敢要我离开许薇姊姊！”喝声中那勾魂怪客崔灵掌上的三枚水晶球狠一震动，发出两声清

脆轻响，接着一齐掉落在他掌上。

崔灵眼中射出惊讶愤怒的光茫。他早先已想定了三四个应付的计策，谁知一句话说错，桓宇便自惊醒，那些应付之计毫无用处，不过由此却可知桓宇不但心神强固，曾受训练，兼且是个大悲大喜的性情中人。

桓宇目射奇光，厉声道：“我那许微姊姊往何处去了？即速从实供出，不然的话，休怪我用天地间至高无上的五大毒刑整治于你！”

勾魂怪客崔灵微微一震，沉声道：“武林五大毒刑乃是名家不传之秘，难道你都识得？”

桓宇哼了一声，道：“你若是害怕，赶紧从实招供？”

勾魂怪客崔灵凝目与桓宇双眼对视，四道目光都宛如冷电一般，互不相让。过了一阵，崔灵左掌一伸，再度平举胸前，右手极快地将那三枚水晶球叠起来，这三枚水晶球隔开两人目光。但桓宇仍然怒目向那水晶球上映现出来的三对眼睛注视。

他似乎已恢复自制之力，面上如梦如幻之色已经消失，不过从他仍然怒目相视的神情推测，分明心中魔幻未灭，依旧以为对方乃是藏起他的许薇姊姊的人。

勾魂怪客崔灵缓缓后退，每退一小步，水晶球上的眼睛便缩小了一点，退了四步左右，水晶球上映现出的便不止是一对眼睛，连黑布蒙住的头部也出现在那三枚水晶球上。这时他已变成三个头六只眼睛的怪人，桓宇毫无畏怯之意，目光从上到下，又由下到上，来回扫视三枚晶球上的人头和眼睛。

又过了片刻，勾魂怪客崔灵发出深沉有力的声音道：“我这三枚水晶球上，可以显现出前后五百年之事……”

刚刚说了这两句，只见桓宇剑眉一耸，嘴角露出轻藐之色，崔灵登时改口道：“更可以查知人间任何隐秘，桓宇你若是要知道许薇下落，可从晶球上查看！”

桓宇冷笑一声，道：“她已经死了，用不着你费心查看啦……”他接着长叹一声，眼眶中突然涌现泪光。

崔灵三番四次碰壁撞钉，却更加激起他的兴趣，正如善奕之人遇到了对手，一方面情难自禁，一方面聚精会神对付强敌。

这时桓宇似乎已经完全恢复了神智，移开目光，投向空际，只见长天万里，碧净如洗。

崔灵平生施展这勾魂摄心大法，最多只用上两枚晶球，从不失败。但这一次耗费不少真元心备，连接两次施展三枚晶球，竟告无功。用上三枚晶球已是这勾魂摄心大法中的无上法门，更无再高之法。但他毕生沉潜此道，已经是一代高手，在没有法子之中，仍有出奇制胜的手段。

只见他迅速收回那三枚晶球，口中大喝道：“桓宇，你且瞧瞧我的面目……”说时举手将罩住头面的黑布掀开，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桓宇沉溺在伤心的无底深渊中，世上之事，实难令他心移神转。可是耳听对方提起“面目”两字，登时泛起好奇之心，不禁收回目光，向崔灵面上望去。

只见眼前出现一张极是俊美的脸庞，长眉入鬓，鼻如悬胆，唇红齿白，发似点漆，当真是世上罕见的美男子！

桓宇惊讶得睁大双眼，但就在他心情波动之际，那勾魂怪客崔灵伸手在面上一抹，顿时又变了一副面目，但见面上尽是紫黑疤痕，凹凸不平，双眉

全无，只剩下左边一撮黄毛。鼻子深深凹陷，踊唇缺裂不整，露出一副焦黄残缺的牙齿。

这副相貌可以说得是天地间丑得无可再丑的了，不但面上眉目鼻嘴全部残缺变形，连耳朵也都是每边胜下半只。似乎已找不出一人形，何况连面目也尽是癍疤，紫黑纠结，令人作呕。

这一美一丑之间，相去何只霄壤，予人以闪电轰击般的印象，深印心头。

桓宇双眼已睁得不能再大，嘴唇也微微张开，此时已几乎丧失了一切自我的思维，眼前心中只有这么一个丑恶狰狞的景象！

勾魂怪客崔灵冷森森道：“我这副面目丝毫不假，且看一样有力证……”话声甫歇，只见他左手举起，五指之间握住一把五寸左右的锋利短刀。就在桓宇还来不及转念推想此刀用处之时，崔灵健腕一翻，刀光一闪，锋快薄刃已插在面颊之上。若然单是插入面颊，也还罢了，他却似还嫌不够，左手一沉，刀刃便在面上划开一道三寸来长的口子，登时鲜血喷溅，沿着下颌流到脖子！

桓宇眼见这等残酷可怕的景象，不由得打个寒噤，目光微转，似是要避开他鲜血淋漓的狰狞面孔，谁知恰好与对方那双精光闪动的眸子相遇，顿时心灵大震，不知不觉中已进入恍惚迷离之境。

勾魂怪客崔灵这一下手法，委实高绝寰宇，即使是比桓宇世故深上百倍之人，此时也不免坠入他壳中。

两人四目互视，过了半盏热茶时分，桓宇眼帘缓缓垂下，变成双目半瞑，满面尽是迷离恍惚的神色。

崔灵沉声道：“告诉我许微因何而死？”

桓宇道：“她是自杀而死的……”他的声音虽是如梦如幻想，但隐隐流露出悲怆之意。

崔灵道：“她为何要自杀？自杀之时，除了你之外，还有旁的人在侧么？”

桓宇缓缓道：“我特地从军中请假去与她会晤，半夜里才见她一面，次日她就服毒自杀了，我至今不知其故。她家中之人不知道我们已有盟誓，也不知我们半夜见过面，是以我连她最后的遗容也见不到！”

崔灵这一生见识的希奇古怪之事，真是屈指难数，但目下这件事却是他闻所未闻，不禁大为好奇，当下道：“你没有亲眼见到许薇尸体，怎可咬定她业已亡故？”

桓宇道：“她的尸体第二日方始下葬。那天晚上我彻夜在灵堂周围徘徊，但终于不敢揭棺查看，不过，我知道她真的死了，永远离我而去！”

崔灵道：“你一件一件告诉我，第一，你何以不敢揭棺查看明白？第二，你怎知她必死无疑？”

桓宇长叹一声，道：“我因怕揭棺查看，得知她确实死亡，所以我宁可不去查看，心中还可存有万一之想……唉，可是我第二夜到她闺房中凭吊之时。却发现床下有一只已经碎裂为二的青玉手镯，那是她一向戴在玉腕上的心爱饰物，掉在床上，无疑是她体内毒性发作之时，辗转挣扎，手腕碰在床沿上，因而撞断！”

他满面尽是悲恸惨凄之容，勾魂怪客崔灵一点不敢松懈，运足精神力量，紧紧控制住他。而且不再追究此事，免得他刺激过甚，突然又醒转。

他细细思索一番，觉得桓宇这一番话不大可信，并不是说桓宇此刻还会砌词骗他，而是桓宇的话多是臆测之词，只要是稍具心计之人，摸准他的脾

气，布置此等假局，毫不出奇。

他想了一会，沉声道：“那只碎裂为二的青玉镯一定被你拣拾起来，藏在身上。你且拿给我瞧瞧，便知此镯是有意击碎，仰是无意！”

桓宇道：“我已将这青玉镯投棺安葬，那样我才能筑坟树碑！”

勾魂怪客崔灵摇摇头，道：“你当真可称为世之情痴了，这一来还有谁人知道许薇是生是死呢？我且问你，你可有情敌么？”

桓宇迟疑一下，道：“没有！”

崔灵沉默片刻，留神查看桓宇的神态，才缓缓道：“你何以犹疑一下，方始作答？”

桓宇道：“虽然有一个人向她追求，但我那许薇姊姊亲口对我说过不会背盟违誓，她不但一点也不喜欢那人，甚且还讨厌他和恨他！”

勾魂怪客崔灵面上肌肉抽搐一下，似笑非笑，丑恶恐怖之极。他道：“这人姓甚名谁？”

桓宇道：“他姓杨名超……”崔灵忽然轻轻啊了一声，接口道：“这杨超可是江南人氏，长得高大雄壮，使用一柄厚厚的金刀，骁勇善战，是也不是？”

桓宇道：“不错，不错，不过他虽是憨不畏死，但骁勇善战却淡不上！”

崔灵仰起那张丑怪无比的面孔，喃喃自语道：“这人在军中之时，冲锋陷阵，勇敢无比，自然可以称得上骁勇善战四个字，若是与武林高手搏斗，虽勇何用？”

他双眼之中闪动着兴奋的光芒，急急问道：“这人现在何处，快告诉我！”桓宇身躯一震，沉吟不语。勾魂怪客崔灵厉声道：“快告诉我！”桓宇似是抗拒不住他的命令，呐呐道：“他……他……”猛然身躯又是一震，双目大睁。

勾魂怪客崔灵万万料不到这一句平平凡凡的问话，居然刺激得对方醒转，饶他老奸巨猾，城府深沉，这时也不禁呆住。

两人寂然相对，片刻工夫之后，桓宇皱眉道：“我怎么啦？好象做了一场大梦！”

崔灵大喝道：“你马上就要睡着，现在眼皮已感到沉重……”这两句话他说得声色俱厉，口气之中流露出无限自信。

原来这勾魂怪客崔灵的勾魂摄心大法，等于现在的催眠术一样，他一方面以精神力量压倒对方，一面必须运用巧妙的暗示，使对方陷入迷离恍惚之境，然后发布命令，除了抵触对方深植心底的观念，才会突然惊醒之外，其余凡有命令，对方无不遵从。

崔灵由于对方一连三次惊醒，不由得怔住，桓宇本是内家高手，摄心定神之力极强，得到一丝空隙，登时完全恢复神智。

他双眉一皱，道：“我一点也不困，精神好得很呢，大爷何故连番大叫？”勾魂怪客崔灵气得哼了一声，举手将头上飞布拉起来，遮住头面，连忙走开一旁，凝眸思索。他最感到不解的，便是这个年轻英俊的人，一方面十分容易被他勾魂摄心大法制住，可是另一方面又十分容易惊醒，这种现象，的是罕见罕闻！他必须想通这个道理，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另行施展绝招。桓宇暗暗运功行气，忽然发觉自己已经恢复了八九成之多，胆气一壮，厉声道：“喂，你听我说！”

勾魂怪客崔灵听他叫得无礼放肆，勃然大怒道：“你可是叫我？”桓宇

心中冷笑一声，忖道：“方才我一身武功只剩下两三成，自然不肯轻易开罪于你，免得被你杀死，龙虎庄之人无一知晓，目下我已恢复了八九分，纵然打不赢你，还可逃走，那里还用得着对你低声下气！”

他在心中转念之时，面上自然而然流露出轻藐骄傲的神色，勾魂怪客崔灵擅长观察别人心事，这时已了然于胸，放声怪笑道：“好，好……你有种”桓宇应道：“须知龙虎山庄之中并无贪生怕死之人，我方才故意低头示弱，不过想试一试你的邪法罢了！”

崔灵招手道：“来，来，我勾魂怪客崔灵平生说一不二，永不更改，你还有机会，如若得手的话，崔某今日便饶你一死！”

桓宇大踏步冲上去，相距尚有四五尺远，双掌已经一齐拍出。崔灵感到对方掌风虽是猛烈，但内力不强，口中不禁发出一声冷笑。

眨眼间桓宇已击中他身躯之上，先是左掌吐力，“蓬”的一声，崔灵身形一震，脚下险险移动。桓宇这一掌仍然敛住三四成功力，接着右掌掌心一吐，才是施展出十成功夫。

掌力到处，勾魂怪客崔灵忽地轻如飞絮柳丝般飘开寻丈，接着迅如闪电般拍出一掌，顿时一股强劲绝伦的力量宛如怒潮狂涛般向一丈外的桓宇身上猛冲急撞。

桓宇心头一震，心想这个魔头果是灵警绝世，武功奇高。不但及时看破自己的阴谋，还能随机应变，以绝妙手法及深厚功力，发掌兜住自己的掌力反击回来。

因此这一掌等如两人联手合击，力道之猛，自是无可比拟！他心念急转之际，人即斜斜闪开数步，让过这一记凌厉如山的真力。

勾魂怪客崔灵口中怪笑一声，道，“好家伙，你也接我三招看……”喝声中忽扑到桓宇身前五尺之内，一掌迎面拍去。他掌力一发，劲风呼啸，当真是势威力猛，武林罕见，而且手法绝快，这一掌拍出之时，已迅快无伦地变了四五式之多。

桓宇沉着应战，左腕翻出，疾拿敌腕脉穴，右手直竖如刀，迅劈敌人左肋要害。这一招毫无出奇之处，但攻守兼备，却具无限威力！

崔灵口中喝一声“好”字，斜闪一步，让过敌人招数。紧接着双掌连环猛劈，眨眼之间，已劈出五六掌之多，一掌威力比一掌强猛劲厉！桓宇身形完全被对方掌力笼住，无法不出掌封架，“蓬蓬蓬”一连五响，桓宇脚下虚浮，退了八九步远，但觉胸口血气浮动，气促心跳，只差一点没有喷血倒地。

勾魂怪客崔灵稳稳站在原处，不声不响，似是击出这威猛绝伦的数掌之后，即须运动调息，方能再度进击。

桓宇急忙运转真气，流行于全身百脉，片刻之间，胸口那阵郁闷浮躁才渐渐平复。

这时眼见勾魂怪客崔灵已经举步迫近来，心头一凛，情知自己功力刚刚复原之际，实在挨不住他再度猛攻，心念一转，提气厉声喝道：“你如果要与我决一死战，那就先把这对姊弟放走，我桓宇一定奉陪！”他提气运力，迫出这几句话，声音响亮异常，远传数里。

勾魂怪客崔灵暗暗一怔，忖道：“这厮内力极是深厚居然有越战越强之势。尚幸根基虽佳，出手时却未能远尽全力，还则胜负之数，正难逆料！”他转念之时暗中催动体内真气，运行于全身经脉之间，提紧真力。原来这勾魂怪客崔灵的武功别成一家，走的完全是刚强威猛，有胜无败的路子，能够

将全身数十寒暑苦修之功，在那连环数掌中完全发挥出来。因此每次出掌猛劈之后，若然不仗招数手法攻敌取胜的话，就得调元运息，聚集功力，始能再度使出这种连环迅劈的掌法。

这勾魂怪客崔灵一身武功中，以这一路“神雷五掌”最具威力。刚才发挥之后，估计敌人最少要有一炷香的时间才稍为恢复，是以便不抢上去继续以别的招数出手伤敌。原来这也是他的癖性之一，最是喜欢用这“神雷五掌”活活劈死敌人，才感到特别痛快。

那知敌人不但极快就恢复功力，而且出声喝叫之时，内力绝强。崔灵便以为对方内功根基特别强固，心法精妙，所以越战越强。

因此不敢大意，赶紧再度运气提聚功力，以免一时大意，折堕一世威名。他冷冷一晒，道：“那对姊弟又碍了你甚么事来着？”

桓宇凛然道：“我虽是不惧你的武功，但这等邪门妖法却不好对付。万一你落败身亡的话，这对姊弟敢不是永远痴痴呆呆！”

勾魂怪客崔灵桀桀怪笑道：“好个不知天高地厚之徒，你今日只要能从我神雷五掌之下逃生，已经是奇逢异数了，好，好，我就把这对姊弟放走！”他肩头微微恍处，桓宇只觉眼前一花，那崔灵已失去踪影，心中不禁大惊，暗想这武林中真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似他这种移形换位的身法，大概当世之中，只有几个人办得到！

这时勾魂怪客已经站在那对姊弟之前，正在施术，桓宇不敢怠慢，赶紧收摄心神，运起家传内功心法，调元养息，

他一口真气在体内迅速运行了一周天，力气渐渐恢复，胸口那阵血气波荡也消失了。抬头望去，只见勾魂怪客崔灵举起双手，五指捏着拳头，停在双肩之处，不言不动，也不知闹甚么玄虚？

他心中一动，忖道：“这勾魂怪客崔灵刚才连环拍出五掌，威势宛如迅雷霹雳，这种掌法万难当得！照道理推想他这种掌法必是集聚全身功力，蕴在五掌之内一齐发出，因此发掌之后，本身功力，一定减弱。我如果能够知道他怎生能将全身功力提聚在一起的法门，那就不会落败了，我用他提聚功夫法诀，只是集聚全身功力抵抗他这五掌，自是容易得多，而我的功力虽然及不上他，但在这等一难一易的情形之下，便扯平了！”

原来桓宇是从勾魂怪客崔灵施术之时不言不动的情形，猜出他正是借着施术为藉口，暗暗调元运气，提聚功力，以便作二次进击。他平生未曾听说过有这么一门功夫，所以一直用心寻思，此时触动了灵机，立时明白。他也晓得这种“神雷五掌”的秘传诀落在普通的武林人手中，毫无用处。因为内力造诣若不是练到象崔灵这等沉雄深厚的境地的话，纵然提聚全身内功真力，一齐发出，但碰上内家高手，不但抵挡不住，还可以反震回去，那时节真是有死无生，危险万分。此所以这等绝招密艺，一定要内功深厚达到不怕敌人硬挡的高手才有用处。

桓宇转了许多念头，却仍然寻思不出退敌脱身之法。耳中忽听崔灵用那威严自信的声音喝道：“醒来！”

抬目望去，只见他双拳向前一伸，十指齐放，生象是双拳之内原本握住这对姊弟的灵魂，此时送回他们体壳中似的。

再看那对姊弟时，果然应声惊醒，眼光四射，满面怀疑讶骇之色，望着那个鬼魅般的黑衣人。

桓宇朗声叫道：“你把这对姐弟放走，足见你虽然修炼这种邪里邪气的

勾魂摄心大法，却当真不用此为恶，桓某甚感佩服！”

勾魂怪客崔灵冷哼一声，道：“你佩服不佩服，岂放在我心上……”话虽如此，他心中其实甚是受用。

桓宇大声道：“你们这对姊弟即速返家，不可在这处周围窥探，不然若是再碰上这个勾魂怪客，那就凶多吉少了，快点走吧！”

那对姐弟本来心中恐惧万分，可是自从桓宇发言，他们见到还有个活人在一边，这才稍减心中恐惧，但他们也不敢多看桓宇一眼，原来桓宇虽然长得英挺俊朗，可是一身夜行衣上，血迹斑斑，他身上所受刀伤，虽然已经上药止血，可是仍然看得出刀痕，寻常乡村之人，见了自是十分害怕。那对姊妹不敢多望，拦住手急急奔出谷去。

勾魂怪客崔灵等到那对姊弟走到没影没踪，才转目望住桓宇，冷森森怪笑一声，道：“你想他们去勾引救兵，只不过多害几个无辜村人而已。”

桓宇气往上冲，道：“笑话，我几时有此存心？”

他的态度都是出自衷心，崔灵世故甚深，眼力锐利，自然看得出来，当下点点头，道：“就算你没有这等存心，但他们一定会勾带村人前来，不过这也不关重要，你焉能支持到村人到达之时，还不死在我掌下？”

桓宇道：“好啊，你当真要取我的性命？”

勾魂怪客崔灵听出他话中有话，冷森森哼一声，道：“难道我不敢下手？这话真真好笑得很！”

桓宇仰天大笑道：“说得好，你正是不敢杀我……”

他话声一顿，只见崔灵身体突然暴涨了不少，一看而知他已运足功力，单靠自己话一说完，就立下毒手。

他面上毫无惧色，接着道：“除非你自毁诺言，你说过只要我在三次出手之中，能够将你迫得脚下移动，就算我赢了。一是那恶鬼岭任我出入，不加阻拦，二是不取我性命。这都是你自己亲口答应于我。我刚才第三次出手，你被我迫得飞退一丈，我赢你输，已成定局！”

他明知眼下情势甚是危急，如果这一番话无法制止他下毒手的话，自己纵是很快就会内力不继，因而惨遭落败也得奋力应战了。

在这生死关头，他的口才突然得锋利轻健，侃侃道来，道理十足。勾魂怪客崔灵默然不语，身渐渐缩小，回复平常大小。显然这一番话大大收效。整座山谷中，寂无人声，宁静之极。

过了片刻，崔灵冷冷道：“你说得有理，今日我不取你性命就是，但却要捏断你双手筋络……”

桓宇面不改容，道：“应该，应该，单单废去双手，换回一条性命，也算公平。”

崔灵道：“此外还有一条生路，可以供你选择！”

桓宇心中大感惊讶，道：“是甚么路？”

崔灵道：“你世故未深，因此天份虽高，悟性有余而应变不足，我实是爱惜你这种美质良材，如果你肯拜我为师，包你日后武林独尊，无敌天下！”

桓宇道：“原来如此，我如果拜你为师，你自然不会捏断我双手筋络了，不然你收了我这个残废之人做弟子，也没有用处……”

他说话之时，心中暗暗想到这厮自视甚高，坚信能够赢我，此一忖测原是不差，但他才刚刚明明被我镇住，待我如平生仅遇自强敌，为何突然间就视我如无物，自信稳操胜券？

还有令人迷感的却是他并不深知我的底细，何故一口要收我为徒？除非是爱才成痴之人碰上了举世少有的美质良材，方会如此冒失鲁莽。可惜他既不是爱才成痴之人，我也不过是中人之质，此事大出情理之外，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这些念头说时罗唆，但在桓宇心中，却是一惊却逝，只费了瞬息工夫而已。

崔灵冷笑一声，正要说话。桓宇忽地恍然大悟，想道：“对了，对了，我叫那对姐弟走时，已被他听出我真正仅存的功力，同时此举在下意识中，分明显示心怯。他乃是专门研究人类精神心灵的专家自然看出其中秘密……”

想到这里，崔灵已开口道：“你心中转甚么念头，我无不了如指掌。老实告诉你，我收你为徒之故，便是你不但可以尽传一身现有的武功以及一些尚未参悟的上乘功夫，同时还以传承我这天下无双的“勾魂摄心大法”，你兼有肉体及精神两种绝学的话，自然可以称尊于天下武林了，现在闲话少说，待我先以一身真才实学击败了你，再让你选择你的命运！”

这勾魂怪客崔灵开口果然猜中桓宇心里两个疑问之一，桓宇暗想这厮也不算十分吹牛。

他自然不信崔灵的话，肚中暗暗冷笑，口中道：“你的勾魂摄心大法是不是举世无双，我还不晓得，暂时不下评语。但说到你的武功……”崔灵冷冷插口道：“哼，说到我的武功，如果要取你的性命，只须十招，你信不信？”

桓宇道：“我不是信，但不大服气就是了！”

他答得甚是出奇，崔灵面上表情虽也看不见，但眼中闪动的光芒，却透露出他心中的惊讶之情。

桓宇接道：“你不过是仗着神雷五掌这一路邪里邪气的武功而已，若是正正式式交手争锋，莫说十招。一百招也赢不了我！”

他这一番话有两个用意，一是希望他激怒之下无意透露出神雷五掌提聚功力之法。一是希望激得他答应不使用神雷五掌，那时动手拼斗，说不定能仗着独门武功心法，赢个一招半式。

本来凡是内家好手，与敌人生死拼斗之时，没有不能在拳脚上发出全力进攻或防守，若是内功火候不到炉火纯青境地之人，使完这五掌之后，势必真力枯竭，不堪再战。

故此这一路武功绝艺，一定要是真力深厚，内功能够极快地调元运气生出新力的武林高手才敢施展。

勾魂怪客崔灵怪笑一声，道：“兵法上有道是“失其所强者弱”，这种神雷五掌并非寻常武功，又是我擅长的绝技，我怎肯舍长用短，你的话未免太强词夺理了！”

桓宇心头一震，忖道：“这回糟了，此人虽是骄傲自恃，但在紧要关头时却是软硬不吃，唉，好个“失其所强者弱，看来我桓宇今日万难全身而退了……”

他刚想到这里，崔灵双掌一击，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厉声道：“我已说过不取你性命，何用这等惊惧，来，来，不要再耽误时间！他退开数步，招手叫桓宇上去。

桓宇低低一哼，大声道：“我明知功力逊你一俦，今日势必落败无疑！”

崔灵皱眉道：“偏你就有这些话好说，败又怎样？莫非打算不战而降么？”

桓宇说道：“你错了，我绝不能投身在你门下，但如若双手筋络碎断，活着也没有甚么意思，因此我打算与你决一死战……”崔灵不禁讶异地哦了一声。

桓宇接着又道：“你如果将神雷五掌的练功秘诀告诉我，再给我个时辰的时间，待我找出弱点，寻思破法，如若仍然败伤在你掌下，决无怨言！”崔灵听了这话，居然不出言嘲讽或加以耻笑，竟自默然寻思。

过了片刻，才点点头道：“好，不过条件却要稍加改动，那就是你如若仍然败在我双掌之下的话，你用不着死，你不用着断去双手筋络，也用不着拜我为师！”

桓宇怔一下，接口道：“那么你要甚么？”

崔灵诡笑一声，道：“只要你尽其所知，详细回答我的问话，不得隐瞒欺骗！”

桓宇道：“哦，原来你要收我为徒之故，就是在此！”

崔灵道：“大丈夫一言立决，何必节外生枝！”他这话说得甚是豪迈，桓宇听了，毫不犹豫，点了点头，长笑一声，道：“好，就是这样！”崔灵清一清喉咙，便大声朗诵这神雷五掌的修功心法，桓宇面容枯寂，如入定老僧，也不知听见了没有？

崔灵一面朗诵，一面注意他的神情，见他一直低眉垂目，测想不透他是不是当真句句记住，当下越念越快。

原来这神雷五掌在掌法上毫无秘诀可说，在他们这等高手而言，只须一点就透，只是那一套将全身内功提聚，一齐发出的练功心法，甚是复杂高深，尤其是在提聚过程中，要以意运气，此一过程颠来倒去，单是奇经八脉和十二正经的次序先后，就十分难记。

崔灵背诵完这一门神雷五掌的练功心法之后，便不言语，山谷之中寂然无声，但闻桓宇断断续续的呼吸声。

过了一阵，崔灵忽然心中大惊，忖道：“这厮的呼吸断断续续，分明是在默默背诵练功心法。难道此人记性之佳，竟达过耳不忘？”他惊疑地望着桓宇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庞，正要设法扰乱他心神。

忽见他转身走开，坐在数丈外的大树下，瞑目沉思。崔灵毫无办法，只好耐心等待。

要知他自视甚高，虽是与正派武林之士为敌，却不屑做出阴谋诡诈之事。如果换了别人，一定不肯让桓宇有机会潜心思索。

那神雷五掌虽是武林中一门绝艺，但只要是内功深厚之士，识得真气运行全身经脉的次序先后，便自然而然能够提聚全身内功真力在五掌之内发出。因此难只难在施展这宗绝艺之人，是否具有足够深厚的内功以及能不能记住那七次气行经脉的次序而已！

到了半个时辰，桓宇一跃而起，朗声道：“行啦，请前辈赐教！”

他学会崔灵的绝艺，虽然说不上投师学艺，但到底有此意味，是以口中特地尊他一声“前辈”勾魂怪客崔灵走到他面前，深深叹一口气，这一刹那间，这一口真气已在他体内正经奇脉流转七次，神雷五掌奇功已经行功圆满，随手可发。

桓宇见他身形暴涨，形态威猛，心中微凛，忖道：“此人初见之时，只觉得诡异可怕，但一经接近，才知道他一身功力之深厚精纯，已是当今武林有数几位高手之流。那铁血大帝手下居然有此人才，他本人竟不知有多么厉害？”此念甫自心头掠过，勾魂怪客崔灵已大喝一声，举掌迎面劈到。

他掌势一发，宛如惊涛骇浪般冲涌迅击，笼罩范围甚是宽广，这神雷五掌一发就是五下，连环不断，掌力结成一股强劲绝伦移山倒海的气流，一阵一阵向对方涌去。

桓宇早就领教过他这一门绝艺，此刻早已有备，双足牢牢钉住地面，双掌忽而斜拍，忽而横扫，也自发出极为强劲的力道，以“黏”“引”两诀，卸开迎面冲到强大压力。

那神雷五掌的威势宛如一场风暴似的，桓宇则如飓风中的盘石，伫立不移。

风暴瞬息消逝，只见崔灵和桓宇各各站在原处，凝目相对。

桓宇面容十分沉重，似是五掌抵挡下来，已经用尽全力。

崔灵冷冷道：“很好，很好，你以我神雷五掌的心法提聚起全身真力来抵挡我的攻势，一攻一守之间，大占便宜，这一手虽是投机取巧，但颇为有用，可惜你内功毕竟有限，真力不断，目下已是强弩之末，我就用别的招数，看你挣扎到几时？”

桓宇不敢开声回答，暗暗运功行气。崔灵欺近他身前，举掌斜斜斫下的掌势。谁知对方左掌忽出，正好功向他肋下要害。

心头一凛，急急施展家传绝学，抬起的掌势突然沉下，手肘微翘，恰好封住敌掌来路，“拍”地一响，桓宇踉跄冲开七八步之远。但他这一招纯是防身妙着，借势冲开，卸去敌人掌力，是以脚下一拿桩，已经稳稳站住。不过手肘也感到一阵酸麻，不由得暗暗佩服对方内功之深厚确实惊人。

崔灵口中喝声“好”字，人已跃到他跟前，双掌齐出，只见十只手指，在他上中两盘的要穴奇上幌来幌去。

这一招“分云找穴”，奇穴奇奥辛辣兼而有之，只要其中一个指头点中，桓宇不死即伤。

桓宇双眉一耸，急急疾退两步。但对方如影随形跟了上来，十指伺隙，已经贴近他身上要穴。

桓宇双掌封住面门胸口，上身一仰，底下蓦地踢出了一脚，快逾闪电。崔灵哼一声，转身卸步，让开他一脚，桓宇逐消解了来势。

勾魂怪客崔灵大感诧异，跃开两步，冷冷道：“你怎识得我这一招“分云找穴”的奥妙？”

桓宇道：“我只是随机应变，你看还不错吧？”其实他心中也大感惊诧，不禁想起昔年严父传授武功之时，曾经单独教他练了三招毫不连贯的招数，都是以攻为守的妙着，这一招出脚猛踢敌人膝盖波罗骨的招数，正是那三招之一。

这还不奇，奇就奇在他自从出道以来，这三招从未有机会用过，想不到竟是由这个邪派高手第一次迫出这三招之一。

勾魂怪客崔灵摇摇头，却不说话，赶快凝神运动。

桓宇那敢怠慢，连忙调元运气，催动丹田中透出一股真气，穿行于奇经八脉以及十二正经，刚刚转了七遍，崔灵大喝一声，迎面一掌劈到，又施展出“神雷五掌”。

他的掌力如狂涛怒潮般一阵一阵向桓宇冲击，威力比上一次更见凶猛。

桓宇仗着神雷五掌的心法，提聚起全身内家真力苦苦抵御。他虽只守不攻，但这一趟是竟站不住脚，到那最后一掌时，连退五六步才站住脚。

崔灵冷笑一声，道：“我如若此刻立即迫上，你已无招架之功，但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再行施用这神雷五掌便了！”

桓宇明知对方的话毫不夸大，但心中一点也不气馁，奋起平生勇气和意志，催动体内真气，穿流于全身经脉中。

这时天色陡然变得十分阴暗，原来乌云四布，将太阳遮注，山风也变得凉飕飕的，似是马上就要下雨。桓宇心无旁骛，竭力催动真气，但一个人精力总有限度，他连继续挡住崔灵两次猛烈攻势之后，实已经耗尽真力。

这时那股真气在经脉中穿行得十分缓慢，许久工夫才走了三遍。

勾魂怪客崔灵跨开大步，迫到他面前五尺之内，提起右掌，正在劈出，目光到处，只见桓宇仍然聚精会神，催气运功。看来连他欺到面前还不晓得。

他只要铁掌一落，桓宇立时便得丧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勾魂怪客崔灵傲气陡生，冷笑一声。道：“好，我就等你运功完毕，始行出手，且看你怎生抵挡我这五掌？”

桓宇理也不理，全心全意催动真气。崔灵森冷地接着道：“我自从前年始出任恶鬼岭总司之职，手下统辖二百余人，无一不对我畏俱万分。他们是我的部属，原也不足为怪。但这两年来我见过不少武林人物，也是无一不是自然而然地泛起骇惧之心，只是你是例外。但以我想来，你若是见过我以何等严厉手段对付属下的话，哼，哼，我就不信你还能有此胆量？”

桓宇听得明明白白，可是他此刻正是体内真气运行最后的要紧时候，是以不能开口作答。

崔灵见他功行未满，沉默了一下，又道：“老实说，我今日行径自家也觉得有点特别，若依我平日性情，早就把你抓到岭上，打入黑暗地狱之内，然后才慢慢整你！”

桓宇深深吸了一口气，身形微涨，朗声道：“承蒙你让我催气运功，心中实是感激，是以你虽是口气狂傲自大，我却不加计较！”

崔灵冷声道：“你准备好了么？接掌……”喝声中举掌迅疾劈去，掌势甫发，强劲绝伦的掌力鼓荡起狂风急飏，声势之猛烈，似乎还胜过前两次。

桓宇出掌迎敌，一触对方沉雄劲厉的掌力时，立刻施展“卸”字诀手法，但此时双方力道相去悬殊。崔灵第二掌劈到，登时把他震退四五步，接着第三掌又把他震得踉跄后退。脚步尚未站稳，第四掌第五掌相继劈到。

桓宇眼看败局已定，能够不立劈当场，已经是饶天之幸，心中方目长叹一声，蓦地眼前金蛇乱闪，紧接着一声霹雳，山摇地震。

原来这时天上阴云密布，虽未下雨，却忽地行闪雷电。这个霹雳恰恰劈在附近。只震得两人一齐倾侧跌开。

桓宇处于绝望之中，是以对于这个霹雳毫无所动。崔灵稳居上风，正在志高气扬之际，吃这霹雳蓦地一劈，顿时骇得怔了一怔。

要知大自然的威力实在远远不是人类所能比拟或抗拒，纵然是当世之间亿万人中挑选出来的强者，若是放置在大自然的力量，如飓风、地震、海啸或雷电闪轰之下，那时当真渺小得比蚂蚁还不如。

勾魂怪客崔灵虽是练有一身超凡入圣的武功，还怀有勾魂摄心的神通，但是闪电霹雳声威如此威猛，蓦地劈下，宛如劈在他们当中似的，任他是当

代高手，也不由得茫然失色！

桓宇被霹雳一震之力，迫开数尺，猛然醒悟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立时提聚起仅余的气力，举步向山谷中奔去。

就在他举步之际，狂风骤雨飚然而至，雨势有如倾盆四周顿时一片迷蒙水气，咫尺之外，不辨人影。

这一阵风雨不但遮挡住他们的视线，而且掩盖住一切声音。桓宇发足狂奔，他本来疲乏之欲死，但被大雨一淋，忽然恢复不少气力，转眼间已奔入谷后的群山之中。

一路上他摔了无数筋斗，弄得满身泥污，衣服尽被勾穿扯破。

如此奔了十余里路之后，才放慢脚步，但仍然不敢停下，生怕风雨一歇，与那勾魂怪客崔灵相距太近，以这强敌的脚程瞬息立至。是以深一脚浅一脚向前紧走。

这时风雨之势渐渐减弱，他只觉身上数处刀伤隐隐作疼，边走边看，原来这一阵急奔中，摔了无数筋斗，无意中已将伤口弄穿，此时已渗出血水。幸而他身上数处刀伤俱是在肩背腿臂等肉厚之处，此刻只要设法止血包扎起来，尚无大碍。

当下脱了身上已经破破烂烂的外衣，撕作长条，将伤口缚住，便又继续前行，走到傍晚时分，风雨已歇，夕阳余辉在天边堆染出无数奇丽霞彩，十分灿烂悦目。

桓宇这时已经筋疲力尽，腹中更是饥不可当。放目四望，但见四面都是青山绿树，也不知身处何所，心想如果是迷失在乱山之中，找不到食物充饥，加以伤痛疲累之余，非死在此处不可！

他心中不免气馁，垂头丧气地向一个斜坡走去，忽然听到一阵嘈吵之声，不由得精神一振，加快了脚步。

上得坡顶，放目望去，不由微微失笑，原来坡下有一片亩许大的草坪，绿草如茵，四周更有许多参天古树，连绵相接。

正对面有座七八丈高的翠岩，这片草坪正是在这座翠岩之下。此时只见无数猿猴在草坪中玩耍，奔跑跳滚，互相追逐。

桓宇刚想早先听不到一点声音，这群猿猴不知从何处突然而来。忽又听到一阵吱喳叫声，循声抬目望去，只见翠岩上出现了二三十头浑身雪白的猿猴也在其中。看它们的动静却无一丝一毫异状，只是叫声已寂，因此桓宇不知不觉中泛生异样之感。

桓宇打起精神，细加观察，忽然发现一大猿猴虽然一方面在草坪中跳跃打筋斗玩耍，但其中有三两只偶然在草地上找到一些甚么东西，便高高跃起半空，连打好几个筋斗，似是万分高兴。接着似是将打到之物放入口中咀嚼。

他查出这种反常的举动，便更加留意果然又发现好几只表现同样的动作。这一来他不由得大感好奇，暗忖这些猴子不知找寻甚么食物，如此高兴欢欣？

起初他测想是两旁参天古树所结的果实跌落草坪之中，这群猴子因而在草地寻找。但想想又不对，树上结的果实虽是会随风飘落草坪，但总不如落在树下的多，何况猿猴能够攀援跳跃，何须在草地中寻找掉下来的果子？然则莫非是这片草坪上的青草与别处不同？抑是在泥土中生长些甚么好吃之物？

自然光凭想象，决难证实真相，何况那群猿猴忽然都没有叫声，似是

所吃之物有关。他好奇之心一起，忍不住便从山坡上奔落草坪之中。

那一大群猿猴见人不惊，兀自打滚戏耍。桓宇踏入草坪之内时，有好几只还跌到他身上，却被他出手推开。

看了一阵，天色渐暗，还没有发现一点线索。他正感到灰心，突然左侧一只白猿高高跃起半空，连翻筋斗。桓宇急忙跃近去，忽感手足酸软无力，实在难以如平日般灵活纵跃，当下把心一横，俟得那头白猿落地之时，突然一掌拍去。这一掌恰恰击中这头白猿的脑后枕骨之上，他右掌击出之际，左手同时使出擒拿手法，抓住白猿捏住东西的右爪。

白猿一声不响，立刻死掉。

原来桓宇自知疲累已极，手脚无力，因此出手之时用尽全力。但他虽是手酸脚软，却总是内家高手，掌上发出的内力仍然有几分劲道，加以猿猴身上穴道部位，与人类大同小异。脑后枕骨的穴道乃是人身要穴之一，击中必死。是以那头白猿吃他一掌拍中，顿时气绝毙命。

桓宇自家倒吓了一跳，同时又怕出手击毙了白猿之后，其余的猿猴睹状，物伤其类，一齐群起围攻。若在平时没有甚么可怕，但目下却无法抵挡。当下急急四顾，只见四周的猿猴没有一头对他加以理会，这才稍稍放心，赶紧藉着尚未全黑的天色，察看白猿爪中之物，目光到处，却是一粒核桃坚硬的果壳。同时这粒核桃仁也仅仅是一枚核桃内果仁的一片，并非全颗。此事果然值得疑心玩味，他从猿爪中取过那片核仁，将猿尸放倒草地上，然后寻思道：“假如这核桃仁是猿猴自行带来了核桃，击碎剔出，则周围应有碎壳。但目下不但找不到碎壳，而且此猿只是找到了一片，极似是有人故意将桃仁撒在草地中，引诱群猿来此！”

正在寻思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冷笑，声音甚是尖厉，桓宇心头一震，暗想发出这一声冷笑之人离他只有五步之远，却不闻丝毫声息，无疑是个轻功卓绝的武林高手，当下回头望去，却又为这一楞。

原来他身后五尺左右，站着个白发皤然的老太婆，身上衣衫已经十分褴褛破旧，却十分干净。五官端正清秀，满面皱纹中透出红润之光，但双手枯瘦干黑如鸟爪，十分难看！

奇就奇在这位白发老婆婆双肋之下都挟着拐杖，双脚虽大，但显然已经完全残废，此时全靠这对拐杖支持住全身重量。由此可想而知她走动时，必定也得利用这对拐杖。桓宇本来以为来人必是个轻功超卓之士，那知竟是个双足残废的老妇，却能无声息地到了他身后，可见得天地之在，无奇不有。桓宇楞楞地望着她，那老妪嘴角微微一晒，道：“你可是看不惯老身这副残废样子？其实你比老身好不了多少，可惜这儿没有镜子……”她的声音十分尖厉，因此虽是调侃取笑之言，听起来却有点惊心动魄之感。

桓宇自顾一下，原来自己光赤上身，横一道竖一道布条缚住身上刀伤，不问而知形状十分难看。可幸面前之人虽是女流，但是年逾花甲的老婆婆，用不着因肉帛相见而感到不好意思。

他欠身拱手道：“晚辈岂敢有腹诽之举，婆婆未免多心了，晚辈姓桓名宇，敢问婆婆高姓大名？”

老妪霜眉一皱道：“哼，听你的口气，倒似是个正人君子，但出手如此歹毒，如狐狸现尾，总难掩饰心迹！”

桓宇谦和地道：“晚辈适才出手，实在是不知手底轻重，实在非是存心杀生！”

老妪冷冷一笑，道：“好，好，就算你是无意伤生害命……”她表露的态度词色中显然不相信桓宇辩词，默声道：“老身吕瑶，乃是昔年著名恶人之一……”

她停了一停，发觉桓宇面上并无丝毫惊讶之容，便接着道：“老身有个外号是百毒魔娘，不知你听过没有？”

桓宇啊了一声，道：“听过，听过，婆婆昔年威名震天下，晚辈焉能不知！”他说得十分真诚，一望而知绝非打诨。百毒魔娘吕瑶仰天厉笑一声，道：“老身只道江湖上已忘了百毒魔娘这个字号，谁知还有后生小辈识得！”桓宇心中想道：“武林中人重视声名，原不足异，只是象她这一把年纪的人，居然还未泯灭争强好胜，爱惜名声之心，却是少见！”

正转念时，百毒魔娘吕瑶笑声一收，道：“你既听过的声名，可知老衲昔年曾经做过何等样震撼天下之事？”

桓宇微微一怔，道：“晚辈记得婆婆是以剖胸验心一案，震动了天下武林！”百毒魔娘吕瑶道：“看你的神情，害怕只知剖胸验心四个字，内容却不大清楚！”

桓宇道：“婆婆果是明察毫发，晚辈确实不知详情！”

原来桓宇只听他父亲桓公玄提过“百毒魔娘”的外号以及她曾以“剖胸验心”震动天下武林，至于详情如何？桓公玄说这百毒魔娘既然已死，毋须再提。谁知这百毒魔娘吕瑶不但未死，还在荒山中出现相逢。

白发老妪平举拐杖，递到桓宇面前，道：“把那片核桃还给我！”桓宇自然不会要她的东西，反正看不出一点所以然来，当下将那片核桃放在她的拐尖之上。但那拐尖又细又圆，刚一放上，便自滑跌，桓宇两指一钳，钳住那片核桃，再次小心放上，他先用拇指顶住拐杖尖，这才轻轻放稳，百毒魔娘吕瑶厉声一笑，拐杖一挥，那片核桃飞落在群猴之中，登时被一猴子抢到放入嘴内。

桓宇方自一愣，只听百毒魔娘吕瑶冷冷道：“老身独自在这野猴山中住了数十年，孤苦伶仃，十分寂寞。你今日来得正好，可以陪我聊上数日！”桓宇暗想道：“她如此凄苦，我就陪她数日又有何妨。但我的计划却因此失败，这便如何是好？”

百毒魔娘吕瑶仍然冷冷道：“你可是不愿意么？”

桓宇虽然觉得她的态度太坏，但心想她数十年孤处山中，性情变得乖僻也是人之常情，岂能计较？当下应道：“晚辈不是不愿，只是想起一宗急事，心中感到不安！但老前辈不须放在心上，晚辈留下就是！”

百毒魔娘吕瑶诧异道：“这就奇了，你既有要事，为何不去办完再来，敢是路程极遥，来回费时？”

桓宇摇头道：“不，离此地最多五六十里路左右！”他停顿了一下，接着道：“晚辈本想趁那主持恶鬼岭的勾魂怪客崔灵未曾返岭之前，抢先一步，假扮他的形状，入岭探一探虚实。”

百毒魔娘吕瑶似是被他引起强烈的好奇之心，道：“数十里地，所费时间有限，你假冒那个什么怪客，若是被他发现，将有何下场？”

桓宇想也不想，道：“崔灵外号是勾魂怪客，武功比我强胜，若是吃他擒住，自是有死无生。”毒魔娘吕瑶道：“原来你是怕死，所以作罢！”

桓宇凛然道：“晚辈数年来出生入死，在千军万马中冲锋陷阵，遍身皆是伤痕，已不知死过多少次，岂不畏惧之理？”

她点点头，道：“这话有理，你身上不但新伤累累，旧日伤痕更是触目惊心。如此说来，你对老身谦恭有礼，却也不是出自畏惧之心了？”她停顿了一下，不等桓宇作答，接着又道：“瞧在这份上，老身替你想个办法！你先坦白告诉我何以放弃前赴恶鬼岭之故？”

桓宇道：“晚辈目下已经筋疲力尽，莫说此行可能碰上危险不测，须与强敌放手周旋，即使是一路顺利，出入自如，晚辈也无力走动！”

百毒魔娘吕瑶突然发出枭鸣似的刺耳笑声，笑声中那一大群猿猴分别散走，顷刻之间，整块草坪上只有这位白发皤然的老婆婆和赤着上身的桓宇。

桓宇笑道：“婆婆何故发笑？敢是晚辈说错甚么话？”百毒魔娘吕瑶道：“不是，不是，老身是笑你总算找对了人，目下老身只要稍施手法，投以灵药，担保你不但疲劳尽失，兼且还有过人之勇，此平日武功身手还要强上一倍有多！”

桓宇大喜道：“婆婆有此妙法，如果俯允加惠晚辈，此恩此德，绝不敢忘！”

百毒魔娘吕瑶阴阴一笑，道：“只要你要事后立即回到这野猴山中，陪老身谈上数日，那就行了！”

桓宇连声答应，不过却觉得这位老婆婆神色诡邪，阴笑之容甚是可疑，但目下也顾不了这许多，只求即速将恶鬼岭地形查明以及将伍放救出，免得回去被花玉眉耻笑。

百毒魔娘吕瑶吩咐他盘膝坐下，先尽力提一口气盘旋在丹田之间，等候她的指示。

桓宇依言坐好运气调息，方自惊诧她何以不取出灵药给自己服下，忽地感到后背上左右“风门穴”上似是被蚊咬了一口，接着左右“神堂穴”上微微一疼，顿时感到全身发烫，口焦唇干，甚是难受，同时丹田中那股真气也一反平时那等坚凝沉练，变得蓬蓬勃勃，宛如火焰飞扬似的。

在他背后的百毒魔娘吕瑶面露诡异笑容，也自跌坐在地上，左手托住九支长逾一尺的钢针，针尖闪动着蓝汪汪的光芒，内行人眼中一望而知这些钢针都淬有奇毒。桓宇背上四处穴道中已插有四支钢针，只露出两寸在皮肉之外，连同她手中的九支，一共是十三支钢针。

她此刻却停手不发，缓缓道：“老身乃是以神针刺穴中最上乘的十三太保秘法为你驱逐疲倦，针尖上附有当世灵药，深达穴道之内，你目下丹田中真气飞腾，熊熊烈烈，正是见效之征。现下你可严密注意，待老身发出通知，即行运气通行全身经脉。”

桓宇本来真气衰竭，那能运行于全身经脉？但目下得到这百毒魔娘吕瑶之助，情势立变。

耳中又听百毒魔娘吕瑶阴冷的声音道：“老身这等神针刺穴手法，与世上所传手法完全相反，尤其是早先你已被老身拐杖尖上的无影毒针刺穿拇指，浑身血液之中，尽是剧毒，是以老身特地以相反相成的上乘心法，造就你一身举世无双的本领。”

她说到此处，桓宇已经迷惑之极，根本弄不懂她话中之意。不过却记起早先用拇指抵住她的拐尖将那片核桃放在上面之时，仿佛真的被极尖锐幼细的针尖刺了一下，当时一则毫无疑问敌之心，二则那下实在轻得不能再轻，几乎感觉不出，是以毫无所觉。

百毒魔娘吕瑶接着道：“老身虽是一生精研各种毒功毒药，将前人的百

毒真经增益删订，变为两本毒门经典，任何人要是通晓这两本经典，即可成为毒门第一高手，足可以横行天下。但这种施于你身上的毒门大法，却从来没有机会试验，假使完全成功的话，你便成为毒中之圣，不但你的本身万毒不侵，而且威力无穷，念动即可杀人于无形！”

桓宇听到此处，不禁一阵骇然！

要知他恪尊庭训，劝修本门武功，连暗器也嫌不够光明，弃而不学，更别说这种邪魔外道的使毒功夫。

可是目下听那百毒魔娘吕瑶的口气，似乎等她十三口神针刺下之后，自己就成为毒中之圣，念动即可杀人，这一来成了甚么样子？

忽听百毒魔娘吕瑶深沉地叹口气，道：“你虽是能够成为毒中之圣，天下无敌，可是这种逆天之举，自然不难长久，恐怕你纵横天下的时间甚短，除非在这短短期间之内研思出解法或是破法……不过，那得以后再说，现在你潜心驾驭真气，听我喝出一声‘快字’，你就照平时运功行气的心法，逆转施展，你听清楚了没有？”

桓宇心乱如麻，他虽然不曾涉猎这等毒功毒药之举，但这时也明白只要不听这个老婆婆的吩咐，便立刻丧命荒山之中，从今而后，世上算是消失了他这号人物。但如果听从她的话，变成了所谓毒中之圣，浑身皆毒，念却便可取人性命，这等情形之下，活着也没有甚么趣味。

正在苦恼踌躇之际，背后的百毒魔娘吕瑶又冷冷道：“我问你听清楚了没有？”

他忽地想起花玉眉，心中陡然透出一丝光明，想道：“她不但武功卓绝，而且智计绝伦，又谙知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功秘艺，我只要死不了，找到了她商量此事，必有应付之法……”此念一决，立刻应道：“晚辈听清楚啦！”百毒魔娘吕瑶哼一声，道：“我以为你不愿呢，现在天色已黑，你我赶快动手扎两支火炬照明，这种十三太保，神针刺穴可不是闹着玩的。”她跃起奔去找干枯树枝，桓宇也跟着起身，但觉双脚轻健异常，全身气力居然完全恢复。他明明疲乏欲死，所有的潜力都以“神雷五掌”的运功心法提聚搜括用了出来，按理说纵有盖世灵药，也得好好休息上三五日始能恢复精力。但这百毒魔娘吕瑶果然有逆天反常的魔力，只在他背上刺了四针，一身气力便源源而出！不久，他也扎了一支粗大火炬，回到草坪上。

只见百毒魔娘吕瑶道：“老身的一身武功不逊于天下任何高手，本来黑夜中认穴刺之，毫无困难，但这“十三太保”神针刺穴大法一来下手之法与寻常刺穴不同，二来刺入道中的深浅不能有毫厘之失，否则功败垂成，连老身自己也蒙受其害，是以要燃起火炬照明，免得失手！”她说得如此郑而重之，可见得这种神针刺穴大法确实实施为不易，尤其是失败的话，不但桓宇受害，连这百毒魔娘吕瑶也要被累，桓宇只觉不但这门功夫骇人听闻，而施术者失败时亦会受害之事更是闻所未闻，诡异穴极。因此他那敢有丝毫大意，凝神定虑，听候那老嫗的指示。耳中但听“嗤嗤”两声，又是两支淬毒钢针插入背上穴道之中。这时他丹田中流转腾勃的真气更是飞扬冲突，几乎控制不住。

这时身后传来微微喘息之声，桓宇心中大惊，暗忖那百毒魔娘吕瑶难道是功力甚差，所以运出内劲施展神针刺穴之后，便已力衰气竭？

他若是瞧得见身后景象，一定会大吃一惊。

原来这刻百毒魔娘吕瑶右手三指捏住一支长达尺许针钢，指住他后背第

七节脊骨的大椎穴，内动着蓝光的针尖，离他穴道只有一寸，但见针尖随着她一呼一吸，不住轻颤。

她那张本来红红润润的脸上，此时布着一层黑气，看她那种用力的神情，生象是要将全身气力，透过这枝淬毒钢针传入桓宇体内似的。她连运五口气之后，口中低喝一声“即速运气逆冲经脉”，喝声中钢针一送，“嗤”的一声，深深没入“大椎穴”之内。

桓宇丹田中的真气本来就腾勃跳脱，难以抑止，此时听到命令，反而大感安慰，连忙照平日运功行气的法子，完全逆转过，一反其道面行。这股真气宛如脱缰野马一般，迅疾向相反的经脉穴道冲过，谁知第一关就冲之不动，桓宇心头大震，尚幸他为人素不怕死，胆勇过人，是以不曾张惶失措。

要知他的内功自幼时便即练起，全身经脉穴道如果按照正常路径，自是顺滑畅通非常。但这一步功夫也得费上多年苦修之功，有些资质平庸而又贪功幸进之士，强运这般气真气穿通脉穴，若是用力过度，无不徐徐收纳回丹田之内，登时窜散于全身百穴之中，变成走火入魔，轻则半身不遂，永成残废，重则百体奇疼，连续数日方始毙命。如在平时要他运气逆冲经脉，他决计不肯，此时箭在弦上，他已不能畏缩后退。

却不料那股真气在丹田中虽是腾勃飞扬，难以抑止，但放出来反攻经脉，力道仍是不足。

他这时也无法可想，只好尽力收束住那股真气，不使旁窜分散。正在这危急之时，忽然一股奇热气流顺着脊骨流下，霎时已与他的真气会合，顿时声势大壮，桓宇以意运气，奋力一冲，这股势流顿时连破三十五关。

人身中经脉穴道虽是多不胜数，但桓宇家传的内功以简驭繁，只须破通三十六关就算是一周天之数，逆转过来也是三十六关。

这时连破了三十五关，只剩下最后的一关，却是在他丹田之上的穴道，此穴乃是他平日运功时真气发出的通关要穴，平时呼吸之时，丹田中的真气偶然会冲出此穴，是以比其他任何穴道更重要的畅通纯熟。可是目下逆转回来，却又变为最是坚牢稳固。

他体内那股真气热流，以破竹之势，一连闯过三十五关，俱通畅无阻，但到了此穴，忽地滞阻不前，桓宇运气连冲三次，不但冲之不破，而且还感到一交更为乏力衰弱。眼见这股真气只须冲破此穴，重返丹田，在功即可告成。而且仅仅只是一寸三分的短短距离，但遥若千里。

这时自然比第一次逆运真气受阻更为凶险，忽听身后喘息之声大作，顿时醒悟那股热流竟是那位百毒魔娘吕瑶以本身无上功力，透输入他体内，怪不得她气喘不已，而且这等逆冲经穴乃是大大远逆自然道理之事，故此如若冲不破这最后一关，那种反震之力，可以将两人同时震伤，这是大自然运行时所生的天然力量，谁也抗御不住，此理甚是玄奥，一时也说它不清！

那百毒魔娘吕瑶固然是气喘不已，桓宇何尝不是心头狂跳，胸中热血鼓荡澎湃，几乎要迸裂开来。

他们两人全部功力完全用上，此时已无法增添一丝一毫。桓宇难过万分之中，心中才叫一声“我命休矣”，突然一只手摸到他嘴上，他不觉嘴巴微张，口中已多一粒丹药。便觉一阵辛辣之味直冲口鼻，满口腥臭苦涩。本待吐出，但他本是个聪明之人，料定那百毒魔娘吕瑶在这种形势急迫之下，仍然抽出一手，送来丹药给他服用，此举必有深意。

于是不管这颗丹药腥臭辛辣，忙忙吞落腹中，那丹药一入腹中，顿时化

为了一股热流，迅速流布于全身经脉穴中。

桓宇猛觉精神一振，那股真气也突然增强威势，当下更不犹疑，凝神一志驾驭那股真气，直向那最后一关的“石门穴”上冲去。只听“波”的一响，冲破了最后一关，遍体声气宛如群流赴壑，一声涌入丹田之内，但那股背上大椎穴传来的势流，却在他冲破“石门穴”之际，忽地消失。

他满心欢喜，竟没有细想其中蹊跷。原来百毒魔娘吕瑶一看情势危迫，毒念陡生，立刻将一颗提精聚力，使人亢奋的毒药塞入桓宇口中，等到药力发作，桓宇体内真气转弱为强之际，急急收回自己的内力。

桓宇服了那颗毒药，其实就象是回光返照之人一般，其实是明强暗弱，百毒魔娘吕瑶料他一定忽地全身震成粉碎，血肉横飞，是以一收回内力，顾不得气衰力竭，急急反掌一拍地面，身形飞开寻丈。

那知桓宇以童身练功，潜力强劲，虽是油尽灯枯之际，那回光返照之力仍然比常人强胜几倍，在那紧急关头，被他运气一冲，居然冲破了最后一关，并没有如百毒魔娘吕瑶所料般突然血肉横飞，震成碎片。

桓宇一举功成之后，心中大喜，正要再运真气逆冲经脉，蓦地头脑间一阵昏沉，四肢无力，上半身向前便倒。

百毒魔娘吕瑶等了一阵，略略恢复一点气力，右掌一拍地面，飞落桓宇身边。她一去一来都是盘膝而坐的式子，那两根拐杖一直放在桓宇旁边。她伸手摸摸桓宇身体，发觉这个少年居然未死，眉宇间登时泛起奇异的表情。

这时她已晓得桓宇居然在最后关头冲破了“石门穴”得以不死，但全身气力已竭，故此昏死过去。

她呆呆凝思了好一会，从地上捡起六支淬毒钢针，望望桓宇，又望望那几支钢针，流露出迟疑不决之色。

原来这位毒门中一代高手心中正被两个念头交战对抗，致委决不下，她若是舞起钢针，继续施展“十三太保”神针刺穴之法，桓宇马上就会醒来，变成比她还要厉害的“毒中之圣”，她如果不想世上有人比她更强的话，这支钢针只要刺在死穴之上，立时可以取他的性命。这来她仍然是毒门之中第一高手。

她想来想去，既不愿有人比她还强，但一方面又想瞧瞧到底她一手造就出来的“毒中之圣”，有多么大的威力，是不是天下无敌？连那些往昔强仇大敌是不是他的敌手？

两支火炬发出劈劈拍拍的爆裂声，火光忽明忽暗，她抬目望去，忽地从火光中幻现出几张面孔，都在向她冷笑，她凄厉地大叫一声，拈起钢针嗤嗤连声，转眼之间，六支钢针都分别刺入桓宇背上穴道之内。

她放声大笑，凄厉刺耳的笑声远传数里，无数宿鸟都吓得扑翅乱飞。

桓宇在她笑声之中悠悠醒转，眼睛一张，只见眼瓣数寸之处就是茸茸细草，耳中同时听到那阵可怖的笑声，顿时记起一切经过，心中一动，便不立刻仰起上身。

桓宇暗暗运行真气，照着反逆路径催行一遍，渐觉四肢百骸都充满了力量，当下暗自忖道：“这位老婆婆笑声之中，尽是阴森杀机，我真要一坐起身，就被她从后面加以暗算，且待我想想看她为何如此笑法？”

百毒魔娘吕瑶见他未醒，口中喃喃道：“毒中之圣……毒中之圣……哼，哼那时节连我这老婆子也得听命于你，这等反害自己之事，除非是失心疯之人，如何肯做？”

她长长叹息一声，一听而知她口中虽说不肯做，其实并无决心，故此深深叹息，恒宇觉得好生奇怪，索性沉住气装做未醒，看她还有甚么话说。百毒魔娘吕瑶沉思片刻，又喃喃自语；“此子久未回醒，必是毒透全身换筋易骨，费时甚久。只等他一回醒起身，便是毒中之圣了，唉，唉，老婆子能够为毒门造就这种超凡入圣之人，自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

她没有说下去，但恒宇却猜得出她必是不甘从此反而听命于自己的意思。他听来听去没甚么新奇之处，当下呻吟一声，睁开双眼，缓缓坐了起来。百毒魔娘吕瑶冷冷道：“你觉得怎样了？”

恒宇道：“还是有点疲倦！”其实他此时全身精力弥漫充沛，那有一点疲倦之意？”

百毒魔娘吕瑶道：“倘再运功一转，谅必可以恢复如常……”她这两句话说得口气和缓，恒宇竟是第一次听到。

心中方在琢磨她为何口气变软之故，只听她接着道：“你有急事赶紧去办，办完之后，记得回到此地。哼，你能不能当真变成毒中之圣，关键还握在老身手中，你好好记住了……”，后来这一番话，声调变得十分冰冷尖厉。恒宇暗暗一笑，心想她的话不知是真是假？早先自语之时，说是只要我一回醒就是毒中之圣，此刻又说关键还在她的手中。到底真情如何？且不去管它，但“毒中之圣”，这四字作何解释？倒要向她请教一下。

但听嗤嗤连声，背上一松，只觉全身气力更是充沛，极想奔跑发泄，知是那百毒魔娘吕瑶已经将十三只钢针都丢在地上，火光之下，但见支支都乌黑发亮，分明染有剧毒。心中大感惊讶，却看那百毒魔娘吕瑶时，只见她怔怔地望住地上的钢针。

他微微一笑，道：“多谢婆婆大展神通，赐我以大力，得以赶办急事，只是这“毒中之圣”四个字，是何意思？还请婆婆赐示。”

他的性格本来甚是坚毅沉着，平素说话向来不急。可是这一番话越说越快，当真象换了个人似的。

这是他体内精力膨胀，大有不能静坐之势，但他仍然竭力忍住，百毒魔娘吕瑶道：“老身虽是毒门中硕果仅存的高手，但这“毒中之圣”四字也是从百毒真经中看到，并不深知。有一点可以奉告的便是自此之后，任何奇毒之物，不但不能伤你，而且越是剧毒之物就越感美味。各种毒蛇毒蛊、蜈蚣、蛛蝎之类都是你的山珍海味，吃得越多，功夫愈见精进。”

若在平日，恒宇听到蜈蚣、蜘蛛、毒蛇之类的名字，已经浑身不安，更别说吃下腹中，可是此时却觉得口涎直涌，真想立刻找一些来尝尝，自己也不知是何道理，心中不觉大是厌恶这种转变。

蓦地更感到一身都是力量，急待发出，如果不发泄的话，全身都要迸裂。但话未听完，不舍得就此走开。心中一急，双掌齐起，分向两边空虚之处劈去，两股掌力出处，登时砂飞石走，火光倏灭。

恒宇只觉眼前微暗，但一切景象仍然看得清清楚楚，百毒魔娘吕瑶刚刚说出：“不但有生命这毒物可以食用，连各种毒药如砒霜之类……”话声倏停，玉掌一拍地面，顿时退飞开两丈远。

百毒魔娘吕瑶此举分明是害怕他突然向她施展毒手，恒宇悟出此意，突然毒念泛上胸际，真想扑过去把她劈死。耳中只听以方颤声道：“你赶快前赴恶鬼岭，回来慢慢再说。”

恒宇听了这话，胸中毒念杀机登时平息，长笑一声放步疾奔而去。

百毒魔娘吕瑶惊得面目变色，她是毒门高手，自是看得出桓宇心念中的惊人变化，此时见桓宇去远，却仍然流露出十分忧虑之色，默默想了一阵，又入怀中取出一本薄薄绢册，立燃火把，然后翻阅。

这本薄薄绢册乃是百毒真经，她虽然另有两本毒门秘典，但这本百毒真经乃是毒门总纲要领，她的毒门秘典虽是另创许多新意，但绝大部份还是单释这本百毒真经的种种炼功炼毒的秘法门。

是以常人如若得到那本百毒真经，未必就学得会。若是得这百毒魔娘吕瑶的毒门秘典，准保可以成为毒门高手。

这本百毒真经她已记得烂熟于胸，可是这有关“毒中之圣”的一面却有许多处尚未完全悟通。其实她闭目寻思也是一样，但此时她心中万虑惶惧，不知不觉取出那本真经翻阅。

火光之下，她揭到最后一页，纸上一个个红字跳入她的眼中，但她却完全不明其意，心中一片茫然，只是出神。

过了片刻，她吃惊地站起身，收起真经。拐杖疾地一点，火把顿时熄减。她从怀中取出一个油布包，打开来向草坪中洒去，接着用两根拐杖支在腋下代步，如飞隐没。

她这一去竟是要隐藏在此山一处奇险隐秘之地，以免桓宇回来找到。

且说桓宇放步疾奔，只觉越奔越有精神，气力源源不绝，体内那股真气自行逆运于经脉之间。他一口气就奔了数十里路，遥见一岭横阻去路，正是那恶鬼岭，当下停住脚步，左右顾盼，只见左方远处似是闪射出微弱灯火，便转向奔去，不久工夫，已奔入一座村庄之内。

他找到庄中最高大的一间屋宇，纵了进去，只见这间屋宇分作两进，于是奔入后一进院落中，只见右边一间房间尚有灯光。他脚尖轻点，已落在窗边，从窗户缝隙中一窥，只见房内有个中年妇人，相貌慈祥，正在灯下桌子旁边持针缝衣，另外还有个中年男人伏在桌上，左手拨动算盘，右手持笔记帐。

他呆了呆，胸中沸腾的毒念杀机忽冷却下来，正想走开，忽见那中年妇人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匹黑布，不由得双眉一挑，纵到门口，推门而入。

灯下那对中年夫妇举目观看，蓦地发觉来人竟是个不相识的健壮少年，赤裸着上身，双眼射出两道阴森可怖的光芒，都吓得楞住。

桓宇但觉毒念升上心头，大有非杀人不快之感，肩头微幌，已经移到那中年人身边。举起手掌，待要向那人头顶拍落。灯光之下，只见这个中年人满面风尘之色，额上皱纹甚多，相貌甚是忠厚。桓宇心头一震，忖道：“我为何要杀死此人？”

此念闪过心头，陡然涌起无数疑问，登时想得呆了，他的来势诡异，神情又是那等阴森可怖，以致两个淳朴的中年夫妻吓得一直楞住。

桓宇沉思了一阵，心头反而迷迷糊糊的，高举的右手正要拍落，眼光扫过这对中年夫妇的面孔，心头一震，掌势一侧，落在那张桌子上，“扑”地响了一声，坚实的木桌面已现出一个深达寸许的手掌印，看起来那张木桌似是铺一层豆腐似的。

那中年妇人忽地想到这么一掌如果落在丈夫头上，岂不是脑浆迸裂，只惊得全身抖，口中发不出一声声音。

那中年人这时反倒冷静下来，颤声道：“大爷好汉饶命……饶命……”

桓宇冷冷道：“住口……”两道冷电似的目光转到中年妇人面上，说道：

“可有一身黑色长袍，快取出来！”

那中年妇人本为骇得不得了，这时念头转到丈夫安危上去，不知何而来一股勇气，道：“现成的没有，但这儿有布！”

桓宇眉头一皱，道：“布有甚么用处，我等着要用。”

中年妇人连忙接口道：“小妇人这就动手缝制，不须一会工夫就可以缝起……”那中年妇人兀自楞楞地木坐椅上瞧着桌上的掌印。

桓宇点点头，那中年妇人也不须替他量度身高手长，拿起剪刀，嗤嗤向那匹黑布剪下去。桓宇见她剪法又快又稳，纵横如意，虽然从来不懂衣服剪裁之道，却也感觉这个中年妇人手法极佳，不由得喝声采，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来等候。

那中年人楞了一会，缓缓道：“大爷手上功夫真是盖世无双，小人一向在外面经商，见过许多英雄好汉，但象大爷这样一掌就留下深印的，连听都未听

过。

他说话时，那中年妇人几次抬头望他，面上泛现焦虑之容，但这中年人却装看不见，自管说了下去。

桓宇嗯了一声，心想这天下间尽多奇人高士，你不过是小小商贾，来往于江湖，岂能得见异人？

本来自己也以为一身家传绝学，尽可称雄武林，那知一碰到花玉眉，连她手下也都斗不过，还有那勾魂怪客崔灵，武功之高，更在伍放等人之上。

耳中只听那中年人又道：“小人虽然只是凡庸商贾，但有一次却碰着一位英雄好汉，送给小人一瓶金创药，灵效非常。小人见大爷身上好象受了伤，若是敷上点，立刻就可痊愈。”

桓宇心中想着别的事，因此又嗯了一声。那中年人面色发青，起身開箱寻药。那中年妇人暗中连连摆手，面露忧色，但那中年人置之不理。

一会儿便从箱中取出一个血红色的瓷瓶，走到桓宇身边，道：“大爷，药在此处，小人给你敷上一点吧！”

桓宇这时才听明白，正要摇头，但那中年人已动手替他解下歪在一边的布带，只见肩上背上都有刀伤，伤口本来已经结疤，但他一阵急奔，又裂开少许，不过却没有鲜血流出。

那中年人对准伤口裂痕，翻转瓶子，洒出药末，桓宇顿时感到了一阵畅快舒适，不禁连连赞好。

他一转头，只见那听商人面上尽是讶骇之容，心中一动，忖道：“莫非此人存心不良？”

低头看时，只见肩上刀伤此时旧疤自动卷起跌落，原来那道裂口也自动粘合，转眼间已经完全合口，光光滑滑，只留下一淡淡的痕迹。

他只见此人见到伤药如此灵验，所以惊讶至此，疑心尽去，微微一笑，道：“多谢你啦！这伤药如此灵验，不可糟塌，反正我余下几处伤势都不妨事……”目光一闪，只见那中年妇人拈针缝衣，手脚甚快，但手指微微发抖，显然心中震恐。

那中年人连声称不要紧，又向他其余伤上洒药，转瞬之处，三四处伤口尽敷愈合，甚是光滑。

桓宇道谢一声，道：“我得出去瞧瞧——”唳的一声，已失踪影。

房中剩下这对夫妇呆了一阵，那中年妇人低声道：“你可是拿错药了？”

中年人摇摇头，她接着又道：“你不是说过此药如若见血，武功再高之人也得立刻昏迷，如果两个时辰之内没有解药解救，有死无生的吗？”

中年人道：“是啊，我再找别一种试试，你别说话，只怕他在外边偷听。”桓宇正是屏息站在窗下偷听，此时微微一笑，等到那中年人布置好了之后，才纵开远处，故意落步稍重，走入房中，那中年妇人只是低头缝衣，她手脚极快，那件黑袍已缝好大半。她的丈夫则冲了一杯香茗，放在桌上，道：“大爷请喝茶解渴！”

桓宇已见到他双手颤抖，心知他怕露出破绽，所以将茶放在桌上，当下微微一笑，取起那杯热茶，一饮而尽。若是常人，单是这杯热茶也得烫半个半死，但桓宇一口喝干，宛如在喝冷水一般。

这杯热茶入口，桓宇只觉茶味绝佳，落肚之后更是使他感到浑身舒服。心想百毒魔娘的话果是无讹，这杯热茶之内分明下有毒药，但他喝来份外鲜美提神，当下道：“好茶，再来一杯如何？”

那中年人迟疑一下，又去斟了一杯，他虽是用身躯挡住斟茶动作，但桓宇乃是武林高手，光是看他肩膊身躯的细微动作，已瞧出他一倒茶之际，曾经腾出一手，在怀中取出一样东西，然后又放回怀中。

他托住茶杯之后，沉吟想了一下，道：“你贵姓大名？可是此地人氏？此村叫甚么名字？”

那中年人缓缓道：“小人姓陈名贵，乃是本庄人氏，本庄就叫陈家庄。”

桓宇嗯一声，道：“答得好，一句废话都没说！”仰头一饮而干，热茶入腹，更觉精神健旺。

他接着问道：“看来你是本庄富户，家中还有些甚么人？”

陈名贵道：“小人数年来一直在外面做买卖，只有些微资本，说不上是本庄富户。家中人口连同家兄一房，共是十一二口。”

桓宇皱眉道：“十一口还是十二口？”

陈贵面色大变，道：“本来是十二口，现在只有十一口，但因存亡未卜，所以不忍不算在内，又不敢肯定。”

桓宇道：“怎的存亡未卜？可是出外去了？那是你的甚么人？”

陈名贵道：“小人共生三个女儿，这个存亡未卜的是大女儿，不久以前半夜失踪，至今不知是生是死？”

桓宇目光一闪，已瞥见那中年妇人双目垂泪，一针扎在指头上，沁出血珠，却宛如不觉，显因此事而起悲怀，连疼感也迟钝了。他心下琢磨了一阵，恍然明白了大概，当下道：“你三个女儿有多大年纪？”

陈贵身躯一震，道：“大的今年二十，第二的今年十九，小的只有七岁。”

桓宇微微一笑道：“听说你的女儿长得甚俊，是本庄中最出色的。这话可是真的？”

陈贵面色又是大变，呐呐道：“这个……这个……”中年妇人忽然哎一声，道：“这管针好滑，竟穿不过去。”说时已经起身，走到桓宇面前，道：“大爷帮忙按住两边，小妇人好用力刺过去。”

桓宇冷然一笑，伸出两指，按住黑布。

那中年妇人的针从下面刺上来，本应从他两指缝隙中穿出，但想是心慌手颤，针尖从下面刺上时，却刺入桓宇手指。桓宇手指动一下，道：“别忙，刺中我的手指啦。”中年妇人连骂自己该死，又用力刺上来，这一回贴着他手指旁边透出，针尖忽地一歪，刺入桓宇手指之内。

大家都瞧得清清楚楚，桓宇移开手指，皱眉道：“你怎么啦？”那中年妇人退开一边，呆呆望住他。

过了片刻，桓宇冷笑一声，道：“大嫂你还有这种淬过毒的针没有？”中年妇人面色如土，双手发颤，那件黑袍掉在地上。

桓宇接着道：“我自负内功绝顶，任何毒药都不放在心上，但你的毒针却使我指头感到麻麻痒痒的，我不服气得很，非再试一下不可，如果我死不了，你们就得叫女儿出来让我瞧瞧。”

他一提到“女儿”二字，那中年妇人顿时恢复了勇气，从衣袖中摸出一管长约四寸，色作碧绿的细针，要知不论是人是兽，庇护子女乃是父母的天性。这中年妇人一直都不敢有所异动，但桓宇第一次提起他们的女儿时，立刻拨出毒针，付诸行动。

这一回当面取出毒针，更是立下纵使让对方出手击毙也要一试的决心。

第五章 此身几时成毒圣

桓宇道：“我全身上下任何地方都任你下手，决不运功闭住血气，我桓宇一诺千金，你放心上来施为！”

那中年妇人满面坚决神情，走到桓宇面前，道：“你可敢张嘴让我刺在你的舌头上么？”

桓宇道：“噫，原来你是武林中人，识得人身上上下下的只有一条舌头最是嫩弱，没有一种功夫罩得住。好吧，我答应的话，不能不做！”当下张开嘴巴，伸出舌头。

那妇人手中绿色细针疾地刺下，直把舌头刺透，针尖从另一端露出。桓宇出手如电，左掌轻轻按出，一股潜力涌出，将那妇人震开七八步远，右手已捏住那支细针，缓缓从舌头上拔出。那对中年夫妇面色如死，浑身抖索。

桓宇将那管细针插在左肌肉上，然后道：“我出手并无别意，却你胡乱扯拉，要伤我的舌头，那时节我为了保存舌头起见，只好出手将你击毙，你可懂得我的意思？”那对中年夫妇面色灰白如死，僵立不动。

桓宇道：“大嫂，你应承过替我缝制黑袍，相烦快点动手！”

他声音之中自有一种威严，那中年妇人果真捡起地上的黑袍，动手缝制，桓宇笑道：“你们使的毒药毒针恐怕已经年久失效，要不然为何于我毫无影响？”

陈贵面色变来变去，突然道：“小人这就去把丫头叫醒，来此侍候大爷！”

桓宇听出他的声音有异，心知这种人宁死也不会让女儿受辱，如此说法，敢是去通知女儿趁黑夜逃生？正想答允，忽地心头一震，道：“不对，不对，他们明知我武功高强，他的女儿如何逃得掉？必是想早一步将女儿们毒死，免得遭受淫辱！可见得他的大女儿失踪，必是江湖淫恶之辈劫走，此地与恶鬼岭近在咫尺，必是那些恶贼所为了！”

他想通想透之后，淡淡道：“用不着了，我不爱看女孩子，倒是你们的毒药为何失效？教我好生思疑！你们是怎生学到这等使毒功夫的？”

陈贵听他自称不爱看女孩子，心中疑信参半，他当真是存心毒死女儿免遭凌辱之意，这刻也因毒药无效之事大感疑惑，当下向外面叫了一声，片刻间一条黄犬摇头摆尾进来。陈贵将茶杯摆在地上，那头黄犬舌舐上一舐，登时倒下，四肢蜷曲，身子弯得象把弓一般。只是一眨眼功夫，便已僵死连声音皆无。

桓宇双眉一皱，道：“好生厉害，这是甚么毒药？”

陈贵露出难以置信之状。道：“桓爷功夫如此深湛，应是毒门高手，难道真的不识此药名称？”

桓宇哦了一声，道：“原来你也是毒门中人，但我真的不识此药名称！”

陈贵道：“此药称为“弹指穿肠”，内含烈性牵机毒性及千年鹤顶红，任是铜皮铁骨的武林高手，误服此药，只须弹指工夫就穿肠而死，除非是毒门高手配有解药，预先服下，不然的话，神仙也能挽救！”桓宇道：“如此说来，你们也是毒门高手了？”

陈贵瞧了妻子一眼，那中年妇人点点头了他才答道：“小人夫妇都不是毒门高手，但说起来却有点渊源。这且不去管它，小人目下有一事最感不解，那就是桓爷怎的不怕那“碧灵针”的千般毒性？这碧灵针乃是毒门至宝，小人的妻子刚才手指拈过针身，待会就得以“洗毒大法”去除指上余毒，不然

的话，三日后全身溃烂，化为一滩黄水，尸骨无存！”

他话声微微一顿，桓宇侧顾臂上插着的绿针，兀自深没肉中，只剩半寸针尾在外。

陈贵接着又道：“这‘碧灵针’的毒性与‘弹指穿肠’完全相反，因此桓爷纵然服有解药，但碰上碧灵针之毒，却反而增强毒性，除非以‘洗毒大法’，剜肚涤肠，一连七七四十九日，受尽千刀万针之苦，才能救活一命！再者人身四肢面骸都有功夫封闭血气辟邪拒毒，独独那舌头没有一种功夫罩得住。桓爷除非是神仙之体，否则焉能抵受？桓爷即使是毒门中高手，今晚亦当场送命才对！”

桓宇突然一晒，举手按住嘴唇，示意他们住口，侧耳倾听，接着低声道：“有人来啦，共有三人之多，我料这三个人必与你家大小姐失踪之事有关，那件黑袍缝好了没有？”

陈家夫妇听到他提及失踪的女儿，顿时泛起又惊又怒之色。桓宇接着道：“若果黑袍缝好的话，我有法子教他们当面说出详情，这一来你家大小姐的生死存亡就知道啦！”

陈氏妇人忙道：“只差几针，马上就好啦！”当下忍住手指上的麻痒，连忙引针缝制。

桓宇自己取起那剩余的黑布，扯了一幅，包住头面，找根缝衣针别住，戳了两个小洞，露出眼睛。

转眼之间，那件黑袍已经缝好，桓宇披在身上，便躲在门后，低低道：“你们只听我轻敲门板，就开声询问来的是甚么人，请入房来一谈，以后就没有你们的事！”

陈贵身体一面发抖，一面用力挺直，道：“小人遵命就是！”

隔了片刻，桓宇轻弹门板，陈贵转眼向外面黑暗中望去，大声道：“来的是甚么人？请入房中一谈！”

黑暗中传来声冷笑，接着另一个嘶哑的声音道：“看不出这厮竟也听到我们的声息，副座意下如何？”一个雄壮的口音道：“就进去跟他谈一谈吧！”

话声未歇，风声连响，灯火摇摇，只见房中已多出三个人，其中的一个身量雄壮，面目狰狞。在他左右两个中年汉子，满面凶悍之色。

三人六道眼光，集中在陈贵面上，正待开口，忽听“咿呀”一声，房门无风自开。

那三人霍地扭头瞧看，忽见房门边站着一个黑袍披身，头面俱以黑布蒙住之人，不觉齐齐变色，屈膝跪倒。当中那个雄壮大汉道：“属下南堂副分司庐声及堂下一级弟子黄正、侯兆叩见总司！”

桓宇一看此计得售，心中甚是高兴。他记得那勾魂怪客崔灵的声音，当下提一口真气，嗯了一声，这一下低哼只震得房中众人耳鼓隐隐作疼，陈氏夫妇不知不觉举手掩住耳朵。

那三人跪在地上，身体微微发抖，显然心中十分惊惧。桓宇冷笑道：“你们深夜来此，有何公干？”

南堂副分司庐声道：“敬禀总司，属下奉命到此带走一个女孩子。”

桓宇道：“你们以前来过没有？”

庐声道：“来过一次，那就是本宅的大女儿，现下在岭上副总司府邸中服役！”

桓宇道：“今晚可是要带走他家的第二个丫头？”

庐声道：“是，敝堂林分司说，总司今晚不到，明日可到，但总司府邸人手未足，故此派属下将这陈家二丫头带回府去。”

陈贵夫妇只听得一身冷汗，又恨又怕，此刻他们也不知桓宇到底是甚么身份。”

本来如果他真是这几个恶汉的头子，刚才何须急急缝制黑袍？但这黑袍黑布人人都是可以弄到，如果单是这件黑袍就有如许力量，那是小孩子都不能相信之事。

这时又亲耳听到那三个恶汉的来意，真是心胆皆裂，不知如何是好！”

桓宇原来想当场击毙这三人，忽地心念一转，道：“这陈家与我有点渊源，你们焉可无礼，回头返岭之后，你立即将他家大丫头送回来，再向我覆命！”

南堂副分司庐声骇得出了一身冷汗，连连应是。桓宇又道：“你们都出去门外等候！”那三人恭恭敬谨行过礼之后，退了出去。

桓宇侧耳一听微微一笑，道：“他们奉命谨唯，已经远远退出大门外了。等一会你家大小姐自会送回来，但灾难未脱，你们必须在女儿回来之后，立刻举家迁离此处，以免日后再遭毒手。”

他的话声一歇，只见陈氏夫妇面现茫然之色，便又道：“我此刻假冒他们的老头子，天明以前，不会被人识破，你们可明白了？”

陈氏夫妇不信也得相信，齐齐跪倒地上。桓宇一摆手，发出一道内力，把他们逼了起身，道：“你们可有甚么去处没有？这些恶贼们耳目灵通，实在不易脱出他们的掌握。”

陈氏夫妇愁眉苦脸，想了半晌，兀自无计可施。桓宇心念一动，道：“只不知此地离龙虎山庄多远？”

陈氏夫妇登对面露喜容，陈贵道：“不远不远，只隔了一座恶鬼岭，若是绕道而行，也不过是七八十里。”

桓宇点点头道：“很好，你们赶紧收拾细软衣物，等大小姐一回到家中，立刻起程赶往龙虎山庄，如果不生波折的话，明日中午时分便可到达。你们入庄之后，可逢找龙虎山庄三位老庄主，就说是桓宇着你们到庄中避难的，但我今晚情形却不用多说！”陈贵夫妇早就知道龙虎山庄行侠仗义，庄中之人个个武功高强，此时听桓宇竟是介绍他们到那儿避难，哪能不深深相信，便都跪下叩谢大恩。

桓宇手掌微摆，又将他们托了起来，道：“两位不必多礼，事情还未办好呢。还有这支碧灵针暂时借我一用，日后自当交还。”

他说完之后，立刻飘身飞出房外。那恶鬼岭的三人恭恭敬敬的守在大门外，桓宇无声息地落在他们身后，等了一阵，他们仍不曾发觉，当下沉声说道：“走吧！”

他记得那个勾魂怪客崔灵一向不说废话，是以学足他的样子。

那三人头也不敢回，放步向前飞奔，桓宇在后面跟着，觉得毫不费力。但奔了一阵之后，真气反逆运转，渐渐感心中暴躁，不知不觉升起满腔毒念，几次三番都想上前击毙那三人。

那三人放尽脚程，奔得甚快，但人人留心聆听总司的声息，却总是不闻一点声响。

其中的两名一级弟子黄正和侯兆渐渐落后，那黄正又惊又怕，生恐总司

嫌他们走得太慢，但又听不到一点响声，当下回头一瞧。这一瞧之，骇得心胆俱裂，原来桓宇紧紧贴在他身后，全身黑黝黝的，只有那对眼睛发出炯炯的寒光，就象是个鬼魅一般，可怖异常！

黄正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汉，但久处勾魂怪客崔灵积威之下，对他极是害怕，此时控制不住，大叫一声。

前面的副分司庐声和侧边的侯兆都不禁回目来瞧，桓宇冷冷道：“怎么啦？”

突然一掌拍去，击在黄正肩膀上，黄正惨叫一声，粗壮的身躯飞开南三丈远，撞在一株碗口粗的树身上，“拍”的一响，那棵树竟被他撞断，断树和身躯一齐掉在地上，动也不动。

庐声和侯兆二人那敢停步，更加发力狂奔。桓宇却纵落黄正身边，低头看时，只见满面紫黑，双目圆睁，死状甚是可怖。

他却感到一阵邪恶的畅快，不由得纵声大笑，笑声惨厉可怖，宛如狼嗥枭鸣鸣，远远直传出去。前面折庐声和侯兆更加骇得亡魂皆冒，舍命飞奔，桓宇拔步追赶，两下相隔已达二十余丈，但幌眼工夫，他已到了侯兆身后。

侯兆正以全速飞奔，忽听耳后传来低哼一声，仿佛贴着他耳朵哼出来，还隐约感到那阵热气，骇得双腿一软，滚跌地上。

桓宇冷森森喝道：“庐声回来！”

庐声哪敢违抗，极力煞住脚步，奔了回来，他见侯兆滚跌地上，以为已遭这位杀人不眨眼的总司毒手，哪敢多看一眼，一迳奔到桓宇面前，欠身施礼，道：“总司大人有何吩咐？”

桓宇道：“去把那用的东西扶起来，这厮耽误我的时间，真是该死！”

庐声一听敢情只是命他扶起侯兆赶路，登时宽心大放，振起精神恭应一声，纵过去拉起侯兆，道：“总司大人恩准本座助你赶，快点振作！”侯兆心中一宽，气力都回到身上，急忙放步飞奔。

不久工夫，已到恶鬼岭下面。桓宇冷冷道：“庐声，还记得我的命令么？”

庐声停步道：“属下岂敢忘记，这就去副总司府邸中把那姓陈的大小姐送回陈家庄。”

桓宇望住恶鬼岭，暗自发愁上岭之后，认不得路，连自己的住处也不晓得，落在对方眼中，岂不露出破绽？

他一面暗暗筹思计策，一面沉声道：“速去速回，待会还有事办！”庐声欠身应了，正要动身，桓宇忽道：“你此去不得泄露我到此的消息，知道没有？”

庐声毫不讶异，恭声应道：“总司大人的禁条属下时刻记在心中，从来不敢忘记！”

桓宇暗中一怔，忖道：“这倒不错，勾魂怪客崔灵不但暴虐凶残，还立有这等奇怪的禁条，对我倒是方便得多，只不知还有些甚么禁条没有？”

心念一转，挥手道：“去吧。”庐声迅快去了，桓宇又道：“侯兆可去召刑堂司李钦来此。”

这一回他用不着嘱咐他严守秘密，侯兆战战兢兢地朗应一声，赶快奔上岭去。

不久工夫，两道人影先后奔到，前面的一人正是那刑堂分司李钦。

桓宇极力拟模勾魂怪客崔灵的声音高口气，先命侯兆到一边等候，接着向李钦道：“你身为刑堂总分司之职，且告诉我本岭一体凛尊的法令及我的禁

条为何？”

李钦面色大变，首先滔滔背出恶鬼岭的法令，共有三十二款之多，桓宇留心聆听，发觉这些法令都不外要属下绝对服从以及守秘保密，并决定通敌者处何刑，泄秘者处何刑，犯上者处何刑，玩忽职守者处何刑条款，并无一误涉及戒淫戒杀，心思终是邪魔外道的组织，那会讲究仁义二字。

李钦接着道：“总司大人的禁条一是凡幸而得见总司大人的属下，不得宣泄与第三人得知，违者处死。三是总司大人长年以黑布裹首，黑袍披身，易为敌人假冒，如有疑惑，任何属下均可出手相试。如有敌人假冒而无人得知，凡是过假冒之属下均处死。”

他背诵到此处，桓宇暗中大感佩服，心想这勾魂怪客崔灵一方面是向下属炫示武功高强，任何人均可一试真假，另一方面此举的确能够严密防止敌人假冒。自己这一趟走入恶鬼岭上，只怕不易瞒得过全岭之人。李钦背诵了三宗禁条之后，便停住口。桓宇哼了一声，道：“你再将本岭各司职权报上来。”他说话时，已经暗暗运功聚力，准备李钦心中疑时出手相试，务须一掌把他劈开老远，教他惊服

那知李钦毫不迟疑，遂自将恶鬼岭所有身居要职之人姓名职权都详详细细说出。

桓宇才知道恶鬼岭下共分东西南北刑五司，平时出副总司总司刘振指挥。这五司按照五行方位驻守岭上，每一司均以五行颜色分类，岭中这人一看而知是隶属何司，刑堂分司属中央土，俱穿黄衣，执掌岭内行刑及内部事务，其余各司有的负责刺探敌情，有的负责攻击，有的负责防守。但职务随时由副总司分配变更。

桓宇心念一转，又有计划，尽力模拟勾魂怪客，崔灵的声音道：“现下有个任务，你立即回去，绘制一副本岭形势详图，最快何时可以交卷？”刑堂分司李钦露出诧异之色，却不敢询问，道：“现下立刻动手绘制的话，最快也得后日早晨才能呈缴。”

桓宇道：“你刚才似有疑惑不解之色，不妨提出询问。后日清晨始能绘制竣事，太慢了一点。”

李钦道：“如果总司大人恩许属下调集人手帮忙的话，明晨便可竣工。至于属下感到迷惑的，便是本岭原有两份总图，极是详尽精密，只不知总司大人何故不用？却命属下另行绘制？”

桓宇默默摇摇，其实他不晓得如何回答才不露破绽，所以只好摇摇头。

谁知这一手反收奇效。李钦突然低声道：“属下斗胆请问总司大人这幅新绘之图可是急于要送回大城么？”

桓宇点点头，突然沉声喝道：“你最好少知这等事，即速回去，明早清晨在此缴令！”

李钦唯唯领命去了，桓宇又命侯兆去将财堂分司莫震召来，不久工夫，莫震匆匆赶到。桓宇命侯兆留守原地，便召莫震前驱领导他暗中巡视全岭要地。

莫震忽蒙总司大人独加青眼，心中又惊又喜，当下领头登岭，首先抵达东堂分司防地。

这恶鬼岭上只有在凹背之处建造一些房屋，都是在恶鬼岭中心区域。

这东堂分司防地完全在山腹地下，坑道密如蛛网，有些甚是宽大，有些极是低矮狭窄。有的高达地面，有些斜斜深陷地底。

桓宇初时还用心记住方向途径，但走了一会，已经无法记住，只好任由莫震引领。

那些坑道之内虽然一路都点有灯火，可是一来灯光不亮，二来相隔甚疏。因此坑道之内一片黑沉沉的。

他发现那些特别宽大的甬道中总有好多扇门户，因此猜想出必是此岭恶贼们的居室。

一时好奇，便在一道门前停步，伸手推去。那道房门又矮又窄，里面却已闷住，当下暗暗运功聚力，轻轻一震，“拍”地微响，里面的木门已吃他以内力震断。

他将那扇木门推开数寸，闪眼内窥，只见房间当中吊住一盏大灯，照耀得甚是明亮。这房间面积是不小，但一共摆着六张双层木床，都靠着条凳，这一来便显得甚是挤迫。

长形木桌两边都坐满了人，定睛看时，共是八男四女。这刻天气虽然略有寒意，但房中却热气蒸腾，所有的男人都赤裸着上身。

那四名女人也仅穿着贴身亵衣短裤，手臂和大腿都裸露出来，这些人正在闹哄哄的地赌钱喝酒，是以门闷震断的微响，竟没有一人发觉。

桓宇瞧见那四个女人每一个都横扒在两个男人身上，看来竟有左右逢源之乐，嘻嘻哈哈打情骂俏，情景甚是猥亵不堪入目，便皱一皱眉头，运出内力用掌心吸住木门，轻轻拉上。

他方要走开，忽见门上有个乌黑色的掌印，甚是清晰，不由得呆了一下，暗忖留下这个掌印的人，不但武功极高，而且还具有绝毒的外门功夫。猛的醒悟这个掌印正是自己发出内力震断门闷时留下的，不由得大吃一惊，竟自楞住。

要知他的夜眼本来练得不错，而今晚更是特别灵敏，虽在黑暗之中，视物宛如白昼，故此那掌印不但看得清楚，而且连颜色也显呈眼底，要不然他怎知这掌印蕴含绝顶毒功？

莫震在数丈开外停住脚步等候，他目力不济，只知道总司大人停住脚步，却瞧不见人家在干什么。

片刻工夫，一阵低沉阴森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道：“走吧，孩儿们倒是高兴得很，个个自得其乐！”

莫震一点也听不到总司大人奔来的声音，心中大感佩服，当下应道：“自从总司大人下令每室可容四妇，属下等更仰仗总司大人威名，颁布不准争风生事的新令，全岭无人敢不遵传，至今尚无丝毫事端。”

桓宇哼一声，没有出声，他这种暧昧的态度大收奇效，莫震虽然身为南堂别司之职，但在勾魂怪客崔灵积威之下，每次谒见，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恐一句话讲错，立招杀身之祸。

他继续带领桓宇巡到北堂分司辖地，大致与东堂辖区相似，接着巡到西堂分司区地，走了一程，莫震突然停步欠身问道：“总司大人可要到贵宾府中一巡么？”

桓宇嗯了一声，暗自盘算道：“那贵宾府中所居之人，不知是何等身份？我既入虎穴，自然要冒险查出。但必须怎生想个法子先知道一点底蕴，免得万一与这恶鬼岭的贵宾碰上，应付态度上立时露出马脚。”

想是这么想，但要办的到却谈何容易！他尽自沉吟寻思计策，莫震肃立一旁，渐渐变了颜色。

桓宇眸子一转，已见到莫震面有异色，心中微凛，忖道：“难道我沉吟之状落在他的眼中，竟露出马脚？”当下更加故意沉吟不决。暗暗留意莫震的神色。两人在黑暗的甬道中停立了一阵。

莫震低低咳了一声，道：“属下有几句话想说，却又不敢冒昧出口。”

桓宇冷冷道：“只要不犯我的禁条法令，何须畏惧？”

莫震缓缓道：“总司大人如欲建不世之功，夷平龙虎山庄，号令中原武林，这贵宾府中的贵宾该请返大城，否则徒然使中原之士激起共御外侮之心，反而贻事！”

桓宇不着边际地嗯了一声，歇了片刻，道：“你且照你所知，详加分析与我听。”

莫震面上露出兴奋之色，道：“现下居于贵宾府中之人除去二小姐之外，尚有十位之多，先前据说这一批贵宾中有八位高手十四，十位较次，本是十八位。但最近由前堂分司郝央率领四位高手夜探龙虎山庄，那一夜全军覆没，郝兄及那四位贵宾都丧命于龙虎庄中，虽说是龙虎庄中另有高手，但可见那四位贵宾并无卓异过人之处。”

桓宇缓缓颌首，道：“不妨说得更详细些。”莫震应了一声是，接着道：“那四位贵宾既已泄露行踪，又丧命于虎龙山庄，势必被对看出他们非是中原武林人物，这一来有两种不良后果。”

他刚说到此处，桓宇已摆摆手，道：“后果用不着说，你刚说他们的武功并无特别卓异之处，我且问你一句，你可知道他们的武功渊源来历么？”

莫震测不出他话中所含深意，面色一凛，道：“属下前此听总司大人亲口说过，这些贵宾们的武功虽然源出胡土，但近年来经老王爷加以修改，也算是武林中一大宗派。”

桓宇从他口中又多知了有一个精通武功的老王爷，暗忖这位老王爷必是这一场凶劫祸患的根源，今日拚着露出马脚，也得冒险盘问一下。

于是立刻插口道：“你对老王爷知道多少，都详细说出来！”声音仍是阴森如故，尽量仿拟勾魂怪客崔灵的威严语调。

莫震不假思索，道：“属下虽是蒙王爷指点功夫之恩，但对老王爷之事一无所知。知道的也是云中郡人所皆知的那一点传说而已！”

桓宇冷冷道：“叫你说你就说！”莫震忙道：“是！是！属下这就详细禀上。”黑暗中突传来极是轻微的步声，莫震没有听见，但桓宇已经发觉，心中又恨又急，心想来者不知甚么人，恰恰在这紧要关头出现。

他权衡轻重，立时决定姑且不理会来人，莫震能讲多少，就听多少。

莫震道：“那边的人传说老王爷乃是汉人，武林深不可测，后来当了驸马，生了一子，就是现在的王爷。”刚说到这里，早先那脚步声已迫到切近，但却更加轻微无声。

桓宇心中微凛，暗忖这个突然出现之人，武功深不可测，此刻分明是听到莫震的说话，所以迫近之际已放轻了步声。

莫震说到此处，就住口不说，大概那传说的就是这么几句。桓宇本来想追问那老王爷和现在的王爷的姓名，但一则生怕这话问出口，立被莫震看出破绽。二则潜踪而至的人不知是谁，更是一大阻碍。

心念一转，便用传声之法向莫震说道：“你先运功聚力，留神听我弹砂之声指示，听到砂石相击之声，便出手扑攻过去，如若过险，我自会抢救。”他停一下，待那莫震运集功力，然后伸手在坑道壁上抓下七八粒粗砂，耳听

那阵视微得几乎听不到的声息已移到五丈左右，当下手指连弹，两粒粗砂连续飞出，到了三丈左右之处，后面的石砂突然加快，击中前面的石砂，发出一声微响。

莫震一声不响循声急急扑去，一个起落，已到了传出声音之处，忽然又听到两丈前传来同样一响，不暇转念，再度循声扑去。

黑暗中陡然发出拳掌迅急相交之声，转眼之间，已连续响了七八下。桓宇其实已用极快身法跟在莫震身后，他在黑暗中仍然看得相当清楚。只见莫震奋不顾身连环猛攻七八拳，对方也泼辣地硬封了七八掌之多，是以发出一片拳掌相触的响声。

这个与莫震在黑暗中搏斗之人身量魁伟结实，鼻高口大，一望而知不是汉人。

他以沉雄掌力硬封了七八掌之后，陡然出手抢攻，连发三招，莫震险险被他掌力击中胸口要害，一直退了七八步。才站得住脚。

桓宇见他出手招数诡奇辛辣，竟是以前见所未见。登时明白这个大汉必是从云中郡而来那批贵宾高手。

他一向投身军旅行伍，杀冠拒敌，保家卫国家。心中对异国之人极是憎恨。忍不住低哼一声，飘落在两人之间，那魁伟大汉刚好一掌劈到，掌势飘忽，力道极为刚强凌厉。

桓宇一声不响，竖掌胸前，等对方掌力已经压上身躯，呼吸也微感阻滞，这才出手急拍敌掌。

那魁伟大汉武功虽高，但是黑暗中不能见物，全仗听风辨位之术，防身攻敌。

这一掌劈去，本来摸不准敌人站在何处，必须等对方发掌封拆才能施展毒手，是以掌势尽管飘忽不定，可是拍到桓宇面前之时，由于对方有一点反应，掌势不禁一滞。

桓宇看准他的手掌疾拍出去，自是一击便中，两掌相交，“蓬、的一声，那大汉惨叫一声，整个震得退飞丈许，仰面摔倒。

莫震惊道：“总司大人，你……你……”他本想说“你没有事么？”这句话，但突然想到如此问法岂不是使总司大人觉得自己信不过他的武功，连忙住口。

桓宇已站在那个大汉身边细察他的情形，但见那魁伟大汉面色紫黑，七窍流血，死状甚是可怖，似是被一种极其阴毒惨恶的功夫所伤，不觉一怔。

随即便见那大汉饱满的面庞忽然消瘦凹陷，不久功夫，只剩下一层黑面皮蒙在面骨之上，最显著的是那只高耸的鼻子，此刻已经消失不见了！”

桓宇大吃一惊，暗想这厮不过和自己对了一掌，那得如此？莫非是对掌之时，有人在暗中加害，施放极厉害的毒药暗器？否则那会变成如此形销骨立的模样？

他心中闪过“毒药”两字，忽记起自己目下已是“毒中之圣”，难道这样对上一掌，就足以致敌人死命？

这一刹那间，他已醒悟自己已具有许多异处，第一是胸中常常涌起毒念，大有杀人始快之势。

第二是自己的轻功及内力都突然精进极多，别的不说，单以这个胡人高手而论，他刚才劈出的一掌当真刚猛之极，以他平日硬封硬接，虽然不致接不住，但双方一齐震退一两步总是应有之象，然而如今他不但不曾幌动倒退，

甚且这随手一击，就将那大汉震出丈许，当场丧命。

第三是他的视听功夫最多勉强达到五丈以内飞花落叶之声都可以听到，以及在星月微辉下辨形视物的程度，但目下耳听之佳，大概十丈以内飞花落叶之声都可听到，视力方面，在黑漆漆的地方，远则可辨体形，近则可辨颜色。

这种种超凡绝俗的造诣，已足可与千百年来任何一武学大师并驾齐驱，争一日之长短了。更何况掌上自蕴奇毒，触者立死，怪不得那位毒门高手百毒魔娘吕瑶称之为“毒中之圣”了！他刚刚发出过掌力击毙一人，是以此时心中毒念全消，神智清明。

蓦地跌足深深一叹，忖道：“那百毒魔娘吕瑶真是该死，她以每门秘传十三太保银针刺穴之法，使我易筋换骨，全身充满剧毒。陡然之间变成了“毒中之圣”，如果单单是这样，也就罢了。但最可怕却是以往的一身功力，经过真气逆运成功之后，目下已不能恢复旧观，只一提气用力，经过真气就自然而然逆运倒转，这一来功力虽是增加许多，可是杀人毒念却填盈胸中，大反常态……哎，我本是正派之人，爹爹在世之时，一立一行何等君子风范，我岂能违背庭训，当起邪派毒门的恶人？”那莫震久久听不到总司大人的声音命令，心中疑云大起，却又不敢开口询问，当探手入囊取出火铳，拍地打亮。

火光一闪，桓宇登时惊醒，凝目向莫震瞧看，莫震匆促一瞥之下，已见到毙命地上之人，从那尸体上的衣服一看而知是甚么人。抬起眼睛，恰好遇到总司大人犹如炯炯寒星的目光，心头大震，呐呐道：“大人恕罪……”

桓宇冷冷道：“你可曾瞧见地上这人是谁？”

莫震心头念连转，他本想诈作没有看出，但又生怕总司大人察破，因而怀疑他的瞒骗另有阴谋，必立下毒手。这么一想，那里还敢欺瞒，连忙道：“属下瞧见好象是贵宾府中的黑巾武士伦亚。”

桓宇道：“你可知道我为何要取他的性命？”莫震恍然地低响一声，道：“属下明白了，总司大人一则见他武功高强，胜过属下，心中不悦。二则悄悄掩来，似是存心窥伺大人举动，所以击毙灭口。属下大胆讨令立刻将尸体搬走。”

桓宇忖道：“原来这恶鬼岭中之人彼此之间存有许多矛盾，可惜我无法探知底细，不然的话，倒是大可以利用。”

这念头一掠即过，口中应道：“很好，但搬移尸体之时，只可揪住他的衣服，切勿触到皮肉。”

他说得十分简短，可是莫震连一个字也不敢大意放过，听完想过，才纵到尸体旁边。先幌亮了手中火铳，只见那黑巾武士伦亚一向鼻高口阔，脸部饱满多肉，此刻只剩下一片黑皮蒙在面骨之上，形状极是可怖。

他以前也曾闯荡江湖多年，一见这等形状，已知道这位黑巾武士伦亚已经中了世罕其匹的剧毒，暗暗心惊。看准位置之后，才揣起火铳，伸手抓住那尸体衣裤，横提疾走。他将尸体丢入一个洞穴之内。用泥土封好后回到坑道之内。眼前一片黯黑，竟不知总司大人站在何处。

他走到早先立足的之处，只听那冷森森的声音就在他身边听起来。道：“你办得很好，现在又有人走来，你听得飞砂相击之声，便打亮火铳，看我若是点头，可以立下毒手，如若我摇摇头，你便敷衍过去。”

莫震应了一声“是”，心中却在纳闷怎生见得到他点头或摇头，过了好

一阵，耳中果然听到极轻微的步声，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凭他的耳力一定难于发觉。

片刻之间，飞砂之声又忽响，莫震早已取出火摺候用，这时拍地打亮，火光一闪，只见一个窄衣短袖，脚蹬蛮靴的少女站在他前面五尺左右，面上尽是诧异之色瞪视着他。

她原本已奔到莫震面前，火光一起时，立时飘退数尺，动作迅速如风，反应灵活异常。莫震但见这少女身后有个人宛如影子般站贴着她，不论她前进后退，都紧紧贴住。这人正是恶鬼岭总司勾魂怪客崔灵，黑巾遮面，黑袍罩体，可怖异常。

那少女柳眉一皱，道：“你见到伦亚么？”说话甚是流利，但口音有点不正，一听而知不是汉人。

莫震目光一闪，只见他背后的黑衣人摇摇头，这正是着他随便敷衍一下的不要下毒手的指示，当下堆起笑容，道：“没有，若是大小姐急于找他，属下这就传令各处关口注意！”

那少女摇摇头，道：“不必了，他早先由刘副总司陪同到地牢中去瞧那个被我们擒住的人，试试他的武功家数。我闻报赶去时，他已去了。”

莫震陪笑道：“属下若是遇见了他，一定叫他去谒见大小姐。”

那少女点点头，疾奔而去。

莫震熄灭了手中火摺，等了一阵，只听黑暗中传来冷森森的声音道：“我们也去瞧瞧那囚犯。”莫震恭应一声。连忙放步飞驰。桓宇施展出轻功，贴在他身后疾奔，却不闻一点风声或是步声。

走了好一会，地势越来越低，桓宇估计已经深入地底最少也有二三十丈左

右。

一路上并没有遇到关口暗哨，不由得暗暗奇怪。同时又想起这莫震对于自己一曾令杀死那番邦女子之事，一点也没有讶异之感，也甚是值得寻味。

莫震忽然停步，道：“总司大人可要属下前去先行将放哨的孩儿们遣开？”

桓宇道：“继续走吧！”他的声音就在莫震脑后发了出来，把莫震吓了一跳。

两人驰出七八丈远，转往一道宽大的甬道中，这条甬道每隔两丈就有一盏风灯，是以甚为光亮。

莫震踏入甬道之后，朗声道：“南堂分司陪同总司大人驾到……”声音从甬道中远远传去。

桓宇照样贴在他身后向前疾奔，走了六七丈远，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心中不由大为生疑。暗念这莫震没有理由胆敢违背自己的命令遣开防守之人，但为何一个不见。

又走了七八丈远，甬道向右拐弯，他们刚刚奔到拐弯之处，忽然有人沉声喝道：“口令！”

莫震山哼了一声，道：“该死的东西，我是南堂莫分司陪着总司大人驾到，你听不见么？”

转角处传来那个声音惊惧地道：“属下该死！”

桓宇悄悄道：“命他出来见我！”

莫震立即大声喝道：“总司大人有命，着你出见！”

只听“呀”地微响一声，接着一个黄衣大汉从拐弯后面转出来，跪倒地上。桓宇主要就是想知道这些人究竟躲在哪里，当下冷冷道：“很好！回去吧！”那黄衣大汉如逢大赦，连忙转身纵回转角后面。

桓宇一缕轻烟打莫震背后探射而去。落在转角处，只见那黄衣大汉从壁上拉开一扇窄门，闪身入去，复又关住。

那扇窄门外面装饰得象甬道墙壁一样，关上之后，眼力再高之人也看出来。这时总算打破一个疑团，当下回顾莫震一眼，只见他面上掠过惊讶之色，虽是一闪即逝，但已被他看在眼里。

心中暗自忖道：“这厮好生精明，已经动了疑念，我别露了马脚才好，否则这些人虽然不足阻挡我去路，可是这刻深入地底数十丈，路径迂回曲折，只怕不易找到出口。”

但他随即又安心地微微一笑，忖道：“纵然这厮窥破我的行藏，但我只要及时出手将他擒住，也就有人为我带路了。”当下暗中盘算如何下手将伍放救出恶鬼岭之法。两人向前又走了十余丈，地势更加向下斜倾。

再走片刻，莫震在一个岔道口停步踌躇一下，前面有两条道路，他向右边那条阔大甬道走入，桓宇只好紧紧跟住。

这条甬道中风灯较疏，看来远不及上一条甬道那么戒备森严。

桓宇顿时生出警戒之心，跟他走了七八丈远之后，忽见前面已无通路，也没有门户。

桓宇低哼一声，忖道：“好大胆的家伙，你若是打算诱我走入绝路，然后由岭中高手封堵出门，形成瓦中捉鳖之势，你这小子就有得苦头吃啊！转念之际，已经功行双臂，准备出手，这行功运气，陡然之间涌起满腔毒念杀机。

莫震突停步道：“总司大人可知最近岭上发生之事？”

桓宇阴森森地唔地一声，道：“除了擒住一个，走了两个之外，尚有何事？”他说完之后，严密注视对方神情动静，只要有一点异动，立刻就下手将他活捉或是击毙。

莫震淡淡一笑，道：“原来总司大人已经晓得，属下将便不饶舌啦，现下还得请示总司大人是亲自纵落地牢抑由属下将犯人提上来？”

桓宇心中起一阵劲松之感，想道：“原来此处已经是地牢入口，大概那入口开在地上，是以远看不能发觉……”但他仍恐对方骗他自陷绝地，冷冷道：“你去吧！”

莫震欠身恭应一声：“放步向尽头处奔去，接着果然跳入一个地洞之内。桓宇缓缓走过去，低头一看，只见地面上一块五尺方圆的铁板，将入口处密封住，他大吃一惊，回头望去，却没有人影。

这时他不晓得自己应该立即转身出去好？抑是继续留在此地等候？沉吟了一会，这才决定先出去再说，纵然错疑对方此举，事后谅他也不敢询问，于是拨转头向来路迅疾奔去。才奔出三四丈过，忽听一声怪笑荡漾在甬道之中，他立刻查听笑声来源，可是甬道中回声响亮，实在难以查听出来。怪笑之声一歇，接着有人厉声道：“好大胆的狂徒，居然敢假冒本岭总司大人，还不与我除下黑巾。”

这呼声一听而知乃莫震口音，桓宇呆呆地站在当地，心想敌人如果不现身的话，纵然毒功盖世，也是有力难施。不禁暗暗后悔早先让那厮脱身！

只听莫震接着道：“目下我看得见你一举一动，你却对我毫无办法，我

劝你还是自动解下黑巾的好，不然的话，我发动烈火阵或是毒水阵，你就悔之晚矣！”

桓宇这时已经用不着再假冒下去，冷冷道：“我既敢独闯此岭，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在心上，你有甚么烈火毒水，不妨发动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莫震道：“好豪壮的口气，我这烈火阵一发动，只消弹指工夫，你便化为飞灰。”

若是发动那毒水阵，任你武功再高，只须一时三刻功夫，你便失去全身武功，全身痒痒万分，比立刻烧死还要难熬千万倍。我并非虚言恫吓，你估量一下，再回答我的话，若是甘心受缚，总司大人求贤若渴，念你一身本领，也许将你留下，戴罪立功也未可料！”

桓宇丝毫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暗中查听话声来源，忖道：“现在已经是毒中之圣，他们若用毒水阵对付我的话，我便可假装中毒，待他们派人进来查看之时，趁机冲出，但那烈火阵却万万抵挡不住。现在怎生想个计策，使得他们非使毒水阵对付我不可，我才有机会逃生！”

他想了一想，冷笑一声，道：“姓莫的你有本事就发动烈火阵，只要我死不了，你总有落在我手中的一天，如果想看我的真面目，只要你胆敢出头现身，我就将黑巾解下！”

说话时冷笑连声，同时举步向甬道来路走去。他的动作看起来一步一步，其实每一迈步，就跨出丈许，走了四五步，已经远远望见七八丈外的入口，就到达那条宽大光亮的甬道中。

这时他陡然醒悟一事，那便是这入口原是一处岔道，当初莫震曾经迟疑了一下才向这左边的甬道走入，现下回想起来，可见得通往地牢之路，应是右边的一条。

那莫震已猜出自己假冒总司崔灵，但为了要摆脱自己和作进一步证实，故意走左边一条，如果他不是假冒的人，自然知道他走错了路！

他现在才想通这些事情，对大局毫无补益。正要向前跨步，蓦地一阵冷风袭到脑后，他头也不回，反掌一扫，掌力宛如狂飙惊涛般激涌出去，登时将七八支箭击飞。接着听到前面及左右数响弹簧震动之声，数十缕冷风一齐袭来，他的目力现下非同小可，扬目一瞥，已瞥见数十口长约三寸的利针电射而至，来势极是强劲迅快，知是因为对方以特制的弹簧射出，所以才会如此强劲。

这一瞥之下，同时见到这些飞针每一口的针尖部闪动荡着蓝汪汪的光华。他心中一动，已想到一条诱敌之计。当下大喝一声，双掌分飞，左右扫拍。一时之内，掌风激响。那数十口飞针通通被他掌力击飞，就在他发掌猛扫之时，左边又传来一响弹簧之声，接着十多支淬毒飞针飞射而至，他措手不及地出掌扫去，忽然低哼一声，举掌观看，只见掌心插着一支毒针，深达一寸。桓宇又哼一声，道：“这等下流暗器，焉能伤得了我……”说话时左臂上微微颤动，一似运气封闭臂上穴道。

四下弹簧之声几乎一齐响起来，头顶上以及前后左右都有十余支毒针劲疾射到。

桓宇挥掌急拍，但他左手已无法施展，单靠一只右手，虽是掌力如山，飞旋扫拍，但左边身仍然中了五六支之多，支支插入肉内两寸之深。他踉跄冲出数步，厉声大笑，忽地一交跌在地上，但随即爬起来盘膝跌坐，闭目运功。

莫震的声音从左边墙壁内透出来，道：“朋友你已中本岭七恶针如果得不到本岭秘传解药，纵然你以深厚内功逼住毒力，但一个时辰之后，便抑遏不住，死状极惨。你如果不想如此惨死，无端端葬送了一身本事的话，最好听我的话，将黑巾取下来。并且等我派人进来！”

桓宇理也不理，迳自闭目运功，甬道内寂静如死，只有两丈外洞顶上吊着一盏风灯，黄色的灯光照到桓宇身上，把他的身影照得清清楚楚。约摸过了一顿饭工夫，桓宇突然跳起身，向外急奔走了三四丈远，突然脚下一软，“扑通”一声掉了下去。

以桓宇这一身功夫，这等陷阱机关岂能使他失足？但他正要装出毒力发作，武功已失之状。是以特意掉了下去。

陷阱之内甚是黑暗，他只觉眼前一黑，但随即又看得清清楚楚，若不是他浑身筋骨血液完全变为至毒之质，换了别人，纵是武功极高，眼力特强，但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也是瞧不见事物。大约下坠了六七丈，下落之势越加快速，正待提气轻身，免得掉落百数十丈的深洞底，摔成肉酱。

方转念时，双足忽然触着一样软物，接着全身陷落下去，原来是一片大网。恰恰将那陷阱布满。

那巨网再有伸缩弹性，深深下沉之后，接着反弹上来。但没有将桓宇身躯弹起，原来网上尽是倒须勾刺，已把它全身后背及四肢都紧紧勾住。他在黑暗中微微冷笑，闪目四看，只见这个直径广达丈半的陷阱壁俱是坚土黑石，缝隙甚多，如果不是网上装有倒须勾刺，只要武功稍高之人，仍可沿壁而上。

当下暗忖道：“这个陷阱装得太不够高明，若是武功高强之士，最多拼着一身衣服通通勾破，仍然可以挣脱，那时节岂不是可以爬了上去？”正转念间，鼻子中忽然嗅到一股奇异香味，登时感到馋涎欲滴，生似是饿了许久的老饕陡然嗅到精美食物的香气一般。

他测不透这阵香气从何而来，游目四看，忽见四围墙壁隙穴中微有光芒闪动。

定睛看时，原来是一只特别巨大的蝎子，身上闪出黄褐的光芒，每一只至少也有茶杯那么大。

片刻工夫，四壁数以百计的巨大蝎子纷纷向网中爬来，那张巨网网眼比这些蝎子略略大一点，只见十只蝎子之中，倒有三四只从网眼中掉下去。桓宇大感讶异，心中却极希望这些蝎子赶快爬到他面上嘴边，好让他张口吃它几只过过馋瘾。

他一心一意在这蝎子之上，寻思为何这网眼并不巨大，那蝎子居然还掉了不少下去的缘故，一时倒没有想起自己忽然变得象个怪物一般，竟以毒蝎为美食。

不一刻已经有七八只毒蝎爬到他头颅旁边，还有好些爬到他身上，桓宇运劲一吹，黑巾掀起一半，扭侧面孔看准一只毒蝎张口咬去。

他连脑后的黑巾也被倒勾钩住，钩直透巾内，扯紧头发，因此他扭侧面孔已经十分勉强，张口咬去时，更是只能用嘴颌伸缩。

但他这一咬却是奇快奇准，由下两排牙齿咬住毒蝎腰部，毒蝎尾巴上的利钩弯回来正好扎在他的嘴唇上，毒液立刻注入他的嘴唇中。

桓宇但觉一阵畅快舒适，浑身甜美直有飘飘欲仙之感，当下自然而然地微一甩头，那只蝎子齐腰断开，他口中却还咬着一截尾巴毒钩，大嚼起来，但觉滋味之鲜美，平生所尝的珍奇美食，也无过于此。

其余的毒蝎一只只在他身上猛螫，但毒液一注入桓宇身体之后，不久就纷纷僵硬掉跌，从网眼中掉了落去。

毒蝎越是螫得多，他就越觉精力弥漫，不知不觉运功得气，但觉血液在体内急速流动，那股真气逆冲经脉，畅滑非常，这一刹那间宛如功力大见精进。

这时他也觉察全身下上的毛孔中微微泄出一点气味，那些未曾爬到他身边的毒蝎此时都纷纷往回爬，片刻之间，通通隐没在隙穴之内。

桓宇初时大感惊讶，接着无端端恍然大悟，想道：“是了，我已感到足够，宛如吃饱了肚子，身体上就自然排出这种气味，那些毒蝎便不再过来！”他为何会想得出这种道理，自家也不知道。

但在他却觉得此事甚是自然，用不着想寻甚故。

这时上面火光一闪，桓宇眯起双眼，只露出一点点的缝隙，向上窥看。只见一团火光缓缓垂下来，一望而知乃是上面有人吊住这团火光，并非丢将下来。

他陡然忆起那莫震说过的“烈火阵”，心想莫非此阵就在此处发动？看来倒是理想不过，只须丢下惹火之物，绵密连续，任是钢皮铁骨也得当场烧死。

如果对方真的施展出“烈火阵”，他今日非归天下可，在这种绝境之下，他反倒心下泰然，眯着眼睛瞧看，那团火光垂到地面上寻丈之处，便自停住。

桓宇运功查听，果然听到上面隐隐传来的说话之声，其中一人道：“看来这厮已被七恶针的毒力制住啦！”另一个极似莫震的口音道：“不错，可以把他抓起来了！”但他接着“噫”了一声，道：“那网上似乎有只毒蝎，关兄看看是也不是？”

桓宇本来就觉得那个和莫震对答之人的口音甚熟，听到关兄的称呼，顿时记起那天晚上夜袭龙虎山庄的三恶之一飞鹰铁手关拱。只不知这关拱在恶岭中任居何职？

关拱，沉吟一下，道：“不错，是毒蝎，但这龙须网上用极强力的药材煮过，毒蝎无不辟易，怎会爬到网上？”

桓宇心中恍然大悟，想道：“那些体积奇大的毒蝎无疑性子极长，即使一刀斩为两截，也得半天才真个死去。我正奇怪为何它们爬到网上之后，其中许多都从网眼掉下去？原来这面网上有一种辟蝎之药。但话说回来，网既是专克蝎之药，但它们仍然奋不顾身爬到我身边来，供我享受，看来任何毒物都得听我支配！”

陷阱入口处又传来他们对话之声，莫震道：“此地是关兄辖区，目下是否将这厮就此抓住捆起送与副总司大人，抑是先行向他禀报，尚请关兄裁决。”飞鹰铁手关拱道：“这是莫兄天大功劳，虽是在兄弟辖区之内，仍然由莫兄作主为是！”

两人客气了一阵，最后决定先将龙须网收起来，一面派人去通知副总司刘振。

转眼间桓宇但觉得身躯向上升起，那团火光始终悬挂在上面一丈左右，因此他不敢睁眼。

只因敌人身在火光后面，他纵然睁大双眼也瞧不见，没的反倒泄露自己诈死之计。眨眼间那面巨网已经升到离陷阱入口两丈左右，倏地轻响数声，那面大网四方八面都自行松开，向当中点拢，登时将桓宇全身裹住。

这刻他即使能从无数利钩中挣脱，也得撕毁这面巨网才行。

他被裹成一团之后，一支长竹杆伸下来，杆头有钩，勾住网缘向上提起，不久已丢在平地之上。

这刻桓宇才微微睁眼瞧看，从重重网隙中望出去，只见甬道中灯火高悬，照得四下十分光亮。站在他身边共有四人，两个认不得的汉子手中各持一支尖细而长的钢锥，一支指住他胸口要穴，另一支则指住他小腹上要穴。钢锥尖透过许多层网，抵住上下两要穴，桓宇隐隐感到衣服已被锥尖刺破，可能连皮肤也破了一点。

他的武功再高，这刻也不敢轻举妄动，何况他在收网上来之时，已经暗暗用力在绳上捏了一下，发觉不知是何质料，竟然捏之不断。也许双手用力撕扯得破，但却毫无把握，何况此刻两支钢锥分别指胸腹两处大穴，更是动弹不得。

只听关拱沉声道：“总司来啦，噫！这回真的总司大人也驾到了！”

桓宇听到“真的总司大人也来了”这句话，几乎要睁开双眼瞧瞧。眨眼间勾魂怪客崔灵那阵威严独断的声音在网边响起来，道：“走开！”桓宇但觉那两支钢锥登时移开，想是这两人已退到一旁。

崔灵怪笑一声，阴森可怖，接着道：“诸位看来这厮是真的昏迷不醒，抑是假装？”

桓宇心中大吃一惊，立刻收功敛力，脉搏马上变得十分迟缓，同时全身四肢都冰冷一片。

关拱和莫震两人想是极为畏惧这个总司大人，都不敢哼声，刘副总司道：“据报这厮身中七绝针达五只之多，除非此人事先服下解药。一时之间，却是不易查出真相！”

他说话之时，蹲了下来，伸手隔网搭住桓宇脉门，接着翻转他的左掌，只见掌心一片乌黑，插着一支利针，深达一寸。

刘副总司讶异地哼一声，道：“照这情形看来，这厮应是中毒昏迷，但……但……”

此人久走江湖，机警过人，心中的疑惑竟不说出来，桓宇用心猜想之下，也是不明其故！

勾魂怪客崔灵怪笑一声，说道：“将这厮带到七杀厅中，还有那个姓伍的囚徒。”话声未绝，人已出了甬道。

刘副总司没有跟去，道：“就请关兄及莫兄押送这厮，路上如有生变，尽管下毒手！”

桓宇僵卧不动，但觉身躯悠悠离地前行。他自知无法记得住这岭上的通路，故此懒得瞧看。

不久但觉被人摔在地上，微张一目看时，只见竟是一座极高大宽敞的厅堂，墙壁都是黑黝黝的，不知是何等质料。

过了一会，一阵步声纷沓而至，转眼已到切近。

忽听一个粗暴的口音道：“妈巴子的，谁敢和老伍公公平平决个生死！”桓宇听出是伍放的声音，心中无端端升起一丝喜悦，真想开口跟他说几句话。

两三丈外一个森冷的声音应道：“公平决战并无不可，倘若你输了便又如何？”

伍放厉声道：“我老伍输了，任杀任剐便了！”

那森冷声音怪笑一声，道：“你现下还不是任杀任剐，这话竟如三岁小

孩说的一般，真真可笑！”

伍放楞一下，无言可答，那森冷笑声正是恶鬼岭总司勾魂怪客崔灵，他冷笑一声，道：“你要公平决战，自然是自负武功高强，勇猛过人。我就下令将你身上束缚完全解除，你要多久时间才能准备停当，我就等到那时才动手，你的刀不够锋快，我换一口可以斩金断玉的宝刀给你使用，而我只用一只空手跟你过招。”

伍放大喝道：“住口，我老伍焉用你如此相让？”

勾魂怪客崔灵道：“你听我说完再搭腔还不迟，如此动手法谅你输了也不得不服气。先假定你赢了，不论是赢个一招半式，抑或是将我一刀劈死，这恶鬼岭绝对不许一人拦阻，还派人恭送你回到龙虎山庄！”

伍放大笑道：“哈，哈，好极了，快来动手！”

崔灵声调一冷，道：“倘若是你输了，我也派人恭送你回龙虎山庄，只是有个条件，第一是不得泄露本岭秘密，第二是举凡龙虎山庄任何事情，只要你知道的话，本岭派人问到了你，不得隐瞒片言只字，这条件你敢不敢答应？”

伍放怒道：“我老伍放岂是做奸细之人，你索性把我杀死便了！”

勾魂怪客崔灵怪笑一声，道：“这样说来，你明知自己一定输在我手底的了？”

桓宇听到此处，心中寻思道：“勾魂怪客崔灵功力诚然深厚绝伦，神雷五掌更是威猛难当。可是若说到以一只空手对伍兄宝刀在握的威势，却极难取胜，他乃是恶鬼岭总司身份，为人刚愎自用，答应的话，决不更改。难道他深知伍兄武功底细，有恃无恐，所以才敢如此托大不成？”

伍放暴声大笑道：“好啊，我老伍如果打赢你，连这条性命输掉也是甘心，何况其他？”

勾魂怪客崔灵走到他面前，冷冷地瞪视着他，一言不发，伍放那肯示弱，也睁大双眼瞪视对方。

地上躺着不动的桓宇因不敢睁眼瞧看，是以看不见崔灵的动作。但大厅中忽然寂如死，未免可异。

他脑筋一动，记起那勾魂怪客崔灵迷魂摄心大法的厉害，心中大大凛惕。

当下提一口气，逼聚丹田，施展出传声之法，将声音送到伍放耳边，道：“伍兄，伍兄，小弟是桓宇跟你说话，你千万不要左张右望，泄露了小弟的秘密！”

伍放本来眼中已现出迷惘之色，斗然身体一震，鼻子中发出唔的一声。

桓宇接着道：“在你面前之人乃是恶鬼岭的头子，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还擅长迷魂妖法，你千万不要堕在他妖术彀中，不然待会儿非败在他手下不可！”

他一口气说了不少话，伍放是个直性子的人，一方面为了他话中的内容而警惕，一方面惊讶于他的功力之高强深厚。双眼之中不禁微露讶异之色。

原来这种十里传声之法，乃是内家上乘功夫，以本身功力将声浪收束为一道细细声线，直送听话人的耳中。

要知凡是声音发出时，音波便向四面八方传送。这种传送。这种传声功夫便是将音波逼聚成一道细线，输送到远处某一个人的耳中。是以功力不足的人，不但一口气说不了两句话，同时音波逼聚得不够坚实，若是有内家高手站在旁边，便有法子查听得出来。

象桓宇这等一口说了许多话，还若无其事，必须功力深厚绝世，故此大感惊讶。

桓宇换一口真气，接着又道：“伍兄一会动手时，若是听到兄弟出言提醒，不必惊讶迟疑，现在可出言激他动手，他在这许多手下面前，决不能有示弱之举！”

伍放立刻大喝道：“喂，你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勾魂怪客崔灵平生极少失手，但自昨夜至今，却一连两次失利，心中又惊又怒，暗暗寻思其中缘故。

伍放暴声大笑道：“我老伍放只道天地间真有这等便宜之事，原来老兄你是闹着玩骗我高兴的，你叫甚么名字？日后我在江湖上提起这宗事，也可说得明白些！”

勾魂怪客崔灵冷冷道：“住口，大丈夫话出如风，焉有不算数之理，来人，替他卸掉身上禁制！”

副总司刘振亲自上前动手，那伍放身上也没甚么刑具，只是双手手腕和脚踝间各有一个金光灿然的圈环，箍得甚紧，此外在双足间的金环上各有一条细细的绳子连系住，这两条细绳的长度可以任意调节长度。

这刻伍放双手间的绳子只有一尺四寸，若是双掌齐出，倒也不会碍事，但若是单掌击出，就恰恰短了两三寸，必须牵动另一只手，脚下的细绳长度则恰是比他一步跨出的宽度短了五寸左右。

伍放起初也不明白这四枚金环和细绳是干什么的，心想凭自己的一身武功，别说这两条细绳一绷就断，即使绷不断，双手双脚的活动范围已经够大，足可以和任何强敌一拼。

但后来才晓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是以副总司刘振来为他解开，他一点也不倔强自大。

勾魂怪客崔灵等他解开之后，随手指一指网中的桓宇道：“派个人钻入网中将这副销仙环加在那厮身上。”

桓宇心中电光石火般转念道：“我要不要趁此机会抓住来人为质，脱身出网，然后和伍兄并肩杀出此地？”

副总司刘振吩咐一声，一个劲装大汉领命钻入网内，这个劲装大汉头面全身都先用一件特制宽大的白袍罩住。钻入网中之后，那么多的锋利尖锐倒松勾刺竟钩不住那件白袍，只见他如鱼入水，甚是滑溜，钻到桓宇身边，便将四枚“销仙环”加诸桓宇四肢后又滑出网外。

桓宇那时还打不定主意，等到人如鱼入水般钻入网中，这才死心塌地放弃趁机冲出网外之念。

原来那大汉入网的动作一看而知武功有限，因此将他劫持为人质的话，定然无法用以挟制勾魂客崔灵。

兼且这面巨网也是一大妨碍，若是无法在瞬息间脱身出网，对方任何一个人扑到抓着此网，便再也无法脱身。当下僵卧如故，任得大汉将四枚“销仙环”分别箍在双腕双踝上。

那勾魂怪客崔灵冷森森的声音道：“伍放你要调息多久，不妨说出来，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

伍放虽是性情暴躁之人，但这刻也不敢轻举妄动，想了一想正要回答，桓宇的声音已经在耳边道：“伍兄不必答话，管自盘膝跌坐，但记得闭起双眼调运气息，待会儿出手搏斗时，也不要望他的眼！”

伍放依言跌坐地上，闭起双眼，来个不闻不问。

勾魂怪客崔灵大感疑惑，心想这厮看来是个鲁直浮躁之辈，何以处处棋先一着，严密防范着自己的摄心迷魂大法。寻思了一阵，举步走出大厅，低声吩咐莫震几句话，莫震如飞去了。不久便自回来，手中提着一个大包袱，放在崔灵脚下，解了开来，旁边自有手下持灯照明。灯火之下，只见那大包袱中盛的是一具尸体，头面手足露风之处，都呈青黑色，面部只有一皮蒙在骷髅头骨上，形状极是可怖。崔灵瞧了一阵，冷笑点头，望住莫震。莫震面色微变，低声道：“那厮混入本岭，与伦亚兄对了一掌，就是这般模样！”

崔灵挥一挥手，转身走回大厅之内。刘振赶紧走过来，他用切口吩咐了几句话，刘振连连点头，挥手传令，立时大厅中之人通通撤走，只剩下勾魂怪客崔灵、刘振、关拱三人。

不久莫震也走进来，手中携着一柄长刀。

伍放气行百脉，数转之后，自觉已内力充沛，身上虽然有数处硬伤，但一来不大碍事，二来这等硬伤也不是一日半日可以痊愈的。当下睁眼跃起，洪声道：“刀呢？”

勾魂怪客崔灵冷笑一声，道：“你倒没有忘记使刀，但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伍放暴声大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终身不改，拿刀过来！”心中却忖想道：“我如果敌不过此人，立时反手一刀自杀身亡，且看你又有什么法子！”莫震上前将长刀交给他，伍放乃是使刀名家，伸手接过，立刻就晓得此刀乃是神兵利器，先瞧瞧刀鞘，那鞘乃是用一种不知名的红色皮革所制，触手生寒，单是这个刀鞘已是世上罕见。接着掣刀出鞘，顿时寒光耀目，冷气侵肌。当下拔了一根头发，搁在锋刃之上，轻轻一口气吹去，那条头发分为两截飘飘坠地上。他伸指一弹刀身，发出一阵尤吟唬啸之声，不由得喜爱之极，连声赞道：“好刀，好刀，想是战国时神物七侯刀了？”

崔灵应道：“你的眼力高明，此刀无坚不摧，当者披靡，又号无敌的是刀中重器，举世无匹。我昔年为了此刀，身上连伤二十四处，前后杀死一百零三人，才夺到手中，可惜我不擅使刀，以致此刀有未遇明主之憾！”他谈论此刀之时，口气温和得多，心中疼爱此刀之情，流露无遗。

伍放大声笑道：“如此宇内无二的神物，别说伤了二十四处，杀死一百零三人，就算加上一倍，也是值得，好刀，好刀！”两人赞来赞去，不觉相视一笑。

伍放蓦地一怔神，随即移开眼睛，但心已蒙上一层阴影一般，抹之不去，也不知是原故？

勾魂怪客崔灵畅笑数声，道：“你如若喜爱此刀，赠与你又何妨？”

伍放楞然抬目道：“你说甚么？”崔灵道：“只要你肯为我出力，此刀就赠与你！”两人四目对视，一时寂然无声。

桓宇心中大疑，忖道：“我已嘱咐伍兄不可望他眼睛，想来不致着他道儿，但此刻却又寂寂无声，莫非伍兄心下踌躇，当真起以区区一把宝刀出卖主人和朋友？”

这时伍放虽然仍未当真心神迷失，但勾魂怪客崔灵认为已经足够，若是立即动手，而实际上心灵上仍受禁制，必要时崔灵便可加以利用。大厅中响起崔灵怪笑之声，接着道：“来吧，我就以单掌迎战你手中宝刀！”

伍放哼一声，挺刀斜指。崔灵左手弯在背后，踏步上前，扬起右掌直劈

过去。伍放宝刀疾划，闪出一道森森寒光。

崔灵桀桀怪笑道：“你可要小心了……”笑声中右掌劈按拍戳，以四种手法连发四招，凌厉异常。

伍放神智未曾全失，一看对手手法诡奇毒辣，掌上带出劲厉风声，显然功力深厚之极。生怕吃他抢贴身边。那时不但宝刀威力大减，而且更有被对方擒拿手法夺去宝刀之虞。

当下更不思索，脚下斜踉七星，迅快闪退。

勾魂怪客崔灵已从铁手飞鹰关拱口中听出这伍放武功高强，刘振也曾经将鞑鞑勇士伦亚与伍放试招的情形禀报过，是以心中有数。

然而这刻伍放轻轻松松就将连环四招让开，也不禁心下微惊。

伍放一腾出空隙，便大喝一声，挥刀疾所。他的刀法凶猛辛辣之极，用的又是削铁如泥的宝刀。一时虹飞电掣，刀光如山，

崔灵一连退了六步，猛可劈出一掌，迫得伍放用力自保，才算是隐住阵脚。刘振等人只看得面目变色，心中惊惶，他们虽然都深知总司大人武功深不可测，但眼下只用单掌来对抗伍放的宝刀，若有一招半式失闪，后果实在不堪设想。躺在网中的桓宇眯缝着眼睛偷看，见那伍放威风凛凛，心中甚喜，那两人又拆了七八招，伍放突然中一滞，被崔灵抢入刀圈之内，掌劈脚踢，顿时落在下风，桓宇心中好生不解，吸一口真气，传声道：“伍兄小心，他表面上佯作抢刀，其实等候机会，攻你下盘……”伍放刷地一刀划去，接着纵开数步，转眼向地上的桓宇望去道：“是么？”桓宇赶紧闭上眼睛，但崔灵已经猛然醒悟，厉声喝道：“不要听他指点，我们各凭技艺分个高下，不论是胜是败均属大丈夫行径！”伍放道：“是啊，来吧！”宝刀一挥，迎面劈去。

崔灵大喝一声，掌势横拍，将他刀招封住，底下倏忽间连续踢出五六脚，他这一路脚法原本是准备一举制胜，但此人足智多谋，一旦发觉伍放得人指点，立刻改变计划。

他一只右掌紧紧封住伍放手中宝刀，底下用脚连续踢出，绵绵不断。但见他双脚忽高忽低。忽前忽后，怪异奇诡，世所罕见。伍放竭力想从对方腿中脱出，挥刀反攻。桓宇窥见这等形势，忙不住又传声道：“伍兄即速挥刀以攻代守，你中他一脚最多受点伤，他吃上一刀，非死不可！”

伍放一边纵跃闪避，一边应道：“我不能听你的话，不然就不是大丈夫行径啦！”

崔灵桀桀怪笑道：“对，对，不要听他的话！”

蓦地煞住踢出一半的腿势，右掌闪电般一伸一抓，已扣住伍放手腕脉门！”伍放运气护住脉门，奋力一挣，崔灵两脚牢牢钉在地上，五指犹如钢抓，动也不动。伍放只觉半边身子一麻，五指松处，手中宝刀当琅琅跌在地上。勾魂怪客崔灵哈哈大笑道：“我可没有别人指点，全凭真实功夫取胜，你服不服？”

伍放性子鲁直，点头道：“是你赢啦！”其实他如果不是心灵中暗暗受制，不但不会出声回答桓宇，以致凡露行藏。就算没有桓宇指点，他也晓得在受窘于对方卅六路腿法时设法子应变。

勾魂怪客崔灵傲声一笑，道：“那么你自然要履行许诺之言，返回龙虎山庄之后，暗中为我出力！”

伍放怔一下，心想这等暗中通敌的行为，比反复无信还要卑鄙千百倍，

焉能依从于他，但不知怎的，内心中有一种力量迫得他无法反对这个黑巾黑袍的怪人，当下微微苦笑，道：“大丈夫一诺千金，决不更改，除非我忽然身死，那就无法可想啦。”

他这句话已泄露心中隐秘，原来这个主意他早在心神未受禁制之时已经想好，是以这刻仍然记得住。

桓宇心中骂道：“想不到这伍放竟是如此没出息之人，换作是我，为了武林正义和故主之情，纵然做一次背信小人，又有何妨？唉，早知他是这么一个

人，我何须冒险救他，以致身陷罗网？”他那里知道伍放已准备挥刀自尽，心中大恨不已。

勾魂怪崔灵厉声道：“看着！”之后声息寂然，过了半盏热茶时候，崔灵用一种深沉的自信声音道：“把刀收起来！”但听“呛”地微响，刀已归鞘。

崔灵又道：“你可跟莫震到外面休息一会……”脚步声起处，两个人一先

一后离开大厅。

桓宇好生讶异，忖道：“听起来这厮好象是向伍放施术呢……”但他心鄙伍放为人，懒得多想，立刻就将心思转到自己身上，想道：“现在那厮要来对付我啦，我应该怎么办？仍然假装昏迷吗？”

正在转念之际，崔灵威严有力的声音道：“关兄可上去替那厮摘去罗网……”

关拱欠身应一声是，走到桓宇身边，忽然回头道：“请问总司大人，这厮身中七恶针达四枚之多，目下死了没有？”

崔灵道：“还没有死，此人武功高强，那七恶针一时仍要不了他的性命！”关拱戴上一副手套，揭开网子，手法甚是迅快地整张掀开，一手挟起桓宇，一手替他摘开背上扣住的无数利钩。桓宇僵卧不动，宛如死人。蓦地身躯一沉，掉在地上，发出“蓬”的一声。

崔灵冷冷道：“刘振兄你久走江湖，见多识广，可知道对付毒门中人，以何法为上？”

桓宇听一这话，心中一震，对道：“莫非百毒魔娘进犯恶鬼岭，所以他们商议应付之计？”

耳中但听刘振沉吟道：“如果对方当真是毒门高手，我们武功再强，也难抵挡，只好用火攻那是不在话下，身上更必是怀有种种恶毒的药物，这些毒物

及他们练的毒功，最怕烈火，往往沾火便即自行炸成粉碎，此所以毒门中人，总是爱在阴暗潮湿之处藏身行事！”

崔灵道：“刘兄说得不错，这火攻二字下在是对付毒门高手唯一妙计。关

兄且说一说我们的布置。”

关拱朗声道：“属下已传总司大人之令，命底下弟兄即速赶制火筒应用，此刻，在这七杀厅外三条甬道中都埋伏停当，只须一声令下，左右两边甬道二十丈以内全被烈焰封蔽，中间的一条因地势所限。只能封销十丈以内。这七杀厅之内，更是随时可以发挥烈火阵的威力！”

崔灵阴森森一笑，道：“很好，我们且穿上这几件特制石绵罩袍，便可

在烈火阵中出入自如。”

他们这一番话只听得桓宇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目下也是毒门中人，从他们对话中听来，自己唯一的克星就是“火”了。而且说不定毒功越高，越是怕火。

他们既已布下火阵，封锁各处通道，岂不是陷在绝地？喜的是他们无意中将自己不知之事透露出来，以后便可多加小心。

崔灵下令道：“提犯人来此受审！”关拱应了一声，疾奔出去。刘振道：“这个假冒总司之人如何发落？属下这就去揭开他面上黑巾如何？”

崔灵道：“用不着了，他中了七恶针后虽是昏死过去，但他功力深厚，终须回醒，那时再作比较！”

外面一阵脚步声传来，大约有五六个人，却都不闻镣铐之声。转眼进了厅中，桓宇因听那脚步声停歇之处，睁眼可见，便微微睁开眼睛偷窥。进厅来的一共五人，除一关拱之外。便是一对中年夫妇，一个女孩子和一个壮汉。桓宇认得那对中年夫妇正是陈家庄陈贵和他的妻子，不禁大吃一惊，心想他们怎没有携带女儿连夜投奔龙虎山庄？

勾魂怪客崔灵冷森森的声音道：“宣读犯人罪状！”

关拱应声道：“袁克标身为东堂分司辖下大头目，却毫无威严，与手下弟兄诘驳斗嘴，恭请总司大人量刑发落！”

桓宇心想道：“崔灵秉性严酷，这厮最少也是个革职处死，也许免不了——一顿板子。”转念时只听崔灵冷冷道：“即行处死！”

桓宇不觉一怔，心想这厮只不过与属下辩驳几句，那里就罪至于死？关拱已经手掌落，拍在那袁克标后心，一声低低惨呼过处，尸横就地。

关拱接着道：“此女是西堂分司娄一龙府中侍发柳儿，前日擅出娄府后门，当场被捕，请示总司大人如何处刑……”那少女长得甚是秀气，此时惊得面无人色，索索发抖。她虽是极为惊骇，但又不知自己的生死关头，当下颤声道：“婢子……只不过……出去拾回毬子，只……在后三步之处！”崔灵冰冷无情的声音道：“处死”柳儿惊得尖叫一声，扑通跌在地上，昏死过去。关拱一脚踢在她腰间的“章门穴”上，柳儿滚开数尺，僵卧不动。桓宇心中愤怒之极，心想这一干恶人们个个心狠手辣，看来竟是以杀人为乐。这少女柳儿分明是在近后门处和同伴踢毬子戏耍，不料踢出后门外面三步之处，她出去拾回去，如此纵是有违禁条，却也万万罪不致死！这时只听关拱道：“陈家庄陈贵夫妇勾结那个假冒总司大人的贼子，事后连夜遁走，被捕后坚不吐实请总司大人判刑。”桓宇胸中热血沸腾，心想这陈氏夫妇是极有血性之人，被捕之后紧不吐实，冲着这一点非出手不可！此念在胸中一转，登时运集功力人，蓄势待发。

崔灵冷冷道：“哼，他们胆敢不说出内情，我偏偏要他们马上自行吐露，然后处死，你过来！”

陈贵夫妇入厅之后，一方面已瞧见僵卧一边的桓宇，一方面从崔灵口音中，已认出这个全身头面藏在黑巾黑袍之下的人绝对不是那个英俊少年。陈贵见那黑衣人指住自己，便踏步上前，面上虽然掩不住惊怖之色，但心中决定一句话不说。反正这些人的狠毒手段已亲眼目见，今日绝无生理。他目光碰到对方炯若寒星的双眼，突然心中泛起一阵迷惘之感。他自然不知对方正在施展宇内无双的“摄心迷魂大法”这一阵迷惘，已是堕入术中的先兆。

突然间一阵清越笑声震荡全厅，陈贵顿时回复清醒。

崔灵和刘振关拱等都向发出笑声处望去，只见原本僵卧不动假冒总司之人缓缓坐起身子，面上黑巾被笑声震得拂拂飘动，他从容不迫地站了起身，笑声忽止，举目扫瞥厅中诸人一眼。”

崔灵神色如何，谁也瞧不见，其余副总司刘振，东堂分司莫震，北堂分司关拱诸人却无不面露讶骇之色，没有一个想得到这个假冒总司敌人，如何能在中了四枚“七恶针”之后，还能够恢复神智，站起身子。

桓宇缓步向崔灵走去，崔灵冷笑一声道：“阁下不但武功高强，胆勇更是惊人，可有勇无谋！”

桓宇也仿效他的声音，冷冷道：“兄弟倒要请教请教，何谓有勇无谋？”他声调姿态都学得甚是相似，以致刘振关拱莫震等人都觉得难以分别。

崔灵道：“好，我告诉你，教你心服口服。第一，我这一身打扮最易被敌人假冒，就是三尺小童也想得到。因此我必有种种巧妙安排，教底下人时时可以鉴别得出来！你未探明隐秘之前，贸然就假冒作我，无异是自投罗网，这是有勇无谋之一。其次你明明练有毒功，所以不畏我的七恶针，若是你装死到底，我或者会一时大意，把你尸体丢掉，这也罢了。你却暗中以传声之法指点伍放与我动手，试问焉能跑得出我眼底？这是有勇无谋之二。还有就是我早就作各种布置，譬如一早就命手下撤退，只留下两三个好手，又透露出以烈火对付毒功的安排，最后用这几个犯人迫你自行起身。这种种迹象，早就显出我已察觉你是装死，而你却不能一直装死下去，这是有勇无谋之三！”桓宇被他一连许多句“有勇无谋”讽刺得脑羞成怒，心头发火。原来他想起花玉眉也是如此批评他，故此这本是值不得如此大怒之事，他发觉得忍受不住。不过他也不开口答腔，肩头忽地一侧，左边的莫震见他似是要扑过来，大吃一惊，连忙纵退。桓宇却快如电掣般扑向右侧，伸手疾机关拱。关拱号是铁手飞鹰，手下功夫甚是了得，“呼”的一掌迎击上来。双方掌一触，关拱猛觉对方手掌炙热难当，大凛之下，急急撤回掌力。桓宇却已借他之一击之力，旋身斜飞直扑刘振。

因此关拱这一掌并没有接到对方掌力。只是一沾即分。否则以桓宇目下的一身毒功，若是发出掌力，关拱掌势撤得再快，也难免尸横就地，惨死当场。桓宇心中就打定主意，要劫持刘振为人质，关拱莫震二人则身份不够份量，崔灵则武功高强，他所深知。这时借力迅扑，务求这一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刘振身为恶鬼岭副总司，武功自是不同凡响。桓宇来势虽快，却仍然来得及出手发招。只见左手急扣敌人手脉脉门，右掌疾发，斜劈敌肋要害，桓宇随机应变，气聚丹田，身形顿时下坠，双脚沾地面，登时牢牢钉住。这一来他伸出的手等如突然退了四五寸，刘振左手刚好扣住他的掌锋，吞掌到处，拍地击在桓宇护住肋下的手肘上，桓宇只觉手肘被击中之处一阵麻木，身形却幌都不幌。

刘振五指搭中对方掌锋，却宛如碰在烧红的铁块上，烫得他全身一震。桓宇手掌一翻，已经把他抓住，拖到身边。他一出手就擒住刘振，连崔灵也禁不住大大一怔。

桓宇冷笑一声，道：“只要崔总司答应一个条件，我就不伤你的手下！”

崔灵立时恢复冷静，道：“好，我先放他们出去！”他一挥手，莫震便过来把陈贵夫妇领出厅去。

崔灵接着道：“阁下用不着耽心，我担保你出得此岭之后，在外面与他

们见面，活生生半点损伤都没有。不然的话，便算我没有依约行事。”

桓宇果然放心，铁手飞鹰关拱道：“属下掌上已经中毒啦！”

崔灵摆手道：“先出去休息，等会我自会替你解毒！”

关拱苦笑捧手出厅。崔灵不容桓宇发言，已接着道：“我有个条件，那就是你先放开刘振，我们正正式式比划一场，分个高下！”

桓宇发出冷晒之声，道：“我一放手，就真的变成有勇无谋之辈啦，大家别想活着走出此岭！”

崔灵道：“你也太小看我姓崔的啦！”

桓宇道：“说甚么我也不放开人质！”

崔灵道：“阁下会错我的意思了，我说你小看我之意，乃是指你以为挟着刘振，我就会低头了事而言，老实告诉你，就算你擒住我的亲生儿子，我也得跟你比划一场！”

桓宇见他态度坚决，心下暗暗估量，口中却道：“那你就试试看！”

崔灵道：“说完再出手还不迟！你道我为何要与你比划？哼，实不相瞒，就是因为你武功高强，举手之间就能制住我手下大将，今晚若不与你见个真章，我这一生别想睡得着觉！”

他的声音中除了无法移动的坚决意味之外，还有一种“说服”的力量。

桓宇心中已有七八分信了，忽地和他炯炯目光相接，心头微震。不加多想就相信到十分。当下扬手把刘振摔到墙角，傲然道：“也好，擒住你做人质更是万无一失！”

崔灵应道：“那也未必，我若赢不了你，那时你就准备与我同归于尽好了！”

桓宇大惑不解，哦了一声，崔灵道：“武学中俗有同归于尽的手法，我虽不是用武学手法教你同归于尽，却是下令使用烈火阵，使得我们一齐烧死，但是此举其实与我本身施展同归于尽的手法并无区别，对不对？”桓宇一想也是道理，不觉点一点头。

崔灵立起门户，招手道：“过来动手！”

桓宇缓缓踏步上前，他每走一步，功力就多提聚一分，走了五步，后面的石地上留下一列五个浅浅脚印。崔灵见他功力如此深厚，心中也禁不住大为凛骇。

桓宇功力越是运足，胸中杀人毒念便是炽烈难忍，别说他听了对方一番话之后，已存下一击毙敌，教他来不及发令放火之心，单是全身毒素急剧运行时自然生出的感应，已经足以使他满胸尽是杀死眼前之人的恶念了。

两人屹然峙立，宛如石头雕塑的人像，但只是顷刻之间，双方一齐出手。霎时间两双肉掌幻化出数十双之多，只是刹那工夫，各各都以最精微奥妙的手法诉了十二三招之多。

桓宇攻势绵绵不断，崔灵却已感到对方手法奇快绝伦，拆了十二三招之后，自家的招数已施展不出，全仗平生争战次数极多，经验丰富，以及武功精纯，眼力特佳这才接下去再拆了六七招。

这样再打下去，势必要被对方完全控制局势，无由反攻，心念一转，双掌施展全力猛然击去，底下同时踢出一脚。他的腿法甚是神妙，桓宇除了纵退之外，便须双手分开，一上一下硬封硬架。

桓宇此时自然不肯退开让他缓手，当下身形半转，左脚大步跨出，双手同时分开，上下掩护。只听“砰”地一响，桓宇大腿上中了一脚，跌开寻丈。

原来桓宇双手双足套着销仙环，这四个金环有两条细绳，手上两枚有一条互相连着，脚下两枚也是一条连住，长度约是尺半。

因此若然双手双足均在这尺半范围之内移动，毫无阻滞。但崔灵这一招上下夹攻时，桓宇一时忘了这“销仙环”脚下大跨一步，只跨出尺半就把纲绳绷紧，跨不出去。

同时之间，双手上下一分，也是不够长度，顾得上面封架对方掌力，就架不住下面踢到一脚。而且这时由于脚下忽然一绊，武功再高也来不及退开，硬是被崔灵深吸一口气，提紧全身真力，疾扑上来，口中咤叱连声，宛如霹雳迅发，右手大起大落，一掌接一掌劈去。满厅风力激荡旋卷，声势之威猛，当真世罕其匹。

这一路猛恶掌势正是崔灵平生绝艺“神雷五掌”，桓宇举掌硬接，“蓬蓬蓬”连响三声，一下比一下响亮，可想而知力道也一一掌比一掌沉雄刚猛。桓宇这一交硬接对方的“神雷五掌”，仍然觉得相当吃力，但比起上一次接掌就吐一口血的情形，却有霄壤之别。

他手掌与对方手掌相触时，隐隐感觉有异。到第四掌劈来时，因掌势缓慢得多，看得清楚，敢情对方掌上戴着一只黑黝黝的手套，也不知是何物所制，居然能抵御自己掌上剧毒。“蓬”的大响一声，桓宇身躯摆了一下，终于退了半步。接着第五掌缓缓击到，一阵劲风潜力，压得他呼吸闭塞，单是这阵威势，已足以教任何强敌胆寒。

第六章 是耶非耶雾重重

哪敢怠慢，运集起全身功力，猛可一招“力争上游”向对方击来之力撞去。

这一招乃是桓家秘传绝艺，讲究掌劲内力吞吐之际，克敌取胜，他掌势发出之际，掌心露，内力猛吐。但掌力一吐之后，立即收回待对主破去这一暗劲内力，击中他掌上之时，劲力再度吐出，运用得妙时，可以化弱为强，反败为胜，运足了全身功力，第一次掌劲吐出之后，突然感到全身发软，气力都接不上来，不由得大惊失色。

刹那之间，好几个念头闪过胸中，先是想到莫非是突然毒发？跟着便是想到难道对方掌力太强？抑是对方忽然施展出摄魂迷心大法等等念头。

最后陡地记起自己已是“毒中之圣”，全身毒血真气完全逆转运行，这一招乃是家传秘学，又用足了全力，不知不觉间用上平是运气之法，顺着经脉运行全身一周，登时脱力瘫软，这种奇怪的现象虽是想通了，可是对方手掌已经击到自己掌上，幸而来势甚缓，桓宇急急忙忙逆运真气，顿时恢复大半气力。

崔灵铁掌一送，“蓬”地一响，但觉桓宇轻如无物，飘飘飞退，不禁冷冷一笑，心想自己这神雷五掌威力就在于掌势一发之后，敌人便被罩在掌力范围之内，纵然轻如柳絮飘绵，但因掌力透骨而过之后，在后面形成一道反卷回来的强劲潜力，轻功再高，也退不出半丈之内。当下掌势不停，继续向前送去。

桓宇飘退数尺，已吃背后强劲绝伦的潜力逼压上身，无法再退。但他得到这一丝缓冲之机，已经逆去真气，提聚起全身毒功，轻飘飘举掌拍去，两掌相交，刚刚发出“蓬”的一响，崔灵面色已变，疾然退开七八尺远。

原来这一次对掌，桓宇掌上那阵炽热如炭之感透过手套传到他手心，显然毒功举世无匹，这一下已经被剧毒侵入，连忙掌撤急退。低头看时，只见手上那只不畏兵刃水火的玄蛇皮手套，掌心处已现出一道半寸左右的裂痕。

他抬头一望，只见对方眼中微露迷惘之色，心中立刻涌起计较，故意举手打个讯号，哈哈一笑，道：“好在我有这副手套尽可以抵御你掌上毒力，来，来，再接我几掌看看！”

他本是虚张声势，一方面发出命令，教手下人从暗门出来带走丢在一角的刘振。

桓宇虽然感到奇怪，怀疑之际，只见对方目光闪到自己后侧，同时也听到轻微的声息。

便不寻思，飏然飘退，眼角间果然瞥见一个劲装大汉下在搬移刘振，当下随手一掌，击中劲装大汉肩膀，那大汉惨叫一声，扑开丈许，立即僵毙。

桓宇冷笑一声，正要发话，忽见崔灵身影闪处，已经出了厅门，接着“嘭”的一声，一块铁板上掉下来封住门口。

他怔得一怔，低头望望刘振，心想此人乃是副总司地位，难道也不管他死活了？

同时之间，也自悟出崔灵是故意虚张声势和闪目斜看之故，分明是故意泄机，诱他纵退出手制止，以便逃出行去！

这崔灵机变百出，心狠手辣，果然不愧是出色当行的领袖人物。桓宇这时也不由得不暗暗服气。

突然一阵异声传入耳中，举头四望，只见大厅厅顶四面喷出泉水，这四股泉水甚是猛急，顷刻之间，淹没全厅。

桓宇情知堵塞洞口之计全无用处，心中只是转念要不要先行杀死这副总书记刘振。

石面墙上微微一响，接着一阵语声传入厅中，道：“你若是杀死刘振，我就下令杀死伍放和陈氏夫妇！”

说话之人正是崔灵，桓宇但觉处处被他制住，毫无办法，心中记起“有勇无谋”四字，几乎气得发疯。

厅中水顷刻间已侵到膝部，刘振浸在水中，口鼻均在水底，他怕此人淹死，只好抓住他领口提了起来。但心中又大大不愿，道：“待会水势再高，我可没有工夫再管这厮啦！”

崔灵的声音透壁传来。道：“那个要你管，只要你不下手，他淹死与你无干。”桓宇一赌气把刘振摔在水中，盘算道：“我虽然通晓了水性，但如若水淹全厅，我在水中立势也支持不了多久，嘿，嘿，难道我桓宇当真要命丧此地不成？”

水势已淹到他胸口，他全身淹在水中，反而觉得十分舒服自在，却也不知是何缘故。他设想了许多法子，却没有一样有效。水势一晃就淹过了头顶，他浮在水面，冷静逾恒地调匀呼吸，准备水淹到厅顶时可以多支持一会。他也晓得目下如此做法，只是徒劳挣扎，但一个人在未曾到那一刻工夫，总是不甘放弃求生之念。

不久工夫，整座宽广的大厅完全是水，他索性任得身子在水中浮沉，四肢不动。

但觉身躯缓缓沉到底下，仍然自然而然保持直立姿态，生似站在地上，也不觉其中有何区别。

他在水中淹了一阵，越发觉得舒服，头脑特别机灵，忽然想起那刘振一直沉在水中，定然早就浸死，但对方肯真个让他淹死？

当下疑心大起，睁眼张望了一会，只见四周黑沉沉一片，却仍然可以瞧见四五尺以内的人物。

他不禁奇怪起来，忖道：“此厅尽水淹，何来光线？即使有一点光线，在水中焉能有如在陆上视物？这倒是一宗大大的怪事……”

他一面寻找，一面举步走去，却丝毫不觉有异，大步小步都象平时一般，这也是奇事一件。要知人在水中，总有浮力，纵然水性再高，若是要在水底行走，必须身负重物，抵消了浮力才行。

他走了一遍，中下都看过，刘振尸体却毫无踪影，他也不消再找，想道：“是了，此厅机关巧妙异常，当水势增高之后，早就有人潜入把刘振救走。”过了老大一会工夫，他也不觉得气闷，当下盘膝跌坐地上，潜心运功，同时细察身体情状，不久就发觉全身毛孔竟能自动排泄废气，同时又吸入足够的气体，宛如平常鼻子呼吸一般，竟没有什么不舒服之处，

又过了一会，水中涌起一阵暗流，他正在大感奇怪，顷刻工夫，水势已降了不少，这才晓得原来是放水之故，所以生出一股暗流。

满厅冷水不久便自退尽，桓宇仍然跌坐不动，看那崔灵下一步有何诡计。墙上透出崔灵的声音道：“你死了没有？”

桓宇冷笑一声，道：“我若是死不了，总有一日要取你项上人头！”崔灵道：“那是后话，目下我要施展烈火阵了！我听说过毒门高手淹在水中有

些十天八天还死不了，我也不妨慢慢试验。倒是这一把火乃是你毒门中人对头克星，管教弹指工夫，就烧个尸骨无存……”

桓宇喝道：“要放火就放，罗唆什么！”

崔灵道：“我给你一个最后机会，你如肯降服于我，为我出力，我待你以上宾之礼，只有碰上棘手之事才请你出马，总之只要你肯回心相助，一切享用都可随心所欲，你可以考虑考虑！”

桓宇道：“我现在答应了你，出去时突然翻脸，你便如何？”

崔灵道：“你既说出这话，显然不是如此之人，我便敢试上一试，你怎么说？”

桓宇忖道：“如果我答应了他，今晚龙虎山庄便一共有两人被这厮，网罗过去，那真变成一宗大笑话了！”

崔灵冷笑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你再想想！”

桓宇道：“不行就是不行！”

崔灵道：“好吧，这就教你尝一尝烈火阵的威力，但我实在爱惜你这一身武功，因此破例予你一线之机，待会火势比平常缓弱得多，在全厅未曾布满之际，你仍然来得及改变主意！”

桓宇骂道：“混帐，那一个会改变主意……”骂声未绝，厅中突然“蓬蓬”连响数声，火光四现，转眼望去，但见大厅四角都喷出火光，宛如四道火龙。”

上一次喷水乃是从上而下，这一次却是从地面喷出来，原来火势腾升，热力上冒，水势则自高流低，物性不同，布置便异。

那四道火龙粗如手臂，初时只喷出两三尺，逐渐伸长，越喷越远。火光落地之后并不熄灭，反而展布开来，因此不久工夫，大厅四周地面上都是熊熊火光。

在那四道火龙左右两侧，另有气孔喷出强风。厅顶则似开了几个出气洞口，是以火势越来越盛。

桓宇被迫站在大厅当中，转瞬回看，但见四面一片火海，逐渐向中央收缩。只要那四道火龙不停止的话，这当中一片空地不久也都变成熊熊烈火一片，万难立足，纵然能够提纵起半空，终久仍得落在地上，那时等如飞蛾扑火，自焚本身。

他已感到四周炎热袭人，极是难过，运呼吸也有点不通畅。情急之下，腾身而起，凌空飞到墙上，伸手扣住墙壁及厅顶相交之处，果然有道浅浅的凹坑，可以着力吊挂住身躯。底下熊熊烈火势，只冒起两尺左右，离他伸直的双脚尚有丈余，当下微觉放心。

但顷刻工夫之后，忽然感觉出墙壁变得十分炙热，腾出一手摸索，触手便知这墙壁竟是铁板造的，故此烧得久了，上面也自发烫。

当下一震，忖道：“这道铁板墙，迟早也得烧红，我贴身其上，不是要烤焦了？不行，不行……”

五指一松，双脚在墙上一蹬，身形退飞数丈，轻飘飘落在大厅中。

这时当中尚有两丈方圆一块空地未曾被烈火布满，虽是热得厉害，但他具有一身上乘内功，还支持得住。

眼看这块地越缩越小，速度再慢，也终布满全厅，正在惶急之时，大厅四角喷出的火龙忽然中止，接着崔灵的声音透壁传入来道：“这烈火阵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怎么说？”

桓宇激起一腔怒气，厉声骂道：“你狗娘养的混帐东西，只会以诡计暗害人家！”

崔灵冷冷道：“闭嘴……”桓宇怒骂不休，满口脏话。要知他在军中甚久，通通搬了出来，把崔灵简直骂得狗血淋头。

崔灵狞声大笑，道：“好，好，我偏要教你受尽活罪，才让你死。”

一阵“嘶嘶”之声从四面传来，只见四道灰白色的浓烟射出来，转眼工夫全厅烟气迷蒙弥漫，宛如大雾光景，伸手不见五指。

这浓烟并不是什么气，可是具有一种辛辣气味，钻入鼻中，便难过得要打喷嚏，同时薰得眼睛刺痛，泪水直流。

桓宇闭住呼吸，也不敢睁眼，象个木头人般站着不动。只听崔灵得意地连声狞笑道：“龟儿子，怎的不敢说话了，你若是狠人，那就睁眼瞧瞧，怎的闭住眼睛装起孙子来啦？”

他连声辱骂，越骂越精采，连对方的祖宗八代，兄弟姐妹都骂上了。桓宇越听越气，忍不住开口回骂。他不开口自然能够闭住气，但一开腔。不一会是憋不住，连忙睁眼瞧瞧，烟雾弥漫的情形，刚一睁眼，泪水就直迸出来，难受已极，接着吸一口气，登时呛咳起来。

他越是呛咳，就越发吸多点烟雾，肺中又辣又痛，苦不堪言，但觉这种肉体上的煎熬痛苦，加上对方连续不断的辱骂，真的比死还要难过千百倍，他已呛咳得弯下腰，当下举起右手，运功聚力，便要向天灵盖上击落。

忽地心念一转，忖道：“且慢，这种痛苦连我也恨不得快点死掉，岂不是一绝毒的毒刑？若是加诸那厮身上，哼，哼……”

他一想起那个仇人，乃不知不觉停止呛咳，同时涌起强烈的求生之念，一心一意要将这种痛苦滋味带回去给仇人。

他很快就把心神恢复贯注在目前的情形，耳中忽听崔灵道：“那厮不大济事，已经晕死过去啦！”话声不似早先清晰响亮，加以从话中之意推测，显然他是跟手下这人在说话。

桓宇仍然弯着身躯，闭住呼吸，这时不但不觉难过，反而头脑清醒，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异之感，使他觉得应该钻入地下。

他自家也弄不明白这种奇异的感觉从何而来，而且地上毫无缝隙，都是平滑巨大的石板所铺，怎生钻得入去？

这时除了钻入地下的奇想之外，还有就是觉得可以呼吸的念头强烈地涌上心头。这一点容易办到，于是微微吸一丝气，奇怪的是早先那种辛辣难过的滋味完全消失，便渐渐多吸点气，仍然不觉得有异。

他一面呼吸，一面更加俯低头颅，直到鼻子碰到地面，但觉地底传透出一阵奇香奇美的气味，就是全仗这种气味使他可以呼吸烟雾，并且诱得他想钻入地下。

石板不易传热，故此鼻子所触仍然有冰凉之感，他怀疑地伸手在石板上摸索，发现鼻子所沾之处，有一道极细的缝源，正是两块石板交界的微隙，只因石板之间嵌得十分严密，所以不大摸得出来。

他正在推想其中缘故，忽听崔灵酷冷的声音道：“放火！”接着“蓬蓬”连声起处，热度便陡然增加。

桓宇深深吸一口香气，迅速起身，运足全身功力，聚在双脚，猛可用力蹬踏，连蹬七八脚之后，觉得有一块石板，似乎有点松动，赶紧俯身跪在旁边，伸掌贴在边缘上，暗运内力吸住那块石板，缓缓提掌。那方石板约有四

尺见方，本身已经够重，何况嵌在当中，这时只稍稍松移一下，便不再动。

桓宇念头一转，手掌移到石板正中之处，再度运力吸住提起。这一次石板缓缓上升，桓宇心知自己是生是死，就靠这一下，是以掌上内力比平时还要强劲得多。

那方石板升起三尺左右，底下已露出一丝缝隙，原来这石板厚约两寸，这时已不再被四边石板嵌住，所以突然轻了许多。

桓宇右手手指塞入缝隙之内，右手才敢放松，用力一掀，张眼一望。只见石板下面露出一个黑洞，阵阵浓冽香气扑入鼻中，精神顿时大振。他更不迟疑，立刻纵入洞内，先伸手勾住洞口边缘，垂下脚去试探深度，试出约是五尺左右，底下已踏到实地，便松手将下面的石板托起，小心放回洞口之上嵌稳。

这时候他宽心大放，上面的烈火已无法钻入这地下洞穴之内。

他略略一调呼吸，定睛查看这地洞，只见四周甚宽，但只有五尺之高，必须弯低身子。

若是别人落在这洞，准保要活活骇死，原来这地洞内尽是毒蛇毒蝎这两种毒物。

他双足踏落地面之际，一只脚踏着十余条蛇身，三支脚踏在一堆蝎子之上。

那些毒蛇毒蝎都纷纷向他足背上咬螫，四下更响起一片沙沙之声，不知还有多少蛇蝎爬游过来。

桓宇却自然而然猛吸蛇蝎输入体内之毒，顿时感到精神大振，只见左边地面上有千百条黝黑幼细的毒蛇，右边却布满了体积特别巨大的毒蝎。当下坐在地上，左手抓蛇，右手抓蝎，不住地送入口内。

上面的大厅中烟雾迷漫，烈火熊熊，过了半个时辰，火势渐弱，终于熄灭。前面阵阵劲风吹入厅中，另外有透气的孔道，排除烟雾及热气。这时火厅中一片暗黑，忽地大门开启，射入灯光，那恶鬼总司勾魂怪客崔灵当先入厅，后面四名装汉都提着一盏风灯跟着入去。

厅中登时一片雪亮，崔灵目光到处，前左右三面都空无一物，回头一望，陡地大吃一惊，原来门边站着一个人黑巾遮面，黑袍罩体之人，不是那假冒自己之人是谁？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简直手足无措。那四名手下不禁也转头望去，只见这个敌人在烈火阵施展之动，仍然没有半点损伤，饶是处身崔灵跟前，也禁不住惊叫出声。

桓宇冷冷道：“总司大人这一回还有甚么手段？”

崔灵努力冷静下来，忖道：“我这七杀厅七样埋伏之中，以烈火、毒水、蛇蝎和迷烟阵最是厉害，这其中只有蛇蝎阵未曾施展，他既是毒门高手，自然不怕毒物，所以这一直都不作此想……”念头转到此处，忽地如有所悟。

原来他已悟到对方可能就藏在蛇蝎阵的石洞之内，所以逃过了烈火、迷烟两大恶阵的威力。

不过他目下已无暇查究对方怎能开启那关死的暗门？如若崔灵有时间查看的话，自然看得出桓宇硬以内力震松了石板，再揭开躲了下去。

桓宇不待他答话，蹙然纵到那四个壮汉身边，双掌左右开弓，“啪啪”两声，两支手掌分别击中两个壮汉身躯之上，那两个壮汉低哼一声，身躯直飞开去，跌落在两丈外的地上，便不再翻动爬起，分明已经僵死。余下的两

人骇得心胆俱裂，双膝软麻，心中想逃，两脚却又不听话。桓宇却是蛇蝎之毒吸得多了，涌起满腔杀机，所以忍不住出手击毙两人。

这时掌力发过，毒念宣泄了大半，回复本来人性，便不再下毒手，只冷笑一声，伸手在那两人面上摸了一把。

那两人面上被他手指碰着，如被烧红之铁所烙，一齐惨叫一声，手中风灯摔落地上，踉跄直退。

厅中又是一暗，桓宇退到门边，冷冷道：“这一次崔总司要出此厅，除非赢得鄙人双掌！嘿，想不到世事变化无常，一至于此。刚才我是网中之鱼，现下你却变成釜底游魂了。”

崔灵一看这等情势，已明白万难全身而退。最难当的是此人一身毒功，举世无敌。

当下狞声大笑道：“好，好，你且上前五步，接我一掌！”桓宇大步上前，连踏五步，傲然道：“五步啦！”

崔灵厉声道：“旗开得胜！”声音远远传出外面，响亮异常。只听“砰”的一声厅门已被一块铁板封住。桓宇晒道：“只要你没有逃掉，我就放心得很！”

崔灵掏出火摺打亮，点燃地上的风灯，原来这刻大门一旦封闭，他可就甚么都瞧不见。

桓宇也不干涉他，任得他点起灯，一片黄光顿时照亮全厅。

崔灵道：“阁下武功超世绝俗，大是出我意料之外，因想我这次南来，早已细细查过方今武林高人，却不闻毒门中竟有如此高手。目下咱们反正都活不成，何妨交个朋友，彼此见见面？”

桓宇道：“刚才你有机会可以揭开我面上黑巾，偏偏不揭，现在想看我的真面目，我偏偏不给你看！”

崔灵道：“那也由不得你，只要一声令下，便发动烈火阵，咱们携手往见阎王老子，也是人生一件奇事！”

桓宇心中一凛，忖道：“如果他本人在厅中，竟下令发动烈火阵，我想逃入底下地洞中，只怕极是不易。嘿，嘿，他这种人天性乖戾狠毒，说不定真图个同归于尽……”

这时幸而面上有黑巾遮住，故此不会泄露心中震动之情。

他镇定一下，淡淡道：“你想陪我一同死，那也可以。但只怕你烧得尸骨无存尽化灰之际，我仍然活在世上，其实你大可下令发动毒水阵，乘机逃走啊！”

崔灵狞笑道：“不错，我本可仗毒水阵逃生，但我却信毒门高手竟不怕火，所以我要再试一次，非亲眼目睹，瞧你这次用何种遁法逃生，哼，如果我想得不错，则刚才你是逃入蛇蝎洞，是以逃得那一场火！我这一回下令将蛇蝎洞开放，你躲在其中也没有用处。”

桓宇被他揭破，面色大变，不过对方却瞧不见。

这时他也感到大不服气，心想难道这厮真不把自己性命放在心中？这倒可试他一试，当下晒道：“我不晓得你说甚么，不过，我不妨告诉你，在毒门中我被称为毒中之圣，是以与普通的毒门高手不同，已经达到水火不侵的地步，你不妨下令发动那烈火阵，瞧瞧我的话是真是假？”

这时那两名壮汉忽然抢步上来，跪在崔灵面前，不住叩头。

崔灵冷冷道：“没有用的东西，我即使不下令发动烈火阵你们就打算能

从这位毒圣手下逃生不成？快站在一边，少给我丢人现世！”那两名壮汉仍然叩首不已，崔灵哼一声，一脚把他们扫开丈许。

这一来他便没有发出号令，双眼中发出，炯炯光芒，凝瞧对方，缓缓道：“敢问毒圣驾临敝岭，有何贵干？”

他本来已经听出声音极似是昨日那个俊少年桓宇，可是，以情理想来，桓宇断不能突然功力大增，居然挡得住他的“神雷五掌”，而且忽然变为毒中之圣。他是最大惑不解的便是对方既是毒门圣手，何以会帮起龙虎山庄这些正派之人？

桓宇淡淡道：“总司怎的真信我是毒圣？”

崔灵道：“尊驾毒功之强，宇内无双，看来纵然不是真的毒圣，但离这境界也不远了。对于尊驾惊世奇功，在下却是衷心佩服得很！”

桓宇又淡淡道：“比起你们的老王爷如何？”

崔灵微微一震：“尊驾见过敝上么？”

桓宇道：“三十年前曾经见过，那时我对他说，如果我们联手合力，别说区区一个司徒峰，就算是天下群雄连成一气，又何足惧哉！可惜他心高气傲，不纳我言，终被司徒峰所辱……”

其实他这一番鬼话，自己从来也没想到过，只不过前些日子花玉眉曾经露过一些秘闻轶事，并且怀疑那个败在司徒峰手下的竺公锡就是现在的混世魔王“铁血大帝”，于是这刻随口编造这番谎话。

封住厅门那块板立刻升起，崔灵欠身道：“你老请。”桓宇道：“还得有劳崔总司指引道路！”崔灵道：“不错，此岭道路密如蛛网，果是不易辨认……”一边说一边走出厅外，桓宇不敢落后，也自紧紧跟随。

不久走出了道外面，但见阳光满地，已中午时分，这恶鬼岭上曾是一片光秃的山丘，色作灰黑，毫无景致可言，但经过如许之久没有见过天光，加上一连串的生死危险，这时忽然置身于阳光之下，不禁泛起死里逃生，再世为人之感。

他这刻大可乘机冲出恶鬼岭，在那蛛网似的地道之内，他纵有一身举世无匹的毒功，也有难以施展之感，现下在平地之上形势就完全不同。

勾魂怪客崔灵在前头走，转入一处山坳之内，只见山坳内有十余座土丘，错落分布，土丘后面，露出一座茅屋的屋顶尖端。

桓宇一眼望去，已看出这十余座土丘竟是按照五行方位摆设，微微一笑，也不放在心上。

不久已走到那座茅屋之前，只见此屋虽然甚是高大宽敞，可是四面墙壁皆是泥砖砌成，便减却不少疑虑。

入屋后却见此屋分作前后进，崔灵拱手道：“毒圣大驾，请在大厅暂坐片刻。”

桓宇道：“用不着通报啦，我随你进去便是。”

崔灵略一踌躇，道：“那还使得！”当先向后面走去，桓宇亦步亦趋，半点不敢放松。

这茅舍后一进大概是两个房间相连，他们先走入一间房中，桓宇但觉眼前一亮，房间中出现了千百道人影，个个都是黑布遮面，黑袍罩体，装束诡异的人。

桓宇初时也不免一惊，接着已看清楚敢情这间房中，由四面墙壁以及天花板，都嵌满了大小镜子，竟无一丝缝隙，但却不是排得齐齐整整，是以互

映之处，四方八面都出现两人身影。

崔灵道：“敝上日夕均在此地静修，此处称为琉璃洞天，共有两室，都以镜子为饰，全室皆是，此室称为“光明琉璃洞天”，后面一室称为“黑暗琉璃洞天”

桓宇不作表示，心中却忖道：“后面一室不知黑暗至何等程度？若是伸手不见五指，则镜子虽多，又有何用处？”

正在想时，崔灵又接道：“毒圣定是在心中寻思这琉璃洞天如是黑暗，有何意思！”

桓宇唔了一声，没有承认，也不否认。

崔灵接着道：“这两座琉璃洞天皆可互易，即是说光明变为黑暗，那时奥妙便显，毒圣大驾如果有意参观，即可发动。”

桓宇忖道：“只要你不离我身边，任凭你施展甚诡计，我也不惧！”

当下问道：“敢问如何施展法？”

崔灵道：“由光明变为黑暗，只须将枢纽一按，全室门帘皆闭，也就是了！”

桓宇道：“那枢纽却在何处？”

崔灵指一指左侧墙壁当中一面长形镜了，道：“只须将此镜向后推出，门帘自闭。”

桓宇道：“那就试试！”他先发制人，举掌遥遥按去，一股掌力向那镜子涌去，那面镜子向墙内一缩，先是房门无声无息地闭住，房中顿时黑暗了许多。

桓宇时时刻刻注意崔灵，见他动也不动，稍觉放心，接着左右两边窗户缓缓闭上，房中顿时一片黑暗。

这时桓宇仍然看得清楚，只见崔灵似乎没有其他诡谋，屹立不动，方自要查看黑暗之后有何奥妙，蓦然间眼前一亮，转眼看时，但见整个房间之中出现了千百个耀眼欲花的光球，光线强烈异常，令人难以直视。

桓宇这时也不免大为惊诧，流目四看，越来越快，有些似要向他一身撞来，桓宇大吃一惊，运动聚力，待要抵挡，耳中忽闻崔灵大喝道：“咄，天愁地惨，群光飞扬，这里是天外之天，人在何处，尔在何处？”

这几句话内容诡奇，而他的口气又具有确切不移的信念，含蕴有无限魔力。

桓宇眼睛一花，但闻“天外之天”四字重覆耳边响起来，那千百点强光烈芒飞旋流转，宛如是千百太阳一般……

且说外面光明世界之中，一个面目丑陋的驼背老妪，柱着一支拐杖，带着一个年华双十的大姑娘，缓缓走上恶鬼岭。

那恶鬼岭上坑道处处，入口甚多。但这一老一少走入坑洞之内，不久已深入岭中。

这老婆婆步履虽迟缓，但举手投足之际，稳重异常。一望而知身怀绝艺，功力甚深。至于那个大姑娘却体态轻盈，看不出甚么迹象。

她们一踏入岭上，早就有人监视，看看后面实在没有别的同伴，当下从坑道中纵出两名白衣劲装壮汉，拦住这一老一少的去路，接着坑洞传出一声长笑，声音震耳，随着笑声人影忽现，却是个长衫飘飘的中年人，相貌举止甚是斯文，身上那件长衫的白色，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驼背老妪望他一眼，这白人傲然一笑，道：“何方高人驾临荒岭，恕我

娄一龙眼拙得很。”

驼背老姬老人裂牙一笑，道：“哦，关东雪里人娄一龙也在此岭之上，看来此岭真是隐龙卧虎，江湖上的传说竟是不诬了！”

娄一龙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忖道：“我十年前在关东闯万之威，先是略有成就，但中原武林知者尚少，经过十年隐修，怎的还有人晓得我的来历？”

这么一想，顿时对来人大加重视，欠身一揖，道：“好说，好说，鄙人不过是无名之辈，岂足当得藏龙卧虎之言！”

驼背老姬插口道：“不错，凭你还是不配，倒底是谁呢？”

娄一龙勃然大怒，但面上仍然淡淡一笑，道：“老婆子既然驾到荒岭，自该留下高姓尊称，想来自是一代高人，可是鄙人疏陋，怎样都想不起来。”

那大姑娘跃前一步，冷哂道：“哼，你认得甚么？”

娄一龙这时才向她注意地望一眼，这一望险险魂分魄散。

原来这个年华双十的大姑娘虽是一身布裙荆钗，可是长脸莹红莲，眉匀翠柳，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那一对盈盈秋水之中，虽无情而有情，一颦一笑，莫不自具一种销魂蚀骨的味道。

娄一龙平生就见不得美貌女子，一见就心痒骨酥，情难自扩，这时看完又看，整个呆了。

心想自己这一生阅人不下千万，但不论是梦中抑是眼见，却从一个有她一半勾魂风姿。

驼背老姬咳一声，振得娄一龙耳膜生疼，登时惊醒。

眼光急转过来，只见老姬冲着他裂牙一笑，极是丑陋，尤其是在这么一个绝代佳人之前丑得简直令人作呕。

他不由得抽一口冷气，那老姬已道：“等我们讲完正经话，你小老弟若爱看老身这个女儿，那时就让你看个够，看个饱……”

娄一龙不禁泛起尴尬之色，支吾道：“两位既然驾临荒岭，自然有为而来，鄙人洗耳恭闻。”

驼背老姬道：“老身刚才说你不配，那是说你小老弟还是不配主持此岭去与龙虎山庄作对之意，老身虽是不在江湖走动，但若是武林中数得出几位高人，却都是见识过，现下要请教何人主持此间大局，可否为老身通传引见，实有要事相商！”

娄一龙道：“可否先示高姓大名？”

驼背老姬裂牙一笑，道：“使得，使得，老身姓名吕瑶，昔年有个外号是百毒魔娘，这是小女吕翠，也有个小小外号，称为“千毒芙蓉”，想来小弟一定没能听说过。

娄一龙行年五旬有余，几曾试过被人叫做“小老弟”，尤其是目下身份，这“小老弟”三字实在刺耳。

偏生这时丑陋老婆子一口一句叫着，看她女儿份上，只好置之不理。

不过他一闻她们的绰号知是毒门中人，而“百毒魔娘”之名，多年前也曾闻过，果是毒门高手，不比凡俗。

他想起这个“毒”字，不由得暗中皱眉，觉得事情不大好办。

那个千娇百媚的大姑娘吕翠从怀中摸出一支娇艳的芙蓉花，在鼻子上轻嗅一下，态度柔媚娇羞，教人看了意飞心荡。

她接着轻移莲步，走到一个白衣壮汉面前，缓缓伸手递出那朵芙蓉，含笑盈盈道：“我这花儿好香，你闻一闻……”

那白衣壮汉被她容光所眩，不知不觉伸长颈子，深深吸一口气。

千毒芙蓉吕翠不待他嗅足一口气，就在对方刚一吸气这时，便迅速收回那朵芙蓉。

娄一龙面色一变，大喝道：“不要吸气！”但为时已晚，那白衣壮汉已嗅到一点淡淡香气，忽觉头脑间一阵昏胀，随即跌在地上，不醒人事。

千毒芙蓉吕翠格格娇笑一声，道：“娄先生也要闻一闻这朵芙蓉香气么？”

百毒魔娘吕瑶摇头道：“翠儿，不可胡闹，我们此来并非挑衅寻事，而是要谋求合作之道！”

她说话时手中拐杖先在地上面一顿，接着向那倒地昏迷的大汉遥遥一指，那白衣大汉登时睁眼睛坐起身，以手加额，道：“哎，我的头好晕……”

娄一龙看了他们各露一手，心想那千毒芙蓉的手法也还罢了，这驼背丑陋老姬却不愧称为“百毒魔娘”，只是拐杖这么一指，就能把人救醒。

暗自忖道：“看来她们此来果真没有恶意，我如不加通报，须得负起这个责任！唉，还是不通报的好……”

心念一决，颌首道：“两位毒功教人佩服，鄙人这就命人入内通报。”

原来娄一龙是色中饿鬼，因见那个千毒芙蓉吕翠长得姿色无双，本图染指。但目下一来对方正是当真要找本岭主持之人协商，二来这个美女不但有刺，而且是毒刺，最是难以防范，纵然设法留住了她，也得出误会。

有这两点原因，故而明知这一通报，这个娇滴滴的美人就得归勾魂怪客崔灵或是副总司令刘振所有，也不敢不报上去。

他向另一个下手吩咐了几句话，那白衣壮汉欠声恭应一声，迅速奔入坑道之内。

百毒芙蓉吕翠嫣然一笑，道：“娄先生虽然口中夸奖我母女本领，但其实不十分瞧得起我，是也不是？”

娄一龙堆笑道：“鄙人岂敢如此想法。”

吕翠已接口道：“这也算不了侮辱，若是容先生瞧得起我刚才的出手，反而显得先生见识不广没有能为了！不过细细讲究起来，我这一朵小小芙蓉之内，含有百数十起毒性，发出之时，全凭指臂力道轻重快慢控制，故此当真讲究起来，莫看只是轻轻一晃，却已是平生苦练之功，不能说难以随心所欲，发出种种不能的毒力了！一般来说，越是轻微之毒，手法就越艰难，如果只要毒死对方，那就最是容易，娄先生若是容我施展的话，我也不吝献丑！”

这一番话只闻得娄一龙暗暗惕凛，心里想要试试也不忙在一会，当下一面运功防备被她无声无息下下了毒手，一面笑道：“姑娘稍待一会，再请施展如何？”

千毒芙蓉吕翠纤手拈着那朵芙蓉，在鼻子底下轻轻摇动，含笑望住他。

百毒魔娘吕瑶道：“翠儿不可妄自出手，记着我们的有求而来，你若是胡乱上手，不免有破坏大事之虞，徒然教亲者痛而仇者快……”

话声甫落，坑洞以内发出一声阴森长笑，接着一道黑影闪现，而是个全身黑袍，头面上也罩住黑布之人。

这黑衣人现身之后，娄一龙连忙退到他身后，态度甚是恭顺。

百毒魔娘吕瑶眼睛骨碌碌转动，望住此人，接着裂牙一笑。

那黑衣人：“久仰百毒魔娘乃是数十年以来第一高手，今日虽然驾临荒岭，敝人崔灵为本岭总司，荣幸之至！不敢请问大驾有何指教？”

那丑婆子拄杖想了一下，才道：“原来是勾魂怪客崔灵，闻说阁下曾经自创迷魂宗，说起来也是一派宗主的身份，这恶鬼岭总司之位尽可担当得起了！”

勾魂怪客崔灵道：“想不到这坛花一现的迷魂宗居然还在魔娘心上，足见见闻广博，非异俗流！”

百毒魔娘吕瑶，老身虽是绝迹江湖，其实却时时留心天下之事，譬如目前天下武林形势，又与往昔大不相同，崔总司如欲速立殊功彪绩，还得礼贤下士，集思广益，方能避免武林诸大派连成一气，多费力气！”

崔灵似是被她说中了心病，陡地目射奇光，拱手道：“大驾光临，敢是有以教我？”

百毒魔娘吕瑶道：“不敢，不敢，老身其实也是有求而来。”

崔灵暗自忖道：“是了，她毒门中人的毒圣闯入本岭，她自然得知此事，想是曾经约好时间，如不见那毒圣现身，就是遭遇危险，她便明着上岭，久闻毒门中人一向与正派之士势如火水，因此如果毒门高手肯拔刀相助，自是一大臂助，可以与王爷麾下四大总司分庭抗礼，另设一门。不过这其中有个疑点，便是那毒圣何以暗助龙虎山庄之人？那毒圣确实厉害无匹，我掌上被毒力侵入，至今虽已无碍，但一身功力却减弱不少，须待三五日后始能复原，如果此人当真有意投效五爷麾下？何愁不称霸天下？”

他在心上略一盘算，觉得对付这等一代奇人，必须用点手腕而不露城府才行。

当下道：“大驾来意敝人也想得出一二，敢是向我探询贵派毒圣的下落么？他诚然是在本岭之内，并且安然无恙，我们明人不说暗话，只是魔娘能坦诚释我心中之疑，前此一切就通通置之不论。请问贵门与龙虎山庄有何瓜葛渊源？”百毒魔娘吕瑶沉吟一下，面容变得更加丑陋，在她后侧那个妙龄美女却毫不关心他们对答，仰起粉面望着天空，若有所思，这两人一美一丑相去悬殊，衬托得更加突出。

吕瑶沉吟片刻，才道：“崔总司人快快语，无怪领袖一方，身负重任，讲到敝门与龙虎山庄的渊源瓜葛，实不相瞒却是段怨仇……”

崔灵冷冷插口道：“那也不见得吧？贵门毒圣竟图救出龙虎山庄的一名高手呢？”

吕瑶沉吟一下，道：“这也无足为异，老身曾经受辱于司徒峰拳下，当时曾应允我毒门中人要救他龙虎山庄三条性命，是以其实怨毒甚深，却又不得不设法营救！”

勾魂怪客崔灵颌首道：“原来如此——”口气之中显然十分满意这个解释。百毒魔娘吕瑶道：“不过此仇也不难报，这次就可以杀他们全庄死个清光，而敝门主要目标，却是对付少林派，因此想从这一次毁灭龙虎庄之举中，先作巧妙安排，藉以大大打击少林。”

勾魂怪客崔灵啊了一声，从声音可以想象出他黑布后面的面上呈现讶异神色！

百毒魔娘吕瑶接着道：“老身这一番话，不知崔总司还闻得入耳么！”

崔灵立刻道：“好，好，两位请移步到里面奉茶，再作详谈如何？”当下众人由此洞中进去，大概走了五丈深，便转入一间石室之内，这座石室相当宽大，光线充足，若不是由坑洞走入，极难相信是在地面之下，以致对商谈合作之事有所影响。

那西堂分司娄一龙匆匆走开，崔灵肃容就座，吕瑶在西首落座，但千毒芙蓉吕翠却东瞧西望，后来索性站在门口。

勾魂怪客崔灵道：“敝人为表合作之诚，已嘱一龙兄即请出贵门毒圣。”

百毒魔娘吕瑶裂牙一笑道：“崔总司气度心胸皆非常人可及，老峰极是佩服，既蒙推诚相许，老身也就请问总司一事！”

崔灵道：“魔娘请说！”

百毒魔娘吕瑶道：“敝门毒圣擅闯贵岭，得罪之处，幸获总司海涵宥谅，只不知当时敝门毒圣如何出手？总司对他一身技艺，可否坦诚一评？”

勾魂怪客崔灵道：“毒圣一身武功固然出神入化。所擅毒功更是宇内无双，确是不愧称作毒圣二字，他在敝岭中因时凑巧，伤人不多，只有两人丧生他毒掌之下，死后不久全身黑紫，血肉尽枯，只剩一层皮包骨骼之上，这等毒功实在教人心服！”

百毒魔娘吕瑶道：“毒圣冒犯之处，异日徐容补报，老身还想请问总司怎生困得他住的？”

崔灵暗暗冷笑一下忖道：“你以为恶鬼岭弹丸之地，就可以肆意横行的么？”口中却道：“敝岭经营多年深得地利，这次全仗一些机关埋伏方始阻隔住毒圣，说出来不免贻笑方家了！”

百毒魔娘吕瑶口中谦逊几句，但神态之中却隐隐表示若非以机关埋伏的话，势难留住毒圣。

过了片刻，脚步之声响处，进来三个人，崔灵站了起身，道：“怎么啦？”

当先的一人神情略现萎顿，欠身道：“属下闻娄兄说总司要请毒圣出来见客，因想此事非同小可，深恐两位不可深信，便亲自前往，那知密室内已失去毒圣踪迹，却是被他攻穿复壁，无声无息遁出本岭，属下特地前来向总司大人领罪！”

崔灵哈哈一笑道：“你们何罪之有，这位毒圣有神鬼莫测这能，区区一间密室岂能困住他。只是目下却不能出来与魔娘相见，甚感遗憾！”

百毒魔娘吕瑶道：“老身一两日自会与他碰头，今日之事就此揭过，这一位……”

崔灵道：“他是敝岭副总司刘振兄，后面尚有一位是本岭北堂分司关拱兄！”

他接着将百毒魔娘吕瑶及千毒芙蓉吕翠介绍过，那刘振一双眼睛偷空就落在吕翠身上，显然深被她绝世姿容迷住。

百毒魔娘吕瑶道：“老身闻悉龙虎山庄之人，有意大张旗鼓前来贵岭生事，因想贵岭既然使他们戒惧不安，必有高人主持，故此急急前来……”

她停顿一下，接着又道：“老身意欲等龙虎山庄之人死光死绝之后，便从现下盘桓庄中的两名少林僧人身上，将少林寺方丈或是寺中那三个老不死的长老引出少林，这一路强敌就由老身一力担当，未知总司意下如何？”

崔灵大喜道：“魔娘既肯独力对付少林，自是求之不得，但眼下龙虎山庄中尚有武当派峨嵋之人，还有个身世神秘的女子，这些人虽然不难一网打尽，但事后迫得这几派联合来犯，却不易打发！魔娘对此有甚么高见没有？”

副总司眉头一皱，心想崔总司今日怎的话口气大变，竟似怕了峨嵋、武当两派联手？

谁知崔灵话声略略一顿，便已接下去道：“做人并非畏惧那峨嵋，武当两派，只是闻说那神秘女子花玉眉武功高强，身上甚是神秘，以龙虎山庄三

老那等交游广阔之人，也猜不出她的门道，是以对她反而有点忌惮……”

这一番话半真半假，真的是崔灵对那花玉眉果然有点莫测高深，微觉忌惮，假的是他事实上后援人手充足，兵多将广，根本不把各派联手之事放在心上。

只是这龙虎山庄如何能一鼓歼灭？实在棘手难题，再次要套住毒门诸人，教他们多负点责任，最好是这百毒魔娘吕瑶一口将花玉眉这一支人马包揽身上。

百毒魔娘吕瑶也是老练江湖，微微一笑道：“老身此刻便有个不情之求！”

崔灵为人何等精灵，不用询问便知他心中想求何事，略一沉吟道：“好吧，魔娘尽管示知！”

百毒魔娘吕瑶道：“敢问总司目下贵岭擒住龙虎庄多少人？”

崔灵道：“只有一个姓伍名放的人，这厮武功甚高，机变不足。此外没有别的人了，不过若是魔娘要的话，敝人可立刻传命去抓几个回来！”

百毒魔娘吕瑶竟似不信，道：“当真没有了？”

崔灵摇摇头，忽然想起那陈贵夫妇，这两人正要逃到龙虎山庄，勉强也只好算得上是龙虎山庄之人，他们虽是与毒圣有点干连，但刻下已查明他们不过是替那毒圣缝了一套黑衣而已，实在没有其它关系。

当下道：“还有一对陈氏夫妇，快将逃入龙虎山庄时被敝岭弟兄抓到。”他随即将他们与毒圣的一点渊缘说出，然后道：“敝岭自然不便追究，魔娘如果有意一并带去就是了！”

百毒魔娘吕瑶凝想了一阵，道：“总司如此慷慨，足见合作之诚，门中人自后决无二心，老身只要前誓应过，救他龙虎庄三条生命，接着就可以施展敝门正法，三日之内，管教龙虎庄上上下下死个精光！”

她的话声微微一顿，转眼四扫，只见除了崔灵表情看不见外，其余刘振、关拱、娄一龙等都露出欣然之色。

于是又道：“但那伍放既是龙虎庄高手，老身因想崔总司也有妙计，不怕纵虎归山！只不知老身猜得可对？”

崔灵哈哈一笑，道：“久闻百毒魔娘神机妙算，高人一等，果是传言不虚，实不相瞒，这伍已放已被敝人略施手脚，就算大驾不曾降临敝岭，也要纵他回去！”

千毒芙蓉吕翠直到这时才开口道：“闻说崔总司的迷魂摄心大法天下无双，想来此人心灵已受总司大法禁制，已成敌人心腹之患？”

她不开口则已，一开口但道破崔灵秘密，众人都不禁矍然注视，吕瑶微微一笑道：“翠儿不可胡乱说话！”

崔灵眼中闪出奇光，在吕翠面上转来转去，缓缓道：“想不到敝人自为得意之作的却被吕姑娘一言道破，于此可预卜毒门行将昌大，扬威天下……”

吕翠微笑道：“崔总司过奖了，我却一直测想不透一件事，但说出来，却怕总司不肯赐覆呢！”她姿色天然娇艳，这一笑，娇媚之极，众人都看得呆了！

崔灵道：“吕姑娘的难题一定极是难猜，但如无妨碍的话，说出来大家来听听，也是好的！”

吕翠道：“我一直在想，不知总司的真面是什么样子？本来是平凡而暗作神秘？抑是有所遮掩？”

吕瑶怒斥道：“这种话可以乱说的么？”

吕翠笑嘻嘻道：“阿娘好没道理，你看总司都不着恼，偏你就要骂我！”百毒魔娘吕瑶拿她没法，只好摇摇头，吕翠摇动手中芙蓉花，辄然笑道：“我猜崔总司是故作神秘？”

那刘振虽是位居副总司之职，但也没有见过崔灵真面目，关拱、姜一龙等人更不用说。

当下都转眼望着崔灵，尤其是刘振，更是极力避免再瞧看那媚丽天生的吕翠，原来他已看出崔灵对此女发生兴趣，所以赶紧避嫌。

崔灵道：“姑娘如果要知道谜底，便请移驾到另一室内，敝人自当取下面幕。但话先讲明，姑娘看了之后，却不得向任何人宣泄。”

千毒芙蓉吕翠喜动颜色，叫了一声“娘”，双眼望住那丑婆子，等她表示。

吕瑶面色阴沉，寻思了一下，颌首道：“你若是真想知道的话，那就去吧！”

勾魂怪客崔灵领她出去，隔壁不远就有个房间两个人先进去，勾魂怪客崔灵把门关上，然后转身望住千毒芙蓉吕翠。

他双眼之中发出尖锐的奇光，炯炯凝视着这个美貌的姑娘，吕翠跟他对视了一下，似是敌不过他两道锋锐的目光，随即移了开去。

勾魂怪客崔灵用那种特有慑人的声调道：“吕姑娘乃是当今之世第一美人。”

第二句话还未说，千毒芙蓉吕翠格格娇笑一声，手中芙蓉花轻轻一拂，一阵香风直送崔灵鼻端。

她的笑态忽然变得十分妖媚飞荡，与她那一身朴素布裙荆钗打扮大不调和。但落在男人眼中，却只觉她的媚态勾魂摄魄，根本就想不到调和与否的问题。

勾魂怪客崔灵一面闭住呼吸，免得中了她手中的芙蓉之毒，一面目不转睛地欣赏她的妖娆飞荡之姿。

吕翠娇声道：“崔总司日理万机，相信一向少有时间观赏歌舞，我却学过一种“销魂艳舞”，如若总司不弃，当即献丑……”

她一面说，一面盈盈举手，解开上衣扣子，露出一半酥胸，但见肤如凝脂，丰满高隆的是人间一大奇观……”勾魂怪客崔灵实在控制不住，双眼频频向她微微露出的酥胸注意，却见轻盈地旋转几下，阵阵香风扑入鼻中。

这崔灵乃是“迷魂宗”的开派宗师，甚么阵仗没有见过，明知对方仗着迷人的躯体分散减弱他的精神力量，免得被他禁制心灵，所以不惜牺牲色相，要施展“销魂艳舞”，若在平时，他一定任得她施展那销魂蚀骨的艳舞，一面全力施展，只要有机可乘，立时就禁制住她的心神，一偿大欲。

但目下另一位毒门高手百毒魔娘吕瑶还在等候，而这位千毒芙蓉吕翠看来也非易与之辈，她手中的芙蓉花大有极为难当的妙用，加上她天生艳质媚骨，这一场“销魂艳舞”实在不易抵受，若是一时大意，被她用芙蓉的毒力暗中伤了，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好个崔灵不愧是领袖之一方之才，拿得起，放得下，明明是想一尝这块天鹅肉，但目下时机正对，便立刻克制住自己欲望，哈哈一笑，道：“吕姑娘的“销魂艳”定是宇内一绝，只此微露端儿，已经大是不凡，现在可惜是时间无多，请俟诸异日如何？”

千毒芙蓉吕翠把上衣扣好，道：“崔总司吩咐如何便如何……”她怀疑

地望望手中的芙蓉花，那神情不啻告诉对方说她是奇怪这朵芙蓉花发出的毒力为何不能把人家弄倒？

崔灵蓦地揭起面幕，道：“姑娘看我是谁！”吕翠抬头一望，惊得退大半步。只见勾魂怪客崔灵面目奇丑，满是横一道竖一道的刀迹刀疤，整块面上除了那双眼睛之外，其余眉毛鼻子嘴巴等无一能够全整无缺，生象是阴间地府钻出来的魔鬼一般，端的害怖之极。

吕翠的目光也象别人一样，不知不觉避开了他面上其余的部分，停在他的双眼之上，那是惟一完好的地方。

但如此正中崔灵下怀，当下施展出“摄心迷魂大法”双眼之中奇光四射。谁知那千毒芙蓉竟似深知摄心迷魂大法的厉害，就在心灵快要被制之时，突然娇笑一声，纤手上一拉，衣褪裙解，露出整个暂白丰满的胴体，上半身中有一个红缎抹胸，底下只一条短短的褻裤，晶莹肉体完全暴露。饶他勾魂怪客崔灵大是见过世面之人，这刻也不由得心旌一荡，那一股精神力量登时散去。

千毒芙蓉吕翠透出一口大气，曼声讴唱一支小曲，音调柔靡，接着按住节拍翩翩起舞。

崔灵神摇魄荡，定睛而视，只见她的腰肢如蛇，一身白肉，亲着那一张宜嗔宜喜的面庞，真有一种说不尽的风流体态。腻粉柔香，娇视媚行，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莫不血脉贲张，欲火腾升。

他瞪大眼睛欣赏了一阵，蓦地想起如禁制得住此女心灵，这等艳姿美态何愁没有得看，当下收摄心神再度施展摄心迷魂大法，原来他一生修炼这等勾魂夺魄的功夫，这吕翠的淫歌妖舞表面上与摄心迷魂大法不同，但其实同是勾人魂魄，荡人心志，从而进一步加以禁制。

故此崔灵这个迷魂宗鼻祖宗师，对于他的歌舞随时可以视若无见，若是换了别人，这刻早就瘫软在地人任人摆布了。

双方各以精神力量争持了一会，千毒芙蓉吕翠藉花之助，使得对方要分出一点精神对付这阵毒香，是以相持不下，崔灵森冷一笑，伸手入怀要掏出水晶球施术，千毒芙蓉吕翠已知不妙，高歌数声，退出门外。

勾魂怪客崔灵戴回遮面黑巾，走出去时只见吕翠已穿好衣服，手中芙蓉花不住摇晃，阵阵微风不住扑到他面前，崔灵心知这阵阵微风都是毒气，不敢呼吸。

崔灵踏开一步，道：“吕姑娘这一套销魂艳舞，的确是宇内无双，敝人甚感佩服！”

吕翠嫣然一笑，转身婀娜向外面那座石室走去。

当下两人先后回到石室之内，崔灵吩咐关拱去把伍放及陈贵夫妇带出来。

百毒魔娘吕瑶忙道：“关兄且慢！”接着向崔灵道：“总司这般赏脸，足见诚意。这三人放了回去，老身就从此不受约束，不过却不必让他们见到老身，以免对头戒备，老身有术难施。”

崔灵道：“这话说得是，敝人这就命人将他们放回便是了！”

百毒魔娘吕瑶满意地笑一笑，她不笑时已经丑极，这一笑面皮皱起，露出又黄又黑的牙齿牙肉，更是难看之极。

众人无不暗中奇怪这么一个丑八怪老婆子，怎生养得出这么娇艳媚丽女儿来？

她等关拱去后，徐徐道：“老身及小女也不便久留免得泄漏风声，同时又街去一处地方，取几样物事应用，期以十日，管教龙虎山庄中十室九空，纵然还有数人活着，也都软瘫无力，任凭处置。”

崔灵喜道：“如此甚好，敝人正愁大驾下手过重，以致全庄没有一个活口，那也不行。不然的话，我们早也可以多召灵敏十高手，攻入庄内。”

他的话原也不俗，不过如是强攻硬打的话，这一边必也得死伤多人，同时天下皆知此事，反而迫使武林各派联合一气，并且将各派长老高手都激出来，自是不大合算。

那百毒魔娘吕瑶领着千毒芙蓉吕翠走了之后，勾魂怪客崔灵亲自部署一番，等到闲了下来，又得炼功，是以直到翌日才有机会到“玻璃世界”中去瞧瞧那个毒圣。

这时桓宇已迷失心智，浑浑噩噩，崔灵揭开了他的面上黑巾，认出正是与他过对掌的少年，不禁大吃一惊。刘振随即将桓宇大闹恶鬼岭之事说出，崔灵更加迷惑不解。

只因桓宇那天下午碰上他之时，确实不会一点毒功夫，可是隔了一夜，却变成一毒圣，当真是普世之间千古罕闻之事。

他纵是想破了脑袋也不会想出其中奥妙，当下依照早已想定的计策行事，将桓宇移到恶鬼岭中枢之地的密室中，室内四周悬灯燃烛，照得一片光亮，四壁都用鹅黄色的厚幔遮住墙壁，当中有座神坛，四周按北斗七星方位插着形式古怪的旌幡，每一支旌幡下面摆着一个香炉，白烟袅袅飘散空中，异香氤氲，整间密室中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氛。

桓宇僵直地站在神坛中，勾魂怪客崔灵禹步作法，施展出他的新近才炼成的“大禁制法”，加上那七炉异香，暗蕴迷乱心神的力量，两下夹攻。

如是三日之后，桓宇已变成神智麻木，没有一点思想之人，但身体却渐渐恢复以往的灵活快捷，毫无心智迷失之后那种呆滞的现象。

第四日上午，崔灵正在那宽大宏阔的“七杀厅”中召开会议，恶鬼岭中的副总司及五堂正副分司皆聚集厅中，崔灵仍是那一身黑衣打扮，但在他身后却有一个白巾蒙住头面和白袍罩体之人，默默坐在一边，此人正是心智已失的桓宇，可怜这个毒中之圣目下已变成任凭崔灵操纵指挥的傀儡。

正在商议岭中各事之际，忽然一名手下飞奔而来，在厅门口大声禀道：“现在有龙虎山庄送来书信一封！”

崔灵一挥手，那名手下请入厅中，将书信呈上，道：“此信系岭下放哨弟兄带回，据报龙虎山庄之人并无礼数亏欠之处！”

崔灵拆信一看，冷笑道：“那三个老儿倒也消息灵通得很，竟查出我主持此岭，他们约我今午在岭下李家村右侧的那片广场见面……”

他闪眼扫瞥座中众人一眼，道：“他们这一次的举措，我们居然事先不曾查出，哼，哼，那些人都是干甚么的？”

在厅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声答话，崔灵目光落在娄一龙头上，道：“伍放也没有消息么？”

娄一龙欠身道：“伍放返回龙虎山庄至今已断去联络。我们派在庄中传递消息之人也杳无音讯，属下已派出三名精明能干的兄弟专责查探此事，相信再过片刻，就有初步回覆！”

崔灵沉吟一下，道：“有消息之后即来报告，南堂分司林奇兄及卢声兄留岭防守，其余诸位立刻出动，分布李家庄广场四周，除了与龙虎山庄三老

同来人以外，纵横两里这内，不得让武林人通行，格杀不论！”

刘振道：“总司大人想是打算单刀赴会？”

崔灵道：“有诸位在四面接应，我独自前往也就是了！”

刘振道：“属下刚刚想起一个法子，尚祈大人卓裁……”

他随即将计划说出，崔灵忖思了一下，点点道：“很好！”当下众人纷纷辞出，分头办事。

到了正午时分，崔灵单枪匹马离开恶鬼岭，直赴岭下数里之遥的李家村。那片广场甚是辽阔，是可容纳千数百人厮斗拚杀。

此刻广场中已站着三位老者，个个仪容出众，气度不凡，正是龙虎山庄的荆登龄，荆登韶及司徒登瑜，世称龙虎庄三老。

勾魂怪客崔灵遥遥望见，抖丹田长啸一声，声如狼嗥泉啼，甚是刺耳。

那边厢三老之中的荆登龄也仰天长啸，声音清如鸾凤，双方啸声未歇，勾魂怪客崔灵已施展身法奔到切近，身法之快，宛如奔雷掣电。

龙虎庄三老互相对望一眼，都是暗暗警惕之意。

勾魂怪客崔灵身形一定，怪声长笑道：“龙虎庄一向领袖天下武林同道：“今日三老同时出动，提名要会在下，实是荣幸之至，敢问三老有何见教？”

荆登龄一援额下长髯，道：“崔总司好说了，老朽兄弟三人原也算不得什么人，那敢当得‘领袖武林’四字，须得象贵上那等人物才足以克当。”

勾魂怪客崔灵心头微震，心想龙虎庄威名震武林，果然不能小觑，只不知他们还查出了多少秘密？”

荆登龄接着又道：“老朽闻说与总司并排而列的尚三位之多，此情若是传扬出去，势必轰动天下无疑，今日约晤总司，就是特意向总司请教还有那三位居然能与总司齐名并列的是些什么人？”

他这么单刀直入地询问人家秘密，大出崔灵意料之外，不觉沉吟一下。

荆登龄接口道：“崔总司如果碍难出口，不必赐告……”

崔灵倒底是领袖之才，仰天一笑，道：“三位的身份非同小可，既是出口下问，敝人如若不答，岂非大大有失诸位的面子？那三位就是洞箫仙客胡培，冷心孤客唐天元，京华恶客南燕飞，这几位都不似敝人籍籍无名，三位想必闻过他们的名声，是以他们的平生行迹也用不着敝人多说了！”

龙虎庄三老面色微见沉重，荆登龄道：“这三位都是当代一流高手，老朽等久闻盛名，多谢崔总司指教……”

崔灵道：“敝人既已坦诚奉告，只有一个要求，”

司徒登瑜笑道：“老朽兄弟等不告诉别人就是了。”

勾魂怪客崔灵要说的正是这句话，一闻已被对方说中了，心中不大舒服，念头一转，道：“司徒庄主只猜对了一半，敝人只请三位将这件秘密保留十日，过了这个期限，任说不妨！”

荆登龄含笑道：“崔总司口气之中，似是隐含别情，可许老朽猜上一猜？”崔灵怪笑一声，道：“三位今日此来，就是特意要问那句话以及猜敝人话中之意么？”

荆登龄面上微笑依旧，道：“崔总司话只说对了一半，老朽等不错是专诚来请教另外三位高人姓名来历，同时也因崔总司智勇超人故此渴欲一晤，如今心愿已达，如果总司不作留难的话，就此告辞如何？”

崔灵忖道：“我虽早已有安排了，但若然出手的话，天下皆知是我崔某人率同手下所为，倒不如让他们多活数日，待那百毒魔娘施展手段来得高

明，”于是怪笑一声，道：“诸位看得起兄弟，荣幸之至，既是没有别事，那就暂且别过，再图后会！”

双方行过礼，各自转身，忽然闻到西南方一片厮杀之声，隐隐随风传来，当下都停住跨出之势，均皆向西南方望去。

眨眼之间出几道人影迅疾奔来，接着又有六七道人影随后出现，不多一会，前面的几道人影已经奔到切近，龙虎山庄三老齐齐一怔。

只见那几道人影头一个却是个妇人，脚下轻快异常。约是三十岁年纪，风韵甚佳此刻面色铁青，娥眉倒竖，杀气腾腾。

后面跟着的乃是少林风门和尚、雪浪禅师、武当铁衣柏秋、峨嵋郁健等一共五人。

这后面的五人已经答应过龙虎三老留守在庄中，这时却倾巢而出，是以龙虎庄三老讶异已极！

这时崔灵也看清楚后面跟来的七八个人竟是恶鬼岭堂分司莫震，副分司皇甫佳。西堂分司雪里人娄一龙，副分司火师符泰以及另外四名岭中好手。不由得也是一怔，暗暗测想事态真相。

那当先奔到的妇人奔到五丈以内，忽地从肩上褪下一张金光灿然的弹弓，比起普通所见的弹弓要小上一半，纤手拉开弓弦，“嘣嘣”的一声，三点金光电射向勾魂怪客崔灵胸腹要害。

这妇人一发三弹，手法固是神妙之极，而那三粒金丸去势之快，尤其惊人。

她停步撒弓，发射金丸等动作崔灵无一不看得清清楚楚，虽是觉出这个满面杀气的妇人手法高明迅速，但仍然不放在心上，等到金丸电射而至，这才狞笑一声，待要闪开。

那知那三粒金丸来势神速之极，连他这等武林高手也走了眼，闪避时只迟了那么一线时间，那三粒金丸已经射到他身上。

好个崔灵也不愧是时下一流高手，一发觉闪避不及，索性身形不动，内劲随念涌出，分布在胸腹间衣服之上。

但听闷响一声，那三粒金丸深深嵌入黑衣中，接着滚跌在地上。

崔灵但觉初金丸碰着的三处穴道微微酸麻，差一点就击破他的运布衣上的内劲真力，暗叫一声侥幸，情知对方若是走近一丈才发出金丸，这一下非吃个大亏不可！”

那妇人似是平生出手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形，呆了一呆。

崔灵阴森森喝道：“来者敢是神弹三娘孟夫人？何以忽然出手，加害敝人？”

荆登龄这时也接声道：“孟夫人几时驾到的？恕我兄弟赴约外出，不及迎接。”

神弹三娘孟夫人厉声道：“荆大哥可是就此放过这恶贼么？辰雄死得好惨！”她提起丈夫孟辰雄的名字，声音已经嘶哑了。

龙虎庄三老虽然与孟辰雄谈不上什么交情，可是被这个未亡人这么当面一说，个个心中不由得涌起悲愤之情。

荆登龄转眼望着崔灵，厉声道：“孟夫人既是这么说，老朽今日只好请崔总司赐教几手！”

原来荆登龄已得到情报，深知崔灵武功高强诡异，绝不在自己兄弟三人任何一人之下，如果不立即出头包揽在自己身上，任得孟夫人上前与崔放对，

恐怕孟夫人要吃个大亏！

崔灵冷笑道：“要打就打，何须如此假布局！”

龙虎庄三老没有一个出声分辩，他们都是以义为重之人，情愿被崔灵冤枉，也不能被他拿话扣住，以致动手不得，而让孟夫人涉险。

后面莫震、娄一龙等人已追上来，莫震大声喝道：“你们若想倚仗人多，可打错了算盘……”

另外又有一人喝道：“那臭婆娘凶得紧，先收拾了她……”

孟夫人霍地转身，弓弦响处，三点金丸飞出，登时打跌两人，另一粒被娄一龙长刀一挥，击落尘矣。金丸与钢刀相碰之际，发出“铮”的一声，甚是响亮。

娄一龙也觉得虎口一热，不禁暗惊这位孟夫人弹弓力道的强劲。

神弹三娘孟夫人尖声叫道：“再接我几弹看看……”

话声未歇，弓弦连响，这一回每次弦响，只有一粒金丸发出，但去势更是劲疾。

双方相距虽尚有六七丈远，但那一粒接一粒金丸才发即到。手法甚快，嘣嘣连响声中，连发六丸，每丸快如流星急电，各袭取一人。

娄一龙、莫震、皇甫佳、符泰等四人位居正副分司之职，皆是一时好手，此时刀挥剑磕，总算各自把射向自己的金丸击落。

其中皇甫佳、符泰两人功力较弱，连兵器都几乎出手，谁也没有余力去帮忙那两名岭中好手，是以弦响一歇，那两个人相继跌倒在尘埃之中！

这神弹三娘孟夫人满腔仇焰恨火，这刻才算发泄了一点。

刚才如果不是她急要赶到龙虎庄三老与崔灵约会之处，免得元凶返回巢穴，再找便不容易，故此生恐被这一干人截住，以后错过时机的话，那时候正在两三丈以内，一轮弹雨，准保战果更丰。

勾魂怪客崔灵怪笑一声，道：“好手法，原来你是替孟辰雄报仇来的。我也懒得与你多说，都算在本人帐上便是了！”

孟夫人喝道：“难道还不是你下的毒手！”声音甚凄厉。

勾魂怪客崔灵狞声大笑道：“本人昨日方始返回此地，自家也不知几时见尊夫，目下既已是孟夫人有心下问，我也就只据实直说，以我看来，尊夫乃是被何人杀害，实在不难查出！”

神弹三娘孟夫人迟疑一下，厉声道：“依你说凶手是谁？”

崔灵道：“尊夫几时被害，身上留有何种致命伤势，本人都不知悉，怎生得知凶手是谁？”

荆登韶接口道：“崔总司你身份不低，若是日后查出孟辰雄兄被害之事与你有关，你须得被天下武林唾骂不齿，我劝你还是三思之后才好说话！”

崔灵冷笑道：“二庄主这话大有情虚挑拨之意，我早就说过孟夫人如果不分皂白的话，这笔帐记在本人头上也没有甚么不可以的！”

神弹三娘孟夫人心下茫然，惨叫一声，放步急奔，但见她身形随着尖锐叫声远去了。

少林派的风门和尚提禅杖猛可扑到崔灵面前，厉声喝道：“好恶贼分明是用栽赃手法，你以为天下人的眼睛都瞎了不成？”

峨嵋派郁健也随后纵到，双脚沾地之际，翻腕掣出长剑，冷冷道：“风门大师这话极是，象这等栽赃嫁祸的手法，当真下流卑鄙之极。”勾魂怪客崔灵双掌一摆，道：“少说废话，本人几曾在乎被人栽赃嫁祸，两位如果有

意思动手，崔某人就以这一双肉掌领教少林、峨眉两家绝学……”风门和尚和郁健被他反咬一口，气得两目喷火，要知那孟辰雄及黄山天蜈蚣李国星两人尸体被发现之后，运回龙虎山庄，却发现他们身上致命之伤，极似是峨眉及少林的两样绝艺，而恰好这两派都有一个善善恶恶的前辈高手。那风门和尚及郁健以情理测度，各自认定本派的那位前辈高手绝对没有理由下这毒手，是以都认定有人栽赃嫁祸。

这也是何以武当派铁衣柏秋一直没有出声，而他们两人急急指责之故。风门和尚大声喝道：“好狂的家伙，洒家倒要瞧瞧你有甚么本领胆敢小觑天下之士！”提起碗口粗的禅杖，迎头砸落。

郁健出手迟了一步，正待退开，那知勾魂怪客崔灵今日存心扬威显名，双掌一分右掌向禅杖猛劈上去，左掌“呼”的一声突袭郁健。郁健迫得长剑一划，封他迅猛劈的掌力。

崔灵右掌掌力与禅杖甫一相触，突然化为斜引之势，“呼”的一响，风门和尚杖上千斤神力从他身侧掠过。

众人看了他掌法如此精妙，内力极是深厚，都不禁微微动容。

只见勾魂怪客崔灵双掌翻飞，竟自罩住风门和尚及郁健两人，数招过去，郁健惊怒交集，收拾起退开之心，奋剑力战。

这三人俱是当今武林高手，杖风剑气凌厉眩目，吃崔灵掌力一迫，激荡起阵阵狂飚，直有雷动风啸之势。

荆登龄忽然低哼一声，纵目四看似是有所发现！

荆登韶、司徒登瑜，铁衣柏秋和雪浪转眼四看，只见东面和南面都有人影出现，似是要赶来增援。

铁衣柏秋一抬臂，掣出一把松纹古剑，道：“敌人势大，我们须得先发制人，削弱他们实力。”

司徒登瑜大声应道：“柏兄这话说得是，大哥二哥上啊！”

雪浪禅师本有犹豫之心，这时间闻龙虎庄三老之一的司徒登瑜也大声附和，心念便决，撒出精芒闪闪的戒刀，朗诵一声佛号，道：“兰因絮果，总在数中，贫僧今日迫得要开杀戒，亦是天意使然……”

铁衣柏秋首先把剑直扑那恶鬼东西两堂四位正副分司。

他身法甚快，一望而知乃是剑术超卓，功力深厚之士，两堂分司雪里人娄一龙长刀一挥，首先拦邀截住，双方招数一触，顿时响起了七八响金铁交鸣之声，接着各各收起硬拚的路数，施展出精微奇幻的手法，顿时剑气刀光漫空而起。

雪浪禅师挺刀上前，却被东堂分司莫震一对判官笔拦住，双方一上手就各施杀手妙着，奇险百出。

司徒登瑜见荆登龄、荆登韶仍存观望之意，不觉急得一跺脚，迳自冲过去，右手虎鞭竖空横扫，等起一阵劲急啸风之声，直取皇甫佳，左手龙剑疾划火师符泰。他含怒出手，非同小可，一连数招，把那两个居副分司之职的恶鬼岭好手迫得后退不迭。

荆登龄眼看敌人援手来势甚快，若不当机立断，待会儿当真无计可施了！心中念头霎时间打了七八个转，终于沉声道：“二弟上去帮柏兄的忙……”自己一纵身，宛如飞鸟腾空落在司徒登瑜身边，道：“三弟，分一个给我！”

司徒登瑜见他果真出手，心中大喜，精神倍增，右手龙剑一带，火师符泰手中那支粗如鸭卵的铁掌，竟被对方短剑吸住，身形歪侧冲开数步。荆登

龄乃是龙虎庄三老之首，武功眼力都高人一等，这时已看破火师符泰形式奇特的兵器必定另蕴妙用，定计不能让他施展。

当下让他身形不稳之际，施展出威震天下的龙魂虎魄神功，口中大喝一声，宛如山君吼啸，风起云涌，震得在场之人个个耳骨作疼。接着双手齐出，五指张开，一手肖似龙爪，一手肖以虎爪，去势也是一刚一柔。他双爪离对方尚有尺许之远，两种刚柔不同的力道已经罩住对方，火师符泰心知不妙，一横心运足全身真力贯注在手中铁笔之上，直向对方砸去，荆登龄左爪一翻，已抓住那支铁笔，右爪潜劲疾出迅撞。

火师符泰不会将全身真力都用在兵器之上，打算敌人抓铁笔之时，好歹也阻他一阻，然后乘隙撤兵器逃开，却不知龙虎庄的龙魂虎魄的神功，乃是两种刚柔不同的功道，从双爪中发出，却可是瞬间由刚变柔，由柔变刚，达七八次之多，故此大凡被这龙虎双爪功力罩后，任是如何挣扎，再也逃不出这刚柔两种内功变化互用的威力。

荆登龄抓住他铁笔之时，先是用阳刚力道，接着由刚变柔，抵消了他掌上凌厉真力。

这时一只爪上的力道疾出迅撞，却由棉柔化为阳刚，但闻“蓬”的一声，火师符泰胸口如中千斤铁锤，登时五脏翻腾，血气上涌，身形退飞寻丈之远，方始跌坠地上，口中连连狂喷鲜血，再也爬不起身。

荆登龄既下毒手，更不犹疑，摔掉铁笔，身形疾起又向雪浪禅师及莫震那一对扑去。

勾魂怪客崔灵当下眼见那荆登龄一照面间就击倒火师符泰的形势完全被他看见。

心下大凜，暗忖龙虎庄威名震天下，果是有独到之处，这等举手击倒符泰的声势，自己也办不到。

崔灵又见他们果真用全力先行消灭自己的实力，那荆登龄一击成功，便即扑向莫震，竟是要与雪浪禅师联手围攻莫震一人。

另外荆登韶已出手助那铁衣柏秋合击雪里人娄一龙。形势忽然如此急转直落，饶他智勇过人，一时觉得也无一措手。

远远奔来的敌人正是副总司刘振，刑堂分司李钦，副分司雷鸣。北堂分司关拱，副分司千弹指唐聪，与及七名岭上好手。

只要这一群黑道高手赶到增援，恶鬼岭这边就实力大增。

但这刻两下相隔尚有六七十丈之远，勾魂怪客崔灵百忙中测度形势，立时看出已临复灭关头，错就错在他将龙虎庄三老的家传武功估计太低，今日这一战如果手下这些高手全军覆没的话。他纵使冲杀得出重围，也难与其余总司并立称雄。

此念掠过脑际，更不迟疑，抖丹田深啸一声，同时连发两掌，迫得风门和尚回杖封架，趁机持囊摸出一粒弹丸，掷在地上。

只闻蓬的一响，一道黑烟直冲云霄，虽有天风吹拂，仍然凝聚不散。

紧接着司徒登瑜朗喝一声，有人应声倒地，原来是东堂副分司皇甫佳。司徒登瑜收拾了敌人之后，毫不犹疑，直扑勾魂怪客崔灵。

那边厢武当派铁衣柏秋和荆登韶两人双战雪里人娄一龙，各施奇招险着，也拚了十四五招之多。娄一龙虽是功力深厚，刀法精奇，但在这两个当代高手夹击之下，已经险象环生。

铁衣柏秋大呼道：“今日若把这一干恶贼除去，恶鬼岭便冰消瓦解啦！”

崔灵怪声叫道：“且看毕竟是谁冰消瓦解……”

荆登龄这时向莫震连攻七八招，莫震独力对付雪浪禅师，也自不易招架，这时加多了荆登龄全力猛攻，更加手忙脚乱。

看看又挨了数招，荆登龄又使出“龙魂虎魄”神功，双爪齐出，快如掣电般已抓住莫震手中钢刀，雪浪禅师戒刀划过，森冷如电，登时在他胸口开了一道口子，同时将他右臂削断。

莫震惨叫之声传入雪里人龙姿一龙耳中，顿时心神微乱。

蓦地发觉那荆登韶右手化为虎爪之势推出，一股劲猛无伦的力道已袭到胸前。

姿一龙明知不妙，但也只好硬起头皮，左手运足内力，迎击上去。同时之间，右手长刀碰上铁衣柏秋的松纹古剑。

但闻一声震耳的金铁交鸣之声，长刀脱手飞掉，接着左手掌力也硬接了对方一爪“虎魄功”，只震得内脏剧疼，血气翻腾，不由自主连退七八步，仰天跌倒，猛喷鲜血。

战场上只剩下那恶鬼岭总司崔灵独自一人奋战三名高手，这时他已掣出盘在腰间的缅刀，但见刀光如雪，在那一杖一剑双掌之中盘旋往来，兀自有攻有守。

众人见他如此了得，心中大为忧虑，荆登龄转眼一望，只见援兵已奔到十丈以内，当下只好打消独自挑战之心，率领众人向敌援兵方迎战上去。这一次对方人数更多，荆登龄挡住铁手飞鹰关拱，荆登韶对付副总司刘振，但荆登韶一上手就发觉对方内力有限，立刻再邀截住刑堂分司李钦，以一敌二。雪浪禅师一把戒刀找上千弹指詹聪。

这位少林好手因闻龙虎庄之人提过千弹指詹聪夜袭之事，故此从他装束认出来历，一上手就全是急攻硬打的招数，免得被他缓出手使用暗器。武当铁衣柏秋一个人对付七名劲装大汉，初时未曾摸出这七人底细，是以小心应敌，但数招之后，已发觉他们武功虽是精熟，但造诣尚浅。当下放手施展武当剑法，只见他一把剑指东打东，指西打西，把那七名劲装大汉杀得团团直转，完全控制住主动之势。

众人正自激斗得火热，忽闻远处传来一声长啸，声音甚是尖锐刺耳，初时还在老远之处，但顷刻功夫，声音未断，却已近了许多。

龙虎三老、柏秋、郁健、风门和尚、雪浪禅师等七人闻了这阵啸声，不禁都暗暗惕凛。

心想这个发出啸声之人功力奇高，脚程之快，极是惊人，料必是崔灵发出黑烟讯弹招来的强援，只不知此人是谁？莫非是神秘莫测“铁面大帝”亲自赶到？

司徒登瑜朗声道：“擒贼先擒王……”话声中左手作出了虎爪之势，右手却是龙爪之式，双手各自使出阴柔阳刚两种不同的力道，迅急攻击崔灵。风门和尚接声叫道：“司徒施主说得是，擒贼先擒王……”只两句话工夫，手中禅杖便七八招强攻硬打的杖法，激荡起阵阵风雷之声。

郁健也以全力施为，使出峨眉派阴阳剑法中最是辛辣的招数。

只见他剑似游龙，人如飘风，一连使出“雁冲残雪”，“冰江无波”、“乍阴乍阳”，“白云出岫”等四式十二招。这四招在阴阳剑法中属“七煞剑”之列，端的是辛辣无比。

勾魂怪客崔灵缅刀铁掌一齐发出，单是一柄缅刀，就把禅杖和长剑两股

攻势接住。左掌催动一身精纯内力，硬是封住司徒登瑜的“龙魂虎魄”神功。但三招甫过，第四招形势大变，司徒登瑜龙爪阴力忽然粘住他的掌势，接着虎爪阳力迅快猛击。

崔灵运力一挣一拍，蓬地震响一声，虽是夷然无损，可是右手缅甸刀却迟滞了一线，那风门和尚及郁健的禅杖长剑一齐攻到，先是禅杖击中缅甸刀，锵的一响，崔灵缅甸刀一沉，接着郁健长剑荡开刀光刺入，如闪电一掣，倏来倏往，崔灵右肩之上黑袍已裂开一道口子，鲜血涌流，他右手失利，却又大大影响左边。司徒登瑜双爪所发的阴阳两股力道已自涌施到身上。

崔灵咬牙奋起平生功力，挥掌一击，蓬地一声，只见他迅捷如鸟般飞出圈外，落在三丈之外，脚一沾地，身形稳如山岳，晃都不晃。

司徒登瑜、风门和尚及郁健骇然相顾，心里不约而同地泛起：“这恶贼已经如此了得，若是他背后之人出手，谁能当得？”这个念头。

那阵入耳作啸声又传入耳中，这时已近在两里路之内，众人忍不住偷眼瞧瞧，但见一道白影风飞电掣般奔来，看他身法之快，早先啸声起时，少说也在十里以外。

这时独有武当派高手铁衣柏秋得能分神瞧看强敌。他一心一意为师门扬威，这刻恰好对方七名手下武功较弱，动作数招之后，已摸得清清楚楚。当下口中发出一声清啸，剑上突施威力，转眼之间已劈翻三人，余下四名劲装大汉见他剑术超群，人人震害，却怯于恶鬼岭严刑酷法，不敢逃生。铁衣柏秋长剑一振，迅疾刺中一人心窝。

这时横刺里一刀劈到，他竟不闪避，立使古剑电掣回来，迅即吐出，又刺中一人。那口明晃晃的长刀刷地劈中他身子，只见他身上长衫微微涨起，卷住刀锋向一侧滑去，竟是以上乘的“沾衣十八跌”内家功夫卸去敌人刀势。这时对方只剩下两人，铁衣柏秋长剑一圈，粘住一名大汉手中鬼头刀，借势一曳，那大汉不由自主的向前倾跌，连冲数步，柏秋顺势以剑柄一撞，击中那大汉面门，登时开花，鲜血迸溅。

同时之间，柏秋左掌蓦地一拍，一股内家真力印在第七个大汉身上，那大汉身子直飞开去。此人被柏秋掌力一印，内脏粉碎，已经是活不成了。

柏秋在咄嗟之间连杀七敌，不禁踌躇满志，忽见那最后吃他的掌力的大汉疾扑回来，势道极是凌厉威猛，不禁惊诧交集，忙忙发掌击敌！

那个扑回来的劲装大汉竟是和身撞上去，不管柏秋迎攻掌势，似乎不把他的掌力放在心上。

这等打法自是罕见罕闻之事，柏秋方自大惑不解，耳中闻得荆登龄的声音道：“柏兄速速闪开……”眼中同时已见到那劲装大汉后面寻丈之处，出现一个白色人影。

铁衣柏秋阅历极丰，机智过人，这一瞬之间已经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那个被他掌力震开的大汉并非身怀绝艺，抵得住他的一掌。而是实实在在地已经震死，不过被白衣人赶到将他反震回来。

这时他掌势已发，若是要撤掌闪避，虽是能够办到，却必须显得十分狼狈之状，铁衣柏秋心中冷笑一声，竟不听荆登龄的警告，反而催动掌力猛劈出去。

“蓬”的一声，那大汉吃柏秋一掌击倒，这时众人已是全都停战，准备应付这个功力绝高的白衣怪人，因此皆有余暇转眼顾视铁衣柏秋，只见他身形微微一晃，便自站稳。

这一来除荆登韶，司徒登瑜两人深知那位大哥平生持重稳健，决不会无缘无故如此急呼，是以必有道理之外，其余之人，包括对方刘振、关拱，李钦等人，都暗笑荆登龄小题大做，有失身份。

崔灵在三丈以外忽然开口冷冷道：“姓柏你的死期已至，赶紧逃回武当，作埋骨的打算……”

众人听了这话，大感惊疑，转眼向白衣人望去，只见那人身上罩住一袭宽大白袍，身形肥瘦看不出来。头面上用一个白布袋蒙住，只露出精光闪闪的一对眸子，竟不知是何等样的人物。

铁衣柏秋隐隐感到不妥，暗中一运气，蓦地神色一变。叫道：“我中毒啦……”叫声中急运功封闭胸腹要穴，以免毒气攻心。

众人尽皆骇然相顾，荆登龄一挥手，当先纵到铁衣柏秋身前，荆登韶、司徒登瑜也跟着纵到身边，二位龙虎庄高手并肩而立，面对那白衣怪客。

他们这等阵势，一望而知乃是联手合力同拒强敌之意，这一来双方的人又是一阵骇异，都暗想这龙虎庄三老名声何等威赫，目下竟然不顾身份，排出联手阵势。由此可以想象得出那个白衣怪客竟是多么受他们重视！

荆登龄面向那白衣人道：“尊驾出手之际，老朽就看出似是“万方大流毒”功夫，果然能隔物传毒，定是这种宇内力无双千古罕见的至上毒功无疑了，尊驾既具如许身手，足可以纵横天下，流毒万方，敢情以姓名来历及真面目示知，一慰倾慕之情！”

那白衣怪客理也不理，似是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勾魂怪客崔灵晒道：“龙虎庄绝艺可敌得住我这位兄弟的毒功么？”

第七章 剑影刀光鬼神惊

风门和尚提杖冲到那白衣怪客身前，厉声道：“洒家偏生不服气……”喝声中抡起禅杖，迎头击去。

那白衣怪客身子动也不动，众人都道这厮以头颅硬受风门和尚一击，无不骇然讶疑。

龙虎庄三老刚才是不好意思强行拦阻风门和尚出手，这刻却也和众人一般意思，都不信那人的功力能够炼到头上。

那支禅杖砸上之势，少说也有千余斤之重，莫说是血肉之躯，就算是铁石头颅，也得吃这一杖砸成粉碎。

这时勾魂怪客崔灵也自心头大震，提气大喝道：“快点还手神杖”他一出声，立时暴露出他已经内脏伤势不轻的真相。

不过这刻没有人来得及多想崔灵受伤之事，只见风门和尚神杖堪堪砸中那个白衣怪客的头颅。杖上力道威拼之极，罩定对方身形。

那白衣怪客直到这一瞬间，方始迅疾如电地偏侧开头颅，砰一声肩上已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杖，底下双脚登时陷入地面之内，深达尺半，宛如打桩一般！这等景象真是千古罕有，众人都看得呆了。

那白衣人双足陷入地面之时，招手搭住肩上禅杖，宽大的衣袖褪到手肘部位，但见他那双手由指尖以至手肘，分为黑白两种颜色，向阳的一面雪也似的皓白，掌心及阴面完全漆黑，交映之下，极是奇异可怖。

场中人不论敌我诸人，除了一个荆登龄使得的那是“万方大流毒”功夫之外，再也无人识得，而这“万方大流毒”奇功名称，也只有四五个人曾经听过。少林寺风门和尚突然哼了一声，用力夺出杖，“蹬蹬蹬”连退六七步远，面色陡然变得有点黧黑。众人一看尽皆晓得这位少林人亦已中毒，不禁泛起害怕之心，暗暗自危。崔灵喝道：“白兄弟到我这边来！”声音显示内力更不如前，那白衣人提脚踏上地面，奔到崔灵身边，只见他行动之际，似乎已没有早先灵便，可能是风门和尚的那杖震得内部受伤。

其实以风门和尚的一身功力与禅杖的重量，这一杖不会立刻将那白衣人砸碎，已经是万分骇人之事了。

荆登龄一看情势大是不利，敌方现下已有两人中毒，再拚下去，纵然能得那白衣人略略负伤之时占上风，但那风门和尚及铁衣柏秋拖延过久，只怕难以解救。

于是朗声道：“诸位请回驾敝庄，过几日再与崔总司约期印证武功便是！”勾魂怪客崔灵自身负伤，岂敢再缠战下去，冷冷发话道：“旬日之后，再图后会便了！”

当下各自离开，龙虎庄三老与众人回到庄中，先让风门和尚及铁衣柏秋在上房中一同休息。众人也齐集房中商议应付之策。

荆登龄表示出万分忧虑，道：“这一绝世毒功昔年曾听我伯父提及，说是如若有人炼成此功，便是毒中之圣，再也不能力敌，原因是天下家各名门大派虽然各有一两种至高无上的神功，但极其量只能抵挡住他发出的毒力，仍然无法将他击毙。再者毒圣一出手就自然而然用上这种毒功，而各派炼成独门神功之士，却往往不能每一次出手招架突袭之时，都运出独门神功。此所以任何高手被这毒圣缠上，久而久之，总得遭他毒手……”

雪浪禅师诵声佛号，道：“如今事态危急，贫僧打算立刻返寺向掌门大

师禀告一切，只不知敝师叔能支持多久？”

荆登龄沉吟忖想一会，道：“这一回中的侥幸是有物体在其中阴隔，以大师及柏兄深厚功力，一时还不致有丧命之虞，却要看两位能将心口六大要穴封闭多久而定！”

他略一停顿，接着又道：“雪浪禅师返山之事且容再议，现下若是减少一人就削弱一份实力。”雪浪禅师听了也连颌首称是。

三老向众人告个便，一同出去到别个房间计议，荆登龄道：“对方有毒圣为助，本庄已面临浩劫，为免全庄惨遭覆灭之祸，现在就得遣散全庄人口！”

他一向是全庄之首，智虑出众料事如神，是以这么一说，其余二者都不敢再作声。

荆登龄又接着道：“愚兄知道一种可除那毒圣的秘诀，但必须无后顾之忧以后，才能施行。”

荆登韶道：“敢问大哥那是甚么法子？”

荆登龄郑重地道：“昔年尝闻峰叔提及毒中之圣一事时，因闻峰叔说这毒圣只怕火攻一样，是以想出一个法子，峰叔也认为可行……”

他长长吁一口气，道：“那便是需要一个武功极是高强之士，全身装满火药，与那厮碰上时，设法将他抱住，接着另由一人施放火弹，便可将那厮消灭……”

余下二老听了此法，不禁面目变色，嘿然不语。

原来三老都心意相通，一听这个与敌人同归于尽之计，便明白此事必须由他们三人合力去办，但他们皆是一时豪杰侠义之士，各自都想拖住敌人，自己要下辣手向兄弟身上发射火弹，那真是比死还要难过千百倍！是以都不禁怵然色变，暗暗惊心。

司徒登瑜苦笑一声，道：“事情挤到这儿，已没有别的法子，咱们暂时不必再提，倒是那位花玉眉姑娘自从桓宇伍放两人暗探恶鬼岭的第二日上，便带着侍婢一去无踪，昨天伍放归来，不久又告失踪，不知他们诸人行踪如何？他们两个武功高强不在话下，而那花玉眉姑娘满胸智计更是堪足重视，说不定普天之下没有人对付得了那白衣怪毒圣，却单单只有她想得出妙计……”

荆登龄颌首道：“为兄也渴望能够与花玉眉姑娘计议一番，可惜她倩影杳杳，我们还是先研究竟如何遣散全庄人口到安全之所，再者关于神弹三娘孟夫人这事，也须急速寻谋解决之法！”

他两道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过荆登韶和司徒登瑜面上，霜眉一皱，道：“昔年峰叔他老人家离家从军之际，曾经对我慨叹着说，龙虎山庄声名更在天下各派之上，百余年来虽无变故，但其实危机深种重只因武林各宗派大都因本庄声名显赫而暗生妒意，这百余年来各派尚有深明大体的长老高人主持，还不怎样，但再过二三十年，万一各派后继之士心胸狭窄，斤斤计较虚名，则一旦有事，各派势必存坐视之心。另一方面大凡妖邪崛起，定以本庄为第一目标，盖本庄声名，于天下最盛，但其实根基浅薄，只不过是百余年间之事，本庄人口本就不多，后辈则如我等兄弟三人，已是资质最高的三个，可是本庄独门秘传的龙魂虎魄神功，纵是勤修苦练一辈子，最多也只及得我六成功力造诣。一旦有事，恐怕力有未逮，应付维艰！但我目见国事螭蟻，外患交侵，如果单为子孙后代图谋，岂是英雄豪杰的行径，只好决然成行……”荆登龄话声忽然停歇，黯然长笑一声。荆登韶道：“峰叔可还有别的话说吗？”

荆登龄摇摇头，道：“只有这几句一向没有告诉你们，目下局势已达到摊牌之时，所以才想起他老人家当年忧虑之言，至于他说在军中必定抽出余暇，将平生武功心得著录成册，定名为“龙虎真经”这一节，我早就向你们提过……”

司徒登瑜道：“照理说峰叔投军二十载之久，那本龙虎真经本该早就著录成功，为何不早点送达我们手中？这一点却令小弟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说以峰叔的武功造诣还有甚么功夫不能参悟，所以迟迟未能完成？抑是另有人事纠缠，此无法运送真经？”

荆登龄道：“三弟拟想的两个答案都有可能。我记得峰叔说过，他壮年时遍游天下，与宇内武林各家派高手印证武功，是以胸中积聚的武学见识广博之极，其中许多疑难，往往多半不解，但忽然触景生情，豁然明白。当他离家投军之时，尚有许多难题横亘胸中，此所以他再三告诉我说，武学之道浩无涯岸，往往有平等武功家数，在一个天赋特异之人手上使出来，便大异其趣！”

司徒登瑜道：“大哥能不能详细点讲究这毒圣之事？”

荆登龄道：“我曾听峰叔说过，毒门高手若要造就这等罕世无匹的毒中之圣并不十分困难，只要机缘巧合，碰上一个有这等禀赋资质的人，加以好些环境条件配合，那就是了！不过大凡毒门高手愿意造就出毒中之圣，可是毒圣一出，毒门迟早都得死光死绝！”

荆登龄停顿一下，接着道：“毒门中人为何会在毒圣出世之后，便死光死绝之故，峰叔也不大了了，想来这等邪门外道如果不是天然有种种克制禁制的话，这世上岂不是早就任得他们横行了？”

司徒登瑜道：“大哥的揣测有理，现下我们只须找到一位毒门高手，就可以证实了！”

荆登龄随即将侄儿荆修善召入房中，荆修善行过礼之后，便报告说：“神弹三娘孟夫人早先回庄之后，一直都在灵堂内，侄儿几次要跟她说话，都被她支离出灵堂，看来她似是细验丈夫身上致命之伤。”

荆登龄沉重地寻思了一会，道：“二弟你到后宅取出各种珍藏药材，以备

风门大师及柏秋兄提神抗毒之用，为兄自去应付孟夫人，三弟筹划撤退全庄之计，并即着手进行，本庄派出去查访花玉眉桓宇等下落的人手都召回

来，集中全部力量先行撤退！”

荆登韶和司徒登瑜都答应了，荆登龄起身道：“孟夫人这段公案甚难措手，

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起武林另一番波澜，那么一来，各家派分散了力量，对头便大大有机可乘了。”

当下各人分头办事，荆登龄自个儿走到特设的灵堂之内，只见孟夫人站在

棺柩前面，动也不动，他走到她身边，只见灵柩的盖子已经盖住，当下低声道：

“孟夫人请恕老朽惊扰之罪！”

神弹三娘孟夫人不声不响，身躯仍然是纹丝不动。

荆登龄接着道：“老朽此来有两件事竭诚奉告，第一件是只要孟夫人查

出正凶的话，务必赐告一声……”

孟夫人突然转回身躯，只见她玉容憔悴，只两个时辰不见，便显然苍老了不少，她面上毫无一点表情，道：“大庄主用这等上好棺木装殓亡夫，这番盛情，未亡人永铭记心中，至于复仇之事，却不敢有劳庄主！”

荆登龄道：“夫人万勿会错老朽微衷，这等复仇之事，自然要由夫人亲自下手，区区之意只是想知道这一干卑鄙毒辣的凶手们是谁，并且出事此处与敝庄近在咫尺，无疑也是存心跟敝庄过不去。老朽届时但求有机会与那凶手放对比划一场，一来瞧瞧他凭甚么如此放肆，二来要试出他们倒底是以何种卑鄙手段谋害孟李两位兄台？”

孟夫人听他口口声声指责凶手是用卑鄙手段谋害孟李两人，心中大为宽慰，道：“大庄主请说第二件事！”

荆登龄肃然道：“第二件事便是要趁无人在此之际，私下与孟夫人再研讨孟、李二兄致命，看看究是何家派的绝艺？”孟夫人不觉改容相向，敛衽道：“未亡人今午抵贵庄之时，惊闻先夫噩耗，只匆匆看过遗体，就赶去找那勾魂怪客崔灵，现下心中却颇有所疑……”

荆登龄道：“孟夫人心中有何疑惑，不访说出，荆某决不将今日与孟夫人说的话向外泄漏片言只字！”

孟夫人道：“照伤势掌印的颜色部位看来，似是少林或峨嵋独门绝艺，哼，我看八成是这两派其中之一的毒手，少林的大孽尊者和峨嵋的人屠施独足这两个恶汉决脱不了干系……”

荆登龄寻思道：“果然不出所料，她已认定是这两名门高手所为！我得设法将她稳住，免得横生波折，中了敌人奸计！”

当下郑而重之地道：“这两位平生行事善善恶恶，不大明辩是非，孟夫人疑是他们所为，也不无卓见！只是这种大事不能草率便下断语，否则徒然费去无数力气，却坐令真凶逍遥法外岂不冤枉？”孟夫人颌首道：“大庄主说得是，但不知如何能认出真凶？”

荆登龄道：“老朽竭诚献策，如有错谬，还望孟夫人包涵才行！”神弹三娘孟夫人连忙道：“这话自是不消说的，便请大庄主赐教。”荆登龄举手揭开棺盖，道：“孟李二兄的遗体都经老朽以秘传药物特别处理，一年之内，遗体不坏，颜色不变，以便追查凶手……”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并排五具棺木的盖完全揭开，细细验看一遍，又道：“这五具遗体与那天送抵此间时一模一样，没有半点变化，内行人眼中，一望而知他们遍体刀剑刺伤踪迹，乃是中了掌力之后才加上去的。是以就算是三岁小孩，也猜得凶手后来用刀剑侵害尸首之故，是企图掩去掌力遗迹……”神弹三娘孟夫人失声而号，悲声道：“他们身上的掌印是灰白色，除了少林的天皇掌和峨嵋的七煞掌掌力外，再没有第三家啦！”

荆登龄等她稍稍恢复冷静，才道：“不错，当日连少林及峨嵋两派在场高手也敢否认。现下老朽要请问孟夫人一句话，那就找甚么人帮忙复仇雪恨？”他略略一顿，不等对方回答，自己抢着又道：“老朽已猜想得出孟夫人一定去将令婢阴娅顾亥请出来……”

神弹三娘孟夫人道：“正是如此，那两个老鬼我自知斗不过，只好讲我婢出！”

荆登龄道：“令婢的脾气天下皆知，相信那个施开掌力的凶手也会晓得。”孟夫人道：“对啊，所以他才设法消灭掌印，我婢这次一出山，那两个老

鬼除非有如山铁证，得以洗脱嫌疑，不然谁也别想活着！”

荆登龄摇摇头，道：“如果孟夫人这样做，真凶手便将得意洋洋，窃喜诡计得逞……”

孟夫人瞪目道：“甚么？”

荆登龄道：“夫人试想别说武功高如大孽尊者和人屠施独足这两位，就算是老朽这等浅薄之士，如果真想消滅掌印，也尽有法子可想，何必使刀用劍，徒然显得欲盖弥彰？”

她仍然瞠目道：“依你说便如何？”

荆登龄道：“老朽的看法却正好与表面上证据显示出的迹象相反。这个凶手的掌力正似少林天皇掌力及峨嵋七煞掌力，但终是近似而已，绝难尽行瞒过内行之人。所以故意用刀剑使掌印模糊不清，教人误是少林峨嵋的独门掌力！”

她泣然地哦了一声，荆登龄接着道：“还有就是这个近乎分明有意找到孟兄头上，以便挑起孟夫人悲愤，去将令婢激出来对付大孽尊者和人屠施独足……”

孟夫人听了这话，可也不能不信了几分，忖道：“是啊，如果消踪迹，办法多的是，何必用刀剑伤尸侵骸？再说放眼天下武林高手，也只有我婢一人脾性辛辣记恨，这事只要我一哭说，她老人家定然不分皂白，动身找那两个老人拼命，莫非当真是嫁祸之计？”

荆登龄将棺盖一一盖上，沉声道：“孟夫人若要晓真凶是谁，用不着急急去找令婢，反正此事只宜慎重，不能轻率只要查得出真凶正犯，就让他多活几日，又有何妨？总不能中了仇人之计才是？”

孟夫人完全没有了主意，低头道：“大庄主有何良策可以查出凶手？”

荆登龄忖思一下，道：“孟夫人且宽容三两日地间，待老朽好好想一想。但目前孟夫人第一步须得隐藏起行踪，好教仇人误以为你已经找寻令婢作主。这一来敌明我暗，定可查出蛛丝马迹。”

孟夫人道：“有劳大庄主费神筹思，先夫泉下有知，亦将感激不尽！”

荆登龄道：“孟夫人请到附近村庄暂时歇歇，这几日灵柩也得运离此地。”

孟夫人说道：“贵庄房舍甚多，何必再行迁移？”

荆登龄叹口气，道：“实不相瞒，敝庄现在面临浩劫，孟夫人及几口灵柩留在此地，怕不大稳当！”

孟夫人轻吁一声，道：“未亡人听大庄主口气，大有疑惑恶鬼岭之人暗施嫁祸之计的意思，何况想要查出杀害先夫真凶之事，还须仰仗大庄主主持，贵庄主目下有事，未亡人岂能一走了之，如果大庄不嫌未亡人本事浅薄，愿在后宅暂驻！”

荆登龄心想那毒圣何等了得，孟夫人虽有神弹之称，但决奈何不得这个毒门中至高无上的人。

当下微笑道：“老朽一半是加意提防，一半是诱敌深入之计，故此这就要撤退全庄，孟夫人隆情盛谊，老朽心领就是，但孟夫人最好还是隐身附近村庄之中，以便暗下打听，短期之内，切切不可露面。”

神弹三娘孟夫人自是以夫愤为重，当下应承任他摆布。

荆登龄眼见司武林中，一场大祸被自己消弭于无形，心中暗暗欣慰，回到外面，忽见徒雄匆匆奔来，禀道：“韶叔祖在第二密室恭候，有极要紧的事。”

荆登龄怔了一下，忙忙奔入后宅，心想那第二密室乃是后来拨出供花玉眉等人居住之用，荆登韶在那儿等着相见，莫非与花玉眉有关？

眨眼间已走入一座院落，踏进书房之内，伸手在书橱内按一下，橱边的墙壁忽然出现一道窄窄的门房，他闪身入内，却是一间陈设雅净的房间，房内除了二老庄主荆登韶之外，那花玉眉及红衣丑婢赫然在座。

荆登龄喜动颜色，拱手道：“姑娘芳踪忽现，定必有所见教……”

花玉眉娇媚一笑，只见她此时已作普通村女打扮，荆钗布裙，却无损丝毫天香国色。她道：“大庄主期望甚厚，使我颇感惶悚。”

她轻轻笑一声，接着又道：“我此来的确有要事赶办，一是带了一点灵药，挽救少林武当那二人所中之毒。二是特意要在本庄的庄口水井中下毒药，不论人畜只要喝上一口，立时便得毒发身亡！”

荆登龄颌首道：“这个使得，请姑娘先赐予解毒救命之药！”

他念念不忘救人之事，足见他侠心义胆，先人后己，玉眉暗感佩服，向红衣丑婢点点头，那丑卑从包袱之中取出两个大瓶。一瓶贴上写明冲酒内服的红纸条，另一瓶则写明煮水沐浴四字，都证明用药份量。

荆登龄大为放心，道：“花小姐真有神鬼莫测之机，看来那风门大师柏秋兄的性命保得住的了，只不知那毒中之圣是何来历，何以甘心受勾魂怪客崔灵支使？”

花玉眉面色大见沉重，缓缓道：“那毒中之圣就是桓宇，眼下已被勾魂怪客崔灵用“摄心迷魂大法”制住心灵，行动思想受崔灵支配控制。”

二老闻言相顾失色，花玉眉叹了一口气，道：“现在我的处境也甚狼狈，伍放前此中计被擒，后来又赌输了，必须将本庄的一切动静暗中通知敌人。我虽是从他身上发现了潜在本庄的奸细，将那厮杀死，但其时便迫得将伍放带走，免得让他泄漏机密。”

二老直到这时才恍然大悟数日前本庄一个辈份比自己还高的堂叔忽然暴毙，竟是花玉眉下的毒手。

他们都晓得那位堂叔年轻之时曾经在江湖上混过一段时期，名声甚差，后来大概是避祸，才回到龙虎庄。

这个堂叔年纪比三老还年轻一点，想是昔年在江湖有甚么把柄落在敌人手中，故此迫他充当奸细内应。

花玉眉又道：“伍放之事暂且不提，我此来除了布置疑阵诱敌入彀之外，还要与两位商量如何救出桓宇之事。”

她的话声微顿，见二老没有开口，接着又道：“此人若是不能救出，便须从速除去，未知三老可曾有这对策？”

荆登龄应声道：“有是有，但极是可怕，最好避免使用。”

荆登龄为了精细老练，一听就知花玉眉其实是要先行探知他们有何克制桓宇之法，并非真心肯让桓宇送死，是以本不欲宣泄出来，免得她有防范之策。

但目下二弟已经开了口，不能再隐，便接口道：“此一对策甚是残酷，先前因不知毒圣就是桓宇老弟，所以作此打算……”

当下将如何与桓宇同归于尽的计策说了出来。

饶她花玉眉胆智过人，听了这种计策，也不由得微微失色。

她可深知三老这等人物乃是说得出做得到之人，心中暗暗庆幸，忖道：“如果我不是问出秘密，桓宇只怕难免焚身之危了……”

她迅速想妥计划之后，道：“桓兄乃是当今少有的人材，如果这样丧生，固然可惜，而你们三老之中也得有一位陪他同死更是武林一大损失，我这就赶紧设法求得破解崔灵迷魂摄心大法的秘诀手段，便可将桓宇兄争取回来。那时以他一身毒功，尽可用这于对付那万恶魔王“铁血大帝”了，未知三老意下如何？”

荆登龄道：“这自然是上上之策，有劳姑娘，费心费力，老朽日后不知何以为报！”

花玉眉道：“报答的话不消提得，只是我此去最快也须得有半个月工夫，贵庄现下面临强敌，局势已经大变，不似从前尚在暧昧阶段，可以拖延时日。目前却是弩张剑拔，恐难拖延至半个月之后……”荆登龄道：“姑娘说得极是，老朽正要撤退全庄人口，散居各亲戚朋友家中避祸。因思本庄百余年来由先辈辛苦经营，如今在武林中略有声名，其势不能老朽兄弟手中毁去，是以老朽兄弟仍须留守本庄。若然那崔灵派人侵扰，决予颜色一。”

他说到此处，话声一顿，突然换转话题，道：“花小姐早先曾经提及在本庄各口水井中下毒，不知锦囊中有何妙计？”

花玉眉寻思片刻，道：“此事等一会再行奉覆，现下我先作一个大胆猜测，那就是恶鬼岭之人这刻已尽数派遣出来，把守全庄四周要道，庄主们如要遣散全庄人口，只怕立时就惹起一场惨烈厮杀，双方免不了惨死流血……”

荆登龄沉吟道：“这就奇了，勾魂怪客崔灵也是当今罕见的人物，他怎会断定我们竟肯作出不惜贻讥江湖，遣散之举？”

花玉眉微笑不语，心中忖道：“我晓得凡是毒门高手要施展毒杀全村手段，总要依照规矩，先发警告，然后倾巢出动，把守各要道，并且故示形迹，好教龙虎庄三老断绝了遣散全庄之想，哼，哼，这内情我本待坦白告你，但现在为了救桓郎一命，只好暂时隐瞒。”

荆登韶出去命人出庄探看，回到房中，只听花玉眉说道：“本庄之人待后午时过后，方可打水饮食！”

此事不比等闲，是以二老不敢怠慢，立刻出去。到了外面，荆登韶问道：“她已在全庄各处水井中下了毒么？是甚么毒？大哥准知她下的毒一定灵验？”

荆登龄道：“是甚么毒药为兄不得而知，但只看她有本领保住风门和尚大师及柏秋兄性命，便可相信她下的毒定会生效无疑。”

这时在密室中的花玉眉神色十分沉凝，显然心事重重！红衣丑婢道：“小姐放心，婢子记住了！”

花玉眉又道：“我就以千毒芙蓉吕翠身份到恶鬼岭走一趟，设法迫弱崔灵实力，但愿百毒魔娘吕瑶的毒药有灵，如其不然，无法害死敌人还是小事，这龙虎山庄上下数百余口尽皆惨遭横死，那才冤枉呢！”

她没有等二老回来，径从秘道出了庄外，直奔恶鬼岭。刚踏入岭上，已有两名劲装大汉出现，一个径行奔小山，另一个则过来引路。

不久，花玉眉已身处七杀厅中与崔灵见面，厅中只有崔灵独自在场。

花玉眉手中拈着那朵娇艳的芙蓉，风情冶荡地摇来晃去，满厅都弥漫着时淡时浓香气。

崔灵暗暗戒备这花香毒气，道：“姑娘匆匆驾临，敢问有何指示？令堂可曾来了？”

花玉眉神色一冷，道：“家母听说敝门毒圣曾经现身，并且大展威风，

击败强仇大敌，可有此事？”

崔灵大为放心，道：“果有此事，那位毒中之圣行事难以测度，忽然出现，连伤对方风门和尚及武当铁衣柏秋之后，便猝然而去，不知所踪。”花玉眉媚然一笑，道：“既是如此，迟早我们总会碰头，那倒不急。家母有件要事请总司帮忙，并且决定提前下手。”

花玉眉本来满面春意融融，媚丽无双，这时突然神色一冷，顿时布一层严霜似的，崔灵虽是老奸巨猾，洞悉人心情绪变化之奥妙，但此时见她表情竟然在刹那间变化如此悬殊，也不禁微感心寒。

暗想如果将此女弄上手，须得日夜提防被她毒死，提心吊胆的生涯不要也罢，这一来登时死去占有她之心意，只听她冷若冰霜地道：“家母早先查见贵岭之人在龙虎庄外密密放关布卡，大有准备与庄中逃出来的人作一场规模庞大的厮杀之意，我在遥遥视察一遍之后，说总司系似是擅长行军布阵之道，这四方八面的关卡布得十分严谨周密，每个人都能以一当十，其次另有主力部队隐密在有利之地，随时可以最迅速时间力量扑敌人结突围之处，深得动静奇正之妙……”

崔灵听此处，背上暗暗出了一阵冷汗，暗忖那百毒魔娘吕瑶只不过是一个毒门高手，竟有如此超好眼力，胸怀略兵法。这等人才如果不是机缘凑巧，站在自己这一边的话，这一趟与龙虎山庄相在，胜负之数便不可逆料了！”原来这布防调遣之举，完全由岭上另一个女子等划，崔灵初时也明白其中奥妙，直到那主持此事的姑娘详细作解释，方始明白。

因此崔灵才十分震惊于百毒魔娘吕瑶竟能看得个中奥妙。

花玉眉接着道：“家母唯恐多延时日，不免让对方早一步想到可能全庄中毒这一点，因而预早防范或不惜全力突围，是以决定提前下手，等大功告成之后，毒力发作以前，才依规矩发出警告。”

崔灵此时大增重视，暗想这百毒魔娘吕瑶乃是如此神机妙算之人，则她的女儿得自踏入本岭，必定预有安排，当下不敢存有一点占她便宜的想法。

花玉眉又跟着道：“家母请总司于黄昏酉时之际，派遣贵岭八位高手，前赴龙虎庄求见三老，表面上随便找个甚么借口，但记得要饮用庄中的茶水，却不可食用瓜果酒饭，回来等后日酉时，管教龙虎山庄之人没一个活着的……”

崔灵颇想询问她那八名高手饮用茶水之后，可会中毒？但又觉得这话不便出口，只好罢了。

花玉眉轻嗟一声，道：“家母说如果对方机警的话，龙虎庄中三老可能率众冲出，然后分散隐藏，那时节可就没法子将他全庄上下一鼓歼灭了。”

崔灵缓缓道：“这就是令堂提前动手的原因了。好得很，敝人预先祝贺令堂马到成功，扬威天下！”

花玉眉谢了一句，道：“我得赶回去了。否则家母一个人恐怕照顾不过来，对了，家母还记得请问总司，那三位与总司齐名并称的甚么仙孤恶客可有赶客来此地？”

崔灵目光闪了一闪，道：“目下还用不到他们出手，但我听说有一位曾在附近现身！”

花玉眉道：“是那一位？”

崔灵道：“大概是恶客，但我们还未碰头！”

花玉眉面上眼中不露一点意思，其实万分欢喜，心想此行收获极是丰硕，

原来杀害武功山子母金梭孟辰雄及黄山天蜈蚣李国星等五人的凶手竟是那京华恶客南燕飞所为。

当下匆匆辞出，再作布置。

黄昏时分，八骑直闯龙虎山庄，为道的乃是恶鬼岭的副总司刘振，此外尚未有鹰铁手关拱，副分司千弹指詹聪，刑堂分司李钦，副分司雷鸣。南堂分司林奇，副分司庐声及另一位岭中高手。

这八人已经是恶鬼岭仅余的精锐，驰入庄内，龙虎庄三老闻讯亲自出迎。

这八名恶鬼岭高手被迎到大厅之内落坐，奉上香茗。副总司刘振装出口渴，首先举杯啜饮，其余七人也都学步，话犹未说，都将那杯热茶喝入肚中。

龙虎山庄三老觉得十分奇怪，荆登龄道：“诸位远道而来，定必感到口渴，先喝两杯解解渴，再谈正事。”

当下又命人奉上香茗。只见那八人又都喝下了肚，三老更感讶异，心想这八人难道故意此喝茶不成？

刘振放下茶杯，道：“刘某奉命登门奉访，只有两句口讯。”说到这里，忽然皱起眉头，厉声道：“这茶水之中可是下了毒药？”

荆登龄援髯笑道：“诸位尽管放心，老朽虽然不是甚么惊天动的人物，但这等下毒谋害的手段却仍不屑为……”

却见那八名黑道高手个个面色大变，齐齐站起身，疾撤兵器，但才掣出手中，一个一个相继栽倒。

龙虎山庄三老面色大变，互相怔视。

过了一会，荆登龄顿足唉了一声，道：“这烹茶奉客的泉水乃是前几日夜已伫起的食水，怎的也有毒药？”

司徒登瑜摇摇头，面色极坏，道：“大哥虽是讲究江湖过节，决不肯取用现极的井水，但事至如今，急也无益，只求愧于心也就是了！”

荆登龄面色铁青，此事定须查个水落石出，看那丫头竟几时瞒着我们的毒药？”

原来三老也曾为了此事讨论过，三人之中，只有荆登龄坚决主张不可汲取井水烹茶，以致日后贻羞江湖。他乃是三老之首，余下二人只好听他。当下特地去把前些日子汲贮缸中的水来应用。

只听厅外传入一声冷笑，接着一个人飘然入来，道：“毒药是我放的，三老要如何便如何！”

三老转目视之，原来这人影竟是随侍花玉眉的那个花衣丑婢。她接着道：“我家小姐临行之际，暗地嘱咐我说，龙虎三老都是侠义磊落的人物，定然不肯借此时良机，将敌人羽翼爪牙除去。可是我家小姐入龙潭，闯虎穴，好不容易才布下奇计，教敌人精锐自动送上门来，若是失去良机，日后胜负之数便难说得很，因此严令婢子带了毒药，相机行事。果然不出小姐算中，三老当真不肯吸用有毒的井水，是以婢子只好遵命行事。小姐说如果三老赫然震怒的话……”

荆登龄听到此处，长叹一声，道：“我等震怒又何补于事，老朽为了本庄声誉，只即陪他们饮尽这杯毒茶。”

话声中已取起来曾动过的那杯香茗，送到唇边，荆登韶司徒登瑜大声叫道：“大哥不好！”

荆登龄双目一瞪，虎虎生威，道：“为兄若是喝下这杯毒茶，死在当场的话，本庄声誉便可保存，你们胆敢拦阻我么？”

那二老面面相觑，做声不得，花衣丑婢道：“大庄主这等英雄气概，实在令人佩服，这杯毒茶喝了下去，不错可以换回龙虎庄声誉，自是非喝不可！”那二老瞪她一眼，荆登龄却怕他们开口要代替自己，立时举杯喝下。红衣丑婢道：“大庄主虽不怕死，以门户声誉为重，但可曾想到天下苍生？这门户声誉与武林千数百人性命孰轻孰重？这句话就是我家小姐命我对三位庄主说的！”

荆登龄忖道：“不错，如果武林安危之责落在我双肩之上，这门户声誉和个人荣辱算得甚么？唉！我未免流于气度过小，急于求义了！”

司徒登瑜怒声道：“这话你为何不早说？”

红衣丑婢淡淡道：“现在说还来得及，大庄主喝的那杯茶没有放毒，决死不了。”

荆登龄黯然叹一口气，道：“花小姐真是旷世才女，这种种经过竟然全在她算中……”

红衣丑婢道：“我家小姐说，如果大庄主说出这句话，你便回答他这是因为老庄主一向光明磊落，最是忍受不住这种阴谋诡诈之事，是以一怒之下，便失去平日深沉机智！”

三老简直是无话可说，红衣丑婢道：“我家小姐说，目下将八人尸体藏在石窑之内，那八匹坐骑也须全部处死藏起，等明日崔灵来理论，三老庄主务须矢口否认。等到崔灵查不出头绪，断定被本庄下毒手时，已经过了二日下毒之期，全庄即可举火炊饭，全庄水井中再也找不到有毒的证据。那时崔灵如果来搜庄，三位庄主开放全庄，任得他搜。只求延宕到小姐回来，自有救回桓相公的法子……”

龙虎庄三老纵想不允，也没有其他法子，当下只好赶快收拾。那八匹马以毒水尽行死命，连人带马通通送入石窑内藏好。

到了晚上，荆修善来报告，恶鬼岭把守在四面八方的人马从黄昏时间开始撤退，刻下已经撤个干净。荆登龄即将身软如泥的风门和尚和铁衣柏秋两人，着荆修善司徒修羽二人连夜分头送回少林武当。此外又命司徒雄将五口灵柩及孟夫人送到附近一个村庄中暂时存身，第二日上午时分，勾魂怪客崔灵独自踏入龙虎庄中，其时龙虎庄戒备甚严，周围都由二十八宿率人把守。崔灵才踏庄门，当即有人入内飞报三老。同时由二十八宿其中之二上前搭话。崔灵冷冷道：“你们庄中的三老头子呢？”

那两人同声答道：“已经着人通传……”崔灵突然掌拍脚踢，将他们打倒在地上，扬长而入。

那二十八宿皆是由龙虎庄三老亲传武功，个个身手不弱，无奈一则崔灵功夫太强，二则又是偷袭。是以连招架也不及就作滚地葫芦。那勾魂怪客崔灵右边胸肩之处伤势未痊，故此用左掌和飞脚伤人，出手极重，那两人登时毙命。树丛墙根等地方霎时钻出七八个人，个个手持兵器，一拥而上。喝骂之声不绝于耳。勾魂怪客崔灵把这等壮丁放在心上，作出不屑一顾之状。洒步向庄内走去，对于迎面侧袭的兵刃理都不理。

眨眼间六七把刀剑都劈砍在他身上，却如中棉絮，接着一阵潜力反震出来，那七八名庄丁都立足不牢，滚跌地上。

不过他们却没能受伤，个个一跃而起。崔灵脚下不停。口中道：“谁敢再向本人无礼，管教他立即魂归地府。”

他那副装束再加上酷冷的声音，组成一种慑人的力量。那七八名壮丁本

来不是怕死之辈，这刻却都怔住。直到崔灵走出三四丈远，这才如梦初醒，发了声喊，一齐拔脚追去。

崔灵仍然不快不慢地向前走，已经离大门不远，身后袍群庄丁恰恰追上。阳光之下，但见刀光剑影辉映眼目，一齐向崔灵身上劈去。

勾魂怪客崔灵暗暗运集功力，身上那件黑袍上布一重内家真力，只要有兵刃劈中，内劲立时反震回去，以这一群庄丁的功力身手，自是非死不可。就在刀剑快要沾上他身上外黑袍之时，忽闻“铮”的一声，破空飞到，金光微闪，恰好比众人刀剑快了一线，击中崔灵身躯。

崔灵听到暗器破空之声，身形微侧，只避开要害部位，好让众庄丁们的刀剑劈中他身体。谁知那枚暗器手劲奇大，护身真力竟然阻挡不住，黑袍一凹，结结实实击中他助骨，只疼得崔灵嘴巴一裂，布满全身的内家真力登时散去一半。

众壮丁刀剑着处，都震起老高，但没有一人跌倒或是丧送性命。一个苍劲的口音喝道：“都退下去，如此成何体统？”

崔灵眼睛一转，只见荆登龄站在四丈之外，颌下长髯飘洒，自有一种威仪，不禁微微失惊，忖道：“他在四丈远处发出的金钱镖这种小型暗器，劲道尚且如此难当，我前两天见过他施展“龙魂虎魄神功”已经重予评价。但现下亲自试过他的功力，才知道此人功力之深厚，仍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荆登龄这时已接着道：“昨日贵岭有八位高手贵临，今日却又得总司亲莅，敝庄甚感荣幸，只不知总司此来有何见教？”

崔灵冷冷道：“第一来问问你用什么手段暗害我昨日派来的手下们。第二特意来杀几个人出口气！”

荆登龄面色一沉，侧边一名庄丁将崔灵杀死两人之事说了，他一援颌下长须，走到他跟前，道：“崔总司登门欺人，此可忍孰不可忍！不过一件事归一件事，现先说昨日贵岭八位高手这一宗，他们回去之后，发生什么事了？”

崔灵微微一怔，忖道：“荆登龄乃是龙虎庄三老之首，纵是设计加害了刘振他们八人，也断无不敢承认之理，唉，罢了罢了，想不到我辛苦罗致了多年的得力手下，竟然一朝瓦解，连仇人是谁也不晓得！我只把这一笔账都算在龙虎庄就是了！”

心意一决，明知改口已来不及，索性抖个明白，厉声道：“你撇得好干净，他们八人自昨日傍晚入庄之后，就不曾返岭覆命，他们在什么地方？”

荆登龄实在不惯撒赖，这时当真答不上话。

谁知崔灵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故意不答，待他多说几句，然后加以讥嘲耻笑，立时兜转口风，道：“自然他们不曾返岭覆命之故，不一定是陷在此间，我只要亲自听到你答说不知此事，也就够了！刚才你已表示不知，这一宗揭过不提，我自会查出真相。现在说第二宗，我已杀死了两人你待如何？”

荆登龄怒声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总不成还要我恭送你出庄么？”

崔灵似有恃无恐，仰天长笑道：“不错，正有此意，我此时乃属使者身份，如你不依江湖规矩，我也大可胡来一气，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荆登龄自是晓得他话中之意，乃是暗示若他硬要出手留他的话，他也发出令召集党羽，冲入庄中厮拚一场。只怕讨不了好去。

他只好哼哼了一声，道：“冲着你是使节身份，这笔血债暂记着，迟早

得算个清楚！”

崔灵扬长走了之后，过了一天，庄中没有别的事发生。那雪浪禅师和峨嵋郁健都要回山搬人。二老因想花玉眉如能将桓宇救出来的话，只剩下崔灵便不必多虑。是以苦苦将他们留住。

这天午时过后，龙虎庄庄中之人得到命令，可以汲水烹茶煮饭，果然没有异状，三老这才放心。

到了黄昏之际，三老和雪浪禅师郁健及红衣丑婢等人正在厅中商讨大计，忽然噩耗频传，只片刻工夫，庄中大小数百人已死了大半，个个都是面呈青黑之色，全身冰冷而柔软，分明是中毒倒毙的现象。

龙虎庄三老闻讯大惊，都想到大概是花玉眉的遗祸，但暂时却不发作，只命令那尚未倒毙的二十八好手和荆修善赶紧服了本庄灵丹，都聚集在房内运功抗毒。

同时又请厅中之人运功查看是否已中了毒，毒性是否无法抗拒？

厅中的六人无一不是当世名手，功力湛深，略一运功，俱都发觉果真已中了毒，不过毒性甚微，只须静坐个把时辰，就能将毒性排出体外。

龙虎庄三老仍不发作，争取时间，赶紧运功排毒。只见红衣丑婢敢跟大家一样运起内功，而且过了一个时辰，头上白气蒸腾，提起左手，咬破食指指尖处，挤出四五滴黑血，这是内家高手运迫毒排出体外的法门之一，有些人是呕出来，有些人则从大小二便排泄毒素，也有些借汁水排毒，不一而定。那红衣丑婢的动作都落在三老眼中，不禁大感诧异。

等到大家都调息完事之后，红衣丑婢首先道：“三老做事持重，婢子十分钦佩，贵庄上下数百人忽然中毒，与我家小姐无干，不知三老信不信？”

荆登龄沉吟一下，道：“但愿如此，老朽宁可相信！”

红衣丑婢应声道：“幸得老庄主明察秋毫，使得敌人这一手连环毒计全然徒劳无功……”她略一停顿，接着又道：“在座诸位虽然都是当代名家，但这等使毒暗算的功夫却都不屑去学，恐怕不大明白我们所中的毒药特性……”

众人都没有答话，侧耳等她说下去，红衣丑婢却突然奔出厅去，刹时去得无影无踪。

司徒登瑜忍耐不住，叫道：“大哥……”荆登龄道：“三弟少安毋躁，她若是要趁机走开，那还须等到现在？”

过了片刻，红衣丑婢奔入厅来，道：“不妨事，敌人的连环毒计没有一样行得通，贵庄上下大小数百人没有一个死得了，诸位大可放心！”

三老长长吁一口气，荆登龄道：“此事完全仰仗姑娘，幸为筹划！”

红衣丑婢道：“都包在婢子身上，刚才婢子已觉察出这种毒药乃是七日断魂草，但还不敢十分确定，所以去验看中毒较深的人，果然不假，因此在七日之内，决无一人丧命，婢子解药大约须时五日，便可配妥！”

雪浪禅师道：“善哉，善哉，天幸姑娘博学多闻，识得这种毒药之性，若是姑娘不在此间，全庄上下数百性命都难保存，姑娘真是功德无量！”

郁健也道：“这次教训使我惊心动魄，看来还是不能小看了用毒之学，日后如有机会，郁某定必潜心参究这一门学问。”

红衣丑婢谦逊几句，便将须用之物列一张清单，内中除了各种药材之外，只有一口大缸稍稍令人感到讶异。

她列好了之后，道：“这些药材是寻常之物，咄嗟立办，取来后都放在

大缸之内，用上好高粱泡浸，五日之后，便可应用。”

荆登韶看看厅中已没有可供差遣的人手，便亲自去办置药材之事。

余下之人都动身到全庄内外巡看，遇有毒发时恰在屋外，以致僵卧地上之人都抱至屋中安置。

这天晚上，龙虎庄中除了大厅中点着灯火之外，别处再也没有一点灯光。

红衣丑婢忽然化装为小厮，紧紧跟定三老，寸步不离，三老都暗暗觉得奇怪，但想不出是什么道理，便诈作不知。

到了三更时分，一声厉啸划空而至，落在厅外，接着一个冷酷的声音道：“威震天下的龙虎庄今晚为何这等萧条？”

这口音一听而知是那勾魂怪客崔灵发出，荆登龄冷冷接口道：“老朽先请问崔总司作何想法？”

人影一闪，崔灵已经独自踏入大厅之内。此人果是胆气过人，明知厅中的三老及雪浪禅师郁健五人无一好惹，依然毫不在意，独自闯入庭中。

他环视众人一眼，却没能注意三老身后的乔装小厮，凶睛一转，狞笑道：“好极了，果然通通中毒而死！”

司徒登瑜厉声道：“你怎知有毒？”

崔灵瞪他一眼，道：“我若是不知，来干什么？但你们无须向我瞪眼吹须，我崔某人虽然有个毒圣兄弟，可是他却不会下毒，我也不擅这一门工夫，到底是谁下手，恕难奉告，嘿，嘿……”

他狞笑之声未歇，峨嵋派高手郁健已经掣出长剑，大喝道：“这事岂容他狡辩得掉，我们先拿下这厮，再作道理……”

说到“道理”两字，身形已纵了出去，剑化长虹，直射崔灵前胸，他出手凌厉辛辣，崔灵不敢大意，左手一拍一带，内力涌处，已将剑尖带歪。接着右手起处，一道精虹注射出去，发出锐利破空之声。

这一招迅快狠毒，功力深厚绝伦。三老和雪浪禅师都大吃一惊，一齐纵上去，打算抢救，谁知郁健久走江湖，历经无数战阵。早知晓对方功力较强，实在不能力敌，是以那一剑急袭时只施展出七成内力，到了剑势受挫，剑尖一歪之时，他真气迅沉丹田，打个千斤坠，身形硬生生落在地面，同时挽剑一封，恰好封住对方弹射而至的那道精虹。

“呛”的大响一声，两件兵器相触，崔灵使的原来是柄可以围在腰间的缅甸刀。刀锋砍在敌剑之上时，发觉削不断，立时涌出内力猛可迫撞，郁健承受不住，蹬蹬蹬一连退开三步！

这个当儿，雪浪禅师的戒刀，荆登龄的刚柔掌力，同时袭到，崔灵刀光收回来旋绕一匝，将这两名强敌攻势尽行消解，口中厉声道：“原来是一些以多为胜的鼠辈而已。”

接着长啸一声，屋瓦簌簌震动，声音直传出七八里之遥。

荆登龄退开两步，摆手阻止雪浪禅师和其他的人再向他动手，霜眉一皱，道：“你可是召唤那毒中之圣？”

众人听了这话，都心头一凛，崔灵哼一声，道：“是又如何？”

荆登龄凛然道：“如若是他的话，老朽兄弟只好取出数十年罕得动用的兵刃了！”

郁健闻听此言，微微一怔，低声向雪浪禅师问道：“请问禅师可知道龙虎庄三老使用何种兵器？”

雪浪禅师注视看崔灵身上，摇头答道：“老衲我从未闻知三老竟各尚有

趁手兵刃！”

要知龙虎庄三老自行道江湖之日，始终以一双肉掌应敌，龙虎掌力所及，虽不能无坚不摧，挡之立毙。但是确未使用过任何兵刃，包括龙剑虎鞭在内。是以此话一出，峨眉高手郁健和少林雪浪禅师大感愕然，但是以他们二人的身份，也不愿轻易猜测，只好一旁静待。

只见崔灵环视众人一眼，哈哈一声长笑，傲气凌人，藐然道：“名门正派，自命侠义，果然不凡，一则以多取胜，二则兵刃对空手，不知是否还有第三宗？”

荆登龄面色微变，心想崔灵这话实有道理，以他们这等身份地位，在武林中已隐隐居于各大门派掌门之上，单是三老联手对付一人，传出江湖，已经足以贻人话柄。何况合三人之力不说还要取用兵刃？

荆登韶、司徒登瑜二老面色铁青，齐声喝道：“崔总司若是口中不干不净，莫怪老朽兄弟得罪……”

荆登龄一摆手，道：“我们若是一点闲话也受不得，平日的修养胸襟功夫都白费啦……”话犹未尽，崔灵已冷冷道：“如此说来，三位已决定要取用兵刃合力对付我那个兄弟了？”

荆登龄心想：“我三人若要不使名声受损，就是粉身碎骨，亦何惧之有？只是那毒圣桓宇毒功太强，我兄弟三人虽是联手与抗，最多也不过能自保其事，决难取胜歼敌。若然崔灵趁我等相持之际，发动攻势，郁兄和雪浪禅师功力最多抵住崔灵彼时全庄必毁在敌人手下。再说这崔灵一身武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万一赢了郁兄和雪浪禅师，加以戮杀，我龙虎庄纵是得以保存，却如何向天下同道交待？”

他一想起别人安危，便忘了自身荣辱，凜然扫瞥荆登韶、司徒登瑜一眼。他们三人数十年寸步不离，几达心意相通地步，这一眼对望之后，各自了然于胸。

荆登龄这时才应道：“不错，老朽兄弟要教你见识本庄真正绝艺，你怎么说？”

崔灵被他这话挑起好奇之心，傲然挥手，龙虎庄三老也不多言，一经转身奔入后面。

他们穿过两重院落，忽然一道人影如奔雷制电般追掣上来，道：“三老请留步。”

三老停步回头一看，却是那扮作小厮的红衣丑婢。她呲牙一笑，道：“三老可还记得与我小姐约定的话？”

荆登龄道：“姑娘是指不得伤害桓宇兄之事么？”

红衣丑婢点点头，荆登韶接口道：“难道老朽等兄弟三人就束手被桓宇兄弟杀害不成？自然要设法将他阻拦住。但如若手中没有兵刃，实在抵挡不住他的毒功！”

她道：“三位当真去取兵刃？抑是另有他图？”

司徒登瑜道：“我等自然当真去取兵刃！”荆登龄叹口气道：“我们不必隐瞒姑娘，实是去作与桓宇兄同归于尽的准备！”

红衣丑婢紧紧钉问道：“那就是说三老要在身上盛装火药。以便抱住桓宇相公时，由另外一人发出火弹，便同归于尽是不是？”

荆登龄坦然道：“正是此意，因此我们除了盛装火药之外，还得动用兵器，始能欺近桓宇身边，”他长叹一声，又接着道：“姑娘须知我等兄弟心

中实在十分难过，桓兄不但人品武功皆是上上之选，人间龙凤，而且大义凛然，为国家流血出力，出生入死。凡此种种，我等兄弟极是钦佩仰慕，无奈他目下受制于妖邪之辈，以他一身武功，加上无敌毒力，不但本庄将蒙受害，只怕日后尚将流毒天下，为敌人张目……”

红衣丑婢摇头道：“不行，我家小姐嘱我必须尽力阻止诸位下手！”

荆登肃然道：“我等兄弟三人向来极是友爱，于今眼看雁行折翼，还须由我们亲自下手，这等痛苦定然不在花小姐之下！”

红衣丑婢明知讲不过道理，当下面色一沉，道：“三老如果紧执己意，休怪婢子无礼！”

荆登龄忍辱负重，徐徐道：“只要老朽今日不死，姑娘爱如何处置，老朽无不从命！”

红衣丑婢道：“若是今日三老伤桓相公，婢子立刻顿足一走，任教贵庄上下数百人中毒身亡。那时节只剩下三老活在世上，谅也没什么趣味！”

这话一出，龙虎庄三老纵是当世豪侠之士，也不由得面色更变，要知这红衣丑婢乃是花玉眉的心腹手下，花玉眉情于桓宇之事，三老如何不知，是以若然桓宇被害，花玉眉使用毒手段报复，乃是人之常情。红衣丑婢这话非信不可！

他们一想起全庄上下数百条性命，不禁砰然心惊，颜色更变，司徒登瑜首先道：“大哥，咱们还须从长计议才是。”

荆登韶也道：“桓兄目下虽被崔灵禁制心灵，但暂时尚无作恶之机。只要暂时设法缓上一缓，待得花玉眉赶返，设法将桓兄救回，岂不两全其美？”

荆登龄见他们如是说法，心中不禁活动，正在此时，忽听外面传来一声长啸，接着喝骂声和兵刃相触之声相继随风隐隐传入耳中。

荆登韶皱眉道：“想是郁兄和雪浪禅师已经跟崔灵动手！”荆登龄心悬此二人安危，转眼望住红衣丑婢，道：“姑娘且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关于桓兄之事，老朽兄弟尚须略作计议，始能奉覆！”

丑婢摇摇头，道：“婢子不能出手……”原来此婢灵警异常，心想一来未得他们允诺，须得牢牢钉住。二来如若出手的话，那崔灵可能认出自己，三来生怕出手之后，被崔灵绊住，待会三老出辣手对付桓宇的话，根本无法援助，有这三个原因，故而拒绝得十分干脆。

荆登龄心中大急，一时委决不下，他晓得只要自己答应不伤桓宇，丑婢自会改变态度。可是这等诺言又不能轻许，饶他修养功深，这时心中天人交战，一是全庄上下数百条性命，一是武林良朋以及日后的隐忧，这两个念头在他心中互相争战，额上不觉冒出汗珠。

忽地一阵步声从后面传出来，接着一条人影奔出，三老放眼着时，原来是荆修文。他本是与司徒修羽一同被派护送风门大师和铁衣柏秋到附近村庄安顿，是以不知庄中发生如许变故，也不会中毒受害，只见他满身大汗，一见三老，就扑翻地上拜见，道：“文儿留下羽弟照顾风门大师和柏前辈，有两件事赶回来禀告，一是得镖客路过传言，本庄与恶鬼岭之事已传出江湖，现也已有不少同道武林高手纷纷从各处赶来。二是本庄西南二十里的大路上，又发现武林同道被害尸体，皆是全身发黑，显是被毒功所伤，而尸体颈上动脉皆有齿痕，判定是濒死之际被吸了血！”

龙虎庄三老一怔，荆登龄道：“果有这等事么？”荆修文尚未回答，他自家已接着道：“江湖上虽曾听过古老传说有吸血之事，中近一二十年以来，

已没有这种吸血恶魔出现，莫非吸血之人，就是下毒手杀害他们的凶手？”这个推测大有道理，荆登韶、司徒登瑜想起此事乃桓宇所办，势必尽快将他歼灭，这一来本庄大小数百条性命万难保存。想到此处，心下愕然，都浮现出黯然沉重之色。

荆修文那知内中有如许曲折，只道三老乃是为被害的武林同道而悲痛。当下用话宽解道：“各方武林前辈都将在日内赶到，本庄声势大盛，这接待之事，也得早点准备。”

他再次提起马上要赶来增援的武林高手，更使三老想到情势急迫，须得及早将桓宇除掉，免得他肆毒扬威，多伤害武林朋友性命。

三老这时已用不着多说，彼此沉重地对望一眼，互相默契于心，这个决定，宛如千斤巨石般压在三老心头。但觉一生历经无数风险和生死关头，都远远比不上这一次的決定令人生出万劫沉沦的感觉！”

丑婢厉声道：“三老最好再考虑一下！”荆修文见她态度粗野，心中大怒，暗想这小厮不知是谁，竟敢如此无礼。不禁狠狠瞪着眼睛。谁知三老居然不冒火，荆登龄还抱拳道：“我等兄弟之意已决，有烦归报花小姐，大丈夫当舍己为人，武林同道一条性命，即可抵本庄数百！”

他容色间大义凛然，说得斩钉截铁，一听而知毫无转圜余地。

丑婢又是惊骇又是感动，突然掩面失声一叫，转身就走，荆修文正待询问，荆登龄已道：“文儿即速回去负起保护柏兄及风门大师之责，此地不得再留！”荆修文那敢违拗，连肚中关于本庄一片寂静的疑问也不敢吐出，恭声应了，匆匆出庄而去。

三老迅速进入一个房间之内，取出一口木箱，打开盖子，先是每人分了三粒红色的弹丸，用特制的盒子装着，可以挂在腰际，到时只要掀起盒盖，随时可以取用，着物即燃。但不取用的话，虽是纵高窜矮，也不会跌出。

他们都把弹丸系好，然后在箱子中取出许多包火药，塞满全身，最后从箱底取出三副龙剑虎鞭，各人都取了插挂好。

荆登龄道：“两位贤弟只要见到为兄取出兵器，便是拚命的暗号，须得都取用兵刃，拚着受他一记借物传毒的掌力，也得贴近他身体，紧紧抱住了他。这时最要紧的还是其余发射火弹的两人，万万不可悲痛迟疑，以致误了时机！至于倒底是我们三人之中那一个与他同归于尽，这就看天意而定，不能放过丝毫近身的机会，但须有十分把握，也不能轻易就拼，两位贤弟记住了没有？”

两老齐齐颌首，房间中空气既惨淡又悲壮，他们都是数十年手足骨肉，情深义重，目下面临非分惨死的命运，还加上全庄数百人口全丧亡之恨，真是人生惨痛再也无逾于此的了。

三人对望顷刻，虎目中都泛现泪光，荆登龄心悬外面局势，首先长啸一声，举步踏出房间，其余二老也长啸以和，啸声或是低沉或是高亢，极惨壮沉郁。

转眼间三老已经奔出大厅，只见那勾魂怪客崔灵一抹刀光，在郁健的长剑和雪浪禅师的戒刀两件兵器之中深沉出入，攻势极盛，招招不离这两武林名手的要害，方自看了两眼，数十丈外传来一声嘶哑怪异的吼啸声，入耳甚感难受。这怪啸声倏忽飞来，方一入耳，已经移动了大半截路程，堪堪到达厅外，真是速神如电，快得不可思议！

龙虎庄三老精神一振，六只眼睛舍下大厅中的拼斗，向厅门外凝神注视。

怪啸声划空而至，眨眼已落在厅门，啸声随即停止。但见全身白衣，头上也蒙白布的人屹立不动，双眸精光四射，向厅中冷冷投视。

荆登龄抖丹田太喝道：“来者可是毒圣桓宇？”大厅上屋瓦尽皆簌簌震动，声势骇人。原来荆登龄这一喝已用足数十年精修苦练之功，希望能将桓宇迷失神智震醒。

那白衣怪客身体一震，目光闪动。这时崔灵已狞声大笑道：“荆老儿果是有点眼力诡计，可惜心思都白用了。”那个全身着白衣的毒圣桓宇听到崔灵的声音，登时恢复平静，目光不再闪动。

荆登龄哼了一声，道：“崔灵你使用旁门左道之术，禁制住桓兄心神，这等卑鄙手段算得什么英雄好汉？”

崔灵刀光陡然如浪涛翻腾，接着改进为退，刷地纵出圈外，冷冷道：“嘿，我还不屑对你们施展我的摄心迷魂大法哩……”话犹未毕，司徒登瑜洪声道：“姓崔的别以为此举就可残害武林同道，我们兄弟三人今日显点手段，教你知道龙虎山庄盛名不虚！”

他这么一说，雪浪禅师和郁健都不再动手，瞧那三老如何应付这个毒圣桓宇。

崔灵低啸一声，挥挥手。毒圣桓宇便举步向三老走去，荆登龄轩眉一笑，道：“我们且以徒手对抗，先试一试桓宇兄毒功！”

三人立刻排成一列，荆登龄居中微微突出，其余二老虽是微微坠后，但却有一种护翼之势。

桓宇脚步不停，毕直走到荆登龄面前，举掌便拍。荆登龄两掌分别化为龙爪虎爪，一急一缓齐齐击去。他出手之际，虽然显出缓急快慢，可是刚柔两种潜劲内力却同时向桓宇袭到。桓宇不闪不避，硬挨一记，那只半黑半白的手掌依旧袭去，谁知对方两种力道一碰到他身上，忽然刚柔巨变，而且柔力内吸，刚力外推。饶他毒圣桓宇功力盖世，也站不稳脚步，呼一声打个旋，毒掌便从荆登龄面门前掠过。

荆登龄、司徒登瑜齐齐出手，四支刚柔不同的力道到处，登时把桓宇震开六七步远。

桓宇口中突然发出一声怪啸，极是刺耳难听，身形一晃，已到了三人面前，伸掌便拍，只是他毒掌急运如风，瞬息间已经拍出七八掌之多。

那三老个个面色凝重，双手均作龙爪及虎爪形，发出龙魂虎魄神功，只见桓宇每一掌都从三人身边擦过，每每间不容发，但终究无法碰到三老身躯或者与他们对掌。

初合手时龙虎山三老似乎落在下风，但十招之后三人口中都发出龙吟虎啸之声，将桓宇的怪啸声压了下去，同时神功激荡，满厅风翻飚转，声势渐振。

崔灵看了那三老联手的威力，目光连闪，显然心中甚是惊骇，当下又低

啸

一声。

桓宇露出来的两只眼睛中凶光大盛，一双毒掌陡然增加了不少威力，不但招数出神入化，而且隐隐发出阵阵腥臭气味。要知他本身武功极高，但崔灵打算不露形迹，所以苦心孤诣传了他一套掌法。现下既然桓宇底蕴已泄，便用不着禁制住他原来的一身武功，是以发出命令，桓宇顿时声势大振，毒功顿时加强凶威。

不过三老仍然抵挡得住，只是这等形势万万难以支持得久。只因他们这种龙魂虎魄神功本来威力奇大，任何外家的硬功及高深内功都罩不住，决不敢以身相试。偏生这毒圣之躯的桓宇却不怕精功威力。而他们可万万不敢被他碰上一下，这种打法，焉能持久？

勾魂怪客崔灵狞笑连声，流露出满腔得意之情，少林雪浪禅师及峨眉好手郁健看看这等难以久持的局势，心中都暗暗焦急。

荆登龄忽然长啸一声，飘洒攻击数掌，朗声吟道：“若问平生志……”

荆登韶接声吟道：“常忘一己身……”雪浪禅师和郁健也听了这两句，不禁肃然起敬。

只听司徒登瑜吟道：“人间维节义……”

荆登龄铿铿锵锵地吟道：“衣剑满征尘……”

雪浪禅师和郁健两人见他们兄弟三人长吟已志，联手拒敌，另具一种大勇大义的风度，情不自禁都喝了一声采。

崔灵心中暗自覆诵三老念咏的绝句道：“若问平志，常忘一己身，人间维节义，衣剑满征尘。哼，这口气果是侠义之人的口吻。”

只见三老掌势加强，翻翻滚滚，迫住桓宇如虹攻势。

当下道：“汝待要维护人间节义，故而衣剑之上尽染征尘，依我看来，只恐衣剑之上尽染自家鲜血才是真的。”

荆登龄也不与他作口舌之争，“呛”的一响，龙剑虎鞭已掣在手中。一连数招，将桓宇的攻势尽行接过。他左手龙剑虽短，但力道阴柔绵长，右手虎鞭则长大刚猛。

余下二老也各自取出兵器，满面皆是悲壮之激烈的神情。忽地一条人影冲入大厅，叫道：“三老不可无情绝义，猛下杀手！”

声音十分尖厉，流露出心中的焦急。

众人举目望去，只见这条人影穿着小厮服装，面上却戴了一个孩童玩耍用的面具，勾魂怪客崔灵一看可想不出这个小厮是何来历。但郁健和雪浪禅师却晓得这就是花玉眉的丑婢。

丑婢急得连连跺脚，道：“我知三老用心昭如日月，义薄云天。但以三老身份，全庄性命，却与这个神智不清之人同归于尽，又何苦呢？”荆登龄厉声道：“吾意已决，多言无益！”

他们三老联手拒敌，威力极强，荆登龄虽是伤心答话，局势依然衰颓。勾魂怪客崔灵一生精研人类心理，此时一看三老悲壮神情，与及那后来突现小厮的口气，当即判断出此事丝毫不假。心想：“桓宇身为毒中之圣，万劫不侵。龙虎庄三老武功虽是不弱，但如若久战之下，仍然要败在桓宇手下，按理说同归于尽的打法武林中是时常得见，可是桓宇与常人大不相同，龙虎庄三老纵拚命之心，却用何法？”

一霎时间他心中已转了十五六种计策，但仍然觉得不对，当下低喝一声，毒圣桓宇忽地纵退四丈之远，快逾闪电，龙虎庄三老见他身法如此神速，不禁尽皆骇然，明知追赶不及，只好凝身罢手。

崔灵冷冷道：“本人刻下尚有要事在身，无暇奉陪，今宵之行，只是教你们见识见识……”说话之际，人已向大厅奔出。

龙虎庄三老极是忌惮毒圣桓宇的毒功，心想如若上前拦阻，以崔灵及桓宇联手之威，只怕徒劳无功，再者郁健和雪浪禅师都没有抗御桓宇毒功之法，上前动手，自是凶多吉少。荆登龄当下举手示意，不教众人出手拦阻，也只

见那两人身影一晃即隐，没入冥冥夜色之中。

丑婢首先长长吁口气，转身入内，大厅中只剩下龙虎庄三老及郁健雪浪禅师五人。雪浪禅师收起戒刀，诵声佛号，道：“贫僧适见仇人，嗔恚之念难以遏抑，无奈功浅力弱，徒损师门声誉，倒教诸位见笑了！”

荆登龄轻喟一声，道：“禅师如此说法，老朽兄弟心下好生不安，今晚将桓宇纵走，日后还不知要有多少同道朋友将要丧生在他掌下！”雪浪禅师踌躇一下，道：“荆老施主仁侠为心，念念不忘武林同道，贫僧好生佩服，只是……只是……”他沉吟一下，终于没有说下去。郁健忽然大声道：“我代禅师说吧！只是这些武林同道们是否因念江湖义气，不辞千里而来，抑是别有用心？这一点三位庄主还须斟酌！”荆登龄瞿然道：“两位怀疑颇含深意，莫非外间有甚传闻么？”雪浪禅师合什道：“事到如今，贫僧不得不从实奉告，贫僧与郁健、柏秋两位施主数月来一直在贵庄附近百里之内，故此曾经碰过几次，前几日接到消息说，峰老侠的使者最近曾经在江湖露面，按照日子行程，可能已抵贵庄，是以一直未到贵庄来，路上又碰上柏郁二位施主，一说开来，皆是同样心思，便结伴趋抵贵庄。”

郁健接口道：“雪浪禅师句句皆是实话，这几日贵庄风波迭起，看来司徒峰前辈的使者似乎还未抵达。因此三位庄主刚才说起已有不少武林同道赶来，也许是另获消息，紧紧追蹑着那位使者的行踪之故，因此……”他声音拉得很长，面上流露出激动的神情又接着大声道：“因此三位庄主暂时不用将外人生死放在心上，还须保存千金之躯，以免峰大侠的使者再陷入心怀叵测之人的手中。”

他这等老练之人居然亲口说出这种话，可见得他确实是衷心佩服三老的云天高义。

雪浪禅师接着道：“敝寺方丈大师当日曾面谕贫僧说，峰大侠英雄盖世，侠胆义肝，天下无不敬仰。本来早应派人到贵庄与三位檀樾商议。但一则恐此举使敌人多生惊惕之心，手段更加毒辣。二则这倒底是龙虎庄私事，唯恐三位不愿外人参预。是以暗下布置，以期一报昔年情谊！”

龙虎庄三老都现出微讶之色，郁健已接口道：“敝派掌门人也有这个意思！”

雪浪禅师道：“荆檀樾言重了！但这些话不必多说了，倒是有一宗秘密非得向三位檀樾一提不可！”

郁健插口道：“可是铸剑楼？”

雪浪禅师道：“正是！”

荆登龄霜眉一皱，道：“铸剑楼？可是百剑主人叶重山的铸剑楼？”

雪浪禅师道：“不错，这位年逾九旬的百剑主人自从数十年前被峰老侠所挫之后，立誓有生之年不再重履江湖，除非是峰大侠去世身故，此誓方解。是以三位庄主不曾留意到铸剑楼，乃是情理中的事！”

龙虎三老听到这里，尚无头绪，不觉露出茫然之色。

雪浪禅师又道：“最近铸剑楼中有一位客人，贫僧一提，三位便会明白，这位客人就是天马行空霍陵老施主……”龙虎庄三老都流露出迷惑之色，凝眸寻思。这时郁健接口道：“武林中皆知霍陵前辈乃是司徒峰前辈至交好友，因此他老人家忽然离开颖州故居，到铸剑楼中作客，便引起种种猜测。”

荆登龄颌首道：“原来如此，多谢两位赐告这个消息……”他庄而重之地起身向郁健及雪浪禅师行礼，那两人连忙答礼，双方表现出心照不宣的样子。

此时天色将明，荆登龄将两人送回屋中安歇之后，三老随即聚义厅中。

全庄一片死寂，往时当这天明之际，已经犬吠鸡啼，人人起床作活。三老自是感觉出气氛与往日不同，心中都泛涌起黯然之感。

荆登龄苦笑一下，道：“本庄百余年来威镇江湖，隐隐成为各大门派之首，想不到这一回敌人尚未用尽全力，本庄已经土崩瓦解，我们兄弟若是死了，也无面目见泉下祖先？”

司徒登瑜道：“二哥这话虽是实情，但目下我们无暇想到愧对先人之事，还是赶紧商筹应敌之计才是正理！”

荆登龄想了一会，道：“现在我们已临进退两难的局面，所谓‘进’就是邀约各派高手，以攻为守，查出那铁血大帝下落，集中全力将他歼除。同时将那厮手下四客通通除去，武林从此就可安定，所谓‘退’就是苦守本庄，待峰叔使者莅临，但‘进’的一策如实行，必须邀得少林、武当、峨眉、华山四大门派的掌门出马，才有杀敌制胜之望，然而无疑水中捞月，镜里折花，决不可能！若是株守家中等候峰叔使者，不但敌方布置严密，高手尽出多要截住这位使者，即使是四大门派也多方设法，想抢先将峰叔遗书截获，这重重荆棘的局面，我们势难打开……”

司徒登瑜道：“大哥以前提起四大门派都要争先劫获峰叔遗骨之故，但语焉不详，可否再说一遍？”

荆登龄道：“昔年峰叔行道江湖，与各家派长老掌门者甚有交情，但他却深知各家派高手对他深怀嫉念，只不过都是晓得他老人家武功深不可测，所以无人胆敢自取其辱。然而峰叔却深为警惕，并且察觉这种互相嫉妒倾轧的情形也普遍存在各家派之间，有一日，峰叔和那位天马行空霍陵世叔经过华山山麓，忽然听到掌力相交之声，循声找到一座幽谷中一看，原来是五位当代高手正在暗中比武，霍陵世叔看了便拉峰叔走开，但峰叔对他说道：‘这五人功力相若，日后成就将要更高，而且其中四人在四大门派中极具声名地位，都有膺当掌门的可能，若是这五人比此结下不解之怨，将来武林中是非恩怨更纠缠无穷！’当下现身出去，劝他们不必争持，但那五位高手执意不从，定要分出高下。峰叔装出大怒之状，强行出头，先与他们说好，若是五人联手还败在自己掌下，那就不准他们这五人或者五派弟子再行比武稳胜，其次他们五人不得再行踏入江湖一步，除非峰叔去世之后，将有遗书致送他们，书中将指出他们武功中最弱之处，双方约好之后，开始动手，这五人皆是当代名家，并且是四大门派中最杰出的高手，武功非同小可。这一战相持了三日三夜之久，那五人终于败在峰叔的龙魂虎魄神功之下，从此之后，这五位武林名家就不曾再踏入江湖，而这件也只有他们在场的七个人晓得。霍陵世叔目击峰叔这次苦斗之后，也就极少再到江湖走动。至于那五侠败在峰叔手下的高手除了其中一位就是铸剑主人叶重山，因曾经向人自认受挫天峰，故此闭门不出而为世人所知这外，其余四位分属四大门派的高手深自隐晦，天下无人得知此事，而他们四位果然后来都如峰叔所料，成为今日四大门派的掌门人。”

荆登韶哦了一声，道：“四大门派争先截劫峰叔遗书之故，一则是消解昔年不入江湖的誓诺，二则是急于先赌峰叔指出他们武功不精之处，毋怪各出全力，互斗心机了，我看峰叔的使者纵然智勇过人，也难以安然抵达本庄……”

荆登龄道：“峰叔所派的使者也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危难重重，是以另

外派人口传讯息，但他本身已经失踪许久，看敌方及四大门派的种种举措，可以证明这位使者尚未落网。我们一线之望尚未断绝，总得取到峰叔遗书，便可邀约四大门派的掌门人出山，共歼强敌？”

司徒登瑜霜眉半举，慨然道：“若是能够达成峰叔的遗谕，本庄虽然从此覆灭，亦有何憾？”

荆登韶道：“但昔年峰叔开罪过当今四派掌门，只不知他们能不能不念旧怨，同心诛除中原武林的公敌？”

荆登龄捋髯苦笑道：“这一点等取到遗谕之后才担忧吧！但愿这几日能够安然渡过，等花小姐回来，设法救醒桓宇，少去这个无法与争的强敌之后，我们才有防守之机……”

他们商议到此，都无善法，当下到后面去探看荆修善和龙虎庄二十八宿，这二十宿现下只剩二十门人，加上荆修善一共是二十七人，挤在一个宽大的房间内，都靠壁坐定运功驱毒。

三老借着窗间透入的晨光细看时，只见这二十七个后辈好手人人面色红润，神采焕发，显然已经尽行痊愈，心中大喜。

荆修善首先睁眼，起身拜见三老，那二十六人听到响动，纷纷睁眼起身，上前行礼。

荆修善道：“本来我俩好得没有这么快，但早晨花小姐的随身侍婢进来，分别赐我们一红色丹药，再行运功调息，不久体内毒性全消，复原如常。”

荆登龄举手加额，道：“老天爷许是被峰叔忠心义胆感动，所以特予眷顾。如果我料得不差，本庄上下数百人不须多久，都将毒解复原，这一来我们没有内顾之忧，可以全力与敌周旋啦！”

当下分派众人职司，并且预先挑出本庄两名年青好手，补入二十八遗缺。

到了下午，全庄人口恢复如常，三老已命人将中毒受伤的风门和尚，铁衣柏秋和神弹三娘孟夫人以及五口灵枢接回庄中，免得连累收容他们的村庄。

风门和尚及铁衣柏秋功力深厚，封闭住心灵四周要穴，毒力无法攻心，但也会全身瘫痪，不能动弹，神弹三娘孟夫人伉俪情深，短短时间之内，便已形销骨立，一直守住丈夫孟辰雄的灵枢，无复人形。

过了两日，凶耗频传，龙虎庄固然死伤了不少人，此外尚有二十余名武林人物在龙虎庄附近被害，都是死在毒圣桓宇的“万方大流毒”的无敌毒功之下。这二十余人之中，不但有镖行好手，各地武林名家，还有四大门派派出的好手在其中。人人都是全身发黑，颈上动脉呈现齿痕，一望而知曾被吸血。

三老接悉这些凶耗，心中说不出多么难受，极悔那日没有把握时机，分出一人与桓宇同归于尽。

这天中午时分，阵阵嘶哑刺耳的啸声又如往日一般在龙虎庄周围飘忽往来，随风传来，生似庄外有数十恶鬼出没无常形成一种恐怖的气氛。

一众高手都听出毒圣桓宇的功力似乎日有精进，身法之快，已不是血肉之躯的人可以办得到，人人心中都暗生凛骇之意。

这阵阵啸声也如往日一般不久就飘然远去，然后要等到午夜时分再起，每当啸声，传来之际，龙虎庄三老总要联袂出去搜索，每次都碰见全身雪白的桓宇，可是桓宇脚程奇快，又似是知道三老惹不得，总是颯然而逝，三老追之不上，又不敢远离本庄，只好罢了。

且说花玉眉当日离开龙虎庄之后，迳投西北而去，走了十余里路，便停住脚步，躲在树后换回平常衣服，恢复了半裸装束。

她身上只披着一件簿如蝉翼的外衣，内里寸缕全无，粉乳玉股隐约可见，实在已近于全裸地步。

之后她在外而再罩一件浅红外衣，长裙曳地，登时又换了一种摇曳飘渺的

美态。

有一会工夫，一阵蹄声滚滚而来，速度快极，眨眼间一骑迅急驰到，在她前面猛然勒住，马上之人飘身下马，躬身道：“幸不辱命……”只说了四个字，便口气喘得连连咳嗽，接着喷出数口鲜血。

花玉眉道：“你受伤了？”取出一粒丸药，递了过去，那人接过吞下腹中，不久便停止气喘，抬起头来，正是粗饶勇的伍放。

花玉眉目光移到那匹骏马身上，只见那马长得高大雄伟，正身毛色青得发亮，如一片美玉，她看了一阵，道：“青玉骢脚程下第一，怎的犹能始些雄健，不见丝毫苍老衰迈之态？”

伍放道：“这一匹是原来的那匹青玉骢的孩子了。”

她点点头，道：“你受的伤许是那玉马银剑方长恒的老家伙亲自出手的。这老家伙的银剑和桓宇父亲昔年并称：“剑中双绝”，但当今武林却罕有知道这两位大剑家的声名……”伍放道：“小人是被玉马银恒方长恒的儿子银剑郎君方麟所伤！”

花玉眉面上泛出惊讶之色，道：“哦，想不到剑中双绝俱有继承之人，那厮既是以银剑二字作外号，定能尽传方银恒银剑十一变的绝艺，我几时总要见识见识此人……”

伍放道：“那厮比桓相公骄傲得多，人也虚浮奸诈，小姐可要当心……”

花玉眉道：“你用不着替我担心，现在你可到我第二座珠仙精舍中休憩，调养伤势，这儿是入舍详图，你可依照图上所示路径穿行过精舍外面的花树山石。在我回来之前，不论外面有何事故，都不得出阵，敌人也决不能入舍得伤你？”

伍放道：“小姐精通奇门遁甲及八卦九宫等阵法，小人早已深知，敌人来势再凶，小人不惧怕！”

花玉眉飘身上马，又道：“第一座珠仙精舍中住着的是百毒魔娘吕瑶，你们相距只有半里，不论听到她如何哀呼求救之声，也不可理会……”话声未歇，纤手已取下马边丝鞭，轻轻一挥，那匹青玉骢骄嘶一声，放开四蹄，转眼间已驰出十余丈，花玉眉坐在鞍上，但觉两胁风生，却极是平稳。

翌日凌晨，已经驰出五六百里路，看青玉骢奔驰了一夜，虽是遍体皆汗，白气腾蒸，但似乎越见精神，四蹄更为轻健骏发。

这时天亮不久，大道上已有不少赶早的行人，花玉眉人比花娇，马骏如龙，自是路上最惹人注目的对象。

大道对面尘头起处，三骑联辔疾驰而来，路上行人听到蹄声急骤，都赶紧避开。

花玉眉遥望来骑，随即发觉马上骑士个个风尘满面，跨下骏马也显得十分力乏，分明是奔驰过长途，是以人倦马乏。低头再看看青玉骢，只见此驹昂首阔步，踔厉骏发，虽是经过伍放奔驰了六百余里，再加上自己的五六百里，未曾休息，却雄健如故，心中更添爱惜。

那三骑不久便自驰近，忽然缓了下来，六双眼睛都凝注在花玉眉身上。

花玉眉心想道：“你这三个瞎了眼的东西，若是胆敢对本姑娘无礼，教你们后悔莫及……”她也不看那三人长相怎样，催马掠过，缓缓而行。

耳中但听蹄声响处，那三骑竟自转头跟了上来。

走了一程，已踏入曹州地面，路上行人更多，后面那三骑忽然加快速度，追了上来。

其中一骑追上她之后，紧紧傍贴着花玉眉，其余两骑则跟在后面，宛如保护。

花玉眉眼皮抬也不抬，从始到终都没能望过那三名骑士一眼。但凭敏锐的嗅觉，已嗅到傍贴着她的那名骑士身下并没有老人的特有气味，是以猜得出这个骑士必定甚是年青，从剑鞘碰到马鞍的节奉声音推断出他相貌多半很潇洒，

又从此人呼吸细微均匀这一点测度出他内功深厚，剑法高强。

那名骑士果然长得甚是俊挺，头戴英雄帽，身披大氅，露出内里一身劲装疾服。腰间那口剑却显得十分古朴，和他的相貌衣着不大配衬。

此时剑眉微蹙，似是花玉眉一直不看他而感到失望，同时又因她这种奇特的态度而大感迷惑。

又走了一程，遥遥已可望见曹州城池，花玉眉已经推想出许多事情，嘴角微现一丝神秘的笑容，却更增添她妩媚绰约的风姿。

忽见前面尘土大起，十余骑疾驰而至，远远望见这边的四骑，登时缓住疾驰之势。花玉眉本来也懒得瞧看，可是她忽然发觉身边这位年青俊挺的剑客呼吸略呈急促，此是他心中紊乱或是心情紧张的象徵，不禁大为奇讶，抬目向前面来骑望去，只见为首的乃是一黑一白两匹骏马，黑马之上坐着的是全身黑色劲装中年大汉，鞍边斜挂着一柄大刀，白马上坐的是个全身白衣的中年美妇。

她一看这两骑服饰形相，便知来历。却见又有三骑催快数步，与那黑白两马并驰。这三匹坐骑虽是骏健，却无甚特点。马上之人一是个老头子，须发

旨白，但腰肢挺得毕直，手中提着一支紫铜棍，看来份量甚重。第二个身材中等，面貌普通，身上罩住一件长衫，背后雪交叉插着一对护手钩。第三个满面虬髯，身材魁伟，却似乎没有带着兵器。

双方虽然都不是疾驰，但迎面而来，不一会就到了切近。

第八章 深情酬君走千程

花玉眉眼皮一垂，再也不看别人。

她身畔那位年青剑客见她如此情状，更是迷惑，当下低声道：“姑娘的尊姓芳名能够赐告么？”

花玉眉淡淡道：“为什么要告诉你？”

那年青剑客道：“那一干人来势不善，恐怕要打上一架！待会搭话时，他们势必要问你姓名，在下如若不知，岂不笑话？”

花玉眉不置评语，简短地道：“我姓花！”

那年青剑客噤嘴一下，道：“姑娘不想知道在下姓名来历么？”花玉眉淡然道：“我早已晓得了！”

那青剑客面上迷惑之色变得更浓，正要说话。对面那十余骑已逼近两丈之内，只听一个洪亮声音喝道：“通通给我站住！”

双方马匹完全停住，对方后面七八骑中纵出两骑，其一掠过花玉眉他们向来路驰去，边走边喝，把路上行人都赶了回去。另一骑则向他们来路那边驰去，也是禁止行人过来。

那年青剑客似乎不把来人放在心上，继续低声道：“然则姑娘可否让告在下姓甚名谁？”

花玉眉伸出玉手，轻柔地抚摸在青玉骢鬃毛上，反问他道：“你此生中恐怕这一回最是低首下气的一刻吧？”她仍然不曾望过他一眼。那年青剑客勉强笑了两声，道：“不错，请问姑娘我倒底是谁？”花玉眉拍拍青玉骢，道：“你就是此驹之主，姓方名麟，外号银剑郎君，你父亲就是玉马银剑方长恒，世居蒙山之麓，与二十年前名震江南的桓公并称剑中双绝，又称南桓北方，我说得可对？”

那年青剑客瞠目结舌，看他那种震动惊愕的样子，教人担心他可能随时栽跌马下。

对方那位黑衣骑士又洪声喝道：“呔，好大胆的狂徒，还不下马送死尚复何待？”

他声音响亮之极，震得双方之人耳鼓都嗡嗡而鸣。但这银剑郎君方麟却宛如不闻，呆呆望住花玉眉娇艳绝世的侧面，胸中波起漾伏，心绪紊乱之极。那白衣中年美妇发出银铃似的笑声，道：“那小伙子已经着了迷啦，这可教我记起卢郎你当日见到我的情景，也是这样呆头呆脑……”

这几句话别人听了不好意思笑出声，但那被称为“卢郎”的黑衣大汉自家反而纵声大笑，白衣中年美妇接着道：“喂，小伙子，要不要我们暂且退下，等你们交代清楚之后才动手？”

银剑郎君方麟仍然似是没有听见，花玉眉却嫣然一笑，抬起眼皮向那中年美妇望去。她的笑容虽是娇艳媚丽之极，但那对明眸中却射出慑人寒光。白衣美妇微微一怔，道：“哎！我白衣罗刹今日碰上对手啦……”

旁边的人都不明事故，那个显得毕挺的老人道：“钟姑娘你说什么了？”花玉眉嗤地一笑，垂下眼皮，道：“还是钟姑娘么？”声音虽细，但全场之人无不听见。

白衣美妇面色一冷，道：“我就是高兴用白衣罗刹钟秀之名，不准别人称我做卢夫人，嗯，卢郎他都不管，别人管得着么？”她的话声甚是娇脆悦耳，因此虽是说得急快，大有骂战之意，却仍然十分好听。

银剑郎君方麟直到这时才冷冷瞥视对方众人一眼，接着淡然挥手道：“许长胜余不败何在？”

后面两骑应声催马上前，一齐朗声答道：“小人在！”

银剑郎君方麟道：“过去把他们打发了！”

那两人在马上拱手以应，随即飘下身马，动作迅快异常。两人迳往大路中心一站，连背上长剑也不撤出，举手向对方众人招一招，话都不说一句，态度之骄横狂傲，可说是古今罕有。

对方一排的数骑中迸出怒骂人声，但前面的五骑却不作声，凝视打量路上二人，只见他们俱是四旬上下的年纪，衣着朴素，面目黧黑，若不是背插长剑，稍为装作一下，准也以为他们只是平常庄稼人而已。

黑衣大汉哼一声，道：“在七虎将中挑出两人上去打发他们便是！”

白衣美妇螭首轻摇，道：“不行，须得挑出四人，两人一组，用联手招数……”

黑衣大汉竟不敢违背她的意思，洪声道：“大虎二虎一组，三虎四虎一组，过去试试这两个小子有什么出奇的剑法……”

这边厢的银剑郎君方麟对于人家的调兵遣将似乎完全不放在心上，花玉眉自然更加不管这闲事。她低声道：“我刚才道破你的来历家世，你心绪大乱，竟是何故？”

银剑郎君支吾道：“我……我心乱么？”

花玉眉淡淡道：“可是你父亲跟你说过什么话？你从实招来……”

她的口气倒象是官府审犯人一般，但银剑郎君方麟却似乎无暇注意到此，嗫嚅道：“姑娘可否告我这是怎么一回事？请告诉我吧！”花玉眉道：“这话不啻承认你父亲嘱咐过你了，但他却没有告诉你内情，对不对？”

银剑郎君方麟尚未开口，花玉眉已接着道：“他怎生嘱咐你？让我猜猜看，大概是告诉你，当今武林中，纵有战过‘剑中双绝，南桓北方’之人，但亦已寥寥无几，而这些人现下也不会再现身江湖，只有一个人，和他有一段解不开的过节，这人是用不着告诉你，只要记住凡是有人道破你的身世来历，你就万万不可招惹……”

这番话只说得那位年青剑客频频点头，花玉眉莞尔一笑，又道：“当时你虽不便多问，但心中却很不服气，暗想有一天如果碰上这么一个人，哼，哼，总要教他见识见识‘银剑十一变’的滋味，我没有猜错吧！那就行了，你现在如何对付我呢？”

银剑郎君方麟被她说得既不能急，又不能怒。一身傲骨骄气都被她挫压下去，心中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当下轻叹一声，道“我也不知道……”

两人谈到此处，大路上鏖战飞起，那个身量高瘦的许长胜迎战对方七虎将中的大虎二虎两柄大刀，又矮又肥的余不败则接住三虎四虎两人，也是两把大刀。这许余两人都是在大刀刀锋几乎触体之时才突然撤剑封闭，出手之快，已是时下不可多见的剑家气象。

眨眼间两把银光四闪的长剑，敌住四柄精芒耀目的大刀，翻翻滚滚，抢占先手。那四柄大刀招数威猛刚勇，激起一片劈风之声，而且每组两人的出手招数，心是一攻一守，法度精严谨密，正好弥补住刀法上过于刚猛的弱点。

许长胜和余不败两人面上毫无表情，似是一点也不把对方放在心上，这等神态比喝骂侮辱还要令人难受。与他们争持的四虎将全神贯注在生死搏斗之中，还不怎样，反而那黑衣大汉和白衣罗刹钟秀都禁不住泛起怒色。其余

三人则讶异地查看许余二人的剑法来历。

银剑郎君方麟发觉花玉眉只淡淡望了战场一眼，便不再看，直到这时，他才突然激发傲气，稍稍从美色迷惑中清醒一些，道：“寒家剑法难道竟不值姑娘一顾？”

花玉眉道：“你这话未免外行，我用耳朵听听就是了，何用观看？”

银剑郎君方麟心中大惊，忖道：“听风辨招位不难，但要达到听风辨，这等上乘境界，宇内恐怕没能几个人办得到，她真的已达到这等境界造诣么？”于是试探道：“姑娘胸罗万机，这两人的剑法还请姑娘批评指正！”

花玉眉道：“你既然这么谦虚诚意，我不妨稍予指正。这两人内功深厚，大约勤修苦练了三十年左右，可是资质平庸，万难达到‘长胜不败’的地步！”

这“长胜不败”四字原是许余二人的名字，花玉眉聪慧绝世，一听便知这两人的原来名字决非如此，必是这个狂傲的年青剑客所改动，是以故意说出来。

方麟剑眉一皱，没有说话，花玉眉又道：“他们功力虽深，但方家的‘银剑十一变’贵在轻灵翔动，变化万方，他们却是沉实有余，机变不足，是以难期上乘，再炼二十年，也终是这种样子而已！”

此时许余两人的烂银长剑盘旋飞舞，如奔雷掣电，已经占尽上风，着着进逼。

那黑衣大汉含怒大喝道：“没用的东西给我滚开！”

方麟低声道：“黑衫卢大刀要亲自出手了！”花玉眉嗯了一声，此人威镇冀鲁两省，手中大刀颇有惊人造诣，他的妻子白衣罗刹钟秀擅长十二种暗器，也不好对付。其余三人一是皓首神棍徐尚武，一是日月钩罗举，一是铁掌天罗万胡子，无一不是威镇一方的当代武林名手，我有急事在身，歉难奉陪，你最好设法别让他们阻止我，待我过去……”

银剑郎君方麟微微一怔，心想：“你不提青玉骢还不说，还要吩咐我做这做那，算是哪一门子的规矩？”然而他在花玉眉艳丽容光之下，又不敢出言顶撞，心中万般委屈，当下叹一口气，道：“姑娘怎么说就怎么办……”

花玉眉道：“我独自策马过去，谅他们不会拦阻！”

方麟道：“姑娘虽然学究天地，文武双全，但他们不知底细，万一出手拦阻，岂不……”

花玉眉道：“岂不什么，谅他们这些蠢才一时也想不起出手拦阻……”

这时那黑衫卢大刀已经纵落马下，掣出明晃晃的大刀，疾扑许长胜，大刀一起，就把许长胜如潮剑光完全接住，身形一转，旋近余不败那边，左手蓦地向余不败长剑抓去。余不败不知虚实，那肯教他抓住锋刃，抬臂撤剑，三虎四虎趁机窜出圈子，这四虎接战了三十余招，都出了一身大汗。

余不败见敌人逃开，既不追赶，也不出于夹攻黑衫卢大刀，弹剑冷笑一声，走开一旁。

黑衫卢大刀果是名不虚传，手中那柄大刀施展开来，凶狠迅快，幻起一片刀光，竟是泼水难透，许长胜剑法绵绵封拆，气势上已先输给对方。忽地剑法一变，但见他左冲右突，东刺一剑，西劈一剑，大是散漫凌乱，毫无章法。

那知这一来为形势大变，卢大刀本是气势如虹长驱直入。此时却大见顿挫迟滞。

众人正在惊讶观看之际，蹄声忽起，花玉眉就在此时策马向前走去。

只见那匹宛如青玉琢成的骏马驮住一个千娇百媚的美女，缓缓掠过战圈，接着从对方排列路上的阵势中穿出，从容行去。对方众人都心下茫然，不知如何是好。眼看名驹美人已经出去两三丈远，白衣罗刹钟秀蓦然醒悟，娇叱一声，素手迅扬，立时三丝金光作品字形向花玉眉后背电射而去。

花玉眉忽然回转头向她一笑，樱口中运玄功吹一口气，那三丝金光刚好射到她面前尺许时完全自行掉落地上，却是三枚金针，有如常见的绣花针般大小。

白衣罗刹钟秀一时看不出对方用什么法子击落那三支金针，呆得一呆，蹄声得得起处，晃眼又行了两三丈远。她阴森森地哼一声，素袖一扬，右手却在袖影中运载发出两枚银弹。两点银光破空飞出，到了半路上忽然互相一碰，“叮”的一响，本是笔直飞射的去势立是变作两道弧形路线，一左一右分向花玉眉射去。这两粒银弹份量沉重，故此可以远袭五六丈的敌人。若是再远一些，腕指之力就不够强劲，必须借重弹簧之类。

花玉眉又回转头来，目光第一次扫到方麟面上，纤手招扬，娇声叫道：“公子珍重，后会有期……”衣袖随着扬手之势飘飘飞起，将两粒银弹一齐接住。姿势美妙自然，一似根本没有卷接暗器这一回事，纯粹是回头向方麟扬手道别光景。

银剑郎君方麟本来甚是耽心，此时又是欢喜，又是敬佩。欢喜是玉人终于望了自己一眼，并且含情道别。敬佩的是她一身武功，果然深不可测，要知白衣罗刹钟秀向来以地下十二种兵器在武林中争占了一席之地，这两粒银弹手法奇特，极不好挡。可是花玉眉不但接住，而且姿态美妙自然，如若无事，这等功力造诣实是罕见罕闻。

但见青玉骢渐渐去远，白衣罗刹完全楞住，其余诸人也目不转睛地望住花玉眉背影。银剑郎君方麟忽然暗叫一声“不好”，急急催马，冲过对方阵势，直向花玉眉背影疾驰追去。

他此举骤出不意，对方诸人发觉之时，已被他从当中冲过，竟没有一人来得及拦阻。

银剑郎君方麟才冲了过去，蹄声又响，白衣罗刹钟秀不声不响，双手在鞍上一拍，已捏住两种暗器，准备出手。

忽然间地上冒出一阵白烟，又浓又密，蓬勃升起，转眼间已将这一干人完全笼罩在其中。

蹄声哗啦啦从白烟中划过，却是那许长胜余不败两人，他们借浓厚烟雾掩蔽，一迳掠过众人，穿出烟外，便即催马向方麟追去。

被那一片浓密烟雾笼罩着的皆是久走江湖，阅历丰富的人物，此刻却吃了经验过丰，心思太够之亏，个个都屏住呼吸，不敢妄动，第一是因他们生怕敌人施放这种威力奇大的烟弹之后，只是将马匹赶走，人还留在烟雾中，伺机加以暗算，所以决不能移动或发出声息。其次又怕同伙之间发生误会，闹出自相残杀的惨剧。

因此人人屏息不动，而所有的马匹都是受过特殊训练，居然也会静立不动，毫不惊扰。这一干人如若经验不足，诡计较少，必定会跟随蹄声冲出烟幕，那时许长胜余不败二人，势难如此从容遁走。

且说花玉眉正走之间，耳中听到蹄声，秀眉一皱，轻轻催动青玉骢，也就加快了速度。

银剑郎君方麟策马狂驰，瞬息间已驰出二十余里，只见那匹玉青骢一直

在前面轻松驰驱，总是相距十来丈，方麟自然知道青玉骢脚程之快天下无双，根本没有希望可以追得上。然而相距十余丈，冷风迎面急扑，纵然疾呼大叫，也不易听到，这时只急得他一身大汗，一想如果那位姓花的姑娘稍稍催快一点，转眼就要失去踪迹，纵是天涯海角一路追去，害怕也难再见一面，他越想心越乱。不住暗骂自己该死，不该迷恋对方美色，以致把夺回青玉骢这么一件大事都耽误了。

又驰出数里，花玉眉勒住青玉骢，蹄声响处，银剑郎君方麟已经赶到，只见他跨下骏马口吐白沫，全身汗如雨下，一望而知这匹千中挑一的良驹已经累极。

花玉眉媚笑道：“方公子骑术精妙，教人佩服，若不功夫差之人，决不能累坏这种良驹。再说若是骑术高明，这马早就跑不动了……”

方麟抱拳道：“花姑娘博学多才，连骑术之道也具独到之见。此驹本来也是罕见佳种，如此毁了实在可惜！”

花玉眉直直望住他的眼睛，并不说话，方麟好不容易追上了她，本是要索回青玉骢，此时却感到难以开口，然而又不能让气氛沉默凝结，呐呐道：“这……这几匹名驹本是黑衫卢大刀夫妇最心爱的‘五骏骑’，在下为追查青玉骢下落，率同许余二人硬夺了‘五骏骑’之三，一路追来，历时两昼夜，竟将这几匹名驹活活累坏……”

他发觉她虽是静静地听着，但明如秋水的眸子中隐隐闪动着嘲笑戏弄的光芒。他真想粗暴地向她怒喝，但却做不出来，只好在心中暗骂自己没用，不但不敢得罪她，甚至连平日的倜傥潇洒风度都不知往那里去了。

花玉眉等了一阵，淡淡道：“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可要走了，我有急事在身，不能再做耽搁……”

方麟两次三番把索回宝马的话咽回腹中，呐呐道：“姑娘有什么急事，可否赐告？”

花玉眉道：“我要赶去见一个人，他住在距此两百里路的连环渚……”

银剑郎君方麟面色大变，惊道：“连环渚，可是住在白玉窑中的人？”花玉眉似乎早就晓得他一听会大惊失色，得意含笑地欣赏他的表情。方麟双眉紧锁，道：“姑娘一定晓得此人来历和他的种种怪规矩禁条……”

花玉眉道：“当然晓得！不过都是得自传闻，是真是假，到时便知……”方麟冷忖想，一阵蹄声遥遥传入耳中，不一会已自驰近。花玉眉眼皮抬也不抬，道：“许余两人来了，他们用是什么手法居然不受阻拦？”方麟吭了一声，讶异忖道：“她看也不看，怎生就确定是许余二人，又怎生知道他们使用手法突围？”回头看时，果是许长胜余不败两人。

耳中只听花玉眉道：“你不信我的猜测么？其实简单得很，第一从蹄声可听出是两骑，其次来骑显然甚是乏力。第二他们来势不急，分明是见到我们并无动手之意，所以放缓速度！”

方麟大感佩服，想道：“这本是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别人偏偏想不出来。”花玉眉又道：“你能冲过一千人，必是骤出不意，怕以他们措手不及。年许余二人想安然通过，却大是不易，纵然冲得过，对方势必紧紧追赶，是以我会问你他们是用什么出奇手段突围跟来？”

方麟听了这番推理，又是惊奇，又是佩服，当下应道：“他们用一种障眼法，先暗暗施放雾弹，趁着烟雾迷漫之际，迅急冲出！”

花玉眉不必细想，随口道：“妙极了，虚者实之，实者虚之，那些老江

湖心眼甚多，应用此法突围，最是佳妙。”

方麟心中长叹一声，忖道：“我费了无穷心血才想出这种简便有效的障眼法，她一听就明白其中玄妙，一口道出我利用老江湖多疑善诈的心里来脱身。如此聪慧之人，不但比我高明百倍，只怕举世也找不出第三个……”花玉眉道：“我要走啦！你真的没有话要说么？”

方麟自觉处处被她制住，已无力挣扎，于是轻叹一声，道：“我也不必说了，你看着办就是了！”

花玉眉心中大感得意，原来她表面上虽然没有什，骨子里却一直施展出驯服男人的媚功，从初次碰头一直不看他一眼起，便暗中飞动媚功，以被神功巧妙手法增加她姿容的魅力，直到此刻她以智慧作杀手锏，果然把对方完全驯服，已可以任意驾驭。

她仍然不露一点痕迹，神情口气变得十分婉软，道：“这样好不好？我要赶时间，所以借用宝马一次，你如果不放心，可以跟随着我，待我见到那人办好事情，便将宝马交还！”

方麟登时眉飞色舞起来，第一是她居然有意邀自己同行，这一路上自可接晤玉人，饱餐秀色。第二是这匹宝马她强行骑走，也没有法子可施，但她当面声明借用，不会从此失去。这两点自是令他欢欣若狂，喜不自胜，连忙应允。花玉眉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道：“你和我同行必须另换坐骑，我们就等那一干人追来，好抢他们的马匹，你看怎样？”

方麟倒底等到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当下拍拍腰间古剑，道：“好极了，到时姑娘为我押阵，看我把那一干武林高手一一击退。”

花玉眉摇摇头道：“不，待会你们只许败不许胜，这一干人我有用处，不能挫折他们锋锐。”

方麟满面飞扬的神情立刻消失，茫然道：“许败不许胜？”花玉眉甜甜笑一下，道：“你们如此这般对付他们就行了……”方麟恍然地点点头，微笑的又拍拍腰间古剑。

他们在大路上等候了良久，这才听到蹄声隐隐随风传来。许余二人早已奉命到前路放哨，此时许长胜疾奔而来，道：“果然是那一干人追来了！”方麟点点头，捏住刚才用火烧成一节焦炭，铺一块白汗巾在地上，写上好多字，然后交给花玉眉，道：“这样可使得么？”

花玉眉接过看了看，点头道：“使得，你们把马匹都交给我！”

转眼间余不败也奔回来，道：“敌人很快到啦！”方麟道：“就怕他们不来。”这时他们三人并排站立，拦在路中心，只有花玉眉稳坐马上，一手拉住另外三驹缰绳，一手捏住那条汗巾。

片刻功夫，大道那边尘土高扬，众骑疾驰而来，为前的乃是那黑衫卢大刀及白衣罗刹钟秀夫妇。不久也驰到附近，卢大刀宏声喝道：“小子们果是有种，今日都把头颅留在此地……”

银剑郎君方麟冷笑道：“只怕未必……”抬臂掣出长剑，但见一道银光脱匣而出。他举剑指住卢大刀，又道：“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方某人就以这两柄银剑，试一试你的大刀。”

黑衫卢大刀豪壮长笑一声，跃下黑马，脚尖才站地时，已从鞍边抽出大刀，身手果不凡。

两人往当中一合，银剑郎君先采攻势。刷！刷！一连数剑，手法奇幻迅快，卢大刀虽然不十分重视对手，心中丝毫不敢大意，一上来就全力应付，

可是几乎阻挡不住对方的这迎面数剑，险象环生。

白衣罗刹钟秀双手都暗暗扣住暗器，只要卢大刀败局已定，无法招架之时，就发暗器替他解围。

眨眼间七八招过去，黑衫卢大刀已平反败局，力争先手，一柄大刀如风劈斫，处处生威。

白衣罗刹钟秀和皓首神棍徐尚武、日月钩罗举、铁手天罗万胡子等人都暗暗透一口大气，心想原来这厮剑法虽是高妙诡变，但功力未深，以致被卢大刀刀口的强劲力道扳住，银剑上许多变化都使不出来。

看看又战了二十余招，银剑郎君方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要知这黑衫卢大刀威镇冀鲁两省，为当今有数风云人物，大刀威力非同小可。银剑郎君方麟虽然剑术精奇，超凡绝俗，可是一旦暗暗让了先手，又不用全力反叛局势，这刻却是真真正正落在下风中。不过以他的家传剑术及功力造诣，却绝无落败送命之忧。

那边皓首神棍徐尚武，日月钩罗举，铁手天罗万胡子三人，忽然一齐跃下地上，凝神备战。原来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相形度势，都想到对方既是失利，则那许长胜余不败两人定要出手抢救。这许余二人虽是家人身份，但武功奇高，若不预早戒备，只怕黑衫卢大刀也抵挡不住他们合力奋攻。

青玉骢的花玉眉低嗽一声，发出动手暗号，许余两人一齐掣出长剑，那边厢徐、罗、万三人都先后叱喝，跃将上来。

局势顿呈混乱，许余二人乘机发射雾弹，跟着出手迅攻徐罗万三人，方一接战，只见白雾浓烟蓬蓬勃勃从地上迅速上升，转眼间已经遮没有三丈方圆的地面。

双方都厉声叱喝，许余二人早就看准地形，忽然闪开。那徐罗万三人忽然失去敌手，记起上一次的情形，生恐对方又趁机逃遁，当下出声联络，一央在烟雾迷漫中盘走搜索。

在他们来路那一边白烟接续升起，晃眼间十来丈的大道上尽是浓烟迷雾，伸手不见五指。

蹄声响处，直向他们来路那边驰去，烟雾中传出卢大刀这方之人喝叱拦截之声，都纷纷向蹄声追击。

这时人人视线不清，根本只能听声辨位，纷乱中只听两声惨叫起处，有人跌倒地上。

黑衫卢大刀的声音响盖全场，喝道：“是我的手下受到暗算，诸位小心……”

此言一出，登时各人声息寂然，这些老江湖们顿时明白对方的诡计竟是一反上一次急急逃走的做法，而是利用烟雾施计暗算。

当下都屏住声息，悄悄向驰走的蹄声追去，追出了四五丈，目下仍是一片迷蒙，无法辨物。

忽又听到另一阵蹄声向相反的方向驰去。这一为卢大刀等一干阅历丰富的老江湖都无法断定敌人倒底真的要向那一方逃走？抑是尚在烟雾中伺机暗算？

皓首神棍徐尚武道：“大家最好还是等一等！”

黑衫卢大刀怒声道：“迟早总要抓住他们剥皮拆骨，方消我心中之恨！”

过了良久，烟雾渐稀，黑衫卢大刀首先发现最心爱的黑驹无影无踪，只气得浓眉倒竖，怒火填膺，接着又发现七虎将中两个受伤的伤势虽是甚重，

还不致送命。可是他们的健骏坐骑也同时失去。

白衣罗刹钟秀只是冷笑，杀气森森，其余众人无不羞愤交集，都觉得敌人诡诈狡猾，手段下流。日月钩罗举道：“哼，他们明枪明刀打不过我们，只会用这种下五门的障眼法逃生！早晚再碰上了，决不能再中他们诡计。”

白衣罗刹钟秀忽然道：“看，那是什么？”众人随她手指之处望去，只见路边一株树上，持着一幅白汗巾，迎风招展，甚是夺目。

众人一齐走到树，皓首神棍徐尚武举起紫铜棍往那树枝上一辗，“啪”地折断，那白汗巾飘下来，被白衣罗刹钟秀在马上接住。她展巾一看，道：“这上面写着不少字……”才说了这一句，黑衫卢大刀突然吼道：“怎的这么臭？”众人皆是武林名家，这时无不嗅到一般臭气，赶紧闭住呼吸，运气将早先吸入的臭气从鼻孔逼出来。

“噗通”声，钟秀所骑的白马忽然摔倒地上，钟秀飘落地上，柳眉倒竖，气得说不出话来。

但他们都不敢久留，齐齐向上风处退过去，退出三丈许才敢站定，白衣罗刹钟秀怒骂道：“那些小子们真不是人！唉，我早该防备到他们这一手才对，这种毒气弹与那雾弹乃是同一系统的暗气……”

黑衫卢大刀却喝令七虎将中无恙的五人过去将白马抬到这边来，之后众人视看那方白汗巾，只见上面写着：“字谕卢钟徐罗万五人知悉，汝等有勇无谋，合该挫败受辱，今日略示薄惩。现因急事在身，备用庐家尊足代步，如若识进退之道，明祸福之机，所假脚力自当奉还。倘若不识时务，定欲找回场面，可赴开州西北之连环渚白玉窑，随时候教！但该处寸寸凶险，步步危机，勿谓言之不先！”底下画一柄剑，一只麒麟，还有一个“方”字。

黑衫卢大刀看罢，恨恨摔掉这方白汗巾，愤然道：“真真可恼，咱们非踏平那连环渚白玉窑不可！”

白衣罗刹钟秀却捡起白汗巾，揣在怀中，道：“姓方的率了许余两人闯庄夺马，此举分明已知我大凉庄来历，否则焉知庄中畜有上佳名驹，再看他们所采路线，由北而来，又转折向西北，兜个千里之遥的大圈子，其用心耐人寻味！诸位有何高见？”

万胡子道：“管他什么用心，纵使有意诱咱们入伏也得闯上一闯！”

黑衫卢大刀洪声道：“对，到时自会水落石出。只是连累诸位嘉宾，教卢某夫妇心下好生不安……”

那徐尚武、罗举、万胡子三人一齐还礼道：“卢兄何出此言，对方说不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白衣罗刹钟秀默吟道：“我们这些人多少年来一直在江湖上走动，却想不出那银剑郎君方麟的家数，传出江湖未免贻笑同道，还有就是那个女子，除了武功极高之外，还隐隐带点邪气，这真是咄咄怪事！”

众人都点头默认，但包括卢大刀在内，心中都不认为花玉眉带着邪气。在这些男人眼中，只觉得花玉眉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诱惑。但他们都是有名望身份的人，自是不便说出，何况还有白衣罗刹钟秀在场。这时他们都认为只因钟秀生出妒心，所以硬说花玉眉有邪气。

事实上是白衣罗刹钟秀身为女人，所以不会被花玉眉擅长的媚功所迷，甚且对于她的一举一动，一频一笑都觉得甚不舒服，是以说她“邪气”。

她接着又道：“连环渚白玉窑这地名我连听也未听过。诸位也没有谈及，大概都不晓得。我想那地方可能就是姓方的和那妖女巢穴，是不是他们背后还有什么人？说不定这年轻的一对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所以找些成名人物

作为登龙之梯！”

皓首神棍徐尚武搔搔白发，道：“这真是罕见的怪事，钟姑娘的推测大是有理，不过这对年青男女可能原本不在一起，或者只是以前认识，姓方的兜千里之遥的一个大圈子，可能是追踪她的踪迹，若是单单要扬名立万的话，实在犯不着来这么一手长途奔飞，究竟如何，待到了连环渚白玉窑便知分晓。反正我们也不是初入江湖之辈，那地方若是他们的巢穴，好说便罢，否则的话，我们还有力量足以踏平该地，断断不会中了他们嫁祸东吴之计……”他果是老练已极的武林高手，这一番推测，已经猜对了许多分。卢大刀当下命五虎带了两个受伤的同伴回曹州休息，要了他们一匹坐骑，便与其余四人，一同飞向西北。

次日上午辰时光景，他们一行五人已飞到一个湖边。这湖乃是由卫河一条支流注满，占地甚广，湖中心突起两块陆地，尖端互相连接，宛如连环衔接。白衣罗刹钟秀遥指水中洲渚，道：“看，那就是连环渚了，渚上风景幽美，看起来倒象是高人隐居之地，”

皓首神棍徐尚武道：“我已打听过这连乃渚乃是私产，所以附近乡人都不得踏上此地。如果此乃是隐居高人所买，这位高人大概还有些富贵朋友，不然怎生买得下偌大片地方？”

钟秀道：“你的意思是说那人决非高人隐士，所以才积聚财富买下此地是不是？何不直说？”

徐尚武微微一笑，也不搭她这个碴，道：“但此湖却非私产，时时有乡下人驾舟捕鱼，我们沿岸向东面走去，定可找到一两支渔舟木船。”五人将马匹寄放在附近村舍之后，便徒步走到湖边，找到一处有好几条船只。徐尚武上前向那船上村民说明要渡湖到连环渚上，那些村民们一听都目面变色，连连摇头摆手。

卢大刀眼睛一瞪，正要发凶暴脾气，忽然听到不远处的湖边传来话声，道：“爷们可是要渡湖的么？”卢大刀当先寻声奔去，十余丈外的湖边，停住一条新的木船，船上有一个村人望住他又问一声，卢大刀哼一声，道：“是怎样？”其余四人都随后赶到，那村人道：“公子今日清早就命滩在些等候爷们……”

卢大刀含怒纵上船去，白衣罗刹钟秀叫道：“卢郎不可动手，你看不出此人不懂武功的么？”

卢大刀五指已堪堪抓到那村人手臂，闻声疾然煞住抓去之势，愕然回头道：“什么？他不懂武功？”

钟秀道：“此人话声虽然响亮，但毫无内劲，再者眼神迟缓，定然不是懂武功无疑！”

说话之际，四人一齐上船，那村人持篙推船，到了水深之处，便摇橹前驶。徐尚武向那村人打听渚上情形以及主人姓名来历，那村人一问三不知，只告诉他们公子和姑娘都在渚上的白玉窑等候他们。

约摸过了一顿饭功夫，船已靠岸，众人弃舟登岸，白衣罗刹钟秀道：“要不要扣住此船？说不定这厮偷偷溜跑，可就找不到渡湖的船啦！”皓首神棍徐尚武上岸后一直左瞧右望，这时开口道：“用不着了，就算这厮开溜我们仍然有法子渡湖！”

万胡子道：“徐兄足智多谋，但也把一头黑发弄白了，请问咱们有何法渡湖？”

徐尚武指一指渚上森秀林木，道：“这些木材本来就是造船的材料，必要时我等只须斫伐足够的木头，编扎成木筏，岂不是就可渡湖了？”众人都附掌大笑，当下安心定神，找到一条路径，穿入森茂树林中，眨眼间已穿过这片树林，放眼一看，只见前面皆是水田，阡陌纵横，田中绿禾油油，阡陌上更有无数垂杨丝柳。仿佛是处身于江湖水乡之中，众人怔了一下，都喝起采来。

对正入林路口，有一条较宽的田陌，似是道路，卢大刀当先走上去，众人鱼贯跟随。

卢大刀望住数里外一处高地，那儿花树杂生，在树丛中露出一座白色的圆顶，颇似窑盖。

他拍一拍大刀，壮喝一声，迅快奔去，众人跟在后面，身入田畴之中，鼻尖都嗅到了一阵淡淡的香气，不知从何处飘送来，香得有点古怪。卢大刀奔了一程，沿着阡陌左曲右转，忽然发觉。前面的田陌甚是狭窄，而且长着荆棘，不能再走。

众人只好退回，这时便由押后的万胡子带头，转到另一区的陌上，走了一阵，前路忽然又不通，众人不愿被荆棘扯破衣服，更不愿弄得一脚泥巴，只好退回，于是又变成由卢大刀带头。

如此进进退退，始终是离那当中的高地约摸两三里之远，时候一久，众人都压不住火气，卢大刀大首先骂了出声，接着便是另一端领头的万胡子换位，白衣罗刹钟秀代替卢大刀。

又走了许久，依然在那一片水田之中绕来转去，既不能到达那高地上的白玉窑，也退不回树林边。

五人停住脚步，钟秀大声道：“徐兄可看得出这是什么迷阵？”

徐尚武道：“惭愧得很，我早先细查之下，觉得并不复杂，只须参照五行生克之理就可走过这一片水田。但现在看看又不对劲，似是按照日月五星纬度摆下的阵法，如果所料不差，则在下也无能为力，只有踏田涉水直扑那玉窑

了。”

卢大刀洪声道：“踏田涉水就踏田涉水，难道咱们就被这几块水田难住不成？”此人性子急躁，说出就做，砰一声先踏入田中，万胡子大声道：“兄弟也陪卢兄你先走……”砰地一脚也踏入田中，钟秀正在踌躇，忽见卢大刀万胡子走了几步之后，直陷入泥中，田中之水已淹到腰部，不禁大惊。

皓首神棍徐尚武赶紧递出紫铜棍，道：“这田中烂泥太深，不宜行走，两位先上来再作计较！”

卢大刀和万胡子空自一身功力，但陷在烂泥中，却毫无办法，又没有敌人可以拚命。两人口中不停咒骂，先后借紫铜棍之力回到田埂上。

只见他们下半身尽被泥污，形状甚是狼狈，众人面面相觑，但觉这几块不起眼的水田，似乎十分难办，唯一之法，便是不管荆棘阻道，拚着脚上鞋裤毁损，皮肉勾破也得硬闯过去。

徐尚武将此意说出，更无一人反对，当下仍是由他带头，钟秀押尾，田埂上是荆棘说密不密，但树干弹性极强，而且不会折断，踏弯了还会弹起来，因此五人无不撕勾破了衣襟裤脚。刮损了皮肉。最难过的还是白衣罗刹钟秀，她那一身寻白曳地长裙已裂开好多，皓白的小腿露了出来。

如此硬闯过十余块田，渐渐迫近中央突起的那处高地，白色的圆形窑顶

更加看得清楚。

一向沉默寡言相貌平凡的日月钩罗举忽然道：“对头们高坐窑中，视看我们狼狈穿越这一片水田的景象，一定得意万分。待会轮到咱们收拾他们时，可别给他们一个痛快……”

卢大刀洪声道：“罗兄说得对，这些狗娘养的后生小子不从武功正途着手，却专门玩这等阴谋狡计，占人便宜，好生恼人……”

万胡子怒声大叫道：“躲在窑里的王八乌龟都给大爷滚出来……”他声响亮非常，远传数里，窑中之人无听不见之理。

皓首神棍徐尚武颌首道：“这样也好，若是激出对头，便可设法迫他们真刀真枪的动手！”

于是卢大刀也高声叫骂，万胡子响亮喝和，骂了好一阵，窑中仍是一片静寂，似乎无人在内。

他们继续披荆斩棘向前硬闯，又越过十来块水田，看看离那片高地只有数区水田之隔，人人心中都更加兴奋，不管脚下荆棘，加快脚步，反正脚上衣裤完全勾破撕烂，皮肉上伤痕累累，再厉害些也不过如此，这一来他们便不曾发觉田膝上布满的荆棘丛有些种类不同，并且划破皮肤之后，现出紫青色的痕迹。

皓首神棍徐尚武在前面赶紧停上。听田膝上一阵“隆隆”响声过处，突然从地底升起一面木牌。这面木牌约是两尺见方，漆黑底写上白字。

众人定睛看时，只见牌写着：“注意：请速验看脚上伤痕有否紫青之色，如有此色，乃被苗疆移植此间的毒藜所伤，毒发时惨状如中恶蛊。治法须即于中毒半时辰内服用金汁玉液，庶几可免杀身之祸，慎之，慎之。”下面署名是“乱世闲人”四字。

旁边另有一行小字，写着的是：“附注：金汁玉液子即活人烘便三两。调以童便半碗，若仓卒间童便难求，成人者也可代替，但须限于他人者！”

这五位武林高手看完这面木牌上的字，都瞠目结舌。要知他们都是阅历极丰的老江湖，对于苗疆三毒之一的“毒藜庐”早有耳闻，同时更深知中蛊后毒发时惨状。

钟秀首先弯腰验看，发出一声惊叫道：“难道是真的么？难道是真的么？”

众人闻言纷纷低头看双脚，没有一个不发现紫青色的伤痕。他们这一惊非由小可，鼻尖已隐隐嗅到屎尿调合的臭味，但这时五人没有一点声音，原来他们都暗暗运功查看是否已经中毒。他们运功查看还不到半盏热茶时分，忽然个个睁眼皱眉咧嘴，似是十分难受，接着先后抱着肚子大呕特呕，几乎连黄胆水都呕了出来。

闹了好一会，人人都呕得头昏眼花可是却没有一个忘记了半个时辰之后，白衣罗刹钟秀叫道：“卢郎，你得留在世上与这复仇……”这话自有一种凄厉之声，众人都知道她的意思是说她决不能服食烘溺，宁可一死。

卢大刀吼道：“什么？要活就得一同话着，要死就一齐死！”

万胡子怒叫道：“我老万也是宁死也不肯吃屎喝尿，丈夫死则死矣，何惧之有！”

徐尚武搔搔白头，道：“诸位都可一死，这仇教谁报，我们那一个都不愿忍辱偷生，对不对？”他目光扫过日月钩罗举，见他点头，便又道：“但这等死法是误中诡计，非是在堂堂正正的刀枪前身亡，教人好生不甘……”

钟秀道：“我有什么法子，谁叫我们中计了！”

徐尚武道：“这等事只好求助于天，若是天意要我们死，我们就死……”

万胡子道：“你快点把话说出来，不然的话，只恐时间将逾半个时辰。”

徐尚武道：“我向钟姑娘借两支金针，其一的末端弄弯，你们四位之中推派一人出来，若是拔到弯曲一支，那就是天意要我们委屈求全，苟活世上以报此仇。若是拔到直的一支，我们一齐自杀！”

众人都不表示反对，钟秀便取出两支金针给他，徐尚武双手放在背后，一会儿就伸到前面，两支金针藏在掌中，只有针尖在指缝中露出来。

那四人互相推诿，终于推出白衣罗刹钟秀。她伸手指住一支针尖，想拔又不敢拔。要知目下处境大是难作委决，“死”固然是他们所厌恶的，但活着而要饮尿吃屎，也是不易接受的耻辱。因此所有的人都面色灰白，瞪目而视。

钟秀一咬牙，拔起金针一看，末端弯了一节，当下心中不知是悲是喜。徐尚武用另外的手捏住指缝中的针尖，慢慢拉出来，末端毕直，他道：“唉，天意要我们苟活，那就只好忍辱偷生，那一位拉得出大便，还有就是我们须找到碗觚之类的盛物器皿。

钟秀心念一转，忖道：“等卢郎服了金汁丑液之后，我才死不迟……”于是迅快取出一个银碗，又检起一截竹片，以作拌搅之用，交给徐尚武。

但是却没有肯拉大便，到底他们都是极有身分地位之人，别说要吃屎喝尿，就算是当众蹲下大便，也是万做不出之事。

万胡子忽叫道：“咱们死就死吧！大约已过了半个时辰，别吃了尿还活不成，那才冤呢？”

罗举哼一声，道：“这乱世闲人王八羔子的话是真是假还不晓得！”他一向不说话，一说就颇有见地，众人都连连点头。

徐尚武把银碗还给钟秀，举手一棍扫去，砰击地翻那面木牌。恨恨道：“看你的……”忽然瞠目道：“看，后面写着什么字？”

那面木牌跌在水田中，刚巧翻转过来，上面只写着：“苗疆特产岂能移植北国？”一句话。

众人面面相觑，一面愤恨这人心机谲诡，一面又暗暗庆幸自己幸而没有当真中计吃屎喝尿，否则这等耻辱一辈子也难脱。

当下又向前闯去，不一会就闯上那片高起的草地上，但觉阵阵草香扑鼻，个个精神一爽，直向隐在树丛后面的白玉窑奔去。

那白玉窑在树丛中露出雪白色的穹圆形顶盖，一时真看不出门户开向那一方。

他们一行五人走近那片围绕住白玉窑错杂植生的树丛，只见有条道路曲折通入去。

皓首神棍徐尚武停步道：“这一片花草树木占地颇广，须防暗藏阵法变化，又被围住……”

众人都同意这个推测，当下仔细打量忽然间“咕冬”连声响处，五个人之中跌倒了四个，只剩下那个面目平凡，沉默寡言的日月钩罗举，还屹立不倒。

他这时也觉得面目失色，但觉胸中昏昏沉沉，仿佛多少日未曾困觉，此时倦得眼皮直下沉，无法再支持下去。

他晓得心志一旦松懈，便将如其余四人般倒地昏睡。是以奋起全身意志

力量，强自支撑。一面寻思应以何种办法救醒那四人。

只听树影中透出一个苍老沉劲的声音道：“老夫数到五下，你如能不倒，就放你归去！”话声一歇，也不等罗举答话，一径念出数目。

罗举抬目望去，只见到树影中有条人影，还未看清那人长相，又是一阵极强烈的睡意涌上来，登时支撑不住，咕冬一声跌倒，耳中还仿佛听到那股声音正数出“四”字。

不久，这五人先后醒转，发觉躺在草地上，四周都是树林，烈日当空，已是近午时分。

卢大刀首先跃起，忽地摔一交，又有两人同时啊地大叫，一个是白衣罗刹钟秀，一个是万胡子。原来在他们脚上都套着一个钢箍，五个人连环锁住，每个人之间都有精钢粗链系住，只有一尺长短，卢大刀左边是他的妻子钟秀，右边就是万胡子，因此他一摔倒，连带使这两人足踝上痛不可当，齐齐地叫出了

声。

众人一看现下已陷入极窘困耻辱境地，五个人变成一个圆圈，除了设法弄断钢链之处，决无逃生之途。是以面面相觑，都流露出十分难堪沮丧的神情。

且喜各人兵刃都在身边，一件不缺。卢大刀拔刀出鞘。猛可砍在钢链之上，发出一声大响，火花迸射。他的大刀乃是百炼钢加上一种稀罕贵重的金属制成，不但锋利无匹，而且锋刃特别坚硬，绝难缺损，这一刀斫下去，只是钢链纹丝不动，大刀也不曾缺损，但这样已够他灰心。

徐尚武道：“各位用不着试啦！如果我们所带的兵器能斫动钢链，焉会留在我们身边？”

众人虽知道他说得有理，可是仍然忍不住用各种方试行挣脱或用兵器砸，结果果然无效。

等到他们都静下来，颓然嗟叹之时，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从树丛后面透过来，道：“你们到此扰闹，是何存心，姑且不论，老夫现下告诉你们两条路，一是把你们五位安然送回，但老夫自会安排附近百里内的武林人物全部聚集在某地，迎接你们，由他们替你们设法解除束缚。”

卢大刀等五人一听，背上都沁出冷汗，要知以他们五人的名望身份，若是碰到强敌输了一招半式，也会很快就传遍天下武林，何况象此刻如此狼狈的情形，更将变成永不淹没的笑话。

万胡子大叫道：“这怎行，我们只是中伏被擒，如此羞辱大不公平！”

那苍老的声音道：“如若要求公平，那就选取第二条路。老夫可以替你们除去脚上锁镣，你们可前赴西渚，为我送信，该处有一位武功与这相若之人，只要他们能活着回来，老夫自然准备船只恭送各位离开，但这话只指四位男性，钟夫人不在其列！”

卢大刀道：“拙荆留在此处等待我们也好！”

那苍劲声音应道：“不然，老夫所居的东渚之内，不许女性踏入一步，违者必须处死……”

钟秀哼一声，道：“你敢不敢放开我作一场堂堂正正的拚斗？”

那苍劲声音道：“这个自然，总得教卢夫人死而无怨！”他说得冷峻坚定，一听而知此事势在必行，决难转圜。众人方自一怔，只听这个躲在暗处之人又道：“只要卢夫人接得住老夫十招，便算赢了，老夫也恭送夫人安全

离开！”

众人一听此老口气好大，暗忖钟秀虽是个女流之辈，但武功造诣极是精深，已列武林高手群中，这十招之限未免太狂！

他们都不必计议商量，立即答应走第二条路。树丛中走出一个老者，身上罩着一件紫酱色缎面狐皮大褂，身量较常人略高，而貌清秀而略见瘦削，神情十分冷峻高傲，眼中神光极足，有一种令人震慑的风度。

他走到众人身边，从袖中抽出五支细如发丝的小锯，分别递给他们。卢大刀等五人接住这支小锯，心下都暗暗怀疑，可是，一动手便发觉这支小锯威力奇大，眨眼间各人都将足踝上的钢箍锯开，恢复自由。

这老者道：“老夫公孙博，自称乱世闲人。你们的来意不必说了。钟夫人几时可以出手，可告诉老夫一声！”

众人当中要以白衣罗刹对这个乱世闲人公孙博最感兴趣，只因此人一出现时，她以女性的眼光看去，便感到这人自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等到亲眼见到他说话时的神情动作，更加令她生出慕恋之心。

自然她并非一见钟情，爱上了这个老者，而是觉得这人风度绝俗，教人看了难以忘怀，恨不得常常能见到他……”

她休息了一会，便走过去邀那乱世闲人公孙博动手。

卢大刀等人都十分紧张，因此这公孙博神情气度都自具一种威严，尤其是他竟敢将五个人的束缚一起解除，若非有恃无恐的话，除非他是个疯子。因此推论，公孙博占胜居多，如果这人只是个单纯的武林人物，那还罢了。那样钟秀纵然输了，未必当真就被他杀死。然而这个人满面都是冷冰冰的神态，一望而知与世俗之人完全不同，此所以这一干武林高手几乎都是断定公孙博十招之内取胜的话，定然势不容情。必杀钟秀无疑。

他们虽是经历过无数风浪，见过形形色式的场面，可是象公孙博这种冰冷神秘的人物，却是平生未曾见过，人人都在心中盘算，这两人动起手来，应采取何种步骤以保存钟秀性命。

钟秀从腰间解下一条八尺长的绸带，轻轻一扬，绸带迎风招展，绕身旋舞，娇声道：“公孙先生，须得小心我的暗器……”

这话一出，众人都暗皱眉，心想你的看家本领就是暗器，何苦先招呼点明？但公孙博却似乎都不放在心上，淡淡道：“钟夫人随意施展，每用一次，也算作一招。

卢大刀等人禁不住瞠目色变，原来公孙博话中之意不啻表示他有用对方暗器反击的本事。

钟秀绕步急走，白衣飘飘，加以绸带娇夭飞舞，甚是悦目好看，要知钟秀虽然已逾四旬，但她长得相貌甚美。风韶犹存，望之只象三十上下的美妇人。

乱世闲人公孙博陡然间目射凶光，冷冷喝道：“小心了……”忽地欺身扑入结带影中，一手夺带，一掌攻人。他身法奇快，那一掌更是威势惊人，掌势才发，自己发出一片潮卷涛拍之声。

这乱世闲人公孙博虽然身手迅速，功力深厚，但说要取胜白衣罗刹钟秀虽是绰有余裕，却不见得在十招之内，韶赢的惊人造诣。

众人都约而同的在心中透一口大气，只见钟秀白衣飘举，忽地错开七八尺远，口中清叱一声，纤掌扬处，一丝金光，一点乌芒以及一道暗赤色的光华一齐向乱世闲人公孙博身上三处部位射去。

这一手三暗器的功夫在武林中罕见罕闻，尤其是翻身发出，取准不易，再者三股暗器体积不同，重量悬殊，要在一只手掌中同时用上三种力道：三种准头，确实是难上加难的绝技。

乱世闲人公孙博冷喝一声“好手法”，袍袖一扬，卷起一阵强劲绝伦的罡气，但见那丝金光及那道暗赤色的光华立时震飞老远，却是一支金针和一支红色的钢梭，但那点乌芒，却透穿这阵罡气，没入袖影之内。

卢大刀深悉爱妻的乌芒珠，专破各种气功，任是最厉害的内力也不能隔空击落。但因这乌芒珠，质料特别，费尽心力才制成三枚，是以她等闲不肯动用，生怕遗失。这时一见乌芒珠投入袖影之内，不觉喝得一声采，叫道：“赢了，赢了，他一定伤啦！”

乱世闲人公孙博冷冷一晒，右手从袖管中击出，食中二指夹着那枚乌芒珠，道：“区区一枚乌芒珠就伤得了老夫，未免笑话！”当即摔在尘埃，腾身飞起，直向白衣罗刹种秀扑去。

这一回他身法特快，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左袖右掌一齐拂拍出去，相隔尚有七八尺远，阵阵重如山岳的力道已罩住钟秀身形。

钟秀这才晓得乱世闲人功力深厚，远出意料之外，柔软的绸带已施展不开，原来这条绸带全凭内力贯注运用，但对方内力太强，反而失去作用。

她丢掉绸带，纤手一缩一张，掌中便多了一把长约尺半的金色短剑，迎着对方袖影掌势，倏忽间出七八剑之多。

她迅刹七八剑却只算一招，一记完全是两败俱伤的打法，乱世闲人公孙博果然如她所料般微微错开少许，她更不怠慢，左臂一抬，压在肘下的神箭立时发出，在这么接近的距离之内，这一箭的确凶险万分，任是武功比她高上十倍之人，也无法闪避。

局外之人自是看不清她的动作，只有卢大刀深知爱妻各种煞手毒着，此时一看钟秀金剑疾刹，已知端的，不禁开睁双眼看那乱世闲人公孙博如何受伤倒下。

下。

钟秀神箭方自离筒射出，忽然被一支钢钳钳住手腕，连同那支神箭一起箍住，疼得她眼泪也几乎夺眶而出。原来公孙博刚才微错开之势竟是虚招，是以赶得及抢入来擒拿住她的手腕，连同那支刚刚离筒射出的神箭一齐抓住。

她发觉敌人那清秀严峻的面孔离她只有尺许距离，不但看得十分清楚，特别是他那对光芒闪闪的眸子，宛如两颗闪闪寒星般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

耳中但听公孙先生十分深沉有力的声音道：“你服输了，对不对？也愿意依例让老夫处死，对不对？”

白衣罗刹钟秀忽然觉得这人的话简直无法抗拒，似乎具有某种神秘力量，左右了她的意志，当下惘然点点头。

乱世闲人公孙博放手退开，冷峻地道：“你亲口向他们说一遍，你说我认输了。愿意被公孙先生处死！”

白衣罗刹钟秀茫然道：“我认输了，愿意被公孙先生处死！”

众人都为之怔住，卢大刀大叫道：“你说什么？”

白衣罗刹钟秀对于丈夫的大叫理都不理，好象根本没有听见，又似故意不理睬他。

卢大刀忽然感到一阵怕惧，觉得白衣罗刹钟秀似乎已经离弃了他，远远的去。一阵激动之下，刷地制出明晃晃的大刀，旋风般向那“乱世闲人”公孙博扑去，刀挟寒风，迎头猛斫，口中大喝道：“我与你这恶贼拚了！”

乱世闲人公孙博身形一晃，闪到钟秀身边，卢大刀何等迅快，刀势一变，横削追劈。公孙博伸手抓住钟秀手臂一拉，把她的身体拉过来封住自己身前，恰好迎向他的刀势来路。

卢大刀连忙使出“悬崖勒马”功夫，硬生生煞大刀去势，刀锋只差厘米便碰到钟秀咽喉，只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却又因钟秀毫不反抗，任得人家拖来拖去而大感迷惘惊讶，当时不禁楞住。

皓首神棍徐尚武旁观者清，细看钟秀两眼发出茫然之光，心中一动，叫道：“公孙先生你若用此法害死钟姑娘，我们几个人说不得只好一拥而上跟你拚命，你纵是武功盖世，能把我们一一杀死，但你的事我们也不去办啦！”

乱世闲人公孙博果然抓住钟秀退开几步，转眼望望他们，又看看钟秀，忽然松手走开几步，冷冷一笑，道：“你们一齐上来拚命也不管用，但老夫真想你们为我办点事……”

说到这里，忽然随风飘送来一声悠扬清朗的钟声，乱世闲人公孙博面色突然一变，瞪他们一眼，道：“你们还有援手赶来？是什么人？”

万胡子怒道：“你又想安我们的罪名？”

公孙博冷冷一晒，道：“老夫一看便知，你们且等在此地，可别乱走，否则落个不生不死，终生残废可就别怪老夫……”

他当即穿枝拂叶去了，众人等他去后，都冲到钟秀面前看她，她膛目道：“你们干什么？”

徐尚武咦一声，道：“奇哉怪也，刚才你明明神智受制，行动失去主宰，你现下觉得怎样了？”

她道：“我没有什么？”卢大刀过去顿足道：“刚才差点误伤了你，到底你为何不加反抗，任他拖来拖去？为什么？”钟秀道：“那时我心中十分混乱，好象想起了许多事，一时忘了身在何处，以及正在发生些什么事，唉，我也不知道为何忘了反抗？”

万胡子叫道：“现下咱们正好趁机闯出此地，这个老家伙邪门得很，咱们还是走为上计。”

一直不开口的日月钩罗举忽然道：“那公孙博说过此地不可乱走，兄弟推想他不全是恐吓之言！”

众人尽皆见识过那奇异隐者的厉害，当真不敢抢先前闯，再说此刻连东西南北都分不出来，也是无法闯起。

大家商议了一阵，还无头绪，又过了一会，乱世闲人公孙博忽然出现，面上带青一点点怒容，徐尚武鉴貌察色，道：“敢问公孙先生这一干擅闯禁地之人是谁？”

公孙博哼一声，没有回答，徐尚武又道：“看来公孙先生虽有神鬼莫测之机，但来人似乎神通更大，公孙先生还是先用心对付他们为是！”

公孙博冷冷道：“老夫这连环渚上，除去西渚不说，到处都有天罗地网，便是大罗金仙下凡，也难逃被擒之辱，凡俗之士何足道哉！”

徐尚武用旁敲侧击之法，道：“尝闻奇材异能之士，世不一见，如逢盛世，则风起云涌，人材辈出，在下猜测与公孙先生同时精研这等‘罗网’之学的人，未必没有，只是公孙先生隐居世外，是以不知而已……”

乱世闲人公孙博脱口道：“自然还有高明之士，却是两个女的，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晓得这些高人异士，哼，老夫不信来人竟能潜脱这东渚上十一种罗网阵法。等着瞧吧！”

双方都不再言语，公孙博似是陷入沉思之中，过了老大一会，忽又匆匆走了。

徐尚武摇首叹一口气道：“据他说这东渚上还有二十一种罗网阵法，但咱们只见到了两处，便糊里糊涂倒下，看来想逃出此地，其势比登天还难！”

卢大刀一手搂住爱妻香肩，一手提住大刀，道：“愚夫妇连累诸位，心中实在不安。我想这就由愚夫妇当先开路，诸位随后跟来，说不定还有一线之机！”

徐罗万三人一齐出声反对他的意思，万胡子一拍胸膛，道：“想我们在武林中薄有声名，那一个不是从刀枪缝中挣出来的万儿？这等生死场面也不知经历了多少，那里还会放在心上！”

徐尚武也道：“以兄弟看法，那公孙博有意要我们出力办事，所以目前决不会危及钟姑娘，咱们还是稍安毋躁，静待事态发展为是！”

卢大刀仰头望望碧朗长空耀眼阳光，虽然陷身在囹圄之中，但似这等不敢举步以及无力保护娇妻，却使他泛起英雄落难的凄凉之感。

等了一阵，乱世闲人公孙博忽又出现，只见他那冷峻瘦削的面上，怒意更盛。

徐尚武正要开口，日月钩罗举忽然碰他，低声道：“徐兄且慢开口，兄弟已经想出一点头绪，咱们再商量商量，说不定大有妙用。”徐尚武心想这罗举难得肯开金口，不知有何念头，便郑重地聆听着。

罗举低低道：“那对年青男女至今不见踪迹，看这公孙博这等阴沉古怪，这里面定有文章……”

徐尚武搔搔白发，道：“不错兄弟虽然早就想到，但这公孙博如此可恶，所以偏不告诉他！”

罗举摇头道：“话不是这么说，咱们可以如此这般，也许能反客为主，打击姓方的那个小子！”

徐尚武沉吟道：“这法大是可行，但兄弟反复细想之下，仍然推测不出这对青年男女何故要诱我们数人到此？只要查出动机，局势不会混着迷乱了！”

罗举道：“也许这连环渚白玉窑中有什么宝贝，他们想借重我们的力量，分散公孙博的注意力……”

徐尚武一拍大腿，道：“这就是了，徐兄弟上前探探口气，再作道理！”

众人都不知他们两人嘀咕些什么，连公孙博也疑惑地望着他们。徐尚武走上前去，道：“敢问公孙先生，你这连环渚白玉窑中可有什么宝贝，足以惹起武林高手垂涎的没有？”

乱世闲人公孙博惊异的瞧着他，道：“没有，只有几幅名家字画以及十来件古玩玉器，是老夫多年珍藏之物，那也不值得武林高手垂涎，你这一问是何意思？”

徐尚武却皱起眉头，迷惑地道：“这就奇了，然则难道说公孙先生你以前结有仇家……”一言未毕，公孙博已经朗声道：“仇家自然会有，不过据老夫自己的推想，应该没有胆敢寻仇之人……”

万胡子大喊道：“这话怎么说？既是仇家，岂有不敢寻仇之理？”

乱世闲人公孙博道：“不是不敢寻仇，而是另有方式，绝不会擅自潜入此地，陷入老夫二十一种罗网阵法之中，这是因为凡是老夫的仇家都晓得老夫一个规矩，只须用老夫指定的法子传出约定时地，老夫必往赴约，试想有谁愿意自陷绝地而不在别的地方公平拚斗？”

徐尚武道：“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不过我也觉得他们不是你的仇家。”

“他们？你几时见过他们？”公孙博讶异诘问，只要你们举得出侵扰此地之人来历或提供线索，而又不是同路之人，老夫一向恩怨分明，自然不再追究汝等擅闯之罪……”

徐尚武道：“公孙先生请先见示此地除了你老之外，可否还有别人同住？”

公孙博摇摇头，道：“连环渚分为东西二渚，老夫的东渚白玉窑中，数十年来只有老夫一人居住，向无第二人足迹……”徐尚武道：“西渚泥？也可能从那边来的呀！”

公孙博面色一沉道：“不会，西渚的翡翠巢也只住着一人，数十年来没有朋友过访，甚至不曾离西渚一步，总之这东西连环渚上，绝对没有第三个人！”

众人面上都露出恍然之色，徐尚武道：“这就是了！”当下将卢大刀如何失马，如何碰上银剑郎君方麟和花玉眉等人，如何被诱赴此地的经过详情和盘托出。

乱世闲人公孙博极为小心倾听着，又将方麟花玉眉许长胜余不败四人的容貌样子细细问了一遍，颌首道：“这线索已足够了，虽然目下还测不透他们设法扰闹老夫的动机何在，根据你们所述，姓许和姓余的大概是方麟的家人，至于这方麟和那个女孩子定然是老夫旧时相识的有限几个人的儿女，姓方的必是玉马银剑方长垣的儿子，那方长垣昔年被武林高手公推为“剑中双绝，南榘北方”之中的北方，以他的家传剑学，方麟只要得到他父亲真传六七成功夫，你们就无法匹敌。这一个倒还罢了，只有那个女孩子面貌神情颇似昔年艳色压天下，武功服群雄的一个巾帼奇人，尤其是叱气落弹的功夫，正是她独门气功特征。若要是她的女儿或者传人的话，那就怪不得能够潜入此地，通行无阻了……”

众人虽是当代名重一方的高手，可是关于这些前辈奇人高士，却都从未听过。若不是早先公孙博露了一手的话，他们也许不能相信和服气。

卢大刀道：“这位巾帼奇人是谁？”

公孙博道：“她姓沈名素心，外号百花仙子，早先仗独门武功，以掌中生花笔，纵横天下，未逢对手，后来碰上两位天下武功无敌之人，那时才重研武学，其后任何兵刃都能得心应手，毋须拘限于生花笔，同时更精通奇门遁甲以及一切机关埋伏之道，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亦无有不通，真是一代奇才，古今罕见……”

他越说越兴奋，眼中闪出炽热光芒，白衣罗刹钟秀忽然觉得心中不大舒服，道：“公孙先生不仅是敬服这位百花仙子沈素心，只怕心中尚有爱慕之情……”

公孙博怔了一下，面色陡然泛白，颓然叹口气，道：“直至如今，老夫也不知是否有爱慕之念，除非一个人有两颗心，可以同时爱上两个人……”

万胡子打个哈哈，道：“这有什么希奇，常言道是‘有两颗心没有两个

肚子’，就是指一个人可以同时爱慕想念许多东西，但肚子吃饱了以后，决不能再吃一遍……”

众人都觉得轻松起来，公孙博也莞尔一笑，道：“老夫活了这一把年纪，至今才被你一言惊醒。一个人同时爱上两个人，并非不可能之事，这些情感也不一定不真，只是不另碰上就是，这且不提，你道百花仙子沈素心碰上那两个人才晓是武学之道无涯无际，并非她天下独尊。”众人都不说话，事实上也无从说起，公孙博自家接着往下说道：“其一你们必定知道，那就是武林至尊当世大侠龙虎山庄司徒峰！”众人都发出惊叹之声，表示知道这么一号人物。

公孙博又道：“司徒峰家传龙魂虎魂神功，天下无匹，这不说，更教人惊奇的是天生资质过人，举凡武林各家派武功，都几乎无所不识，一识便精，真是一代人杰，当世名家。”

万胡子插口道：“另一个堪以与司徒峰颉颃的是少林俗家高手竺公锡，他的一身武功，据说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重于水而寒于水！此人后来又投身苗疆野人山神魔门下，不消多久，又是青胜冰寒，神魔满门俱毁在竺公锡手下。自此竺公锡便横行天下，被称为‘绿林中的强梁，黑道上的恶霸’，可见得此人何等狠辣横霸。”

徐尚武道：“关于这位竺公锡的事迹，在下等亦略有耳闻，据说此人举止神秘，武功极高，只不知后来此人为什么忽然失去踪迹？”

乱世闲人公孙博道：“竺公锡横行多年之后，激起武林公愤，高手群出，追蹊他踪迹，卒于有一日找到了他，展开鏖战，那竺公锡骁勇之极，连伤天下十三名高手，老夫也是其中之一，正在危急时，尚幸老夫预先布下奇门遁甲，此时大家都退入阵内裹伤喘息，竺公锡几次逞强闯阵，都被老夫击退，这竺公锡心狠手辣，竟不退走，自去弄来饮食之物，便在阵外守伺，一面困住我们，一面研算破阵之法。老夫知他天聪超绝，这个匆促间摆下的阵法，早晚拦不住他。这时，久从江湖隐退的“剑中双绝”南桓桓公玄，北方方长垣忽然一齐赶到。这两位剑学大家彼此心存芥蒂，当时肯联手攻敌的话，定必取胜无疑。但他们宁死也不肯联手合力，先后败走。竺公锡想是一心一意要杀死我们十多人，故此不去追赶南桓北方。如此过了两日，竺公锡长笑一声，说是已经窥破我布下阵法的奥妙。随即详细说了出来，果然不错，老夫百般无奈之下，正要施展一宗秘芝神功与他一拚。恰在这时，司徒峰闻讯赶到，在天下十余高手之前与竺公锡动手，激斗了五百余招，终于胜了一掌……”

众人都听得心醉神驰，钟秀道：“你们没有把竺公锡杀死么？”公孙博摇摇头，道：“司徒峰曾经亲口向百花仙子沈素心应承三次不杀竺公锡，虽然百花仙子沈素心不曾拿这诺言当一回事，但司徒峰平生言出必践，这一次恰是第三趟，不然他那掌就足以取竺公锡性命，竺公锡自此便逃到北方，不知所终！”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现下既知潜入本渚之人的身份，就不难擒获，料想此刻他们业已入伏，汝等要看的话，可随老夫前往……”

他当前向树丛中走入，众人连忙跟着，穿出这一片树木丛生之地，前面便是一片沼泽，怪不得异草纵横遍布，荆棘起处，还有许多飞虫毒蚊。公孙博顺着原有的一条道路，毕直走去，闯入沼泽地带之后，便左旋右绕，忽进忽退，因此这一片范围颇大的沼泽地带走了许久才行穿过。出得沼泽，只见

前面一片平坦沙滩，展延到湖边，左方却是通往西渚的窄路，在通路侧旁的水滨，系着一艘破旧的木船，看那朽烂的外表已经不堪乘坐使用。

公孙博走入沙滩，却也是曲曲折折的走，好不容易走到那艘破烂木船旁边，首先跃上。众人硬住头皮跟上去，不待吩咐，各各动手解缆开船，公孙博自己掌舵，向右边湖面驶去。

驶出二十余丈，只听他冷笑一声，取起身边一支带着铁钩的竹竿，伸入水中。钩起一方木头，木头下面连接着一条粗如姆指的绳索，他放下竹篙，双手交替收绳，不一会水波晃荡，一件物事浮上水面，却是一张大网，裹住两个人在网内！

众人定睛看时，网中裹着一对年青男女，可不是那银剑郎君方麟和花玉眉！

万胡子道：“他们别是淹死了吧？”公孙博冷笑晒道：“能够从连环渚逃到湖上之人，一身武功必非等闲，自然会闭住呼吸，浸上一两日决死不了！”

银剑郎君方麟在网中挣动一下，大声道：“算你没有猜错……”他竟不询问是否无恙，原来他们在网中牵着手，所以不必开口，就晓得她没事。白衣罗刹钟秀口中啧啧两声，道：“看，他们手拉手好生亲热，大有携手同赴龙宫之意！”

公孙博却喃喃道：“花姑娘，花姑娘……原来她姓花的……”他接着被钟秀之言提醒，见到两人携手情状，突然面色一沉，冷冷道：“你们既知老夫居此，此地的规矩谅你们也都晓得……”

花玉眉柔声道：“公孙先生你先把我们拉上船行不行？”

公孙博听到她的声音，微微一怔，接着运劲提起他们，放在船中。花玉眉又道：“你何不取出著名的连锁来！把这面大网取开？”公孙博探手入囊，忽然晒道：“老夫差点中计，这连环锁可锁不住炼成柔功之人，小姑娘你操之过急，所以反而贻事！”

花玉眉道：“你不过是得到他们述说才猜出我的来历，岂关我心急之故！”公孙博心中一凛，叹道：“此女聪明智慧不下于昔年的百花仙子沈素心，我可不能有丝毫大意，免得反而中计受辱。”他惕凛之心一起，便收敛起狂傲之态，也不再说什么，转舵驶行岸上。

当下由徐尚武用金棍拿过大网，加上万胡子，扛起网中两人，跟住公孙博向渚中走去。

最后走到白玉窑门之前，只见那座白玉窑窑是半圆球形，通体白色，宛如一个白色的大碗扣覆地上。

公孙博打开窑门，众人鱼贯进去，眼前一片黯黑，如若不是窑门打开，透入光线，简直伸手不见五指。

